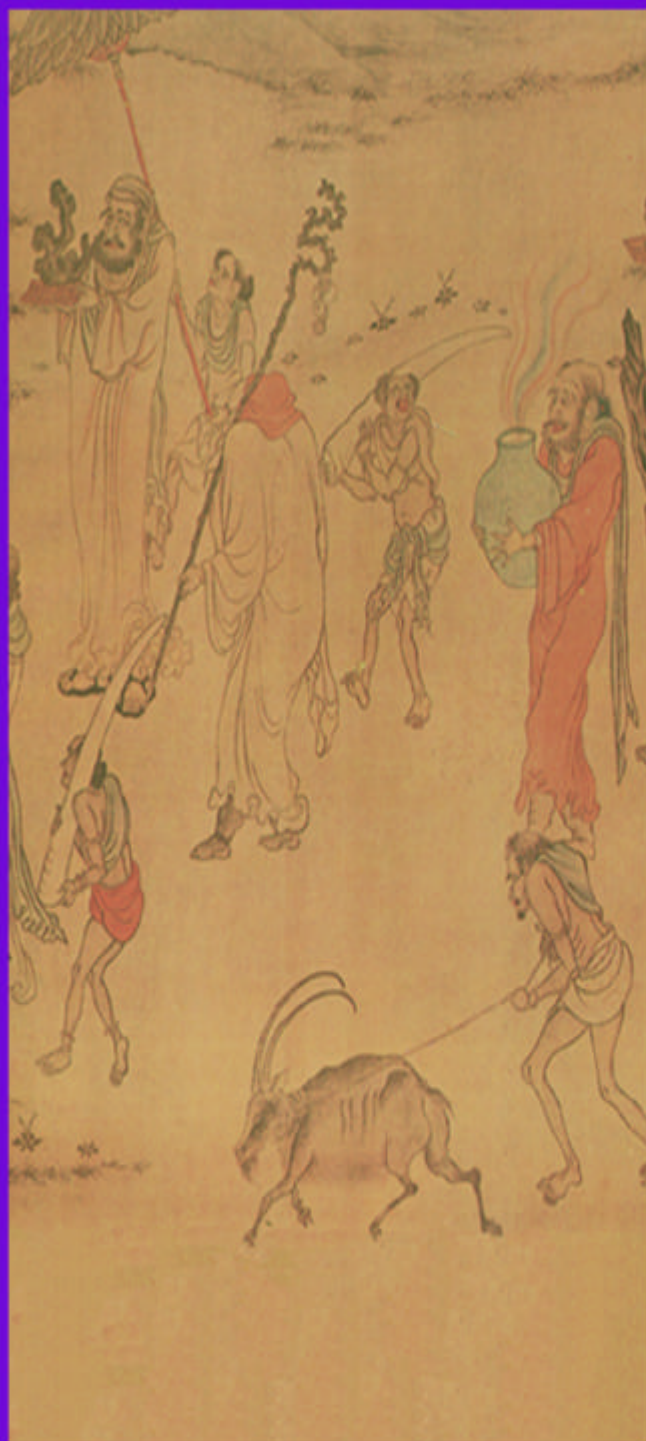


封神演义 中



明·许仲琳

中国古典精华文库

封神演义

第二部

（明）许仲琳 著

第三十四回 飞虎归周见子牙

诗曰：

左道傍门乱似麻，只因昏主起波查。
贪淫不避彝伦序，乱政谁知国事差。
将相自应归圣主，韩荣何故阻行车。
中途得遇灵珠子，砖打伤残枉怨嗟。

话说黄滚膝行军门请罪，见韩荣，口称：“犯官黄滚特来叩见总兵。”韩荣忙答礼曰：“老将军，此事皆系国家重务，亦非末将敢天自专，今老将军如此，有何见谕？”黄滚曰：“黄门犯法，理当正罪，原无可辞；但有一事，情在可矜之列，望总兵法外施仁，开此一线生路，则愚父子虽死九泉，感德无涯矣。”韩荣曰：“何事分付？末将愿闻。”黄滚曰：“子累父死，滚不敢怨。奈黄门七世忠良，未尝有替臣节，今不幸遭此劫运，使我子孙一概屠戮，情实可悯。不得已，肘膝求见总兵，可怜念无知稚子，罪在可宥。乞总兵放此七岁孙儿出关，存黄门一脉。但不知将军意下如何？”韩荣曰：“老将军差矣！荣居此地，自有官守，岂得循私而忘君哉！譬如老将军权居元首，职压百僚，满门富贵，尽受国恩，不思报本，纵子反商，罪在不赦，髡髻无留。一门犯法，毫不容私。解进朝歌，朝廷

自有公论，清白毕竟有分。那时名正言顺，谁敢不服？今老将军欲我将黄天祥放出关隘，吾便与反叛通同，欺侮朝廷，法纪何在！吾与老将军皆不可免，这个决不敢从命。”黄滚曰：“总兵在上：黄氏犯法，一门良眷颇多，料一婴儿有何妨碍，纵然释放，能成何事？这个情分也做得过。‘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。’将军何苦执一而不开一线之方便也。想我黄门功积如山，一旦如此，古云：‘当权若不行方便，如入宝山空手回。’人生岂能保得百年常无事。况我一家俱系含冤负屈，又非大奸不道，安心叛逆者；望将军怜念，舍而逐之，生当衔环，死当结草，决不敢有负将军之大德矣。”韩荣曰：“老将军，你要天祥出关，末将除非也附从叛亡之人，随你往西岐，这件事才做得。”黄滚三番四次，见韩荣执法不允，黄滚大怒，对二孙曰：“吾居元帅之位，反去下气求人！既总兵不肯容情，吾公孙愿投陷阱，何惧之有！”随往韩荣帅府，自设圈套，来至监中。黄飞虎忽见父亲同二子齐到，放声大哭：“岂料今日如老爷之言，使不肖子为万民大逆之人也！”黄滚曰：“事已到此，悔之无益。当初原教你饶我一命，你不肯饶，我又何必怨尤！”不说黄滚父子在圈套悲泣，且表韩荣既得了黄家父子功勋，又收拾黄家货财珍宝等项，众官设酒，与总兵贺功。大吹大擂，乐奏笙簧，众官欢饮。韩荣正饮酒中间，乃商议解官点谁。余化曰：“元帅要解黄家父子，末将自去，方保无虞。”韩荣大喜，“必须先行一往，吾心方安。”当晚酒散。次日，点人马三千，把黄姓犯官共计十一员，解往朝歌。众官置酒与余化饯别。饮罢酒，一声炮响，起兵往前进发。行八十里至界牌关。黄滚在陷车中，看见帅府堂依旧，谁知今作犯官，睹物伤情，不由泪落。关内军民一齐来看，无不叹息流泪。

不说黄家父子在路，且言乾元山金光洞有太乙真人闲坐碧

游床，正运元神，忽心血来潮。看官：但凡神仙，烦恼、嗔痴、爱欲三事永忘，其心如石，再不动摇；心血来潮者，心中忽动耳。真入袖里一掐，早知此事，”呀！黄家父子有厄，贫道理当救之。”唤金霞童儿：“请你师兄来。”童儿至桃园，见哪吒使枪。童子曰：“师父有请。”哪吒收枪，来至碧游床下，倒身下拜，”弟子哪吒有，不知师父唤弟子有何使用？”真人曰：“黄飞虎父子有难，你下山救他一番；送出汜水关，你可速回，不得有误。久后你与他俱是一殿之臣。”哪吒原是好动的，心中大悦，慌忙收拾，打点下山；脚登风火二轮，提火尖枪，离了乾元山，望穿云关来。好快！怎生见得，有诗为证，诗曰：

脚踏风轮起在空，乾元道术妙无穷。
周游天下如风响，忽见穿云眼角中。

话说哪吒踏风火二轮，霎时到穿云关落下，来在一山岗上，看一会，不见动静，站立多时，只见那壁厢一枝人马，旗幡招展，剑戟森严而来。哪吒想：“平白地怎就杀将起来？必定寻他一个不是处方可动手。”哪吒一时想起，作个歌儿来，歌曰：

“吾当生长不记年，只怕尊师不怕天。
昨日老君从此过，也须送我一金砖。”

哪吒歌罢，脚登风火二轮，立于咽喉之径。有探事马飞报与余化：“启老爷：有一人脚立车上，作歌。”余化传令扎了营，催动火眼金睛兽，出营观看。见哪吒立于风火轮上。怎见得，有诗为证，诗曰：

异宝灵珠落在尘，陈塘关内脱真神。
九湾河下诛李艮，怒发抽了小龙筋。
宝德门前赦光服，二上乾元现化身。
三追李靖方认父，秘授火尖枪一根。
顶上揪巾光灿烂，水合袍束虎龙纹。
金砖到处无遮挡，乾坤圈配混天绦。
西岐屡战成功绩，立保周朝八百春。
东进五关为前部，枪展旗开迥绝伦。
莲花化身无坏体，八臂哪吒到处闻。

话说余化问曰：“登风火轮者乃何人？”哪吒答曰：“吾久居此地，如有过往之人，不论官员皇帝，都要留些买路钱。你如今往那里去？乞速送上买路钱，让你好赶路。”余化大笑曰：“吾乃汜水关总兵韩荣前部将军余化。今解反臣黄飞虎等官员往朝歌请功。你好大胆，敢挠路径，作甚歌儿！可速退去，饶你性命。”哪吒曰：“你原来是捉将有功的，今往此处过；也罢，只送我十块金砖，放你过去。”余化大怒，催开火眼金睛兽，摇方天画戟飞来直取。哪吒手中枪急架相还。二将交加，一场大战，往来冲突。一个七孤星，英雄猛虎；一个是莲花化身的，抖搜神威。哪吒乃仙传妙法，比众大不相同，把余化杀的力尽筋舒，掩一戟，扬长败走。哪吒曰：“吾来了！”往前正赶，余化回头，见哪吒赶来，挂下方天画戟，取出戮魂幡来，如前来拿哪吒。哪吒一见，笑曰：“此物是戮魂幡，只何足为奇！”哪吒见数道黑气奔来，哪吒只用手一招，便自接住，往豹皮囊中一塞，大叫曰：“有多少？一搭儿放将来罢！”余化见破了宝物，拨回走兽，来战哪吒。哪吒想：“奉师命下山，来救黄家父子，恐余化泄了机，杀了黄家父子，反为不美。”

左手提枪，挡架方天戟，右手取金砖一塊，丢起空中，喝声：“疾！”只见五采瑞临天地暗，乾元山上宝生光。那砖落将下来，把余化顶盔上打了一砖，打的俯伏鞍鞵，窍中喷血，倒拖画戟败走。哪吒赶了一程，自思：“吾奉师命，来援黄家父子，若贪追袭，可不误了大事。”随登转双轮，发一塊金砖，打得众兵星飞云散，瓦解冰消，各顾性命奔走。哪吒只见陷车中垢面蓬头，厉声大呼曰：“谁是黄将军？”飞虎曰：“登轮者是谁？”哪吒答曰：“吾乃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门下，姓李，双名哪吒。知将军今有小厄，命吾下山相援。”武成王大喜。哪吒将金砖磕开陷车，将众将放出。飞虎倒身拜谢。哪吒曰：“列位将军慢行。我如今先与你把汜水关取了，等将军们出关。”众人称谢：“多感盛德，立救残喘，尚容叩谢。”各人将短器械执在手中，切齿咬牙，怒冲牛斗，随后而行。

且说余化败回汜水关来，火眼金睛兽两头见日走千里；穿云关至汜水一百六十里。韩荣在府内，正与众将官饮酒作贺，欢心满意，谈讲黄家事体。忽报：“先行官余化等令。”韩荣大惊：“去而复反，其中事有可疑。”忙令：“进见。”正是：“入门休问荣枯事，观见容颜便得知。”忙问曰：“将军为何回来，面容失色，似觉带伤？”余化请罪曰：“人马行至穿云关将近，有一人不通姓名，脚登风火二轮，作歌截路。末将会面，要我十塊金砖，方肯放行。末将不忿，与他大战一场。那人枪法精奇，末将只得回骑，欲用宝物拿他，方才举宝时，那人用手接去。末将不服，勒回骑与他交兵，见他手动处，不知取何物，只见黄光闪烁，被他把末将颈项打坏，故此败回。”韩荣慌问曰：“黄家父子怎样了？”余化答曰：“不知。”韩荣顿足曰：“一场辛苦，走了反臣，天子知道，吾罪怎脱！”众将曰：“料黄飞虎前不能出关，退不能往朝歌，总兵速遣人

马，把守关隘，以防众反叛透露。”

正议间，探事官来报：“有一人脚登车轮，提枪威武，称名要‘七首将军’。”余化在傍答曰：“就是此人。”韩荣大怒，传诸将上马：“等吾擒之！”众将得令，俱上马出帅府，三军蜂拥而来。哪吒登转车轮，大呼曰：“余化早来见我，说一个明白！”韩荣一马当先，问曰：“来者何人？”哪吒见韩荣戴束发冠，金锁甲，大红袍，玉束带，点钢枪，银合马，答曰：“吾非别人，乃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门下，姓李，名哪吒；奉师命下山，特救黄家父子。方才正遇余化，未曾打死，吾特来擒之。”韩荣曰：“截抢朝廷犯官，还来在此猖獗，甚是可恶！”哪吒曰：“成汤气数该尽，西岐圣主已生。黄家乃西岐栋梁，正应上天垂象；尔等又何违背天命，而造此不测之祸哉。”韩荣大怒，纵马摇枪来取。哪吒登轮转枪相还，轮马相交，未及数合，左右一齐围绕上来。怎见得好一场大战：

咚咚鼓响，杂彩旗摇。三军齐呐喊，众将俱枪刀。
哪吒铜枪生烈焰；韩荣马上逞英豪。众将精神雄似虎；
哪吒像狮子把头摇。众将如狻猊摆尾；哪吒似搅海金
鳌。火尖枪犹如怪蟒；众将兵杀气滔滔。哪吒斩关落
锁施威武；韩荣阻挡英雄气概高。天下兵戈从此起，
汜水关前头一遭。

话说哪吒火尖枪是金光洞里传授，使法不同，出手如银龙探爪，收枪似走电飞虹，枪挑众将，纷纷落马。众将抵不住，各自逃生。韩荣舍命力敌。正酣战之间，后有黄明、周纪、龙环、吴谦、飞彪、飞豹一齐杀来，大叫曰：“这去必定拿韩荣报仇！”且说余化没奈何，奋勇催金睛兽，使画杆戟，杀出府

来。两家混战。哪吒见黄家众将杀来，用手取金砖丢在空中，打将下来，正中守将韩荣，打了护心镜，纷纷粉碎，落荒便走。余化大叫：“李哪吒勿伤吾主将！”纵兽摇戟来取，哪吒未及三四合，用枪架住画戟，豹皮囊内忙取乾坤圈打来，正中余化臂膊，打得筋断骨折，几乎坠兽，往东北上败走。哪吒取汜水关。黄明等六将，只杀得关内三军乱窜，任意剿除。次日，黄滚同飞虎等齐至，到把韩荣府内之物一总装在车辆上，载出汜水关，乃西岐地界。哪吒送至金鸡岭作别。黄滚与飞虎众将感谢曰：“蒙公子垂救愚生，实出望外。不知何日再睹尊颜，稍效犬马，以尽血诚。”哪吒曰：“将军前途保重。我贫道不日也往西岐。后会有期，何必过誉。”众人分别。哪吒回乾元山去了。不题。

话说武成王同原旧三千人马并家将，还在一路上晓往夜住，过了些高山凸凹蹊岖路，险水颠崖深茂林。有诗为证，诗曰：

别却朝歌归圣主，五关成败力难支。
子牙从此刀兵动，准被四九伐西岐。

话说黄家众将过了首阳山、桃花岭，度了燕山，非止一日，到了西岐山。只七十里便是西岐城。武成王兵至岐山，安了营寨，禀过黄滚曰：“父亲在上：孩儿先往西岐，去见姜丞相。如肯纳我等，就好进城；如不纳我等，再做道理。”黄滚曰：“我儿言之甚善。”黄飞虎缟素将巾，上骑行七十里至西岐。看西岐景致：山川秀丽，风土淳厚，大不相同。只见行人让路，礼别尊卑，人物繁盛，地利险阻。飞虎叹曰：“西岐称为圣人，今果然民安物阜，的确舜日尧天，夸之不尽。”进了城，问：“姜丞相府在那里？”民人答曰：“小金桥头便是。”

黄飞虎行至小金桥，到了相府，对堂候官曰：“借重你禀丞相一声，说朝歌黄飞虎求见。”堂候官击云板，请丞相升殿。子牙出银安殿。堂候官将手本呈上。子牙看罢，“朝歌黄飞虎乃武成王也。今日至此，有甚么事？”忙传：“请见。”子牙官服，迎至仪门拱候。黄飞虎至滴水檐前下拜。子牙顶礼相还，口称：“大王驾临，姜尚不曾远接，有失迎迓，望乞勿罪。”飞虎曰：“末将黄飞虎乃是难臣，今弃商归周，如失林飞鸟，聊借一枝。倘蒙见纳，黄飞虎感恩不浅！”子牙忙扶起，分宾主序坐。飞虎曰：“末将乃商之叛臣，怎敢列坐丞相之傍？”子牙曰：“大王言之太重！尚虽忝列相位，昔曾在大王治下；今日何故太谦？”飞虎方才告坐。子牙躬身请问曰：“大王何事弃商？”武成王曰：“纣王荒淫，权臣当道，不纳忠良，专近小人，贪色不分昼夜，不以社稷为重，残杀忠良，全无忌惮，施土木陷害万民。今元旦，末将元配朝贺中宫，姐已设计，诬陷末将元配，以致坠楼而死。末将妹子在西宫，得知此情，上摘星楼明正其非，纣王偏向，又将吾妹采官衣，揪后鬋，摔下摘星楼，跌为齑粉。末将自揣：‘君不正，臣投外国。’此亦礼之当然。故此反了朝歌，杀出五关，特来相投，愿效犬马。若肯纳吾父子，乃丞相莫大之恩。”子牙大喜，“大王既肯相投，竭力扶持社稷，武王不胜幸甚！岂有不容纳之理？”传出去：“请大王公馆少憩；尚随即入内庭见驾。”飞虎辞往公馆。不表。

且言子牙乘马进朝，武王在显庆殿闲坐。当驾官启奏：“丞相候旨。”武王宣子牙进见，礼毕。王曰：“相父有何事见孤？”子牙奏曰：“大王万千之喜！今成汤武成王黄飞虎弃纣来投大王，此西土兴旺之兆也。”武王曰：“黄飞虎可是朝歌国戚？”子牙曰：“正是。昔先王曾说夸官得受大恩，今既来

归，礼当请见。”传旨：“请。”不一时，使命回旨：“黄飞虎候旨。”武王命：“宣。”至殿前，飞虎倒身下拜，“成汤难臣黄飞虎愿大王千岁！”武王答礼曰：“久慕将军，德行天下，义重四方，施恩积德，人人瞻仰，真良心君子。何期相会，实三生之幸！”飞虎伏地奏曰：“荷蒙大王提拔，飞虎一门出陷阱之中，离网罗之内，敢不效駉骀之力，以报大王！”武王问子牙曰：“昔黄将军在商，官居何立？”子牙奏曰：“官拜镇国武成王。”武王曰：“孤西岐只改一字罢，便封开国武成王。”黄飞虎谢恩。武王设宴，君臣共饮，席前把纣王失政细细说了一遍。武王曰：“君虽不正，臣礼宜恭，各尽其道而已。”武王谕子牙：“选吉日动工，与飞虎造王府。”子牙领旨。君臣席散。次日，黄飞虎上殿，谢恩毕，复奏曰：“臣父黄滚，同弟飞彪、飞豹，子黄天禄、天爵、天祥，义弟黄明、周纪、龙环、吴谦，家将一千名，人马三千，未敢擅入都城，今住礼西岐山，请旨定夺。”武王曰：“既上有老将军，传旨速入都城，各各官居旧职。”西岐自得黄飞虎，遍地干戈起，纷纷士马兴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五回 晁田兵探西岐事

诗曰：

黄家出寨若飞鸢，盼至西岐拟到天，
兵过五关人寂寂，将来几次血涓涓。
子牙妙算安周室，闻仲无谋改纣愆。
纵有雄师皆离德，晁田空自涉风烟。

话说闻大师自从追赶黄飞虎至临潼关，被道德真君一捏神砂退了闻太师兵回。太师乃碧游宫金灵圣母门下；五行大道，倒海移山，闻风知胜败，嗅土定军情，怎么一捏神砂，便自不知？大抵天数已归周主，闻太师这一会阴阳交错，一时失计。闻太师看着兵回，自己迷了。到得朝歌，百官听候回旨。俱来见太师，问其追袭原故，太师把追袭说了一遍，众官无言。闻太师沉吟半晌，自思：“纵黄飞虎逃去，左有青龙关张桂芳所阻；右有魔家四将可拦，中有五关，料他插翅也不能飞去。”忽听得报：“监潼关萧银开栓锁，杀张凤，放了黄飞虎出关。”太师不语。又报：“黄飞虎潼关杀陈桐。”又报：“穿云关杀了陈梧。”又报：“界牌关黄滚纵子投西岐。”又报：“汜水关韩荣有告急文书。”闻太师看过，大怒曰：“吾掌朝歌先君托孤之重，不料当今失政，刀兵四起，先反东南二路；岂知祸

生萧墙，元旦灾来，反了股肱重臣，追之不及，中途中计而归，此乃天命。如今成败未知，兴亡怎定，吾不敢负先帝托孤之恩，尽人臣之节，以死报先帝可也。”命左右：“擂聚将鼓响。”

不一时，众官俱至参谒。太师问：“列位将军，今黄飞虎反叛，已归姬发，必生祸乱，今不若先起兵，明正其罪，方是讨伐不臣。尔等意下如何？”内有总兵官鲁雄出而言曰：“末将启太师：东伯侯姜文焕年年不息兵戈，使游魂关羹荣劳心费力；南伯侯鄂顺，月月三山关，苦坏生灵，邓九公睡不安枕。黄飞虎今虽反出五关，太师可点大将镇守，严备关防，料姬发纵起兵来，中有五关之阻，左右有青龙、佳梦二关，飞虎纵有本事，亦不能有为，又何劳太师怒激。方今二处干戈未息，又何必生此一方兵戈，自寻多事。况如今库藏空虚，钱粮不足，还当酌量。古云：‘大将者，必战守通明，方是安天下之道。’”太师曰：“老将军之言虽是，犹恐西土不守本分，倘生祸乱，吾安得而无准备。况西岐南宫适勇贯三军，散宜生谋谟百出，又有姜尚乃道德之士，不可不防。一着空虚百着空。临渴掘井，悔之何及！”鲁雄曰：“太师若是犹豫未决，可差一二将，出五关打听西岐消息：如动，则动；如止，则止。”太师曰：“将军之言是也。”随问左右：“谁为我往西岐走一遭？”内有一将应声曰：“末将愿往。”来者乃佑圣上将晁田，见太师欠背打躬曰：“末将此去，一则探虚实；二则观西岐进退巢穴，”入目便知兴废事，三寸舌动可安邦。”有诗为证：

原探西岐虚实情，提兵三万出都城。

子牙妙策权施展，管取将军谒圣明。

话说闻太师见晁田欲往，大悦。点人马三万，即日辞朝，

出朝歌。一路上只见：

轰天砲响，震地锣鸣。轰天砲响，汪洋大海起春雷；镇地锣鸣，万仞山前飞霹雳。人如猛虎离山，马似蛟龙出水。旗幡摆动，浑如五色祥云；剑戟辉煌，却似三冬瑞雪。迷空杀气罩乾坤，遍地征云笼宇宙。征夫勇猛要争先，虎将鞍鞞持利刃。银盔荡荡白云飞，铠甲鲜明光灿烂。滚滚人行如泄水，滔滔马走似狻猊。

话说晁田、晁雷人马出朝歌，渡黄河，出五关，晓行夜住，非止一日。哨探马报：“人马至西岐。”晁田传令：“安营。”点砲静营，三军呐喊，兵扎西门。

且说子牙在相府闲坐，忽听有喊声震地，子牙传出府来：“为何有喊杀之声？”不时有报马到府前：“启老爷：朝歌人马住扎西门，不知何事。”子牙默思：“成汤何事起兵来侵？”传令：“擂鼓聚将。”一时，众将上殿参谒。子牙曰：“成汤人马来侵，不知何故？”众将曰：“不知。”

且说晁田安营，与弟共议：“今奉太师命，来探西岐虚实，元来也无准备。今日往西岐见阵，如何？”晁雷曰：“长兄言之有理。”晁雷上马提刀，往城下请战。子牙正议，探马报称：“有将搦战。”子牙问曰：“谁去问虚实走一遭。”言未毕，大将南宫适应声出曰：“末将愿往。”子牙许之。南宫适领一枝人马出城，排开阵势，立马旗门，看时，乃是晁雷。南宫适曰：“晁将军慢来！今天子无故以兵加西土，却是为何？晁雷答曰：“吾奉天子敕命，闻太师军令，问不道姬发，自立武王，不遵天子之谕，收叛臣黄飞虎，情殊可恨！汝可速进城，禀你主公，早早把反臣献出，解往朝歌，免你一郡之殃。若待迟延，悔之

何及！南宫适笑曰：“晁雷，纣王罪恶深重，醢在臣，不思功绩；斩元铄，有失司天；造砲烙，不容谏言；治蚕盆，难及深宫；杀叔父，剖心疗疾；起鹿台，万姓遭殃；君欺臣妻，五伦尽灭；宠小人，大坏纲常。吾主坐守西岐，奉法守仁，君尊臣敬，子孝父慈，三分天下，二分归西，民乐安康，军心顺悦。你今日敢将人马侵犯西岐，乃是自取辱身之祸。”晁雷大怒，纵马舞刀来取南宫适。南宫适举刀赴面相迎。两马相交，双刀并举，一场大战。南宫适与晁雷战有三十回合，把晁雷只杀得力尽筋舒，那里是南宫适敌手！被南宫适卖一个破绽，生擒过马，望下一摔，绳缚二背。得胜鼓响，推进西岐。南宫适至相府听令。左右报于子牙，命：“令来。南宫适进殿，子牙问：“出战胜负？”南宫适曰：“晁雷来伐西岐，未将生擒，听令指挥。”子牙传令：“推来！”左右把晁雷推至滴水檐前。晁雷立而不跪。子牙曰：“晁雷既被吾将擒来，为何不屈膝求生？”晁雷竖目大喝曰：“汝不过编篱卖面一小人！吾乃天朝上国命臣，不幸被擒，有死而已，岂肯屈膝！”子牙命：“推出斩首，众人将晁雷推出去了。两边大小众将听晁雷骂子牙之短，众将暗笑子牙出身浅薄。子牙乃何等人物，便知众将之意。子牙谓诸将曰：“晁雷说吾编篱卖面，非辱吾也。昔伊尹乃莘野匹夫，后辅成汤，为商股肱，只在遇之迟早耳。”传令：“将晁雷斩讫来报！”

只见武成王黄飞虎也曰：“丞相在上：“晁雷只知有纣，不知有周，未将敢说此人归降，后来伐纣，亦可得其一臂之力。”子牙许之。黄飞虎出相府，见晁雷跪候行刑。飞虎曰：“晁将军！晁雷见武成王至，不语。飞虎曰：“你天时不识，地利不知，人和不明。三分天下，周土已得二分。东南西北，俱不属纣。纣虽强胜一时，乃老健春寒耳。纣之罪恶得罪于天下百

姓，兵戈自无休息。况东南土马不宁，天下事可知矣。武王文足安邦，武可定国。想吾在纣官拜镇国武成王，到此只改一字：开国武成王。天下归心，悦而从周。武王之德，乃尧舜之德，不是过耳。吾今为你，力劝丞相，准将军归降，可保簪纓万世。若是执迷，行刑令下，难保性命，悔之不及。”晁雷被黄飞虎一篇言语，心明意朗，口称：“黄将军，方才末将抵触了子牙，恐不肯赦免。”飞虎曰：“你有归降之心，吾当力保。”晁雷曰：“既蒙将军大恩保全，实是再生之德，末将敢不知命。”且说飞虎复进内见子牙，备言晁雷归降一事。子牙曰：“杀降诛服，是为不义。黄将军既言，传令放来。”晁雷至檐下，拜伏在地，”末将一时卤莽，冒犯尊颜，理当正法。荷蒙赦宥，感德如山。”子牙曰：“将军既真心为国，赤胆佐君，皆是一殿之臣，同是股肱之佐，何罪之有！将军今已归周，城外人马可调进城来。”晁雷曰：“城外营中，还有末将的兄晁田见在营里。待末将出城，招来同见丞相。”子牙许之。

不说晁雷归周，话说晁田在营，忽报：“二爷被擒。”晁田心下不乐，“闻太师令吾等来探虚实，今方出战，不料被擒，挫动锋锐。”言未了，又报：“二爷辕门下马。”晁雷进帐见兄。晁田曰：“言你被擒，为何而返？”晁雷曰：“弟被南宫适擒见子牙，吾当面深辱子牙一番，将吾斩首。有武成王一篇言语，说的我肝胆尽裂。吾今归周，请你进城。”晁田闻言，大骂曰：“该死匹夫！你信黄飞虎一片巧言，降了西土，你与反贼同党，有何面见闻太师也！”晁雷曰：“兄长不知，今不但吾等归周，天下尚且悦而归周。”晁田曰：“天下悦而归周，吾也知之；你我归降，独不思父、母、妻、子俱见在朝歌。吾等虽得安康，致令父母遭其诛戮，你我心里安乐否？”晁雷曰：“为今之计奈何？”晁田曰：“你快上马，须当……”

如此如此，以掩其功，方好回见太师。”晁雷依计上马，进城至相府，见子牙曰：“未将领令，招兄晁田归降，吾兄愿从麾下。只是一件，未将兄说：奉纣王旨意征讨西岐，此系钦命，虽未将被擒归周，而吾兄如束手来见，恐诸将后来借口。望丞相抬举，命一将至营，招请一番，可存体面。”子牙曰：“原来你令兄要请，方进西岐。”子牙问曰：“左右谁去请晁田走一遭？”左有黄飞虎言曰：“未将愿往。”子牙许之。二将出相府去了。子牙令辛甲、辛免领简帖速行。二将得令。子牙令南宫适领简帖速行。得令去讫。不表。

且说黄飞虎同晁雷出城，至营门，只见晁田辕门躬身欠背，迎迓武成王，口称：“千岁请！”飞虎进了三层围子手，晁田喝声：“拿了！”两边刀斧手一齐动手，挠钩搭住，卸袍服，绳缠索绑。飞虎大骂：“你负义逆贼！恩将仇报！”晁田曰：“‘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’正要擒反叛解往朝歌，你今来的凑巧。”传令：“起兵速回五关！”有诗为证：

晁田设计擒周将，妙算何如相父明。
画虎不成类为犬，弟兄捆缚时都城。

话说晁田兄弟忻然而回，砲声大响，人无喊声，飞云掣电而走。行过三十五里，兵至龙山口，只见两杆旗摇，布开人马，应声大叫：“晁田！早早留下武成王！吾奉姜丞相命，在此久候多时了！”晁田怒曰：“吾不伤西岐将佐，焉敢中途抢截朝廷犯官！”纵马舞刀来战。辛甲使开斧，赴面交还。两马相交，刀斧并举，大战二十回合。辛免见辛甲的斧胜似晁田，自思：“既来救黄将军，须当上前。”催马使斧，杀进营来。晁雷见辛免马至，理屈词穷，举刀来战。战未数合，晁雷情知中计，

拨马落荒便走。幸免杀官兵逃走，救了黄飞虎。飞虎感谢，走骑出来，看辛甲大战晁田。武成王大怒曰：“吾有义与晁田，这个贼狠心之徒！”纵骑持短兵来战。未及数合，早被黄将军擒下马来，拿绳缠二背。武成王指面大骂曰：“逆贼！你欺心定计擒我，岂能出姜丞相奇谋妙算！天命有在！”解回西岐。不表。

且说晁雷得命逃归，有路就走，路径生疏，迷踪失径，左串右串，只在西岐山内。走到二更时分，方上大路，只见前面有夜不收，灯笼高挑。晁雷的马走鸾铃响处，忽听得砲声呐喊，当头一将乃南宫适也。灯光影里，晁雷曰：“南将军，放一条生路，后日恩当重报。”南宫适曰：“不须多言，早早下马受缚！”晁雷大怒，舞刀来战。那里是南将军敌手，大喝一声，生擒下马。两边将绳索绑缚，拿回西岐来。此时天色微明，黄飞虎在相府前伺候。南宫适也回来，飞虎称谢毕。少时间，听得鼓响，众将参谒。左右报：“辛甲回令。”令：“至殿前。”曰：“末将奉令，龙山口擒了晁田，救了黄将军，在府前听令。”令：“来。”飞虎感谢曰：“若非丞相救拔，几乎遭逆党毒手。”子牙曰：“来意可疑，吾故知此贼之诡诈矣，故令三将于二处伺候，果不出吾之所料。”又报：“南宫适听令。”令：“至殿前。”南宫适曰：“奉命岐山把守，二更时分，果擒晁雷，请令定夺。”子牙传令：“来”把二将推至檐下。子牙大喝曰：“匹夫！用此诡计，怎么瞒得过我！此皆是兒曹之辈！”命：“推出斩了！”军政官得令，把二将簇拥推出相府。只听晁雷大叫：“冤枉！”子牙笑曰：“明明暗算害人，为何又称冤枉？”分付左右：“推回晁雷来。”子牙曰：“匹夫！弟兄谋害忠良，指望功高归国，不知老夫豫已知之。今既被擒，理当斩首，何为冤枉？”晁雷曰：“丞相在上：天下归周，人皆尽知。吾

兄言，父母俱在朝歌，子归真主，父母遭殃。自思无计可行，故设小计。今被丞相看破，擒归斩首，情实可矜。”子牙曰：“你既有父母在朝歌，与我共议，设计搬取家眷；为何起这等狼心？”晁雷曰：“末将才庸智浅，并无远大之谋，早告明丞相，自无此厄也。”道罢，泪流满面。子牙曰：“你可是真情？”晁雷曰：“末将若无父母，故说此言，黄将军尽知。”子牙问：“黄将军，晁雷可有父母？”飞虎答曰：“有。”子牙曰：“既有父母，此情是实。”传令：“把晁田放回。”二将跪拜在地。子牙道：“将晁田为质，晁雷领简帖，……如此如此，往朝歌搬取家眷。”晁雷领令往朝歌。不知凶吉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六回 张桂芳奉诏西征

诗曰：

奉诏西征剖玉符，幡幢飘飏映长途。
惊看画戟翻钱豹，更羡冰花拂剑凫。
张桂擒军称号异，风林打将仗殊殊。
纵然智巧皆亡败，无奈天心恶独夫。

话说晁雷离了西岐，星夜进五关，过渑池，渡黄河，往朝歌，非止一日，进了都城，先至闻太师府来。太师正在银安殿闲坐，忽报：“晁雷等令。”太师急令至帘前，忙问西岐光景。晁雷答曰：“未将兵至西岐，彼时有南宫适搦战。未将出马，大战三十合，未分胜败，两家鸣金。次日，晁田大战辛甲，辛甲败回。连战数日，胜败未分。奈因汜水关韩荣不肯应付粮草，三军慌乱。大抵粮草乃三军之性命，未将不得已，故此星夜来见太师。望乞速发粮草，再加添兵卒，以作应援。”闻太师沉吟半晌，曰：“前有火牌令箭，韩荣为何不发粮草应付？晁雷，你点三千人马，粮一千，星夜往西岐接济。等老夫再点大将，共破西岐，不得迟误。”晁雷领令，速点三千人马，粮草一千，暗暗来带家小，出了朝歌，星夜往西岐去了。有诗为证：

妙算神机世所稀，太公用计亦深微。
当时慢道欺闻仲，此后征诛事渐非。

话说闻太师发三千人马，粮草一千，命晁雷去了三四日。忽然想起：“汜水关韩荣为何不肯支应？其中必有缘故！”太师焚香，将三个金钱搜求八卦妙理玄机，算出其中情由，太师拍案大呼曰：“吾失打点，反被此贼诓了家小去了！气杀吾也！”欲点兵追趕，去之已远。随问徒弟吉立、余庆：“今令何人可伐西岐？”吉立曰：“老爷欲伐西岐，非青龙关张桂芳不可。”太师大悦；随发火牌、令箭，差官往青龙关去讫。一面又点神威大将军丘引，交代镇守关隘。

话说晁雷人马出了五关，至西岐，回见子牙，叩头在地：“丞相妙计，百发百中。今未将父母妻子俱进都城。丞相恩德，永矢不忘！”又把见闻太师的话说了一遍。子牙曰：“闻太师必点兵前来征伐，此处也要防御打点，有场大战。”按下不表。

且说闻太师的差官到了青龙关，张桂芳得了太师令箭、火牌。交代官乃神威大将军丘引。张桂芳把人马点十万。先行官姓风，名林，乃风后苗裔。等至数日，丘引来到，交代明白。张桂芳一声砲响，十万雄师尽发；过了些府、州、县、道，夜住晓行。怎见得，有诗为证：

浩浩旌旗滚，翩翩绣带飘。
枪缨红似火，刀刃白如镞。
斧列宣花样，幡摇豹尾脩。
鞭铜瓜槌棍，征云透九霄。
三军如猛虎，战马怪龙褒。
鼓擂春雷振，锣鸣地角遥。

桂芳为大将，西岐事更昭。

话说张桂芳大队人马非止一日。哨探马报入中军：“启总兵：人马已到西岐。”离城五里安营，放炮呐喊，设下宝帐，先行参谒。桂芳按兵不动。

话说西岐报马报入相府：“张桂芳领十万人马，南门安营。”子牙升殿，聚将共议退兵之策。子牙曰：“黄将军，张桂芳用兵如何？”飞虎曰：“丞相下问，未将不得不以实陈。”子牙曰：“将军何故出此言？吾与你皆系大臣，为主心腹，何故说‘不得不实陈’者何也？”飞虎曰：“张桂芳乃左道傍门术士，有幻术伤人。”子牙曰：“有何幻术？”飞虎曰：“此术异常。但凡与人交兵会战，必先通名报姓。如未将叫黄某，正战之间，他就叫：‘黄飞虎不下马更待何时！’未将自然下马。故有此术。似难对战。丞相须分付众位将军，但遇桂芳交战，切不可通名。如有通名者，无不获去之理。”子牙听罢，面有忧色。傍有诸将不服此言的，道：“岂有此理！那有叫名便下马的？若这等，我们百员官将只消叫的百十声，便都拿尽。”众将官俱各含笑而已。

且说张桂芳命先行官风林先往西岐见头阵。风林上马，往西岐城下请战。报马忙进相府：“启丞相：有将搦战。”子牙问：“谁见首阵走一遭？”内有一将，乃文王殿下姬叔乾也。此人性如烈火，因夜来听了黄将军的话，故此不服，要见头阵。上马拎枪出来。只见翠蓝幡下一将，面如蓝靛，发似硃砂，獠牙生上下。怎见得：

花冠分五角，蓝脸映须红。

金甲袍如火，玉带扣玲珑。

手提狼牙棒，乌雅猛似熊。
胸中藏锦绣，到处定成功。
封神为吊客，先锋自不同。
大红幡上写，首将姓为风。

话说姬叔乾一马至军前，见来将甚是凶恶，问曰：“来将可是张桂芳？”风林曰：“非也。吾乃张总兵先行官风林是也。奉诏征讨反叛。今尔主无故背德，自立武王，又收反臣黄飞虎，助恶成害。天兵到日，尚不引颈受戮，乃敢拒敌大兵！快早通名来，速投棒下！”姬叔乾大怒曰：“天下诸侯，人人悦而归周，天命已是有在；怎敢侵犯西土，自取死亡。今日饶你，只叫张桂芳出来！”风林大骂：“反贼焉敢欺吾！”纵马使两根狼牙棒飞来直取。姬叔乾摇枪急架相还。二马相交，枪棒并举，一场大战。怎见得：

二将阵前各逞，锣鸣鼓响人惊。该因世上动刀兵，不由心头发恨。枪来那分上下，棒去两眼难睁。你拿我，诛身报国辅明君；我捉你，枭首辕门号令。

二将战有三十余合，未分胜败。姬叔乾枪法传授神妙，演习精奇，浑身罩定，毫无渗漏。风林是短家火，攻不进长枪去，被姬叔乾卖个破绽，叫声：“着打！”风林左脚上中了一枪。风林拨马逃回本营。姬叔乾纵马赶来；不知风林乃左道之士，逞势追趕。风林虽是带伤，法术无损；回头见叔乾赶来，口里念念有词，把口一吐，一道黑烟喷出，就化为一网；里边现一粒红珠，有碗口大小，望姬叔乾劈脸打来。可怜！姬叔乾乃文王第十二子，被此珠打下马来。风林勒回马，复一棒打死，枭了首级，掌鼓回营，见张桂芳报功。桂芳令：“辕门号令。”

且说西岐败残人马进城，报于姜丞相。子牙知姬叔乾阵亡，

郁郁不乐。武王知弟死，着实伤悼。诸将切齿。次日，张桂芳大队排开，坐名请子牙答话。子牙曰：“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”随传令：“摆五方队伍。”两边摆列鞭龙降虎将，打阵众英豪。出城，只见对阵旗幡脚下有一将，银盔素铠，白马长枪，上下似一块寒冰，如一堆瑞雪。怎见得：

顶上银盔排凤翅，连环素铠似秋霜。
白袍暗现团龙滚，腰束羊脂八宝厢。
护心镜射光明显，四面铜挂马鞍傍。
银合马走龙出海，倒提安邦白杵枪。
胸中炼就无穷术，授秘玄功实异常。
青龙关上声名远，纣王驾下紫金梁，
素白旗上书大字：“奉敕西征张桂芳。”

话说张桂芳见子牙人马出城，队伍齐整，纪法森严，左右有雄壮之威，前后有进退之法。金盔者，英风赳赳；银盔者，气概昂昂。

一对对出来，其实骁勇。又见子牙坐青骢马，一身道服，落腮银须，手提雌雄宝剑。怎见得，有《西江月》为证：

鱼尾金冠鹤氅，丝绦双结乾坤。雌雄宝剑手中拎，
八卦仙衣内衬。善能移山倒海，惯能撒豆成兵。仙风
道骨果神清，极乐神仙临阵。

张桂芳又见宝纛幡下，武成王黄飞虎坐骑提枪，心下大怒，一马闯至军前；见子牙而言曰：“姜尚，你原为纣臣，曾受恩禄，为何又背朝廷，而助姬发作恶，又纳叛臣黄飞虎，复施诡

计，说晁田降周；恶大罪深，纵死莫赎。吾今奉诏亲征，速宜下马受缚，以正欺君叛国大罪。尚敢抗拒天兵，只待踏平西土，玉石俱焚，那时悔之晚矣。”子牙马上笑曰：“公言差矣！岂不闻‘贤臣择主而仕，良禽相木而栖’，天下尽反，岂在西岐！料公一忠臣，也不能辅纣王之稔恶。吾君臣守法奉公，谨修臣节。今日提兵，侵犯西土，乃是公来欺我，非我欺足下。倘或失利，遗笑他人，深为可惜。不如依吾拙谏，请公回兵，此为上策。毋得自取祸端，以遗伊戚。”桂芳曰：“闻你在昆仑学艺数年，你也不知天地间有无穷变化。据你所言，就如婴儿作笑，不识轻重。你非智者之言。”令先行官：“与吾把姜尚拿了！”风林走马出阵，冲杀过来。只见子牙旗门角下一将，连人带马，如映金赤日玛瑙一般，纵马舞刀，迎敌风林，乃大将军南宫适；也不答话，刀棒并举，一场大战。怎见得：

二将阵前把脸变，催开战马心不善。这一个指望万载把名标；那一个声名留在金銮殿。这一个钢刀起去似寒冰；那一个棒举虹飞惊紫电。自来恶战果蹊跷，二虎相争心胆颤。

话说二将交兵，只杀的征云绕地，锣鼓喧天。且说张桂芳在马上又见武成王黄飞虎在子牙宝纛幡脚下，怒纳不往，纵马杀将过来。黄飞虎也把五色神牛催开，大骂：“逆贼！怎敢冲吾阵脚！”牛马相交，双枪并举，恶战龙潭。张桂芳仗胸中左道之术，一心要擒飞虎。二将酣战，未及十五合，张桂芳大叫：“黄飞虎不下骑更待何时！”飞虎不由自己，撞下鞍鞵。军士方欲上前擒获，只见对阵上一将，乃是周纪，飞马冲来，抡斧直取张桂芳；黄飞彪、飞豹二将齐出，把飞虎抢去。周纪大战桂芳；张桂芳掩一枪就走。周纪不知其故，随后赶来。张桂芳知道周纪，大叫一声：“周纪不下马更待何时！”周纪吊下马来。及至众将救时，已被众士卒生擒活捉，拿进辕门。且说风

林战南宫适：风林拨马就走，南宫适也赶去，被风林如前，把口一张，黑烟喷出，烟内现碗口大小一粒珠，把南宫适打下马来，生擒去了。张桂芳大获全胜，掌鼓回营。子牙收兵进城，见折了二将，郁郁不乐。

且说张桂芳升帐，把周纪、南宫适推至中军，张桂芳曰：“立而不跪者何也？”南宫适大喝：“狂诈匹夫！将身许国，岂惜一死！既被妖术所获，但凭汝为，有甚闲说！”桂芳传令：“且将二人囚于陷车之内，待破了西岐，解往朝歌，听圣旨发落。”不题。次日，张桂芳亲往城下搦战。探马报入丞相府曰：“张桂芳搦战。”子牙因他开口叫名字便落马，故不敢传令，且将“免战牌”挂出去。张桂芳笑曰：“姜尚被吾一阵便杀得‘免战牌’高悬！”故此按兵不动。

且说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坐碧游床运元神，忽然心血来潮，早知其故：命金霞童儿：“请你师兄来。”童儿领命，来桃园见哪吒，口称：“师兄，老爷有请。”哪吒至蒲团下拜。真人曰：“此处不是你久居之所。你速往西岐，去佐你师叔姜子牙，可立你功名事业。如今三十六路兵伐西岐，你可前去辅佐明君，以应上天垂象。”哪吒满心欢喜，即刻辞别下山；上了风火轮，提火尖枪，斜挂豹皮囊，往西岐来，怎见得好快，有诗为证：

风火之声起在空，遍游天下任西东，
乾坤顷刻须臾到，妙理玄功自不同。

话说哪吒顷刻来到西岐，落了风火轮，找问相府。左右指引：小金桥是相府。”哪吒至相府下轮。左右报入：“有一道童求见。”子牙不敢忘本，传令：“请来。”哪吒至殿前，倒

身下拜，口称：“师叔。”子牙问曰：“你是那里来的？”哪吒答曰：“弟子是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徒弟，姓李，名哪吒；奉师命下山，听师叔左右驱使。”子牙大喜，未及温慰，只见武成王出班，称谢前救援之德。哪吒问：“有何人在此伐西岐？”黄飞虎答曰：“有青龙关张桂芳，左道惊人，连擒二将。姜丞相故悬‘免战牌’在外。”哪吒曰：“吾既下山来佐师叔，岂有袖手旁观之理。”哪吒来见子牙曰：“师叔在上：弟子奉师命下山，今悬‘免战’，此非长策；弟子愿去见阵，张桂芳可擒也。”子牙许之；传令：“去了‘免战牌’。彼时探马报与张桂芳：‘西岐摘了‘免战牌’。’”桂芳谓先行风林曰：“姜子牙连日不出战，那里取得救兵来了。今日摘去‘免战牌’，你可去搦战。”先行风林领令出营，城下搦战。探马报入相府。哪吒答言曰：“弟子愿往。”子牙曰：“是必小心。桂芳左道，呼名落马。”哪吒答曰：“弟子见机而作。”即登风火轮，开门出城。见一将蓝靛脸，硃砂发，凶恶多端，用狼牙棒，走马出阵，见哪吒脚踏二轮，问曰：“汝是何人？”哪吒答曰：“吾乃姜丞相师侄李哪吒是也。尔可是张桂芳——专会呼名落马的？”风林曰：“非也。吾乃是先行官风林。”哪吒曰：“饶你不死，只唤出张桂芳来！”风林大怒，纵马使棒来取。哪吒手内枪两相架隔。轮马相交，枪棒并举，大战城下。有诗为证：

下山首战会风林，发手成功岂易寻。
不是武王洪福大，西岐城下事难禁。

话说二将大战二十回合，风林暗想：“观哪吒道骨稀奇，若不下手，恐受他累。”掩一棒，拨马便走。哪吒随后赶来。前走一似猛风吹败叶，后随恰如急雨打残花。风林回头一看，

见哪吒赶来，把口一张，喷出一道黑烟，烟里现碗口大小一珠，劈面打来。哪吒答曰：“此术非是正道。”哪吒用手一指，其烟自灭。风林见哪吒破了他的法术，厉声大叫：“气杀吾也！敢破吾法术！”勒马复战，被哪吒豹皮囊取出那乾坤圈，丢起，正打风林左肩甲，只打的筋断骨折，几乎落马，败回营去。哪吒打了风林，立在辕门，坐名要张桂芳。且说风林败回进营，见桂芳备言前事。又报：“哪吒坐名搦战。”张桂芳大怒，忙上马提枪出营，一见哪吒耀武扬威，张桂芳问曰：“踏风火轮者可是哪吒么？”哪吒答曰：“然。”张桂芳曰：“你打吾先行官，是尔？”哪吒大喝一声：“匹夫！说你善能呼名落马，特来会尔！”把枪一晃来取。桂芳急架相迎。轮马相交，双枪并举，好场杀：一个是莲花化身灵珠子；一个是“封神榜”上一丧门。有赋为证：

征云笼宇宙，杀气绕乾坤！这一个展钢枪，要安社稷；那一个踏双轮，发手无存。这一个为江山以身报国；那一个争世界岂肯轻论？这个枪似金鳌搅海；那个枪似大蟒翻身。几时才罢干戈事，老少安康见太平。

话说张桂芳大战哪吒三四十回合。哪吒枪乃太乙仙传，使开如飞电绕长空，似风声吼玉树。张桂芳虽是枪法精传，也自雄威，力敌不能久战；随用道术，要擒哪吒。桂芳大呼曰：“哪吒不下轮来更待何时！”哪吒也吃一惊，把脚登定二轮，却不得下来。桂芳见叫不下轮来，大惊：“老师秘授之吐语捉将，道名拿人，往常响应，今日为何不准！”只得再叫一声。哪吒只是不理。连叫三声，哪吒大骂：“失时匹夫！我不下来凭我，

难道勉强叫我下来！”张桂芳大怒，怒力死战。哪吒把枪紧一紧，似银龙翻海底，如瑞雪满空飞，只杀的张桂芳力尽筋舒，遍身汗流。

第三十七回 姜子牙一上昆仑

诗曰：

子牙初返玉京来，遥见琼楼香雾开，
绿水流残人世梦，青山消尽帝王才。
军民有难干戈动，将士多灾异术催。
无奈封神天意定，岐山方去筑新台。

话说哪吒一乾坤圈把张桂芳左臂打得筋断骨折，马上晃了三四晃，不曾闪下马来。哪吒得胜进城。探马报入相府。“令：‘哪吒来见。’”子牙问曰：“与张桂芳见阵，胜负如何？”哪吒曰：“被弟子乾坤圈打伤左臂，败进营里去了。”子牙又问：“可曾叫你名字？”哪吒曰：“桂芳连叫三次，弟子不曾理他罢了。”众将不知其故。但凡精血成胎者，有三魂七魄，被桂芳叫一声，魂魄不居一体，散在各方，自然落马；哪吒乃莲花化身，浑身俱是莲花，那里有三魂七魄，故此不得叫下轮来。

且说张桂芳打伤左臂，先行官风林又被打伤，不能动履，只得差官用告急文书，往朝歌见闻太师求援。不表。

且说子牙在府内自思：“哪吒虽则取胜，恐后面朝歌调动大队人马，有累西土。”子牙沐浴更衣，来见武王。朝见毕，武王曰：“相父见孤，有何紧事？”子牙曰：“臣辞主公，往

昆仑山去一遭。”武王曰：“兵临城下，将至濠边，国内无人，相父不可逗留高山，使孤盼望。”子牙曰：“臣此去，多则三朝，少则两日，即时就回。”武王许之。子牙出朝，回相府，对哪吒曰：“你与武吉好生守城，不必与张桂芳厮杀；待我回来，再作区画。”哪吒领命。子牙分付已毕，随借土遁往昆仑出来。怎见得，有诗为证：

玄里玄空玄内空，妙中妙法妙无穷。
五行道术非凡术，一阵清风至玉宫。

话说子牙从土遁到得麒麟崖，落下土遁，见昆仑光景，嗟叹不已。自想：“一离此山，不觉十年。如今又至，风景又觉一新。”子牙不胜眷恋。怎见得好山：

烟霞散彩，日月摇光。千株老柏，万节修篁。千株老柏，带雨满山青染染；万节修篁，含烟一径色苍苍。门外奇花布锦，桥边瑶草生香。岭上蟠桃红锦烂，洞门茸草翠丝长。时闻仙鹤唳，每见瑞鸾翔。仙鹤唳时，声振九皋霄汉远；瑞鸾翔处，毛辉五色彩云光。白鹿玄猿时隐现，青狮白象任行藏。细观灵福地，果乃胜天堂。

子牙上昆仑，过了麒麟崖，行至玉虚宫，不敢擅入；在宫前等候多时，只见白鹤童子出来。子牙曰：“白鹤童儿，与吾通报。”白鹤童子见是子牙，忙入宫至八卦台下，跪而启曰：“姜尚在外听候玉旨。”元始点首：“正要他来。”童儿出宫，口称：“师叔，老爷有请。”子牙台下倒身拜伏，“弟子姜尚

愿老师父圣寿无疆！”元始曰：“你今上山正好。命南极仙翁取‘封神榜’与你。可往岐山造一封神台。台上张挂‘封神榜’，把你的一生事俱完毕了。”子牙跪而告曰：“今有张桂芳，以左道傍门之术，征伐西岐。弟子道理微末，不能治伏。望老爷大发慈悲，提拔弟子。”元始曰：“你为人间宰相，受享国祿，称为‘相父’。凡间之事，我贫道怎管得你的尽。西岐乃有德之人坐守，何怕左道傍门。事到危急之处，自有高人相辅。此事不必问我，你去罢。”子牙不敢再问，只得出宫。才出宫门首，有白鹤童儿曰：“师叔，老爷请你。”子牙听得，急忙回至八卦台下跪了。元始曰：“此一去，但凡有叫你的，不可应他。”若是应他，有三十六路征伐你。东海还有一人等你，务要小心。你去罢。”子牙出宫，有南极仙翁送子牙。子牙曰：“师兄，我上山参谒老师，恳求指点，以退张桂芳，老师不肯慈悲，奈何，奈何！南极仙翁曰：“上天数定，终不能移。只是有人叫你，切不可应他，着实要紧！我不得远送你了。”子牙捧定“封神榜”，往前行至麒麟崖，才驾土遁，脑后有人叫：“姜子牙！”子牙曰：“当真有人叫。不可应他。”后边又叫：“子牙公！”也不应。又叫：“姜丞相！”也不应。连声叫三五次，见子牙不应，那人大叫曰：“姜尚，你忒薄情而忘旧也！你今就做丞相，位极人臣，独不思在玉虚宫与你学道四十年，今日连呼你数次，应也不应！”子牙听得如此言语，只得回头看时，见一道人。怎见得，有诗为证：

头上青巾一字飘，迎风大袖衬轻绡。
麻鞋足下生去雾，宝剑光华透九霄。
葫芦里面长生术，胸内玄机隐六韬。
跨虎登山随地是，三山五岳任逍遥。

话说子牙一看，原来是师弟申公豹。子牙曰：“兄弟，吾不知是你叫我。我只因师尊分付，但有人叫我，切不可应他。我故此不曾答应。得罪了！”申公豹问曰：“师兄手里拿着是甚么东西”子牙曰：“是‘封神榜’。”公豹曰：“那里去？”子牙道：“往西岐造封神台，上面张挂。”申公豹曰：“师兄，你如今保那个？”子牙笑曰：“贤弟，你说混话！我在西岐，身居相位，文王托孤，我立武王，三分天下，周土已得二分，八百诸侯，悦而归周，吾今保武王，灭纣王，正应上天垂象。岂不知凤鸣岐山，兆应真命之主。今武王德配尧、舜，仁合天心；况成汤旺气黯然，此一传而尽。贤弟反问，却是为何？”申公豹曰：“你说成汤旺气已尽，我如今下山，保成汤，扶纣王。子牙，你要扶周，我和你掣肘。”子牙曰：“贤弟，你说那里话！师尊严命，怎敢有违？”申公豹曰：“子牙，我有一言奉禀，你听我说，有一全美之法，到不如同我保纣灭周。一来你我弟兄同心合意；二来你我弟兄又不至参商；此不是两全之道。你意下如何？”子牙正色言曰：“兄弟言之差矣！今听贤弟之言，反违师尊之命。况天命人岂敢逆，决无此理。兄弟请了！”申公豹怒色曰：“姜子牙！料你保周，你有多大本领，道行不过四十年而已。你且听我道来。有诗为证：

炼就五行真妙诀，移山倒海更通玄。
降龙伏虎随吾意，跨鹤乘鸾入九天。
紫气飞升千万丈，喜时火内种金莲。
足踏霞光闲戏耍，逍遥也几千年。”

话说子牙曰：“你的功夫是你得，我的功夫是我得，岂在年数之多寡。”申公豹曰：“姜子牙，你不过五行之术，倒海

移山而已，你怎比得我。似我，将首级取将下来，往空中一掷，遍游千万里，红云托接，复入颈项上，依旧还元返本，又复能言。似此等道术，不枉学道一场。你有什么能，敢保周灭纣！你依我烧了‘封神榜’，同吾往朝歌，亦不失丞相之位。”子牙被申公豹所惑，暗想：“人的头乃六阳之首，勿将下来，游千万里，复入颈项上，还能复旧，有这样的法术，自是稀罕。”乃曰：“兄弟，你把头取下来。果能如此起在空中，复能依旧，我便把‘封神榜’烧了，同你往朝歌去。”申公豹曰：“不可失信！”子牙曰：“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重若泰山，岂有失信之理。”申公豹去了道巾，执剑在手，左手提住青丝，右手将剑一刎，把头割将下来，其身不倒，复将头望空中一掷，那颗头盘盘旋旋，只管上去了。子牙乃忠厚君子，仰面呆看，其头旋得只见一些黑影。不说子牙受惑，且说南极仙翁送子牙不曾进宫去，在宫门前少憩片时。只见申公豹乘虎赶子牙，赶至麒麟崖前，指手画脚讲论。又见申公豹的头游在空中。仙翁曰：“子牙乃忠厚君子，险些儿被这孽障惑了！”忙唤：“白鹤童儿那里？”童子答曰：“弟子在。”“你快化一只白鹤，把申公豹的头衔了，往南海走走来。”童子得法旨，便化鹤飞起，把申公豹的头衔着往南海去了。有诗为证：

左道傍门惑子牙，仙翁妙算更无差，
邀仙全在申公豹，四九兵来乱似麻。

话说子牙仰面观头，忽见白鹤衔去。子牙跌足大呼曰：“孽障！怎的把头衔去了？”不知南极仙翁从后来，把子牙后心一巴掌。子牙回头看时，乃是南极仙翁。子牙忙问曰：“道兄，你为何又来？”仙翁指子牙曰：“你原来是一个呆子！申公豹

乃左道之人，此乃些小幻术，你也当真！只用一时三刻，其头不到颈上，自然冒血而死。师尊分付你，不要应人，你为何又应他！你应他不打紧，有三十六路兵马来伐你。方才我在玉虚宫门前，看着你和他讲话；他将此术惑你，你就要烧‘封神榜’；倘或烧了此榜，怎么了？我故叫白鹤童儿化一只仙鹤，衔了他的头往南海去，过了一时三刻，死了这孽障，你才无患。”子牙曰：“道兄，你既知道，可以饶了他罢。道心无处不慈悲，怜恤他多年道行，数载功夫，丹成九转，龙交虎成，真为可惜！”南极仙翁曰：“你饶了他；他不饶你。那时三十六路兵来伐你，莫要懊悔！”子牙就说：“后面有兵来伐我，我怎肯忘了慈悲，先行不仁不义。”不言子牙哀求南极仙翁。且说申公豹被仙鹤衔去了头，不得还体，心内焦躁，过一时三刻，血出即死，左难右难。且说子牙恳求仙翁，仙翁把手一招，只见白鹤童子把嘴一张，放下申公豹的头落将下来。不意落忙了，把脸落的朝着脊背。申公豹忙把手端着耳朵一磨，才磨正了。把眼睁开看，见南极仙翁站立。仙翁大喝一声：“把你这该死孽障！你把左道惑弄姜子牙，使他烧毁‘封神榜’，令子牙保纣灭周，这是何说？该拿到玉虚宫，见掌教老师去才好！”叱了一声：“还不退去！姜子牙，你好生去罢。”申公豹惭愧，不敢回言，上了白额虎，指子牙道：“你去！我叫你西岐顷刻成血海，白骨积如山！”申公豹恨恨而去。不表。

话说子牙捧“封神榜”，驾土遁往东海来。正行之际，飘飘的落在一座山上。那山玲珑剔透，古怪崎岖；峰高岭峻，云雾相连，近于海岛。有诗为证：

海岛峰高生怪云，崖傍桧柏翠氤氲。
峦头风吼如猛虎，拍浪穿梭似破军。

异草奇花香馥馥，青松翠竹色纷纷。
灵芝结就清灵地，真是蓬莱迥不群。

话说子牙贪看此山景物，堪描堪画，“我怎了却红尘，来到此间闭瓢静坐，朗诵《黄庭》，方是吾心之愿。”话未了，只见海水翻波，旋风四起，风逞浪，浪翻雪练；水起波，波滚雷鸣；霎时间云雾相连，阴霾四合，笼罩山峰。子牙大惊曰：“怪哉！怪哉！”正看间，见巨浪分开，现一人赤条条的，大叫：“大仙！游魂埋没千载，未得脱体；前日清虚道德真君符命，言今日今时，法师经过，使游魂伺候。望法师大展威光，普济游魂，超出烟波，拔离苦海。洪恩万载！”子牙仗着胆子问曰：“你是谁，在此兴波作浪？有甚沉冤？实实道来。”那物曰：“游魂乃轩辕黄帝总兵官柏鉴也。因大破蚩尤，被火器打入海中，千年未能出劫。万望法师指超福地，恩同泰山。”子牙曰：“你乃柏鉴，听吾玉虚法牒，随往西岐山去候用。”把手一放，五雷响亮，振开迷关，速超神道。柏鉴现身拜谢。子牙大喜，随驾土遁往西岐山来。霎时风响，来到山前。只听狂风大作。怎见得好风，有诗为证：

细细微微播土尘，无影过树透荆榛，
太公仔细观何物，却似朝歌五路神。

当时子牙看，原来是五路神来接。大呼曰：“昔在朝歌，蒙恩师发落，往西岐山伺候；今知恩师驾过，特来远接。”子牙曰：“吾择吉日，起造封神台，用柏鉴监造，若是造完，将榜张挂，吾自有妙用。”子牙分付柏鉴：“你就在此督造，待台完，吾来开榜。”五路神同柏鉴领法语，在岐山造台。

子牙回西岐，至相府。武吉、哪吒迎接，至殿中坐下，就问：“张桂芳可曾来搦战？”武吉回归：“不曾。”子牙往朝中，见武王回旨。武王宣子牙至殿前，行礼毕。武王曰：“相父往昆仑，事体何如？”子牙只得模糊答应，把张桂芳事掩盖，不敢泄漏天机。武王曰：“相父为孤劳苦，孤心不安。”子牙曰：“老臣为国，当得如此，岂惮劳苦。”武王传旨：“设宴。”与子牙共饮数杯。子牙谢恩回府。次日，点鼓聚将，参谒毕。子牙传令：“众将官领简贴。”先令黄飞虎领令箭；哪吒领令箭；又令辛甲、辛免领令箭。子牙发放已毕。

且说张桂芳被哪吒打伤臂膊，正在营中保养伤痕，专候朝歌援兵，不知子牙劫营。二更时分，只听得一声砲响，喊声齐起，震动山岳；慌忙披挂上马。风林也上了马。及至出营，遍地周兵，灯球火把，照耀天地通红，喊杀连声，山摇地动。只见辕门哪吒，登风火轮，摇火尖枪，冲杀而来，势如猛虎。张桂芳见是哪吒，不战自走。风林在左营，见黄飞虎骑五色神牛，使枪冲杀进来。风林大怒，“好反叛贼臣！焉敢夤夜劫营，自取死也！”纵青鬃马，使两根狼牙棒来取飞虎。牛马相逢，夜间混战。且说辛甲、辛免往右营冲杀，营内无将抵挡，任意纵横，只杀到后寨，见周纪、南宫适监在陷车中，忙杀开纣兵，打开陷车救出，二将步行，抢得利刃在手，只杀得天崩地裂，鬼哭神愁，里外夹攻，如何抵敌。张桂芳与风林见不是势头，只得带伤逃归。遍地尸横，满地血水成流。三军叫苦，弃鼓丢锣，自己践踏，死者不计其数。张桂芳连夜败走至西岐山，收拾败残人马。风林上帐，与主将议事。桂芳曰：“吾自来提兵，未尝有败。今日在西岐损折许多人马，心上甚是不乐。”忙修告急本章，打进朝歌，速发援兵，共破反叛。且说子牙收兵，得胜回营。众将欢腾，齐声唱凯。正是：

鞍上将军如猛虎，得胜小校似欢彪。

话说张桂芳遣官进朝歌，来至太师府下文书。闻太师升殿，聚将鼓响，众将参谒。堂候官将张桂芳申文呈上。太师拆开一看，大惊曰：“张桂芳征伐西岐，不能取胜，反损兵挫锐，老夫须得亲征，方克西土。奈因东南两路，屡战不宁；又见游魂关总兵窦荣不能取胜；方今贼盗乱生，如之奈何！吾欲去，家国空虚；吾不去，不能克服。”只见门人吉立上前言曰：“今国内无人，老师怎么亲征得，不若于三山五岳之中，可邀一二位师友，往西岐协助张桂芳，大事自然可定，何劳老师费心，有伤贵体。”只这一句话，断送修行人两对，封神台上且标名。不知凶吉何如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八回 四圣西岐会子牙

诗曰：

王道从来先是仁，妄加征伐自沉沦。
趋名战士如奔浪，逐劫神仙似断燐。
异术奇珍谁个是，争强图霸孰为真。
不如闭目深山坐，乐守天真养自身。

话说闻太师听吉立之言，忽然想起海岛道友，拍掌大笑曰：“只因事冗杂，终日碌碌，为这些军民事务，不得宁暇，把这些道友都忘却了。不是你方才说起，几时得海宇清平。”分付吉立：“传众将知道：三日不必来见。你与余庆好生看守相府，吾去三两日就回。”太师骑了墨麒麟，挂两根金鞭，把麒麟顶上角一拍，麒麟四足自起风云，霎时间周游天下。有诗为证：

四足风云声响亮，麒生雾彩映金光，
周游天下须臾至，方显玄门道术昌。

话说闻太师来至西海九龙岛，见那些海浪滔滔，烟波滚滚。把坐骑落在崖前。只见那洞门外：异花奇草般般秀，桧柏青松色色新。正是：

只有仙家来往处，那许凡人到此间。

正看玩时，见一童兒出，太师问曰：“你师父在洞否？”此童兒答曰：“家师在里面下棋。”太师曰：“你可通报：商都闻太师相访。”童兒进洞来，启老师曰：“商都闻太师相访。”只见四位道人听得此言，齐出洞来，大笑曰：“闻兄，那一阵风兒吹你到此？”闻太师一见四人出来，满面笑容相迎，竟邀至里面，行礼毕，在蒲团坐下。四位道人曰：“闻兄自那里来？”太师答曰：“特来进谒。”道人曰：“吾等避迹荒岛之中，有何见谕，特至此地？”太师曰：“吾受国恩，与先王之托，官居相位，统领朝纲重务。今西岐武王驾下姜尚，乃昆仑门下，仗道欺公，助姬发作反。前差张桂芳领兵征伐，不能取胜。奈因东南又乱，诸侯猖獗，吾欲西征，恐家国空虚，自思无计，愧见道兄。若肯借一臂之力，扶危拯弱，以锄强暴，实闻仲万千之幸。”头一位道人答曰：“闻兄既来，我贫道一往，救援桂芳，大事自然可定。”只见第二位道人曰：“要去四人齐去，难道说王兄为得闻兄，吾等便就不去？”闻太师听罢大喜。此乃是四圣，也是“封神榜”上之数：头一位姓王，名魔；二位姓杨，名森；三位姓高，名友乾；四位姓李，名兴霸；是灵霄殿四将。看官：大抵神道原是神仙做，只因根行浅薄，不能成正果朝元，故成神道。且说王魔曰：“闻兄先回，俺们随后即至。”闻太师曰：“承道兄大德，求即幸临，不可羈滞。”王魔曰：“吾把童兒先将坐骑送往岐山，我们即来。”闻太师上了墨麒麟回朝歌。不表。

且说王魔等四人，一齐驾水遁往朝歌来。怎见得，有诗为证：

五行之内水为先，不用乘舟不驾船，

大地乾坤顷刻至，碧游宫内圣人传。

话说四位道人到朝歌，收了水遁进城。朝歌军民一见，吓得魂不附体：王魔戴一字巾，穿水合服，面如满月，杨森莲子箍，似陀头打扮，穿皂服，面如锅底，须似硃砂，两道黄眉；高友乾挽双孤髻，穿大红服，面如蓝靛，发似硃砂，上下獠牙；李兴霸戴鱼尾金冠，穿淡黄服，面如重枣，一部长髯；俱有一丈五六尺长，晃晃荡荡。众民看见，伸舌咬指。王魔问百姓曰：“闻太师府在那里？”有大胆的答曰：“在正南二龙桥就是。”四道人来至相府，太师迎入，施礼毕，传令：“摆上酒来。”左道之内，俱用荤酒，持斋者少。五位传杯。次日，闻太师入朝见纣王，言：“臣请得九龙岛四位道者，往西岐破武王。”纣王曰：“太师为孤佐国，何不请来相见？”太师领旨。不一时，领四位道人进殿来。纣王一见，魂不附体，“好凶恶像貌！”道人见纣王曰：“衲子稽首了！”纣王曰：“道者平身。”传旨：“命太师与朕代礼，显庆殿陪宴。”太师领旨。纣王回宫。且说五位在殿欢饮。王魔曰：“闻兄，待吾等成了功来，再会酒罢。我们去也。”四位道人离了朝门，太师送出朝歌。太师自回府中。不表。

且说四位道人驾水遁往西岐山来，霎时到了，落下水光，到张桂芳辕门。探马报入：“有四位道长至辕门候见。”张桂芳闻报，出营接入中军。张桂芳、风林参谒。王魔见二将欠身不便，问曰：“闻太师请俺们来助你；你想必着伤？”风林把臂膊被哪吒打伤之事说了一遍。王魔曰：“与吾看一看。……呀！原来是乾坤圈打的。”葫芦中取一粒丹，口嚼碎了搽上，即时全愈。桂芳也来求丹。王魔一样治度。又问：“西岐姜子牙在那里？”张桂芳曰：“此处离西岐七十里。因兵败

至此。”王魔曰：“快起兵往西岐城去！”彼时张桂芳传令，一声砲响，三军呐喊，杀奔西岐，东门下寨。

子牙在相府，正议连日张桂芳败兵之事。探事马报来：“张桂芳起兵在东门安营。”子牙与众将官言曰：“张桂芳此来，必求有援兵在营，各要小心。”众将得令。

且说王魔在帐中坐下，对张桂芳曰：“你明日出阵前，坐名要姜子牙出来。吾等俱隐在旗幡脚下；待他出来，我们好会他。”杨森曰：“张桂芳、风林，你把这符贴在你的马鞍鞍上，各有话说。我们的坐骑乃是奇兽；战马见了，骨软筋酥，焉能站立。”二将领命。

且说次日，张桂芳全妆甲冑，上马至城下，坐名只要姜子牙答话。报马进相府，报：“张桂芳请丞相答话。”子牙不把张桂芳放在心上，料只如此，传令：“摆五方队伍出城。”砲声响亮，城门大开。只见：

青幡招展，一池荷叶舞青风；素带施张，满苑梨花飞瑞雪。红幡闪烁，烧山烈火一般同；皂盖飘摇，乌云盖住铁山顶。杏黄旗磨动，护中军战将；英雄如猛虎，两边摆打阵众英豪。

话说宝纛幡下，子牙骑青鬃马，手提宝剑。桂芳一马当先。子牙曰：“败军之将，又有何面目至此？”张桂芳曰：“‘胜败军家常事’，何得为愧。今非昔比，不可欺敌！……”言还未毕，只听得后面鼓响，旗幡开处，走出四样异兽：王魔骑狴犴，杨森骑狻猊，高友乾骑的是花斑豹，李兴霸骑的是猊狻，四兽冲出阵来。子牙两边战将都跌翻下马，连子牙撞下鞍鞵。这些战马经不起那异兽恶气冲来，战马都骨软筋酥。内

中只是哪吒风火轮，不能动摇；黄飞虎骑五色神牛，不曾挫锐；以下都跌下马来。四道人见子牙跌得冠斜袍绽，大笑不止；大呼曰：“不要慌！慢慢起来！”子牙忙整衣冠，再一看时，见四位道人好凶恶之相：脸分青、白、红、黑，各骑古怪异兽。子牙打稽首曰：“四位道兄，那座名山？何处洞府？今到此间，有何分付？”子牙道罢，王魔曰：“姜子牙，吾乃九龙岛炼气士王魔、杨森、高友乾、李兴霸也。你我俱是道门。只因闻太师相招，特地到此。我等莫非与子牙解围，并无他意。不知子牙可依得贫道三件事情？”子牙曰：“道兄分付，莫说三件，便三十件可以依得。但说无妨。”王魔曰：“头一件：要武王称臣。”子牙曰：“道兄差矣。吾主公武王，死是商臣，奉法守公，并无欺上，何不可之有？”王魔曰：“第二件：开了库藏，给散三军赏赐。第三件：将黄飞虎送出城，与张桂芳解回朝歌。你意下如何？”子牙曰：“道兄分付，极是明白；容尚回城，三日后作表，敢烦道兄带回朝歌谢恩，再无他议。”两边举手：“请了！”正是：

且说三事权依允，二上昆仑走一遭。

话说子牙同将进城，入相府，升殿坐下。只见武成王跪下曰：“请丞相将我父子解送桂芳行营，免累武王。”子牙忙忙扶起，曰：“黄将军，方才三件事，乃权宜暂允他，非有他意。彼骑的俱是怪兽，众将未战，先自落马，挫动锐气，故此将机就计，且进城再作他处。”黄将军谢了子牙，众将散讫。子牙乃香汤沐浴，分付武吉、哪吒防守。子牙驾土遁，二上昆仑，往玉虚宫而来。有诗为证：

道术传来按五行，不登雾彩最轻盈。
须臾直过扶桑径，咫尺行来至玉京。

且说子牙到了玉虚宫，不敢擅入。候白鹤童子出来，子牙曰：“白鹤童儿，通报一声。”白鹤童子至碧游床，跪而言曰：“启老爷：师叔姜尚在宫外候法旨。”元始分付：“命来。”子牙进宫，倒身下拜。元始曰：“九龙岛王魔等四人在西岐伐你。他骑的四兽，你未曾知道。此物乃万兽朝苍之时，种种各别，龙生九种，色相不同。白鹤童子，你往桃园里把我的坐骑牵来。”白鹤童儿往桃园内，牵了四不相来。怎见得，有诗为证：

麟头豸尾体如龙，足踏祥光至九重。
四海九州随意遍，三山五岳霎时逢。

童儿把四不相牵至。元始曰：“姜尚，也是你四十年修行之功，与贫道代理封神，今把此兽与你骑往西岐，好会三山、五岳、四渎之中奇异之物。”又命南极仙翁取一木鞭，长三尺六寸五分，有二十一节；每一节有四道符印，共八十四道符印，名曰：“打神鞭”。子牙跪而接受；又拜恳曰：“望老师大发慈悲！”元始曰：“你此一去，往北海过，还有一人等你。贫道将此中央戊己之旗付你。旗内有简，临迫之际，当看此简，便知端的。”子牙叩首辞别，出玉虚宫。南极仙翁送子牙至麒麟崖。子牙上了四不相，把顶上角一拍，那兽一道红光起去，铃声响亮，往西岐来。正行之间，那四不相飘飘落在一座山上。山近连海岛。怎见得好山：

千峰排戟，万仞开屏。日映岚光轮岭外，雨收岱色冷含烟。藤缠老树，雀占危岩。奇花瑶草，修竹乔松。幽鸟啼声近，滔滔海浪鸣。重重谷壑芝兰绕，处处巉崖苔藓生。起伏峦头龙脉好，必有高人隐姓名。

话说子牙看罢山，只见山脚下一股怪云卷起。云过处生风，风响处见一物，好生蹊蹊古怪。怎见得：

头似驼，狰狞凶恶；顶似鹅，挺折梟雄。须似虾，或上或下；耳似牛，凸暴双睛。身似鱼，光辉灿烂；手似莺，电灼钢钩。足似虎，钻山跳涧；龙分种，降下异形。采天地灵气，受日月之精。发手运石多玄妙，口吐人言盖世无。龙与豹交真可羨，来扶明主助皇图。

话说子牙一见，魂不附体，吓了一身冷汗。那物大叫一声曰：“但吃姜尚一塊肉，延寿一千年！”子牙听罢，“原来是要吃我的。”那东西又一跳将来，叫：“姜尚，我要吃你！”子牙曰：“吾与你无隙无仇，为何要吃我？”妖怪答曰：“你休想逃脱今日之厄！”子牙把杏黄旗轻轻展开，看里面简贴，“原来如此。”子牙曰：“那薛障，我该你口里食，料应难免。你只把我杏黄旗兒拔起来，我就与你吃；拔不起来，怨命。”子牙把旗望地上一戳。那旗长有二丈有余。那妖怪伸手来拔，拔不起来；两只手拔，也拔不起；用阴阳手拔，也拔不起来；便将双手只到旗根底下，把头颈子挣的老长的，也拔不起来。子牙把手望空中一撒。五雷正法，雷火交加，一声响，吓的那东西要放手，不意把手长在旗上了。子牙喝一声：“好薛障！吃吾一剑！”那物叫曰：“上仙饶命！念吾不识上仙玄妙，此

乃申公豹害了我！”子牙听说申公豹的名字，子牙问曰：“你要吃我，与申公豹何干？”妖怪答曰：“上仙，吾乃龙须虎也。自少昊时生我，采天地灵气，受阴阳精华，已成不死之身。前日申公豹往此处过，说：‘今日今时姜子牙过时，若吃他一块肉，延年万载。’故此一时愚昧，大胆欺心，冒犯上仙。不知上仙道高德隆，自古是慈悲道德，可怜念我千年辛苦，修开十二重楼，若赦一生，万年感德！”子牙曰：“据你所言，你拜吾为师，我就饶你。”龙须虎曰：“愿拜老爷为师。”子牙曰：“既如此，你闭了目。”龙须虎闭目。只听得空中一声雷响，龙须虎也把手放了，倒身下拜。子牙北海收了龙须虎为门徒。子牙问曰：“你在此山，可曾学得些道术？”龙须虎答曰：“弟子善能发手有石。随手放开，便有磨盘大石头，飞蝗骤雨，打的满山灰土迷天，随发随应。”子牙大喜：“此人用之劫营，到处可以成功。”子牙收了杏黄旗，随带龙须虎，上了四不相，迳往西岐城；落下坐骑，来至相府。众将迎接，猛见龙须虎在子牙后边，众将吓的痴呆了：“姜丞相惹了邪气来了！”子牙见众将猜疑，笑曰：“此是北海龙须虎也，乃是我收来门徒。”众将进到府，参谒已毕。子牙问城外消息，武吉曰：“城外不见动静。”子牙打点一场大战。

且说张桂芳在营五日，不见子牙出城来犒赏三军，把黄飞虎父子解到营里来；乃对四位道人曰：“老师，姜尚五日不见消息，其中莫非有诈？”王魔曰：“他既依允，难道失信与我等！西岐城管教他血满城池，尸成山岳。”又过三日，杨森对王魔曰：“道兄，姜子牙至八日还不出来，我们出去会他，问个端的。”张桂芳曰：“姜尚那日见势不好，将言俯就；姜尚外有忠诚，内怀奸诈。”杨森曰：“既如此，我等出去。若是诱哄我等，我们只消一阵成功，早与你班师回去。”风林传下

令去，点砲，三军呐喊，杀至城下，请子牙答话。探事马报入相府。子牙带哪吒、龙须虎、武成王，骑四不相出城。王魔一见大怒：“好姜尚！你前日跌下马去，却原来往昆仑山借四不相，要与俺们见个雌雄！”把陞狂一磕，执剑来取子牙。傍有哪吒登开风火轮，摇火尖枪大叫：“王魔少待伤吾师叔！”冲杀过来。轮兽相交，枪剑并举，好场大战！怎见得：

两阵上幡摇擂战鼓，剑枪交加霞光吐。枪是乾元秘授来，剑法冰山多威武。哪吒发怒性刚强；王魔宝剑谁敢阻。哪吒是乾元山上宝和珍；王魔一心要把成汤辅。枪剑并举没遮拦，只杀的两边儿郎寻斗赌。

话说二将大战，哪吒使发了那一条枪与王魔力敌。正战间，杨森骑着狻猊，见哪吒枪来得利害，剑乃短家火，招架不开。杨森在豹皮囊中取一粒开天珠，劈面打来，正中哪吒，打播下风火轮去。王魔急来取首级，早有武成王黄飞虎催开五色神牛，把枪一摆，冲将过来，救了哪吒。王魔复战飞虎。杨森二发奇珠，黄飞虎乃是马上将军，怎经得一珠，打下坐骑来。早被龙须虎大叫曰：“莫伤吾大将，我来了！”王魔一见大惊，“是个甚么妖精出来！”怎见得：

古怪跷蹊相，头大颈子长。独足只是跳，眼内吐金光。身上鳞甲现，两手似钩枪。炼成奇异术，发手磨盘强。但逢龙须虎，不死也着伤。

话说高友乾骑着花斑豹，见龙须虎凶恶，忙取混元宝珠，劈脸打来，正中龙须虎的脖子，打的扭着头跳。左右救回黄飞

虎。王魔、杨森二骑来擒子牙。子牙只得将剑招架，来往冲杀。子牙左右无佐，三将着伤，救回去了。不防李兴霸把劈地珠照子牙打来，正中前心。子牙“哎呀”一声，几乎坠骑；带四不相望北海上逃走。王魔曰：“待吾去拿了姜尚。”来赶子牙；似飞云风卷，如弩箭离弦。子牙虽是伤了前心，听的后面赶来，把四不相的角一拍，起在空中。王魔笑曰：“总是道门之术！你欺我不会腾云。”把狻猊一拍，也起在空中，随后起来。子牙在西岐有七死三灾，此是遇四圣，头一死。王魔见赶不上子牙，复取开天珠望后心一下，把子牙打翻下骑来，骨碌碌滚下山坡，面朝天，打死了。四不相站在一旁。王魔下骑，来取子牙首级。忽然听的半山作歌而来：

”野水清风拂柳，池中水面飘花。
借问安居何处，白云深处为家。”

话说王魔听歌，看时，乃五龙山云霄洞文殊广法天尊。王魔曰：“道兄来此何事？”广法天尊答曰：“王道友，姜子牙害不得！贫道奉玉虚宫符命在此，久等多时。只因五事相凑，故命子牙下山：一则成汤气数已尽；二则西岐真主降临；三则吾阐教犯了杀戒；四则姜子牙该享西地福禄，身膺将相之权；五则与玉虚宫代理封神。道友，你截教中逍遥自在，无拘无束，为甚么恶气纷纷，雄心赳赳。可知道你那碧游宫上有两句说的好：

紧闭洞口，静诵‘黄庭’三两卷；
身投西土，‘封神台’上有名人。

你把姜尚打死，虽死还有回生时候。道友，依我，你好生回去，这还是一月未缺；若不听吾言，致生后悔。”王魔曰：“文殊广法天尊，你好大话！我和你一样规矩，怎言月缺难圆。难道你有名师，我无教主！”王魔动了无名之火，持剑在手，睁睛欲来取广法天尊。只见天尊后面有一道童，挽抓髻，穿淡黄服，大叫：“王魔少待行凶，我来了！”广法天尊门徒金吒是也；拎剑直奔王魔。王魔手中剑对面交还。来往盘旋，恶神厮杀。有诗为证：

来往交还剑吐光，二神斗战五龙岗，
行深行浅皆由命，方知天意灭成汤。

话说王魔、金吒恶战山下，文殊广法天尊取一物，此宝在玄门为遁龙桩，久后在释门为七宝金莲。上有三个金圈，往上一举，落将下来。王魔急难逃脱，颈子上一圈，腰上一圈，足下一圈，直立的靠定此桩。金吒见宝缚了王魔，手起剑落。不知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九回 姜子牙冰冻岐山

诗曰：

四圣无端欲逆天，仗他异术弄狂颠。
西来有分封神客，北伐方知证果仙。
几许雄才消此地，无边恶孽造前愆。
雪飞七月冰千尺，尤费颠连丧九泉。

话说金吒一剑，把王魔斩了。——一道灵魂往封神台来；清福神柏鉴用百灵幡引进去了。广法天尊收了此宝，望昆仑下拜：“弟子开了杀戒。”命金吒把子牙背负上山，将丹药用水研开，灌入子牙口内。不一时，子牙醒回，看见广法天尊，曰：“道兄，我如何于此处相会？”天尊答曰：“原是天意，定该如此，不由人耳。”过了一二时辰，命金吒：“你同师叔下山，协助西土。我不久也要来。”遂扶子牙上了四不相，回西岐。广法天尊将土掩了王魔尸骸。不表。

且说西岐城不见姜丞相，众将慌张。武王亲至相府，差探马各处找寻。子牙同金吒至西岐，众将同武王齐出相府。子牙下骑。武王曰：“相父败兵何处？孤心甚是不安！”子牙曰：“老臣若非金吒师徒，决不能生还矣。”金吒参谒武王；会了哪吒，二人自在一处。子牙进府调理。

且说成汤营里杨森见王魔得胜，追趕子牙，至晚不见回来。杨森疑惑：“怎么不见回来？”忙忙袖中一算，大叫一声：“罢了！”高友乾、李兴霸齐问原由。杨森怒曰：“可惜千年道行，一旦死于五龙山！”三位道人怒发冲冠，一夜不安。次日上骑，城下搦战，只要子牙出来答话。探马报入相府。子牙着伤未愈。只见金吒曰：“师叔，既有弟子在此保护，出城定要成功。”子牙从计上骑，开城，见三位道人咬牙大骂曰：“好姜尚！杀吾道兄，势不两立！”三骑齐出来战。子牙傍有金吒、哪吒二人。金吒两口宝剑，哪吒登开风火轮，使开火尖枪抵敌。五人交兵，只杀得靛靛红云笼宇宙，腾腾杀气照山河。子牙暗想：“吾师所赐打神鞭，何不祭起？”子牙将神鞭丢起，空中只听雷鸣火电，正中高友乾顶上，打得脑浆迸出，死于非命，一魂已入封神台去了。杨森见高道兄已亡，吼一声来奔子牙；不防哪吒将乾坤圈丢起，杨森方欲收此宝，被金吒将遁龙桩祭起，遁住杨森，早被金吒一剑，挥为两段，一道灵魂也进封神台去了。张桂芳、风林见二位道长身亡，纵马使枪，风林使狼牙棒，冲杀过来。李兴霸骑狰狞，拎方楞铜杀来。金吒步战。哪吒使一银枪，两家混战。只听西岐城里一声砲响，走出一员小将，还是一个光头兒，银冠银甲，白马长枪，引乃黄飞虎第四子黄天祥。走马杀到军前，神武耀威，勇贯三军，枪法如骤雨。天祥斜里一枪，把风林挑下马来，一魂也进封神台去了。张桂芳料不能取胜，败进行营。李兴霸上帐自思：“吾四人前来助你，不料今日失利，丧吾三位道兄。你可修文书，速报闻兄，可求救至此，以泄今日之恨。”张桂芳依言，忙作告急文书，差官星夜进朝歌。不表。

且说姜子牙得胜回西岐，升银安殿。众将报功。子牙羡黄天祥走马枪挑风林。金吒曰：“师叔，今日之胜，不可停留，

明日会战，一阵成功，张桂芳可破也。”子牙曰：“善。”次日，子牙点众将出城，三军呐喊，军威大振，坐名要张桂芳。桂芳听报大怒，“自来提兵未曾挫锐，今日反被小人欺侮，气杀我也！”忙上马布开阵势，到辕门，指子牙大喝曰：“反贼！怎敢欺侮天朝元帅！与你立见雌雄。”纵马持枪杀来。子牙后面黄天祥出马，与桂芳双枪并举，一场大战：

二将坐雕鞍，征夫马上欢。这一个怒发如雷吼；
那一个心头火一攒。这一个丧门星要扶纣王；那一个
天罡星欲保周元。这一个舍命而安社稷；那一个弃残
生欲正江山。自来恶战不寻常，辕门几次鲜红溅。

话说黄天祥大战张桂芳，三十合未分上下。子牙传令：“点鼓。”军中之法：鼓进，金止。周营数十骑，左右抢出伯达、伯适、仲突、仲忽、叔夜、叔夏、季随、季 吕、毛公遂、周公旦、召公奭、吕公望、南宫适、辛甲、辛免、太颠、闾天、黄明、周纪等，围裹上来，把张桂芳围在垓心。好张桂芳，似弄风猛虎，酒醉斑彪，抵挡周将，全无惧怯。且说子牙命金吒：“你去战李兴霸；我用打神鞭助你今日成功。”金吒听命，拽步而来。李兴霸坐在狴犴上，见一道童忽抢来，催开狴犴，提铜就打。金吒举宝剑急架相迎。未及数合，只见哪吒登风火轮，摇枪直刺李兴霸。兴霸用铜急架忙还。子牙在四不相上，方祭打神鞭。李兴霸见势不能取胜，把狴犴一拍，那兽四足腾起风云，逃脱去了。哪吒见走了李兴霸，登轮直杀进桂芳垓心来。晁田弟兄二人在马上大呼曰：“张桂芳早下马归降，免尔一死，吾等共享太平！”张桂芳大骂：“叛逆匹夫！捐躯报国，尽命则忠，岂若尔辈贪生而损名节也！”从清晨只杀到午牌时分，

桂芳料不能出，大叫：“纣王陛下！臣不能报国立功，一死以尽臣节！”自转枪一刺，桂芳撞下鞍鞵，一点灵魂往封神台来，清福神引进去了。正是：

英雄半世成何用，留的芳名万载传。

桂芳已死，人马也有降西岐者，也有回关者。子牙得胜进城，入府上殿，各报其功。子牙见今日众将英雄可喜。

且说李兴霸逃脱重围，慌忙疾走。李兴霸乃四圣之数，怎脱得大数。狴犴正行，飘然落在一山，道人见坐骑落下，滚鞍下地，倚松靠石，少憩片时；寻思良久：“吾在九龙岛修炼多年，岂料西岐有失，愧回海岛，羞见道中朋友。如今且往朝歌城去，与闻兄共议，报今日之恨也。”方欲起身，只听得山上有人唱道歌而来。道人回首一看，原来是一道童：

“天使还玄得做仙，做仙随处睹青天。
此言勿谓吾狂妄，得意回时合自然。”

话言那道童唱着行来，见李兴霸打稽首：“道者请了！”兴霸答礼。道童曰：“老师那一座名山？何处洞府？”兴霸曰：“吾乃九龙岛炼气士李兴霸；因助张桂芳西岐失利，在此少坐片时。道童，你往那里来？”道童暗想道：“这正是‘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’。”道童大喜：“我不是别人，我乃九宫山白鹤洞普贤真人徒弟木吒是也；奉师命往西岐去见师叔姜子牙门下，立功灭纣。我临行时，吾师尊说：‘你要遇着李兴霸，捉他去西岐见子牙为贽见。’岂知恰恰遇你。”李兴霸大笑曰：“好孽障！焉敢欺吾太甚！”拎铜劈头就打。木

吒执剑急架忙迎。剑铜相交。怎见得九宫山大战：

这一个轻移道步；那一个急转麻鞋。轻移道步，
撒玉靶纯钢出鞘；急转麻鞋，浅金装宝剑离匣。铜来
剑架，剑锋斜刺一团花；剑去铜迎，脑后千块寒雾滚。
一个是肉身成圣，木吒多威武；一个是凌霄殿上，神
将逞雄威。些儿眼慢，目下皮肉不完全；手若尽松，
眼下尸骸分两塊。

话说木吒大战李兴霸，木吒背上宝剑两口，名曰“吴钩”。此剑乃“干将”、“镆耶”之流，分有雌雄。木吒把左肩一摇，那雄剑起去，横在空中，磨了一磨，李兴霸可怜：

千年修炼全无用，血染衣襟在九宫。

木吒将兴霸尸骸掩了，借土遁往西岐来，进城，至相府。门官通报：“有一道童求见。”子牙命：“请来。”木吒至殿前下拜。子牙问曰：“那里来的？”金吒在傍言曰：“此是弟子兄弟木吒，在九宫山白鹤洞普贤真人学艺。”子牙曰：“兄弟三人齐佐明主，简篇万年，册史传扬不朽。”西岐日盛。

话说闻太师在朝歌执掌大小国事，其实有条有法。话说汜水关韩荣报入太师府，闻太师拆开一看，拍案大呼曰：“道兄你却为着何事，死于非命！吾乃位极人臣，受国恩如同泰山，只因国事艰难，使我不敢擅离此地，今见此报，使吾痛入骨髓！”忙传令：“点鼓聚将。”只见银安殿三咚鼓响，一千众将参谒太师。太师曰：“前日吾邀九龙岛四道友协助张桂芳，不料死了三位；风林阵亡。今与诸将共议，谁为国家辅张桂芳破西岐走一遭？”言未毕，左军上将军鲁雄年纪高大，上殿曰：“末将愿往。”闻太师看时，左军上将军鲁雄苍髯皓首上殿。太

师曰：“老将军年纪高大，犹恐不足成功。”鲁雄笑曰：“太师在上：张桂芳虽是少年当道，用兵恃强，只知己能，显胸中秘授；风林乃匹夫之才，故此有失身之祸。为将行兵，先察天时，后观地利，中晓人和。用之以文，济之以武，守之以静，发之以动；亡而能存，死而能生，弱而能强，柔而能刚，危而能安，祸而能福；机变不测，决胜千里，自天之上，由地之下，无所不知；十万之众，无有不力，范围曲成，各极其妙，定自然之理，决胜负之机，神运用之权，藏不穷之智，此乃为将之道也。未将一去，便要成功。再副一二参军，大事自可定矣。”太师闻言，“鲁雄虽老，似有将才；况是忠心。欲点参军，必得见机明辨的方去得。不若令费仲、尤浑前去亦可。”忙传令：“命费仲、尤浑为参军。”军政司将二臣令至殿前。费仲、尤浑见太师行礼毕。太师曰：“方今张桂芳失机，风林阵亡，鲁雄协助；少二名参军。老夫将二位大夫为参赞机务，征剿西岐；旋师之日，其功莫大。”费、尤听罢，魂魄潜消，”太师在上：职任文家，不谙武事；恐误国家重务。”太师曰：“二位有随机应变之才，通达时务之变，可以参赞军机，以襄鲁将军不逮，总是为朝廷出力。况如今国事艰难，当得辅君为国，岂可彼此推诿。左右，取参军印来！”费、尤二人落在圈套之中，只得挂印。簪花，递酒，太师发铜符，点人马五万协助张桂芳。有诗为证：

鲁雄报国寸心丹，费仲尤浑心胆寒。
夏月行兵难住马，一笼火伞罩征鞍。
只因国祚生离乱，致有妖氛起祸端。
台造封神将已备，子牙冰冻二谗奸。

话说鲁雄择吉日，祭宝纛旗，杀牛，宰马，不日起兵。鲁雄辞过闻太师，放砲起兵。此时夏末秋初，天气酷暑，三军铁甲单衣好难走，马军雨汗长流，步卒人人喘息。好热天气！三军一路，怎见得好热：

万里乾坤，似一轮火伞当中。四野无云风尽息，八方有热气升空。高山顶上，大海波中。高山顶上，只晒得石烈灰飞；大海波中，煎熬得波翻浪滚。林中飞鸟，晒脱翎毛，莫想腾空展翅；水底游鱼，蒸翻鳞甲，怎能弄土钻泥。只晒得砖如烧红锅底热，便是铁石人身也汗流。三军一路上：盔滚滚撞天银罄，甲层层盖地兵山。军行如骤雨，马跳似欢龙。闪翻银叶甲，拨转阜雕弓。正是：喊声震动山川泽，大地乾坤似火笼。

话说鲁雄人马出五关，一路行来。有探马报与鲁雄曰：“张总兵失机阵亡，首级号令在西岐东门，请军令定夺。”鲁雄闻报大惊曰：“桂芳已死，吾师不必行，且安营。”问：“前面是甚么所在？”探马回报：“是西岐山。”鲁雄传令：“茂林深处安营。”命军政司修告急文书报太师。不表。

且说子牙自从斩了张桂芳，见李姓兄弟三人都到西岐。一日子牙升相府，有报马报入府来：“西岐山有一枝人马扎营。”子牙已知其详。前日清福神来报，封神台已造完，张挂“封神榜”，如令正要祭台。传令：“命南宫适、武吉点五千人马，往岐山安营，阻塞路口，不放他人马过来。”二将领令，随即点人马出城。一声砲响，七十里望见岐山一枝人马，乃成汤号色。南宫适对阵安下营寨。天气炎热，三军站立不住，空中火

伞施张。武吉对南宫适曰：“吾师令我二人出城，此处安营，难为三军枯竭，又无树木遮盖，恐三军心有怨言。”一宿已过。次日，有辛甲至营相见，丞相有令：命把人马调上岐山顶上去安营。”二将听罢，甚是惊讶：“此时天气热不可当，还上山去，死之速矣！”辛甲曰：“军令怎违，只得如此。”二将点兵上山。三军怕热，张口喘息，着实难当；又要造饭，取水不便，军士俱埋怨。不题。

且言鲁雄屯兵在茂林深处，见岐山上有人安营，约兵大笑：“此时天气，山上安营，不过三日，不战自死！”鲁雄只等救兵交战。至次日，子牙领三千人马出城，往西岐山来。南宫适、武吉下山迎接，上山合兵一处。八千人马在山上绞起了幔帐。子牙坐下。怎见得好热，有诗为证：

太阳真火炼尘埃，烈石煎湖实可哀。
绿柳青松催艳色，飞禽走兽尽罹灾。
凉亭上面如烟燎，水阁之中似火来。
万里乾坤只一照，行商旅客苦相挨。

话说子牙坐在帐中，令武吉：“营后筑一土台，高三尺。速去筑来！”武吉领令。西岐幸免催趲车辆许多饰物，报与子牙。子牙令搬进营，散饰物。众军看见，痴呆半晌。子牙点名给散，一名一个棉袄，一个斗笠，领将下去。众军笑曰：“吾等穿将起来，死的快了！”且说子牙至晚，武吉回令：“土台造完。”子牙上台，披发仗剑，望东昆仑下拜，布罡斗，行玄术，念灵章，发符水。但见：

子牙作法，霎时狂风大作，吼树穿林。只刮的飒

飒灰尘，雾迷世界，滑喇喇天摧地塌，骤沥沥海佛山崩，幡幢响如铜鼓振，众将校两眼难睁。一时把金风彻去无踪影，三军正好赌输赢。

诗曰：

念动玉虚玄妙诀，灵符秘授更无差。
驱邪伏魅随时应，唤雨呼风似滚沙。

且说鲁雄在帐内见狂风大作，热气全无，大喜曰：“若闻太师点兵出关，正好厮杀，温和天气。”费仲、尤浑曰：“天子洪福齐天，故有凉风相助。”那风一发胜了，如猛虎一般。怎见得好风，有诗为证：

萧萧飒飒透深闾，无影无形最骇人。
旋起黄沙三万丈，飞来黑雾百千尘。
穿林倒木真无状，彻骨生寒岂易论。
纵火行凶尤猛烈，江湖作浪更迷津。

话说子牙在岐山布斗，刮三日大风，凛凛似朔风一样。三军叹曰：“天时不正，国家不祥，故有此异事。”过了一两个时辰，半空中飘飘荡荡落下雪花来。纣兵怨言：“吾等单衣铁甲，怎耐凛冽严威！”正在那里埋怨，不一时，鹅毛片片，乱舞梨花，好大雪！怎见得：

潇潇洒洒，密密层层。潇潇洒洒，一似豆秸灰；
密密层层，犹如柳絮舞。初起时，一片，两片，似鹅

毛风卷在空中”次后来，千团，万团，如梨花雨打落地下。高山堆叠，獐狐失穴怎能行，沟涧无踪，苦杀行人难进步。霎时间银妆世界，一会家粉砌乾坤。客子难沽酒，苍翁苦觅梅。飘飘荡荡裁蝶翅，叠叠层层道路迷。丰年祥瑞从天降，堪贺人间好事宜。

鲁雄在中军对费、尤曰：“七月秋天，降此大雪，世之罕见。”鲁雄年迈，怎禁得这等寒冷。费、尤二人亦无计可施。三军都冻坏了。且说子牙在岐山上，军士人人穿起棉袄，带起斗笠，感丞相恩德，无不称谢。子牙问：“雪深几尺？”武吉回话：“山顶上深二尺，山脚下风旋下去，深有四五尺。”子牙复上土台，披发仗剑，口中念念有词，把空中彤云散去，现出红日当空，一轮火伞，霎时雪都化水，往山下一声响，水去的急，聚在山凹里。子牙见日色且胜，有诗为证：

真火原来是太阳，初秋积雪化汪洋。
玉虚秘授无穷妙，欲冻商兵尽丧亡。

话说子牙见雪消水急，滚涌下山，忙发符印，又刮大风。只见阴云布合，把太阳掩了。风狂凛冽，不亚严冬。霎时间把岐山冻作一塊汪洋。子牙出营来，看纣营幡幢尽倒；命南宫适、武吉二将：“带二十名刀斧手下山，进纣营，把首将拿来！”二将下山，径入营中。见三军冻在冰里，将死者且多；又见鲁雄、费仲、尤浑三将在中军。刀斧手上前擒捉，如同囊中取钞一般，把三人捉上山来见子牙。不知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回 四天王遇丙灵公

诗曰：

魔家四将号天王，惟有青云剑异常。
弹动琵琶人已绝，撑开珠伞日无光。
莫言烈焰能焚毙，且说花狐善食强。
纵有几多稀世宝，丙灵一遇命先亡。

话说南宫适、武吉将三人拿到辕门，通报；子牙命，“推进来。”鲁雄站立；费、尤二贼跪下。子牙曰：“鲁雄，时务要知，天心要顺，大理要明，真假要辨。方今四方知纣稔恶，弃纣归周，三分有二，何苦逆天，自取杀身之祸。今已被擒。尚有何说？”鲁雄大喝曰：“姜尚！尔曾为纣臣，任职大夫；今背主求荣，非良杰也。吾今被擒，食君之禄，当死君之难，今日有死而已，又何必多言。”子牙命且监于后营。复到土台上，布起罡斗，随把彤云散了，现出太阳，日色如火一般，把岐山脚下冰时刻化了。五万人马冻死三二千，余者逃进五关去了。子牙又命南宫适往西岐城，请武王至岐山。南宫适走马进城，来见武王，行礼毕。武王曰：“相父要岐山，天气炎热，陆地无阴，三军劳苦。卿今来见孤，有何事？”南宫适对曰：“臣奉丞相令，请大王驾幸岐山。”武王随同众文武往岐山来，

怎见得，有诗为证：

君正臣贤国日昌，武王仁德配陶唐。
慢言冰冻擒军死，且听台城斩将亡。
祭赛封神劳圣主，驱驰国事仗臣良。
古来多少英雄血，争利图名尽是伤。

话言武王同文武往西岐山来，行未及二十里，只见两边沟渠之中冰塊飄浮来往。武王问南宫适，方知冰冻岐山。君臣又行七十里，至岐山。子牙迎武王。武王曰：“相父邀孤，有何事商议？”子牙曰：“请大王亲祭岐山。”武王曰：“山川享祭，此为正礼。”乃上山进帐。子牙设下祭文。武王不知今日祭封神台。子牙只言祭岐山。排下香案，武王拈香。子牙命将三人推来。武吉将鲁雄、费仲、尤浑推至。子牙传令：“斩讫报来！”霎时献三颗首级。武王大惊曰：“相父祭山，为何斩人？”子牙曰：“此二人乃成汤费仲、尤浑也。”武王曰：“奸臣，理当斩之。”子牙与武王回兵西岐。不表。且说清福神将三魂引入封神台去了。

话说鲁雄残兵败卒走进关，逃回朝歌。闻太师在府，看各处报章，看三山关邓九公报：“大败南伯侯。”忽报：“汜水关韩荣报到。”令：“接上来。”拆开看时，顿足叫曰：“不料西岐姜尚这等凶恶！杀死张桂芳，又捉鲁雄号令岐山，大肆猖獗。吾欲亲征，奈东南二处，未息兵戈。”乃问吉立、余庆曰：“我如今再遣何人伐西岐？”吉立答曰：“太师在上：西岐足智多谋，兵精将勇，张桂芳况且失利，九龙岛四道者亦且不能取胜；如今可发令牌，命佳梦关魔家四将征伐，庶大功可成。”太师听言，喜曰：“非此四人不能克此大恶。”忙发令

牌；又点左军大将胡升、胡雷交代守关。将令发出，使命领令前行；不觉一日，已至佳梦关，下马报曰：“闻太师有紧急公文。”魔家四将接了文书，拆开看罢，大笑曰：“太师用兵多年，如今为何颠倒！料西岐不过是姜尚、黄飞虎等，‘割鸡焉用牛刀’？”打发来使先回。弟兄四人点精兵十万，即日兴师；与胡升、胡雷交代府库钱粮，一应完毕。魔家四将辞了胡升，一声砲响，大队人马起行，浩浩荡荡，军声大振，往西岐而来。怎见得好人马：

三军呐喊，幡立五方。刀如秋水进寒光，枪似麻林初出土。开山斧如同秋月，画杆戟豹尾飘飘。鞭铜抓槌分左右，长刀短剑砌龙鳞。花腔鼓擂，催军趲将；响阵锣鸣，令出收兵。拐子马御防劫寨，金装弩准备冲营。中军帐钩镰护守，前后营刁斗分明。临兵全仗胸中策，用武还依纪法行。

话说魔家四将人马，晓行夜住，逢州过府，越岭登山，非止一日，又过了桃花岭。哨马报入中军：“启元帅：兵至西岐北门，请令定夺。”魔礼青传令：“安下团营，扎了大寨。”三军放静营砲，呐一声喊。

且说子牙自兵冻岐山，军威甚盛，将士英雄，天心效顺，四方归心，豪杰云集。子牙正商议军情，忽探马报入相府：“魔家四将领兵住扎北门。”子牙聚将上殿，共议退兵之策。武成王黄飞虎上前启曰：“丞相在上：佳梦关魔家四将乃弟兄四人，皆系异人秘授奇术变幻，大是难敌。长曰魔礼青，长二丈四尺，面如活蟹，须如铜线，用一根长枪，步战无骑。有秘授宝剑，名曰：‘青云剑’。上有符印，中分四字：‘地、水、

火、风'，这风乃黑风，风内有万千戈矛。若人逢着此刃，四肢成为齑粉；若论火，空中金蛇搅绕，遍地一块黑烟，烟掩人目，烈焰烧人，并无遮挡。还有魔礼红，秘授一把伞，名曰'混元伞'。伞上有祖母绿、祖母印、祖母碧，有夜明珠、碧尘珠、碧火珠、碧水珠、消凉珠、九曲珠、定颜珠、定风珠，还有珍珠穿成四字：'装载乾坤'。这把伞不敢撑，撑开时，天昏地暗，日月无光；转一转，乾坤晃动。还有魔礼海，用一根枪，背上一面琵琶，上有四条弦，也按'地、水、火、风'。拨动弦声，风火齐至，如青云剑一般。还有魔礼寿，用两根鞭。囊里有一物，形如白鼠，名曰'花狐貂'，放起空中，现身似白象，胁生飞翅，食尽世人。若此四将来伐西岐，吾兵恐不能取胜也。”子牙曰：“将军何以知之？”黄飞虎答曰：“此四将昔日在末将麾下，征伐东海，故此晓得。今对丞相，不得不以实告。”子牙听罢，郁郁不乐。

且言魔礼青对三弟曰：“今奉王命，征剿凶顽，兵至三日，必当为国立功，不负闻太师之所举也。”魔礼红曰：“明日俺们兄弟齐会姜尚，一阵成功，旋师奏凯。”其日，弟兄欢饮。次早，砲响鼓鸣，摆开队伍，立于辕门，请子牙答话。探马来报：“魔家四将请战。”子牙因黄飞虎所说利害，恐将士失利，心下犹豫未决。金吒、木吒、哪吒在傍，口称：“师叔，难道依黄将军所说，我等便不战罢。所仗福德在周，天意相祐，随时应变，岂得看住。”子牙猛醒，传令：“摆五方旗号，整点诸将校，列成队伍，出城会战。”怎见得：

两扇门开：青幡招展，雾中杀气透天庭；素白纷纭，兑地征云从地起。红幡荡荡，离宫猛火欲烧山；阜带飘飘，坎气乌云由上下。杏黄幡麾，中央正道出

兵来。金盔将如同猛虎；银盔将一似欢狼。南宫适似摇头狮子；武吉似摆尾狻猊。四贤、八俊逞英豪；金木二吒持宝剑。龙须虎天生异像；武成王斜跨神牛。领首的哪吒英武，掠阵的众将轩昂。

魔家四将见子牙出兵有法，纪律森严，坐四不相，至军前。怎生打扮，有诗为证：

金冠分鱼尾，道服勒霞绡。
童颜并鹤发，项下长银苗。
身骑四不相，手挂剑锋铙。
玉虚门下客，封神立圣朝。

话说子牙出阵前，尔身曰：“四位乃魔元帅么？”魔礼青曰：“姜尚，你不守本土，甘心祸乱，而故纳叛亡，坏朝廷法纪，杀大臣号令西岐，深属不道，是自取灭亡。今天兵至日，尚不倒戈授首，犹自抗拒；直待践平城垣，俱为齑粉，那时悔之晚矣！”子牙曰：“元帅言之差矣。吾等守法奉公，原是商臣，受封西土，岂得称为反叛。今朝廷信大臣之言，屡伐西岐，胜败之事，乃朝廷大臣自取其辱，我等并无一军一卒冒犯五关。今汝等反加之罪名，我君臣岂肯虚服。”魔礼青大怒曰：“孰敢巧言，混称大臣取辱！独不思你目下有灭国之祸！”放开大步，使枪来取子牙。左哨上南宫适纵马舞刀，大喝曰：“不要冲吾阵脚！”用钢刀急架忙迎。步马交兵，刀戟并举。魔礼红绰步展方天戟冲杀而来。子牙队里辛甲举斧来战魔礼红。魔礼海摇枪直杀出来。哪吒登风火轮，摇火尖枪迎住。二将双枪共举。魔礼寿使两根铜似猛虎摇头，杀将过来。这壁厢武吉银盔

素铠，白马长枪，接战阵前。这一场大战，怎见得：

满天杀气，遍地征云。这阵上三军威武；那阵上战将轩昂。南宫适斩将刀半潭秋水；魔礼青虎头枪似一段寒冰。辛甲大斧犹如皓月光辉；魔礼红画戟一似金钱豹尾。哪吒发怒抖精神；魔礼海生嗔显武艺。武吉长枪，飕飕急雨洒残花；魔礼寿二铜，凜凜冰山飞白雪。四天王忠心佐成汤；众战将赤胆扶圣主。两阵上锣鼓频敲，四哨内三军呐喊。从辰至午，只杀的旭日无光；未末申初，霎时间天昏地暗。

有诗为证：

为国亡家欲尽忠，只徒千载把名封。
捐躯马革何曾惜，止愿皇家建大功。

话言哪吒战住了魔礼海，把枪架开，随手取出乾坤圈使在空中，要打魔礼海。魔礼红看见，忙忙跳出阵外，把混元珍珠伞撑开一晃，先收了哪吒的乾坤圈去了。金吒见收兄弟之宝，忙使遁龙桩，又被收将去了。子牙把打神鞭使在空中。此鞭只打的神，打不的仙，打不得人；四天王乃是释门中人，打不得，后一千年，才受香烟，因此上把打神鞭也被伞收去了。子牙大惊。魔礼青战住南宫适，把枪一掩，跳出阵来，把青云剑一晃，往来三次，黑风卷起，万刃戈矛。一声响，怎见得，有诗为证：

黑风卷起最难当，百万雄兵尽带伤。

此宝英锋真利害，铜军铁将亦遭殃。

魔礼红见兄用青云剑，也把珍珠伞撑开，连转三四转，咫尺间黑暗了宇宙，崩塌了乾坤。只见烈烟黑雾，火发无情，金蛇搅绕半空，火光飞腾满地。好火！有诗为证：

万道金蛇空内滚，黑烟罩体命难存。
子牙道术全无用，今日西岐尽败奔。

话说魔礼海拨动了地水火风琵琶；魔礼寿把花狐貂放出在空中，现形如一只白象，任意食人，张牙舞爪。风火无情，西岐众将遭此一败，三军尽受其殃。子牙见黑风卷起，烈火飞来，人马一乱，往后败下去。魔家四将挥动人马，往前冲杀。可怜三军叫苦，战将着伤，怎见得：

赶上将，任从刀劈；乘着势，剿杀三军。逢刀的，连肩拽背；遭火的，烂额焦头。鞍上无人，战马拖缰，不管营前和营后；地上尸横，折筋断骨，怎分南北与东西。人亡马死，只为扶王创业到如今；将躲军逃，止落叫苦连声无投处。子牙出城，齐齐整整，众将官顶盔贯甲，好似得智狐狸强似虎；到如今只落得：哀哀哭哭，歪盔卸甲，犹如退翎鸾凤不如鸡。死的尸骸暴露，生的逃窜难回。惊天动地将声悲，嚎山泣岭三军苦。愁云直上九重天，一派残兵奔陆地。

话说魔家四将一战，损周兵一万有余，战将损了九员，带伤者十有八九。子牙坐四不相平空去了。金、木二吒土遁逃回。

哪吒风火轮走了。龙须虎借水里逃生。众将无术，焉能得脱。子牙败进城，入相府点众将：着伤大半，阵亡者九名，杀死了文王六位殿下，三名副将。子牙伤悼不已。

且说魔家四将收兵，掌得胜鼓回营，三军踊跃。正是：

喜孜孜鞭敲金镫响，笑吟吟齐唱凯歌回。

话说魔家四将得胜回营，上帐议取西岐大事。魔礼红曰：“明日点人马困城，尽力攻打，指日可破，子牙成擒，武王授首。”魔礼青曰：“贤弟言之甚善。”次日进兵围城，喊声大振，杀奔城下，坐名请子牙临阵。探马报进帅府。子牙传令：“将‘免战牌’挂在城敌楼上。”魔礼青传令：“四面架起云梯，用火炮攻打。”甚是危急。

且说子牙失利，诸将带伤，忙领金、木二吒，龙须虎，哪吒，黄飞虎不曾带伤者上城，设灰瓶，砲石，火箭，火弓，硬弩，长枪，千方守御，日夜防备。魔家四将见四门攻打三日不下，反损有兵卒，魔礼红曰：“暂且退兵。”命军士鸣金，退兵回营。当晚兄弟四人商议：“姜尚乃昆仑教下，自善用兵。我们且不可用力攻打，只可紧困；困得他里无粮草，外无援兵，此城不攻自破矣。”礼青曰：“贤弟言之有理。”安心困城。不觉困了两月。四将心下甚是焦躁：“闻太师命吾伐西岐，如今将近两三个月，未能破敌；十万之众，日费许多钱粮，倘太师嗔怪，体面何存。也罢，今晚初更，各将异宝祭于空中，就把西岐旋成渤海，早早奏凯还朝。”魔礼寿曰：“兄长之言妙甚。”各各欢喜。不言兄弟计较停当。且说子牙在相府有事，又见失机，与武成王黄飞虎议退兵之策。忽然猛风大作，把宝纛幡杆一折两段。子牙大惊，忙焚香，把金钱搜求八卦，只吓

得面如土色；随即沐浴，更衣拈香，望昆仑下拜。子牙倒海救西岐。有诗为证：

玉虚秘授甚精奇，玄内玄中定坎离。
魔家四将施奇宝，子牙倒海救西岐。

话说子牙披发仗剑，倒海把西岐罩了。却说玉虚宫元始天尊知西岐事体，把琉璃瓶中静水望西岐一泼，乃三光神圣，浮在海水上面。再说魔礼青把青云剑祭起地、水、火、风；魔礼红祭混元珍珠伞；魔礼海拨动琵琶；魔礼寿祭起花狐貂；只见四下里阴云布合，冷雾迷空，响若雷鸣，势如山倒，骨碌碌天崩，滑喇喇地塌。三军见而心惊，一个个魂迷意怕。兄弟四人各施异术，要成大功，奏凯回朝，则怕你一场空想。正是：

枉费心机空费力，雪消春水一场空。

且说魔家兄弟四人祭此各样异宝，只到三更尽，才收了回营，指望次日回兵。且说子牙借北海水救了西岐，众将一夜不曾安枕。至次日，子牙把海水退回北海。依旧现出城来，分毫未动。且说纣营军校见西岐城上草也不曾动一根，忙报四位元帅：“西岐城全然不曾坏动一角。”四将大惊，齐出辕门看时，果然如此。四人无法可施，一策莫展；只得把人马紧困西岐。

且说子牙倒海救了此危，点将上城看守。非一日，乌飞兔走，不觉又困两月。子牙被困，无法退兵。魔家四将英勇，仗倚宝贝，焉能取胜。忽有总督粮储官见子牙，具言：“三济仓缺粮，止可支用十日。请丞相定夺。”子牙惊曰：“兵困城事小；城中缺粮事大。如之奈何！”武成王黄飞虎曰：“丞相可

发告示与居民，富厚者必积有稻谷，或借三四万，或五六万，待退兵之日，加利给还，亦是暂救燃眉之计。”子牙曰：“不可。吾若出示，民慌军乱，必有内变之祸。料还有十日之粮，再作区处。”子牙不行。不觉又过七八日。子牙算止得二日粮，心下十分着忙，大是忧郁。那日，来了两位道童，一个穿红，一个穿青，至相府门上，对门官曰：“烦你通报，要见姜师叔。”门官启老爷：“有二位道童求见。”子牙闻道者来，便命：“请来。”二位道童上殿下拜，口称“师叔”。子牙答礼曰：“二位是那座名山？何处洞府？今到西岐，有何见谕？”二道童曰：“弟子乃金庭山玉屋洞道行天尊门下弟子，姓韩，双名毒龙；这位是姓薛，双名恶虎。今奉师命，送粮前来。”子牙曰：“粮在何所？”道童曰：“弟子随身带来。”锦囊中取一筒献与子牙。子牙看筒，大喜曰：“师尊圣谕，事在危急，自有高人相辅，今果如其言。”子牙命道童：“取粮。”道童将豹皮囊中取出碗口大一个斗儿，盛有一斗米。众将又不敢笑。子牙将斗命韩毒龙：“亲送三济仓去，再来回话。”不一时，毒龙回来见子牙，“送去了。”不上两个时辰，管仓官来报：“启丞相：三济仓连气楼上，都淌出米来。”子牙大喜。今事到急外，自有高人来佐佑，此是武王福大。有诗赞曰：

武王仁德禄能昌，增福神祇来助粮。
紫阳洞里黄天化，西岐尽灭四天王。

话说子牙粮也足，将也多，兵也广，只没奈魔家四将奇宝伤人，因此上固守西岐，不敢擅动。且说魔家兄弟又过了两个月，将近一年，不能成功；修文书报闻太师，言子牙虽则善战，今又能守。不表。

一日，子牙正在相府，商议军功大事。忽报：“有一道者来见。”子牙命：“请来。”这道人带扇云冠，穿水合服，腰束丝绦，脚登麻鞋，至帘前下拜，口称“师叔”。子牙曰：“那里来的？”道人曰：“弟子乃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门下，姓杨，名戩；奉师命，特来师叔左右听用。”子牙大喜。见杨戩超群出类。杨戩与诸门人会了；见过武王，复来问：“城外屯兵者何人？”子牙把魔家四将用的“地、水、火、风”物件说了一遍，故此挂‘免战牌’。”杨戩曰：“弟子既来，师叔可去‘免战’二字。弟子会魔家四将，便知端的。若不见战，焉能随机应变。”子牙听言甚喜，随传令：“摘了‘免战牌’。”彼时有探马报入大营：“启元戎：西岐去了‘免战牌’。”魔家四将大喜，即刻出营搦战。探马报入相府。子牙命杨戩出城，哪吒压阵。城门开处，杨戩出马，见四将威风凛凛冲霄汉，杀气腾腾逼斗星。四将见西岐城内一人，似道非道，似俗非俗，带扇云冠，道服丝绦，骑白马，执长枪。魔礼青曰：“来者何人？”杨戩答曰：“吾乃姜丞相师侄杨戩是也。你有何能，敢来此行凶作怪，仗倚左道害人。眼前叫你知吾利害，死无葬身之地！”纵马摇枪来取。却说魔家四将有半年不曾会战，如今一齐出来，步战杨戩；四将围将上来，把杨戩裹在垓心，酣战城下。且说楚州有解粮官，解粮往西岐，正要进城，见前面战场阻路。此人姓马，名成龙；用两口刀，坐赤兔马，心性英烈，见战场阻路，大喝一声：“吾来了！”那马撞在圈子内，力敌四将。魔礼寿又见一将冲杀将来，心中大怒，未及十合，取出花狐貂祭在空中，化如一只白象，口似血盆，牙如利刃，乱抢人吃。有诗为证：

此兽修成隐显功，阴阳二气在其中。

随时大小皆能变，吃尽人心若野熊。

却说祭起花狐貂，一声响，把马成龙吃了半节去。杨戩在马上暗喜：“元来有这个孽障作怪！”魔家四将也不知道杨戩有九转炼就元功，魔礼寿又祭花狐貂，一声响，也把杨戩咬了半节去。哪吒见势头不好，进城来报姜丞相，说：“杨戩被花狐貂吃了。”子牙郁郁不乐，纳闷在府。

且说魔家四将得胜回营，治酒，兄弟共饮。吃到二更时分，魔礼寿曰：“长兄，如今把花狐貂放进城里去，若是吃了姜尚，吞了武王，大事定了。那时好班师归国，何必与他死守。”四人酒后，各发狂言。礼青曰：“贤弟之言有理。”礼寿豹皮囊取出花狐貂，叫曰：“宝贝，你若吃了姜尚回来，此功莫大。”遂祭在空中去了。花狐貂乃是一兽，只知吃人，那知道吃了杨戩是个祸胎。杨戩曾炼过九转元功，七十二变化，无穷妙道，肉身成圣，封清源妙道真君。花狐貂把他吃在腹里。杨戩听着四将计较，杨戩曰：“薛障，也不知我是谁！”把花狐貂的心一捏，那东西叫一声，跌将下来。杨戩现身，把花狐貂一撑两段。杨戩现元形，有三更时分，来相府门前，叫左右报丞相。守门军士击鼓。子牙三更时，还与哪吒共议魔家四将事，忽听鼓响，报：“杨戩回来。”子牙大惊：“人死岂能复生！”命哪吒探虚实。哪吒至大门首问曰：“杨道兄，你已死了，为何又至？”杨戩曰：“你我道门徒弟，各玄妙不同。快开门！我有要紧事报与师父。”哪吒命开了门。杨戩同至殿前。子牙惊问：“早晨阵亡，为何又至？必有回生之术！”杨戩把魔礼寿放花狐貂进城，要伤武王、师叔，弟子在那孽障腹中听着，方才把花狐貂弄死了，特来报知师叔。”子牙闻言大喜：“吾有这等道术之客，何惧之有！”戩曰：“弟子如今还去。”哪

吒曰：“道兄如何去得？”杨戩曰：“家师秘授，自有玄妙，随风变化，不可思议。有诗为证：

秘授仙传真妙诀，我与道中俱各别。
或山或水或巖崖，或金或宝或铜铁。
或鸾或凤或飞禽，或龙或虎或狮鸱。
随风有影即无形，赴得蟠桃添寿节。”

子牙听罢，“你有此奇术，可显一二。”杨戩随身一晃，变成花狐貂满地跳。把哪吒喜不自胜。杨戩曰：“弟子去也！”响一声，才要去。子牙曰：“杨戩，且住！你有大术，把魔家四将宝贝取来，使他束手不能成功。”杨戩即时飞出西岐城，落在魔家四将帐上。礼寿听的宝贝回来，忙用手接住，瞧了一瞧，见不曾吃了人来。将近四鼓时分，兄弟同进帐中睡去。正是酒酣睡倒，鼻息如雷，莫知高下。杨戩自豹皮囊中跳出来，将魔家四将帐上挂有四件宝贝，杨戩用手一端，端塌了，止拿得一把伞。那三件宝贝落地有声。魔礼红梦中听见有响声，急起来看时，“呀！却元来挂塌了钩子，吊将下来！”糊涂醉眼，不曾查得，就复挂在上，依旧睡了。且说杨戩复到西岐城来见子牙，将混元珍珠伞献上。金木二吒、哪吒都来看伞。杨戩复又入营，还在豹皮囊中。不表。

且说次早中军帐鼓响。兄弟四人，各取宝贝，魔礼红不见混元伞，大惊：“为何不见了此伞！”急问巡内营将校。众将曰：“内营红尘也飞不进来，那有奸细得入。”魔礼红大叫：“吾立大功，只凭此宝；今一旦失了，怎生奈何！四将见如此失利，郁郁不乐，无心整理军情。

且说青峰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忽然心血潮来，叫金霞童

子：“请你师兄来。”童兒领命，少时间请师兄至。黄天化至碧游床前，倒身下拜：“老师父，叫弟子那里使用？”真君曰：“你打点下山。你父子当立功为周主，随我来。”黄天化随师至桃园中。真君传二柄锤。天化见而即会，精熟停当，无不了然。真君曰：“将吾的玉麒麟与你骑；又将火龙标带去。徒弟，你不可忘本，必尊道德。”黄天化曰：“弟子怎敢？”辞了师父，出洞来，上了玉麒麟，把角一拍，四足起风云之声。此兽乃道德真君闲戏三山、闷游五岳之骑。黄天化即时来至西岐，落下麒麟，来到相府，令门官通报。”启丞相：“有一道童求见。”子牙曰：“请来。”黄天化上殿下拜，口称：“师叔，弟子黄天化奉师命下山，听候左右。”子牙问：“那一座山？”黄飞虎曰：“此童乃青峰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门下黄天化，乃末将长子。”子牙大喜：“将军有子出家修道，更当庆幸！”且说黄天化父子重逢，同回王府，置酒父子欢饮。黄天化在山吃斋，今日在王府吃荤，随挽双抓髻，穿王服，束束发冠，金抹额，穿大红服，贯金锁甲，束玉带，次日上殿见子牙。子牙一见天化如此装束，便曰：“黄天化，你元是道门，为何一旦变服？我身居相位，不敢忘昆仑之德。你昨日下午下山，今日变服；还把丝绦束了。”黄天化领命，系了丝绦。天化曰：“弟子下山，退魔家四将，故此如将家装束耳。怎敢忘本！”子牙曰：“魔家四将乃左道之术也，须紧要提防。”天化曰：“师命指明，何足惧哉！”子牙许之。黄天化上了玉麒麟，拎两柄槌，开放城门，至辕门请战。四天王正遇丙灵公。不知胜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一回 闻太师兵伐西岐

诗曰：

太师行兵出故商，西风飒飒送斜阳。
君因乱政民多难，臣为摠忠命尽伤。
惟知去日宁知返，只识兴时那识亡。
四将亦随征进没，令人几度忆成汤。

且说魔礼红不见了珍珠伞，无心整理军情。忽报：“有将在辕门讨战。”四将听说，随点人马出营会战：见一将骑玉麒麟而来。但见怎生打扮，有赞为证：

悟道高山十六春，仙传道术最通灵。
潼关曾救生身父，莫耶宝剑斩陈桐。
束发金冠飞烈焰，大红袍上绣团龙，
连环砌就金锁铠，腰下绒绦左右分，
两柄银锤生八楞，稳坐走阵玉麒麟。
奉命特来收四将，西岐城外立头功。

旗开拱手黄天化，“封神榜”上丙灵公。
魔礼青观看一员小将，身坐玉麒麟，到阵前曰：“来者何

人？”天化答曰：“吾非别人，乃开国武成王长男黄天化是也；今奉姜丞相将令，特来擒你。”魔礼青大怒，摇枪拽步来取黄天化。天化手中锤赴面交还。步骑交兵，一场大战。怎见得：

发鼓振天雷，锣鸣两阵摧。红幡如烈火，将军八面威。这一个舍命而安社稷；那一个拼残生欲正华夷。自来也见将军战，不似今番枪对锤。

话说魔礼青大战黄天化，麟步相交，枪锤并举，来往未及二十回合，早被魔礼青随手带起白玉金刚镯，一道霞光，打将下来，正中后心，只打的金冠倒撞，跌下马来。魔礼青方欲取首级，早被哪吒大叫：“不要伤吾道兄！”登开风火轮，杀至阵前，救了黄天化。哪吒大战魔礼青，双枪共发，杀的天愁地暗。魔礼青二起金刚镯来打哪吒。哪吒也把乾坤圈丢起。乾坤圈是金的，金刚镯是玉的，金打玉，打的粉碎。魔礼青、魔礼红一齐大呼曰：“好哪吒！伤碎吾宝，此恨怎消！”齐来动手。哪吒见势不好，忙进西岐。魔礼海正待用琵琶时，哪吒已自进城去了。魔礼青进营，见失了金刚镯，闷闷不悦。

且说黄天化被金刚镯已自打死了。黄飞虎痛哭曰：“岂知才进西岐，未安枕席，竟被打死！”甚是伤情。只得把天化尸骸停在相府门前。子牙亦是不乐。忽有人报进府来：“启丞相：有一道童求见。”子牙传令：“请来。”道童至殿前下拜。子牙问曰：“那里来的？”童子曰：“弟子是紫阳洞道德真君命弟子来背师兄黄天化回山。”子牙大喜。

白云童子将黄天化背回，至紫阳洞门前放下。道童进洞回覆曰：“师兄已背至了。”真君出洞，看天化面黄不语，闭目无言。真君命童子取水来，将丹药化开，用剑撬开口，将药灌

入，随入中黄。不一个时辰，黄天化已是回生，二目睁开，见师父在傍，天化曰：“弟子如何在此相见？”真君曰：“好畜生！下山吃荤，罪之一也；变服忘本，罪之二也。若不看你牙面上，决不救你！”黄天化倒身下拜。真人取出一物，递与天化。曰：“你速往西岐，再会魔家四将，可成大功。我不久也要下山。”黄天化辞了师父，借土遁前来，须臾便至西岐，落下遁光，来至相府。门官忙报。子牙命至殿前。黄天化把师父言语说了一遍。飞虎大喜。次日，黄天化上了玉麒麟出城，坐名要魔家四将。军政司报进营：“黄天化请战。”魔家四将听报，忙出营。见天化精神赳赳，大叫曰：“今日定见雌雄！”魔礼青摇枪来刺。天化火速来迎。麟步相交，一场大战。未及三五回合，天化便走。魔礼青随后赶来。黄天化回头一看，见魔礼青来赶，挂下双锤，取出一幅锦囊，打开看时，只见长有七寸五分，放出华光，火焰夺目，名曰：“攒心钉”。黄天化掌在手中，回手一发；此钉如稀世奇珍，一道金光出掌。怎见得，有诗为证：

此宝今番出紫阳，炼成七寸五分管，
玄中妙法真奇异，收伏魔家四大王。

话说黄天化发出攒心钉，正中魔礼青前心，不觉穿心而过。只见魔礼青大叫一声，跌倒在地。魔礼红见兄长打倒在地，心中大怒，急忙跑出阵来，把方天戟一摆，紧紧赶来。黄天化收回钉，仍复打来。魔礼红躲不及，又中前心。此钉见心才过，响一声，跌在尘埃。魔礼海大呼曰：“小畜生！将何物伤吾二兄？”急出时，早被黄天化连发此钉，又将魔礼海打中。也是该四天王命绝，正遇丙灵公，此乃天数。只有魔礼寿见三兄死

于非命，心中甚是大怒，忙忙走出，用手往豹皮囊里拿花狐貂出来，欲伤黄天化。不知此花狐貂乃是杨戩变化的，隐在豹皮囊里，礼寿把手来拿此物，不知杨戩把口张着，等魔礼寿的手往花狐貂嘴里来，被花狐貂一口，把魔礼寿的手咬将下来。只得一个骨头，怎熬得这般痛疼！又被黄天化一钉打来，正中胸前。可怜！正是：

治世英雄成何济，封神台上把名标。

话说黄天化打死魔家四将，方才来取首级，忽见豹皮囊中一阵风儿过处，只见花狐貂化为一人，乃是杨戩。黄天化认不得杨戩，天化问曰：“风化人形者是谁？”杨戩答曰：“吾乃杨戩是也。姜师叔有命在此，以为内应。今见兄长连克四将，正应上天之兆。”正说间，只见哪吒登轮赶来，对黄天化、杨戩言曰：“二兄今立大功，不胜喜悦！”三人彼此庆慰，同进城至相府内，来见子牙。三人将发钉打死四将，杨戩伤手之事，诉说一遍。子牙大喜，命把四将斩首号令城上。

且说魔家人马逃回进关，随路报于汜水关韩荣。韩荣闻报大惊，曰：“姜尚在西周用兵如此利害！”心上甚是着忙；乃作告急表章，星夜打上朝歌去讫。不题。

且说闻太师在相府闲坐，闻报：“游魂关褒荣屡胜东伯侯。”忽然又报：“三山关邓九公有女邓婵玉连胜南伯侯，今已退兵。”太师大喜。又报：“汜水关韩荣有报。”太师命：“令来。”来官将文书呈上。太师拆开一看，见魔家四将尽皆诛戮，号令城头，太师拍案大怒，叫曰：“谁知四将英勇，都也丧于西岐，姜尚有何本领，挫辱朝廷军将！”闻太师当中一目睁开，白光有二尺远近，只气得三尸神暴躁，七窍内生烟。自思自忖

道：“也罢！如今东南二处，渐已平定，明日面君，必须亲征，方可克敌。”当日作表。次日朝贺，将出师表彰来见纣王。纣王曰：“太师要伐西岐，为孤代理。”命左右：“速发黄旄、白钺，得专征伐。”太师择吉日，祭宝纛旗幡。纣王亲自饯别，满斟一杯，递与闻太师。太师接酒，躬身奏曰：“老臣此去，必克除反叛，清静边隅。愿陛下言听计从，百事详察而行，毋令君臣隔绝，上下不通。臣多不过半载，便自奏凯还朝。”纣王曰：“太师此行，朕自无虑，不久候太师佳音。”命排黄旄、白钺，令闻太师起行。太师饮过数杯。纣王看闻太师上骑。那墨麒麟久不曾出战，今日闻太师方欲骑上，被墨麒麟叫一声，跳将起来，把闻太师跌将下来。百官大惊。左右扶起。太师忙整衣冠。时有下大夫王变，上前奏曰：“太师今日出兵落骑，实为不祥；可再点别将征伐可也。”太师曰：“大夫差矣！人臣将身许国而忘其家，上马抡兵而忘其命，将军上阵，不死带伤；此理之常，何足为异。大抵此骑久不曾出战，未曾演试，筋骨不能舒伸，故有此失。大夫幸勿再言。”随传令：“点砲起兵。”太师复上骑。此一别，正不知何年再会君臣面，只落得默默英魂带血归。太师一点丹心，三年征伐，俱是为国为民。

用尽机谋扶帝业，上天垂象不能成。

话说闻太师提大兵三十万出了朝歌，渡黄河，兵至渑池县。总兵官张奎迎接，至帐前行礼毕。太师问：“往西岐那一条路近？”张奎答曰：“往青龙关近二百里。”太师传令：“往青龙关去。”人马离了渑池县，往青龙关来。一路上旗幡招展，绣带飘摇，真好人马！怎见得，有赞为证：

飞龙幡红缨闪闪；飞凤幡紫雾盘旋。飞虎幡腾腾杀气；飞豹幡盖地遮天。挡牌滚滚、短剑辉辉，挡牌

滚滚，扫万军之马产；短剑辉辉，破千重之狼铄。大杆刀、雁翎刀，排开队伍；鍤金枪、点钢枪，荡荡硃缨。太阿剑、昆吾剑，龙鳞砌就；金装铜、银镀铜，冷气森严。画杆戟、银尖戟，飘扬豹尾；开山斧、宣花斧，一似车轮。三军呐喊撼无关，五色旗摇遮映日。一声鼓响，诸营奋勇逞雄威；数棒锣鸣，众将委蛇随队伍。宝纛幡下，瑞气笼烟；金字令旗，来往穿梭。能报事拐子马紧挨鹿角；能冲锋连珠砲提防劫营。

诗曰：

腾腾杀气滚征埃，隐隐红云映绿苔。
十里止闻戈甲响，一座兵山出土来。

话说大兵离了青龙关，一路崎岖窄小，止容一二骑而行，人马甚是难走，跋涉更觉险峻。闻太师见如是艰难，悔之不及。早知如此，不若还走五关，方便许多；如今反耽误了程途。一日，来到黄花山，只见一座大山。怎见得，有赞为证：远观山，山青叠翠；近观山，翠叠青山。山青叠翠，参天松婆娑弄影；翠叠青山，靠峻岭逼陡悬崖。逼陡涧，绿桧影摇玄豹尾；峻悬崖，青松折齿老龙腰。望上看，似梯似磴；望下看，如穴如坑。青山万丈接云霄，斗涧鹰愁侵地户。此山：到春来如火如荼，到夏来如蓝如翠，到秋来如金如锦，到冬来如玉如银。到春来，怎见得如火如荼：红灼灼夭桃喷火，绿依依弱柳含烟。到夏来，怎见得如蓝如翠：雨来苍烟欲滴，月过岗气氤氲。到秋来，怎见得如金如锦：一攒攒，一簇簇，俱是黄花吐瑞；一层层，一片片，尽是红叶摇风。到冬来，怎见得如玉如银：水晃晃冻成

千块玉；雪濛濛堆叠一银山。山径崎岖，难进难出；水回曲折，流去流来。树梢上生生不已，鸟啼时韵致悠扬。正是：观之不舍，乐坐忘归。

有诗为证：

一山未过一山迎，千里全无半里平，
莫道牧童遥指处，只看图画不堪行。

话说闻太师看此山险恶，传令安下人马，催开墨麒麟，自上山来观看。见有一程平坦之地，好似一个战场。太师叹曰：“好一座山！若是朝歌宁静，老夫来黄花山避静消闲，多少快乐！”又见依依翠竹，古木乔松，赏玩不尽。正看此山景致，忽听脑后一声锣响，太师急勒转坐骑，原来是山下走阵；走的乃是长蛇阵，阵头一将，面如蓝靛，发似硃砂，上下獠牙，金甲红袍，坐下黑马，手使一柄开山斧。闻太师贪看走阵，不觉被山下士卒看见：闻太师身穿红袍，坐骑一兽，用两根金鞭，偷看阵势。士卒竟不走阵，来报主将：“启大王千岁：山上有一人探看吾等巢穴。”那人见说，抬头一看，大怒，速命退了阵，把马一磕，那马飞上山来。闻太师看见一将飞来，甚是英雄，十分勇猛，心中大喜：“收得此人，去伐西岐，乃是用人之际。”心上正自踌躇，不觉那马已到面前。只见来将大呼曰：“你何人？好大胆！敢来探吾山穴！”闻太师曰：“贫道看此山幽静，欲化此结一茅庵，早晚诵一二卷‘黄庭’；不识将军肯否？”来人大怒，骂道：“好妖道！”催开马，摇手中斧，飞来直取。闻太师用金鞭急架忙迎。鞭斧交加，勇战在高山之上。闻太师征伐多年，不知见过多少豪杰，那里把他放在眼里。见这将使的斧也有些本领，待吾出了此人往西岐去，虽无大

成，亦有小就。”太师把骑一拨，往东就走。那人赶来。闻太师听脑后铃声响亮，把金鞭一指，平地现出一座金墙，把这一员大将围裹在内，用金遁遁了。太师依旧还往这山上，下了战骑，倚松靠石坐下。太师看有几道杀气隐在山中，默然。不题。

且说小校报上山来：“启二位千岁：有一穿红的道人，把大干岁引入一阵黄气之内，就不见了。”二将急问报事喽罗：“如今在那里？”小校答曰：“如今现在山上坐着。”二人大怒，忙上马持兵，众喽罗齐声呐喊，杀上山来。闻太师看见，慢慢的上了默麒麟，把金鞭一指，大呼曰：“二将慢来！”二将见闻太师是三只眼的道人，也自惊讶，乃上前喝曰：“你是何人，敢在此行凶，将吾兄长摄在那里去了？好好送还，饶你一命！”闻太师曰：“方才那蓝脸的无知触我，被我一鞭打死了。你二人又来做什么？我非有别意，欲化此黄花山修炼。你二人肯么？”二人大怒，把马催开，一个使枪便取，那一个使双铜打来。闻太师使开金鞭，冲杀上下，三骑交加。闻太师勒转墨麒麟，往南就走。二将赶来。太师把鞭一指，将水遁遁了张天君，木遁遁了陶天君。此一回乃闻太师收邓、辛、张、陶四天君。闻太师依旧还坐在山坡之上。且说喽罗来报辛天君。辛天君正在山后收粮，忽见小喽罗来报：“二千岁，祸事不小！”辛环问曰：“有何事？”小校曰：“三位千岁被一道人打死了。”辛环听说，大叫一声：“气杀我也！”忙提锤钻，将肋下双肉翅一夹，飞起空中，一阵风响，只听得半空中声似雷鸣，至山上，大呼曰：“好妖道！将吾兄弟打死，岂可让你独生乎！”闻太师当中眼睁开看时，好凶恶之像，二翅飞来。怎见得，赞曰：

二翅空中响，头戴虎头冠。

面如红枣色，顶上宝光寒，
锤钻安天下，獠牙嘴上安。
一怒无庶挡，飞来势若鸾。

话说闻太师见而大喜：“真奇异豪杰！”那人照闻太师顶上一锤打来。太师用鞭急架忙迎。锤鞭骁勇，杀法精奇。太师掩一鞭，望东便走。辛环大呼：“妖道那里去？吾来了！”把双翅一夹，即到顶上。他不知闻太师有多大本领，任意行凶。闻太师自忖：“五遁之中，遁不得此人。”且将金鞭照路傍一塊山，连指两三指，命黄巾力士：“将此山石把这入压了！”力士得法旨，忙将此山石平空飞起，把辛环挟腰压下来。怎知闻太师：

玄中道术多奇异，倒海移山谈笑中。

刚才把辛环压住了，闻太师勒转墨麒麟，举鞭照顶门上打来。辛环大叫曰：“老师慈悲！弟子不识高明，冒犯天威，望老师救宥。若得再生，感恩非浅！”太师把鞭放在辛环顶上曰：“你认不得我。吾非道者，我是朝歌闻太师是也。因征伐西岐，往此经过。你那蓝脸的人，无故来伤我。你还是欲生乎？欲死乎？”辛环大叫：太师老爷！小的不知是太师驾过此山，早知，应当远逐。冒犯天颜，万望恕小人死罪。”太师曰：“你既欲生，吾便赦汝。只是要在吾门下，往征西岐。若是有功，不失腰玉之福。”辛环曰：“若是贵人肯提拔下士，未将愿从麾下指挥。”太师把鞭一指，黄巾力士将山石揭去；辛环站不起来，半晌方能站立，拜倒在地。闻太师扶起。太师收了辛环，方倚松告石坐下。辛环立在一旁。闻太师问曰：“黄花山有多少人

马？”辛环答曰：“此山方圆有六十里，啸聚喽罗一万有余，粮草颇我。”太师不觉大喜。辛环跪下哀告曰：“前来三将，望太师老爷一例慈悲赦宥。若得回生，愿尽驽骀，以报知遇之恩。”闻太师道：“你还要他来？”辛环曰：“名虽各姓，情同手足。”闻太师曰：“既然如此，你等也是有义气的。站开了！”太师发手，一声雷鸣，振动山岳。且说遁的三将，一时揉眉擦眼：邓天君不见了金墙；张天君不见了大海；陶荣不见了大林。三将走马回山，只见辛环站在那穿红的道人旁边。邓忠大怒，声若巨雷，叫：“贤弟，与吾拿住那妖道！”话还未了，张、陶二将齐叫：“拿妖道！”也不知闻太师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二回 黄花山收邓辛张陶

诗曰：

劫数相逢亦异常，诸天神部涉疆场。
任他奇术俱遭败，那怕仙凡尽带伤。
周室兴隆时共泰，成汤丧乱日偕亡。
黄花山下收强将，总向岐山土内藏。

话说三将齐来发怒，辛环急上前忙止曰：“兄弟们不得妄为，快下马来参谒。此是朝歌闻太师老爷。”三将听说“闻太师”，滚鞍下马，拜伏在地，口称：“太师，久慕大名，未得亲觐尊颜，今幸天缘，大驾过此，未将等有失迎迓，致多冒渎，正谓误犯，望太师老爷恕罪，未将等不胜庆幸。”众将请太师上山。闻太师听说亦喜，随同众将上山。众将请太师上坐，复行参谒。太师亦自温慰；因问四将：“尊姓？何名？今日幸逢，老夫亦与有荣焉。”邓忠曰：“此黄花山；俺弟兄四人，结义多年，未将姓邓，名忠；次名辛环；三名张节；四名陶荣。只因诸侯荒乱，暂借居此山，权且为安身之地，其实皆非未将等本心。”闻太师听罢，“你等肯随吾征伐西岐，候有功之日，俱是朝廷臣子。何苦为此绿林之事，埋没英雄，辜负生平本事。”辛环曰：“如太师不弃，忠等愿随鞭镫。”闻太师曰：“列

位既肯出力王室，正是国家有庆。你们可将山上喽罗计有多少？”辛环答曰：“有一万有余。”闻太师曰：“你可晓谕众人：愿随征者，去；不愿随征者，宁释还家，仍给赏财物，也是他跟随你们一场。”辛环领命，传与众人，有愿去的，有不愿去的，俱将历年所积给与堵人，众人无不悦服。除不去的，尚余七千多人马。粮草计有三万。俱打点停当。烧了牛皮宝帐。闻太师即日起兵，又得四将，不觉大喜。把人马过了黄花山，径往前进，浩浩荡荡，甚是军威雄猛。有诗为证：

烈烈旗幡飞杀气，纷纷战马似龙蛟。
西岐豪杰如云集，太师亲征若浪抛。

话言闻太师人马正行，忽抬头见一石碣，上书三字，名曰“绝龙岭。”太师在墨麒麟上，默默无言，半晌不语，邓忠见闻太师勒骑不行，面上有惊恐之色。邓忠问曰：“太师为何停骑不语？”闻太师曰：“吾当时悟道，在碧游宫拜金灵圣母为师之时，学艺五十年。吾师命我下山佐成汤，临行，问师曰：‘弟子归着如何？’吾师道：‘你一生逢不得“绝”字。’今日行兵，恰恰见此石碣，上书‘绝’字，心上迟疑，故此不决。”邓忠等四将笑曰：“太师差矣！大丈夫岂可以一字定终身祸福？况且‘吉人天相’，只以太师之才德，岂有不克西岐之理。从古云：‘不疑何卜？’”太师亦不笑不语。众将催人马速行。刀枪似水，甲士如云，一路无词。哨马报入中军：“启太师：人马至西岐南门，请令定夺。”太师传令：“安营。”一声砲响，三军呐一声喊，安下营，结下大寨。怎见得，有赞为证：

营安南北，阵摆东西。营安南北分龙虎，阵摆东

西按木金。围子手平添杀气；虎狼威长起征云。拐子马齐齐整整；宝纛幡卷起威风。阵前小校披金甲；传枪儿郎挂锦裙。先行官如同猛虎；佐军官恶似彪熊。定营砲天崩地裂；催阵鼓一似雷鸣。白日里出入有法，到晚间转箭支更。只因太师安营寨，鸦鸟不敢望空行。

不说闻太师安营西岐。只见报马报进相府，报：“闻太师调三十万人马，在南门安营。”子牙曰：“当时吾在朝歌，不曾会闻太师；今日领兵到此，看他纪法何如。”随带诸将上城，众门下相随，同到城敌楼上，观看闻太师行营；果然好人马！怎见得，有赞为证：

满空杀气，一川铁马兵戈；片片征云，五色旌旗缥缈。千枝画戟，豹尾描金五彩幡；万口钢刀，诛龙斩虎青铜剑。密密钺斧，幡旗大小水晶盘；对对长枪，盏口粗细银画杆。幽幽画角，犹如东海老龙吟；灿灿银盔，滚滚冰霜如雪练。锦衣绣袄，簇拥走马先行；玉带征夫，侍听中军元帅。鞭抓将士尽英雄，打阵儿郎凶似虎。不亚轩辕黄帝破蚩尤，一座兵山从地起。

话说子牙观看良久，叹曰：“闻太师平日有将才，今观如此整练，人言尚未尽其所学。”随下城入府，同大小门下众将，商议退兵之策。有黄飞虎在侧曰：“丞相不必忧虑，况且魔家四将不过如此，正所谓国王洪福大，臣恶自然消散。”子牙曰：“虽是如此，民不安生，军逢恶战，将累鞍马，俱不是宁泰之象。”正议间，报：“闻太师差官下书。”子牙传令：“令来。”不一时，开城，放一员大将至相府，将书呈上。子牙拆书观

看，上云：

“成汤太师兼征西天保大元帅闻仲，书奉丞相姜子牙麾下：盖闻王臣作叛，大逆于天。今天王在上，赫赫威灵。兹尔西土，敢行不道，不尊国法。自立为王，有伤国体。复纳叛逆，明欺宪典。天子累兴问罪之师，不为俯首伏辜，尚敢大肆猖獗，拒敌天吏，杀军覆将，辄敢号令张威，王法何在！虽食肉寝皮，不足以尽厥罪；纵移尔宗祀，削尔疆土，犹不足以偿其失。今奉诏下征，你若若惜一城之生灵，速至辕门授首，候归期以正国典；如若拒抗，真火焰昆冈，俱为齑粉，噬脐何及？战书到日，速为自裁。不宣。”

子牙看书毕。子牙曰：“来将何名？邓忠答曰：“末将邓忠。”子牙曰：“邓将军回营，多拜上闻太师，原书批回，三日后会兵城下。”邓忠领命出城，进营回复了闻太师，将子牙回话说了一遍。不觉就是三日。只听得成汤营中砲响，喊杀之声振天。子牙传令：“把五方队伍调遣出城。”闻太师正在辕门，只见西岐南门开处，一声砲响，有四杆青幡招展，幡下四员战将按震宫方位；

青袍青马尽穿青，步将层层列马兵。
手挽挡牌人似虎，短剑长枪若铁城。

二声砲响，四杆红幡招展，幡脚下四员战将，按离宫方位：

红袍红马绛红缨，收阵铜锣带角鸣，

将士雄赳跨战骑，窝弓火砲列行营。

三声砲响，四杆素白幡招展，幡脚下有四员战将，按兑宫方位：白袍白马烂银盔，宝剑昆吾耀日辉，

火焰枪同金装铜，大刀犹似白龙飞。

四声砲响，四杆皂盖幡招展，幡脚下四员战将，按坎宫方位：黑人黑马皂罗袍，斩将飞翎箭更豪，

斧有宣花酸枣棚，虎头枪配雁翎刀。

五声砲响，四杆杏黄幡招展，幡脚下四员战将，按戊己宫方位：金盔金甲杏黄幡，将坐中央守一元，

杀气腾腾笼战骑，冲锋锐卒候辕门。

话说闻太师看见子牙把五方队伍调出，两边大小将官一对对整整齐齐：哪吒登风火轮，手提火尖枪，对着杨戩、金吒、木吒、韩毒龙、薛恶虎、黄天化、武吉等待卫两傍。宝纛旗下，子牙骑四不相，右手下有武成王黄飞虎坐五色神牛而出。只见闻太师在龙凤幡下，左右有邓、辛、张、陶四将。太师面如淡金，五柳长髯，飘扬脑后，手提金鞭。怎见得闻太师威武：

九云冠金霞缭绕，绛绡衣鹤舞云飞，阴阳绦结束，朝覆应玄机。坐下麒麟如墨染，金鞭摆动光辉。拜上通天教下，三除五遁施为。胸中包罗天地，运筹万斛

珠玑。丹心贯乎白日，忠贞万载名题。龙凤幡下列旌旗，太师行兵自异。

话说子牙催骑向前，欠背打躬，口称：“太师，卑职姜尚不能全礼。”闻太师曰：“姜丞相，闻你乃昆仑名士，为何不谙事体，何也？”子牙答曰：“尚忝玉虚门下，周旋道德，何敢违背天常。上尊王命，下顺军民，奉法守公，一循于道。敬诚缉熙，克勤天戒，分别贤愚，佐守本土，不敢虐民乱政。稚子无欺，民安物阜，万姓欢娱，有何不谙事体之处？”闻太师曰：“你只知巧于立言，不知自己有过。今天王在上，你不尊君命，自立武王。欺君之罪，敦大于此！收纳叛臣黄飞虎，明知欺君，安心拒敌，叛君之罪，敦大于此！及至问罪之师一至，不行认罪，擅行拒敌。杀戮军士命官。大逆之罪，敦加于此！今吾自至此，犹恃己能，不行降服，犹自兴兵拒敌，巧言饰非，真可令人痛恨！”子牙笑而答曰：“太师差矣！自立武王，固是吾国未行请奏；然子袭父廕，何为不可。况天下诸侯尽反成汤，也是欺君不成！只是人君先自灭纲纪，不足为万姓之主，因此皆叛背不臣，此其过岂尽在臣也。收武成王，正是‘君不正，臣投外国’，亦是礼之当然。今为人君，尚不自反，乃厚于责臣，不亦羞乎！若论杀朝廷命官士卒，是自到此取死讨辱，尚等并不曾领一军一卒，或助诸侯，或伐关隘。太师名振八方，今又到此，未免先有轻举妄动之意，在尚怎敢抗拒。不若依尚愚意：老太师请暂回鸾辔，各守疆界，还是好颜相看；若太师务任一己之私，逆天行事，然兵家胜负，未可知也。还请太师三思，毋损威重。”闻太师被此数语说得面皮通红。

又见黄飞虎在宝纛之下，乃大叫曰：“逆臣黄某，出来见我！”飞虎靛面难回，只得向前欠身曰：“未将自别太师，不

觉数载；今日又会，不才冤屈庶可伸明。”闻太师喝曰：“黄朝富贵，尽在黄门，一旦负君，造反助恶，杀害命官，逆恶贯盈，还来强辩！”命：“那一员将官先把反臣拿了！”左哨上邓忠大叫曰：“末将愿往。”走马摇斧，来取黄飞虎。飞虎纵五色神牛，手中枪赴面交还。张节使枪也来助邓忠。周营内有大将南宫适敌住。陶荣使铜，飞马前来助战。这壁厢武吉拨马摇枪，抵住陶荣。两阵上六员战将，三对交锋，来来往往，冲冲撞撞，翻腾上下交加，只杀得天愁地暗，日月无光。辛环见三将不能取胜，把肋下肉翅一夹，飞起半空，手持锤钻，望子牙打来。时有黄天化催开玉麒麟，两柄银锤，抵住辛环。周营众将见成汤营里飞起一人来，虎头冠，面如红枣，尖嘴獠牙，狰狞恶状，惟黄天化战住辛环。闻太师见黄天化坐玉麒麟，知是道德之士，急催开墨麒麟，使两条金鞭，冲杀过来，忙取子牙。子牙忙催动四不相，急架相迎。二兽交加，竟生云雾。这是闻太师头一场西岐大战。怎见得，赞曰：

两下里排门对伍，军政司擂鼓鸣锣。前后军安排赌斗，左右将准备相持。一等等有牙有爪，一等等能走能飞。狻猊、獬豸、狮子、麒麟、欢彪、怪兽、猛虎、蛟龙。狻猊斗，狂风荡荡，獬豸斗，日色辉辉；狮子斗，寒风凛凛；麒麟斗，冷气森森；欢彪斗，来往撺跳；怪兽斗，遍地烟云；蛟龙斗，彩云布合；猛虎斗，卷起狂风。大战一场怎肯休，英雄恶战逞雄赳。若烦解的虫王恨，除是南山老比丘。

且说闻太师鞭法甚利，且有风雷之声，久惯兴师，四方响应，子牙如何敌得住，甚难招架。被闻太师举起雄鞭，飞在空

中，此鞭原是两条蛟龙化成，双鞭按阴阳，分二气。那鞭在空中打将下来，正中子牙肩臂，翻鞍落骑。闻太师方欲来取首级，彼时哪吒登风火轮，摇枪大叫：“勿要伤吾师叔！”照闻太师面上一枪。太师急架枪时，早被辛甲将子牙救回。闻太师与哪吒战三五回合，又举鞭打哪吒。哪吒不曾防备，也被一鞭打下轮来。早有金吒跃步赶来，将宝剑架住金鞭，欲救哪吒。太师大怒，连发双鞭，雌雄不定，或起或落，连打金、木二吒，又打韩毒龙。幸有杨戩在侧，看见闻太师好鞭，只打得落花流水，才把银合马飞走出阵，使枪便刺。闻太师见杨戩相貌非俗，心下自忖：“西岐有这些奇人，安得不反！”便把鞭来迎战。数合之内，祭起双鞭，正打中杨戩顶门上，只打得火星进出，全然不理，一若平常。太师大惊，骇然叹曰：“此等异人，真乃道德之士！”不说闻太师赞叹，且说陶荣战武吉，见诸将都未分胜负，忙把聚风幡取出，连摇数摇，霎时间飞砂走石，播土扬尘，天昏地暗。怎见得好风，只打得众军如风卷残云，丢旗弃鼓；将士尽盔歪甲斜，莫辨东西；败下降来。有赞为证：

霎时间天昏地暗，一会儿雾起云迷。初起时尘砂荡荡，次后来卷石翻砖。黑风影里，三军乱窜；惨雾之中，战将心慌。会武的刀枪乱法；能文的颠倒慌张。闻太师金鞭龙摆尾；邓忠阔斧似车轮；辛环肉翅世间稀；张节枪传天下少；陶荣奇异聚风旗。这才是雷部神祇施猛烈；西岐众将各逃生。弃鼓丢锣抛满地，尸横马倒不堪题。为国亡身遭剑劈，尽忠舍命定逢伤。闻太师西岐得胜，四天君掌鼓回营。

说话闻太师掌得胜鼓回营，升了帐，众将来贺：“太师头

阵之初，挫动西岐锋锐，破此城只在指日矣。”

且说子牙收兵败进城，入府，众将上殿见子牙。子牙曰：“今日着伤诸将：李氏三人、韩毒龙等，尽被闻太师打了。”有杨戩在侧，曰：“丞相且歇息一二日，再与他会战，定胜闻仲。若得胜之时，乘机劫营，先挫其锋，后面势如破竹，闻仲可擒矣。”子牙曰：“善。”只至第三日，西岐砲响，众将出城，安排厮杀。报马报入营来。闻太师见报入营，随即出阵。左右四将分开，太师至阵前。子牙曰：“今日与太师定决一雌雄。”各不答话，二兽相交，鞭剑并举。子牙左有杨戩，右有哪吒，敌住太师。邓忠走马前来助战；有黄飞虎前来截住厮杀。张、陶二将来助；有武吉、南宫适敌住厮杀。辛环飞来；有黄天化阻住。闻太师酣战之际，又把雌雄鞭起在空中。子牙打神鞭也飞将起来。打神鞭乃玉虚宫元始所赐，此鞭有三七二十一节，一节上有四道符印，打八部正神。闻太师鞭往下打，子牙鞭往上迎，鞭打鞭，把闻太师雌鞭一打两断，落在尘埃。闻太师大叫一声：“好姜尚！今把吾宝贝伤其性命，吾与你势不两立！”子牙复祭打神鞭起去。闻太师难逃这一鞭之祸，一声响，把闻太师打下骑来。幸有门下吉立、余庆催马急救，太师借土遁去了。子牙与众将大杀一阵，方收兵进西岐城。入相府。只见杨戩进曰：“今日劫营之事，定是大胜。”子牙曰：“善。众将暂退，午后听令。”正是：

挖下战坑擒彪豹，满天张网等蚊龙。

且说闻太师败兵进营，升帐坐下；四将参谒。闻太师曰：“自来征伐，未尝有败。今被姜尚打断吾雌鞭，想吾师秘受蚊龙金鞭，今日已绝，有何面目再见吾师也！”四将曰：“胜负

军家常事。”且说子牙掌鼓聚将上殿。子牙令黄飞虎、飞彪、黄明等冲闻太师左营；令南宫适、辛甲、辛免四贤冲右营；令哪吒、黄天化为头对，冲大辕门；木吒、金吒、韩毒龙、薛恶虎为二对，龙须虎、武吉保子牙作三对。令杨戩：“你去烧闻太师行粮；老将军黄滚守城垣。”调遣已定。且说闻太师败兵进营，坐于帐下，郁郁不乐。忽然见杀气罩于中军帐，太师焚香，将金钱一卜，早知其意，笑曰：“今劫吾营，非为奇计。”忙传令：“邓忠、张节在左营敌周将；辛环、陶荣在右营战周将；吉立、余庆守行粮；老夫守中营，自然无虞也。”闻太师安排迎敌。却说子牙把众将发落已毕，只等砲响，各人行事。当日将人马暗暗出城，四面八方，俱有号记，灯笼高挑，各按方位。时至初更，一声砲响，三军呐一声喊，大辕门哪吒、黄天化先杀进来；左营黄家父子，右营乃四贤众将，齐冲进来。

这一阵不知胜败何如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三回 闻大师西岐大战

诗曰：

黑夜交兵实可伤，抛盔弃甲未披裳。
冒烟突火寻归路，矢志丢魂觅去乡。
多少英雄茫昧死，几许壮士梦中亡。
谁知吉立多饶舌，又送天君入北邙。

话说子牙与众针来劫闻太师行营，势如风火。只见哪吒登风火轮，持火尖枪杀来。闻太师忙上了墨麒麟，拎鞭迎敌。黄天化自恃英勇，持两柄银锤，催动玉麒麟，前来接战，裹住闻太师不放。金木二吒挥宝剑，上前助战。韩毒龙、薛恶虎各持剑左右相攻。杀气纷纷，兵戈闪灼。怎见得一夜好战，有赞为证，赞曰：

黄昏兵到，黑夜军临。黄昏兵到，冲开队伍怎支持；黑夜兵临，撞倒栅栏焉可立。马闻金鼓之声，惊驰乱走；军听喊杀喧哗，难辨你我。刀枪乱刺，那知上下交锋；将士相迎，孰识东西南北。劫营将如同猛虎，踏营军一似欢龙。鸣金小校，擂鼓儿郎。鸣金小校，灰迷二目眼难睁；擂鼓儿郎，两手慌忙槌乱打。

初起时，两个抖搜精神；次后来，胜败难分敌手：败了的，似伤弓之鸟，见曲木而高飞；得胜的，如猛虎登崖，闯群羊出弄猛；着刀的，连肩拽背；逢斧的，头断身开；挡剑的，劈开甲冑；中枪的，腹内流红。人撞人，自相践踏；马撞马，遍地尸横。伤残士军，哀哀叫苦；带箭儿郎，感感之声。弃金鼓，幡幢满地；烧粮草，四野通红。只知道奉命征讨，谁知道片甲无存。愁去云上九重天，遍地尸骸真惨切。

话说子牙劫闻太师行营，哪吒等把闻太师围困垓心。黄飞虎父子冲左营，与邓忠、张节大战，杀的乾坤暗暗；南宫适、辛甲等冲右营，与辛环、陶荣接战，俱系夜间，只杀的惨惨悲风，愁云滚滚。正酣战之际，杨戩从闻太师后营杀进去，纵马摇枪，只杀至粮草堆上，放起火来。好火！怎见得，有诗为证：

烈焰冲霄势更凶，金蛇万道绕空中。
烟飞卷荡三千里，烧毁行粮天助功。

话说杨戩借胸中三昧真火，将粮草烧着，照彻天地。闻太师正战之间，忽见火起，心中大惊，自思：“粮草被烧，大营难立。”把金鞭架枪、挡剑，无心恋战。又见子牙骑到，把打神鞭祭于空中，闻太师难逃这一鞭之厄，只打的闻太师三昧火喷出三四尺远近。太师把墨麒麟纵出圈子，且战且走；黄飞虎等追袭。邓忠、张节见中军失守，只得保着闻太师夺路而走。南宫适等追趕辛环、陶荣。吉立、余庆见势头不好，护持不下，只得败走。辛环肉翅飞在空中，保着闻太师，退走往岐山。不表。

且说终南山玉柱洞云中子在碧游床，忽然想起闻太师征伐西岐，正是雷震子下山之时，忙命金霞童儿：“请你师兄来。”童子去不多时，将雷震子请至碧游床前，倒身下拜。云中子曰：“徒弟，你可往西岐，去见你兄武王姬发，便可谒见你师叔姜子牙，助他伐纣，你可立功，速去。倘或中途若遇有肉翅之人，便可立功，方不负贫道传你两翅玄功，以助周室。”正是：

两枚仙杏安天下，方保周家八百年。

且说雷震子出洞，把风雷翅一展，脚登天，头往下，二翅腾开，顷刻万里。怎见得，有赞为证：

大雨燕山曾出世，一声雷响现无生。
终南秘授先天诀，八卦炉边师训成。
七岁临潼曾会父，回山学艺更精明。
二枚仙杏分离坎，两翅飞腾有昊盈。
洞府传就黄金棍，展动舒开云雾生。
奉师法旨离玉柱，方见岐山旧有名。

且说雷震子离了终南，把二翅一夹，有风雷之声；飞至西岐山，远远望见闻太师败兵而来。雷震子大喜：“幸遇败兵，正好用心杀他一阵！”且说太师正挫锋锐，慌忙疾走，猛然抬头，见空中飞有一人，面如蓝靛，发似硃砂，獠牙生于上下，好凶恶之像。闻太师叫：“辛环！你看前面飞来一人，甚是凶恶，你可仔细小心！”说犹未了，雷震子大呼曰：“吾来了！”举棍就打。辛环锤钻迎面交还。空中四翅翻腾，锤棍交加响亮。雷震子乃仙传棍法；辛环生就英雄。怎见得，有赞为证：

四翅在空中，风雷响亮冲：这一个杀气三千丈；那一个灵光透九重；这一个肉身成正道；那一个凡体受神封；这一个棍起生烈焰；那一个锤钻逞英雄。平地征云起，空中火焰凶。金棍光辉分上下，锤钻精通最有功。自来也有将军战，不似空中类转蓬。

话说雷震子中途一战，只杀的辛环抵挡不住，抽身望岐山逃走。雷震子自思：“不可追赶。见了师叔、皇兄，料他还来，终久会我。”遂望西岐城相府中来。不题。

只见众人俱在子牙府里报功，劫营得胜，挫了闻太师的锋锐。子牙大喜，慰劳诸将曰：“今日之胜，皆出汝等之力，圣主社稷生民之福。”众将答曰：“武王洪福，丞相德政，故使闻仲不识时务，失其利也。”正话间，忽报：“有一道童求见。”子牙传：“请。”少时，雷震子进府下拜，口称：“师叔。”子牙曰：“是那座名山弟子，今至此地？”雷震子答曰：“弟子乃终南山玉柱洞云中子门下雷震子是也；今奉师命下山，一则谒师叔立功，二则见皇兄相会。”子牙曰：“你皇兄是谁？”雷震子曰：“皇兄乃是武王。”子牙问两边站立殿下：“你们可认得么？”众人曰：“认不得。”雷震子曰：“弟子七岁曾救文王出五关，弟子乃燕山雷震子。”子牙方悟，谓诸将曰：“此子先王曾言，出五关遇雷震子救护。今日进西岐，乃当今之洪福，得此异人。”遂引雷震子往见武王。子牙至皇城，有执殿官启武王：“丞相候旨。”武王传：“宣。”子牙进殿，行礼毕，奏曰：“大王御弟朝见。”武王曰：“孤弟何人？”子牙曰：“昔日先王在燕山收的雷震子，一向在终南山学艺今日方归。”武王命：“请来。”雷震子进内庭，倒身下拜，口称：“皇兄。”武王称：“御弟，昔先王曾言贤弟之功，救危

出关，复回终南；今日相逢，实为庆幸！”武王见雷震子形像凶恶，不敢命入内庭，恐惊太姬等。武王曰：“相父与孤代劳，相府宴弟。”子牙曰：“雷震子持斋；只随臣府宅，以便立功。”武王甚喜。雷震子彼时辞王回相府。不题。

且说闻太师兵败岐山七十里，收住败残人马，结下营寨查点，损拆军兵二万有余。太师升帐，长叹曰：“自来提兵征伐多年，未尝有挫锋锐；今日到此，失机丧师，殊为痛恨！”心下十分不乐。自思无门；欲调别将，各有镇守。太师乃丹心赤胆，恨不能一刻遂平西地，其心才快；岂意如今失机被辱，只急的当中神目睁开，长吁短叹。吉立近前启曰：“太师不必忧虑；况且三山五岳之中，道友颇多，或请一二位，大事自然可成。”太师听说：“老夫着军务烦冗，紊乱心怀，一时忘却。”遂上帐，分付邓、辛二将：“好生看守大营，吾去来。”太师乘了墨麒麟，把风云角一拍，那兽起在空中。正是：

金鳌岛内邀仙友，“封神榜”上早标名。

话说闻太师的墨麒麟周游天下，霎时可至千里；其日行到东海金鳌岛。大师观看大海，青山幽静，因嗟叹曰：“吾因为国事烦琐，先王托孤之重，何日能脱却烦恼，静坐蒲团，参玄悟妙，闲看‘黄庭’一卷，任乌兔如梭，何有与我。”真个好海岛，有无穷奇景。怎见得，有赞为证：

势镇汪洋，威宁摇海。潮涌银山鱼入穴，波翻雪浪屋离渊。木火方隅高积土，东西崖畔耸危巖。丹岩怪石，峭壁奇峰。丹崖上彩凤双鸣；峭壁前麒麟独卧。峰头时听锦鸾啼，石窟每观龙出入。林中有寿鹿、仙

狐；树上有灵禽、玄鸟。瑶草奇花不谢；青松翠柏长春。产桃常结果，修竹每留云。一条涧壑藤萝密，四面源堤草色新。正是：百川会处擎天柱，万劫无移大地根。

话说闻太师到了金鰲岛，下了墨麒麟，看了一回，各处洞门紧闭，并无一人，不知往那里去了，静悄悄的。闻太师沉吟半晌，自思：“不如往别处去罢。”上了墨麒麟，方出岛来，后有人叫曰：“闻道兄！往那里去？”闻太师回顾，见来者乃菡芝仙也。忙上前稽首曰：“道友往那里去？”菡芝仙答曰：“特来会你。金鰲岛众道友为你往白鹿岛去练阵图。前日申公豹来请俺们往西岐助你。我如今在八卦炉中炼一物，功尚未成，若是完了，随即就至。众道友现在白鹿岛；道兄，你可速去。”闻太师听说大喜，遂辞了菡芝仙，径往白鹿岛来，霎时而至。只见众道人：或带一字巾、九扬巾，或鱼尾金冠、碧玉冠，或挽双抓髻，或陀头打扮，俱在山坡前闲说，不在一处。闻太师看见，大呼曰：“列位道友，好自在也！”众道人回头，见是闻太师，俱起身相迎。内有秦天君曰：闻得道兄征伐西岐，前日申公豹在此相邀助你，吾等在此练十阵图，方得完备。适道兄到临，真是万千之幸！”闻太师问曰：“兄练的那十阵？”秦天君曰：“吾等这十阵，各有妙用。明日至西岐摆下，其中变化无穷。”闻太师看罢，曰：“为何只有九位，却少一位？”秦天君曰：“金光圣母往白云岛去练他的金光阵，其玄妙大不相同，因此少他一位。”董天君曰：“列位阵图可曾完么？”众道人曰：“俱完了。”既完了，我们先往西岐。闻兄耗此等金光圣母回来。你意下如何？”闻太师曰：“既蒙列位道兄雅爱，闻仲感戴荣光万万矣。此是极妙之事。”九位道人辞了

闻太师，借水遁先往西岐而来。怎见得，有诗为证：

天下嬉游半月功，修来修去任西东，
仙家妙用无穷际，岂似凡夫驾彩虹。

不说九位道者往西岐山，到了营里。且说闻太师坐在山坡，椅松靠石，未及片时，只见正南上五点斑豹驹上坐一人，带鱼尾金冠，身穿大红八卦衣，腰束丝绦，脚登云履，背一包袱，挂两口宝剑，如飞云掣电而来。望见白鹿岛前不见众人，只见一位穿红、三只眼、黄脸长髯的道者，却原来是闻太师。金光圣母急下坐骑，曰：“闻兄何来？”二人施礼。问：“九位道友往那里去了？”太师曰：“他们先往岐山去，留吾在此等候同行。”二人大喜，齐上坐骑，驾起云光，往岐山而来，霎时便至。到了行营，吉立领众将迎接，上中军帐，与众道人相见。秦天君曰：“西岐城在那里？”闻太师曰：“因吾前夜败兵，退至七十里安营，此处乃是岐山。”众人曰：“我们连夜起兵前去。”闻太师令邓忠前队起兵，整点人马，一声砲响，杀奔西岐城来，安了行营，三军放定营大砲，呐喊传更。

子牙在相府自因得胜，与众将逐日议论天下大事，忽听喊声，子牙曰：“闻太师想必取得援兵至矣。”傍有杨戩答曰：“闻太师新败，去了半月，弟子闻此人乃截教门下，必定别请左道傍门之客，也要仔细防护。”子牙听罢，心下疑惑，乃同哪吒、杨戩等都上城来观看，闻太师行营今番大不相同。子牙见营中愁云惨惨，冷雾飘飘，杀光闪闪，悲风切切；又有十数道黑气，冲于霄汉，笼罩中军帐内。子牙看罢，惊讶不已。诸弟子默默不言。只得下城入府，共议破敌，实是无策。

且说闻太师安了营，与十天君共议破西岐之策。袁天君曰：

“吾闻姜子牙是昆仑门下。想二教皈依，总是一理，如红尘杀伐，吾等不必动此念头；既练有十阵，我们先与他斗智，方显两教中玄妙。若要倚勇斗力，皆非我等道门所为。”闻太师曰：“道兄之言甚善。”次日，成汤营里砲声一响，布开阵势。闻太师乘墨麒麟，坐名请子牙答话。报进相府。子牙随调三军，摆出城来，幡分五色，众将轩昂；子牙坐四不相上，看成汤营里布成阵势。只见闻太师坐麒麟，执金鞭在前，后面有十位道者，好凶恶！脸分五色：青、黄、赤、白、红，俱皆骑鹿而来。怎见得，有诗为证：

青丝上搭一纶巾，腹内玄机动万人。
无福成仙称道德，“封神榜”上列其身。

话说秦天君乘鹿上前，见子牙打稽首，曰：“姜子牙请了！”子牙欠背躬身答曰：“道兄请了。不知列位道兄是那座名山？何处洞府？”秦天君答曰：“吾乃金鳌岛炼气士秦完是也。汝乃昆仑门客，吾是截教门人，为何你倚道术欺侮吾教？甚非你我道家体面。”子牙答道：“道友何以见得我欺侮贵教？”秦完曰：“你将九龙岛魔家四人诛戮，还深侮吾教。我等今下山，与你见个雌雄。非是倚勇，吾等各以秘授略见功夫。吾等又不是凡夫俗子，恃强斗勇，皆非仙体。”秦完说罢，子牙曰：“道兄通明达显，普照四方，复始巡终，周流上下，原无二致。纣王无道，绝灭纪纲，王气黯然。西土仁君已现，当顺天时，莫迷己性。况鸣凤在岐山，应生圣贤之兆。从来有道克无道，有福催无福，正能克邪，邪不能犯正。道兄幼访名师，深悟大道，岂可不明道理！”秦完曰：“据你所言，周为真命之主，纣王乃无道之君。吾等此来，助纣灭周，难道便是不应天时？”

这也不在口中讲。姜子牙，吾在岛中曾练有十阵，摆与子牙过目。不必倚强，恐伤上帝好生之仁，累此无辜黎庶，勇悍儿郎，智勇将士，遭此劫运，而糜烂其肌体也。不识子牙意下如何？”子牙曰：“道兄既有此意，姜尚岂敢违命。”只见十道人俱回骑进营，一两个辰，把十阵俱摆将出来。秦完复至阵前曰：“子牙，贫道十阵图已完，请公细玩。”子牙曰“领教了。”随带哪吒、黄天化、雷震子、杨戩四位门人来看阵。闻太师在辕门与十道人细看，子牙领来四人：一个站在风火轮上，提火尖枪，是哪吒；玉麒麟上是黄天化；雷震子狰狞异相；杨戩道气昂然。只见杨戩向前对秦天君曰：“吾等看阵，不可以暗兵、暗宝暗算吾师叔，非大丈夫之所为也。”秦完笑曰：“叫你等早晨死，不敢午时亡。岂有将暗宝伤你等之理！”哪吒曰：“口说无凭，发手可见。道者休得夸口！”四人保定子牙看阵。见头一阵，挑起一牌，上书“天绝阵”；第二上书“地烈阵”；第三上书“风吼阵”；第四上书“寒冰阵”；第五上书“金光阵”；第六上书“化血阵”；第七上书“烈焰阵”；第八上书“藩魂阵”；第九上书“红水阵”；第十上书“红砂阵”。子牙看毕，复至阵前。秦天君曰：“子牙识此阵否？”子牙曰：“十阵俱明，吾已知之。”袁天君曰：“可能破否？”子牙曰：“既在道中，怎不能破？”袁天君曰：“几时来破？”子牙曰：“此阵尚未完全。待你完日，用书知会，方破此阵。请了！”闻太师同诸道友回营。子牙进城，入相府，好愁！真是双锁眉尖，无筹可展。杨戩在侧曰：“师叔方才言能破此阵，其实可能破得否？”子牙曰：“此阵乃截教传来，皆稀奇之幻法，阵名罕见，焉能破得？”不言子牙烦恼。且说闻太师同十位道者入营，治酒款待。饮酒之间，闻太师曰：“道友，此十阵有何妙用可破西岐？”秦天君开讲十绝大阵。不知有何奥妙，且听

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四回 子牙魂游昆仑山

诗曰：

左道妖魔事更偏，咒诅魑魅古今传。
伤人不用飞神剑，索魄何须取命笺。
多少英雄皆充世，任他豪杰尽归来。
谁知天意俱前定，一脉游魂去复连。

话说秦天君讲“天绝阵”，对闻太师曰：“此阵乃吾师曾演先天之数，得先天清气，内藏混沌之几，中有三首幡，按天、地、人三才，共合为一气。若人入此阵内，有雷鸣之处，化作灰尘；仙道若逢此处，肢体震为粉碎。故曰‘天绝阵’也。有诗为证：

天地三才颠倒推，玄中玄妙更难猜。
神仙若遇‘天绝阵’，顷刻肢体化成灰。”

闻太师听罢大喜。又问：“‘地烈阵’如何？”赵天君曰：“吾‘地烈阵’亦按地道之数，中藏凝厚之体，处现隐跃之妙，变化多端，内隐一道红幡，招动处，上有雷鸣，下有火起。凡人、仙进此阵，再无复生之理；纵有五行妙术，怎逃此厄！有

诗为证：

‘地烈’炼成分浊厚，上雷下火太无情。
就是五行乾健体，难逃骨化与形倾。”

闻太师又问：“‘风吼阵’何如？”董天君曰：“吾‘风吼阵’中藏玄妙，按地、水、火、风之数，内有风、火。此风、火乃先天之气，三昧真火，百万兵刃，从中而出。若人、仙进此阵，风、火交作，万刃齐攒，四肢立成齑粉。怕他有倒海移山之异术，难逃身体化成脓。有诗为证：

‘风吼阵’中兵刃窝，暗藏玄妙若天罗，
伤人不怕神仙体，消尽浑身血肉多。”

闻太师又问：“‘寒冰阵’内有何妙用？”袁天君曰：“此阵非一日功行乃能炼就，名为‘寒冰’，实为刀山。内藏玄妙，中有风雷，上有冰山如狼牙，下有冰塊如刀剑。若人、仙入此阵，风雷动处，上下一磕，四肢立成齑粉。纵有异术，难免此难。有诗为证：

玄功炼就号‘寒冰’，一座刀山上下凝。
若是人仙逢此阵，连皮带骨尽无凭。”

闻太师又问：“‘金光阵’妙处何如？”金光圣母曰：“贫道‘金光阵’，内夺日月之精，藏天地之气，中有二十一面宝镜，用二十一根高杆，每一面悬在高杆顶上，一镜上有一套。若人、仙入阵，将此套拽起，雷声震动镜子，只一二转，金光

射出，照住其身，立刻化为脓血。纵会飞腾，难越此阵。有诗为证：

宝镜非铜又非金，不向炉中火内寻。
纵有天仙逢此阵，须臾形化更难禁。

闻太师又问：“‘化血阵’如何用度？”孙天君曰：“吾此阵法，用先天灵气，中有风雷，内藏数片黑砂。但人、仙入阵，雷响处，风卷黑砂，些须着处，立化血水。纵是神仙，难逃利害。有诗为证：

黄风卷起黑砂飞，天地无光动杀威。
任你神仙闻此气，涓涓血水溅征衣。”

闻太师又问：“‘烈焰阵’又是如何？”白天君曰：“吾‘烈焰阵’妙用无穷，非同凡品：内藏三火，有三昧火、空中火、石中火。三火并为一气。中有三首红幡。若人、仙进此阵内，三幡展动，三火齐飞，须臾成为灰烬。纵有避火真言，难躲三昧真火。有诗为证：

燧人方有空中火，炼养丹砂炉内藏。
坐守离宫为首领，红幡招动化空亡。”

太师问：“‘落魂阵’奇妙如何？”姚天君曰：“吾此阵非同小可，乃闭生门，开死户，中藏天地厉气，结聚而成。内有白纸幡一首，上存符印。若人、仙人阵内，白幡展动，魄消魂散，顷刻而灭；不论神仙，随入随灭。有诗为证：

白纸幡摇黑气生，炼成妙术透虚盈。
从来不信神仙体，入阵魂消魄自倾。”

太师又问：“如何为‘红水阵’？其中妙用如何？”王天君曰：“吾‘红水阵’内夺壬癸之精，藏天乙之妙，变幻莫测。中有一八卦台，台上有三个葫芦，任随人、仙入阵，将葫芦往下一掷，倾出红水，汪洋无际，若其水溅出一点粘在身上，顷刻化为血水。纵是神仙，无术可逃。有诗为证：

炉内阴阳真奥妙，炼成壬癸里边藏。
饶君就是金钢体，遇水粘身顷刻亡。”

闻太师又问：“‘红砂阵’毕竟愈出愈奇，更烦请教，以快愚意。”张天君曰：“吾‘红砂阵’果然奇妙，作法更精。内按天、地、人三才，中分三气，内藏红砂三斗——看似红砂，着身利刃，上不知天，下不知地，中不知人。若人、仙冲入此阵，风雷运处，飞砂伤人，立刻骸骨俱成齑粉。纵有神仙佛祖，遭此再不能逃。有诗为证：

红砂一撮道无穷，八卦炉中玄妙功。
万象包罗为一平，方知截教有鸿濛。”

闻大师听罢，不觉大喜：“今得众道友到此，西岐指日可破。纵有百万甲兵，千员猛将，无能为矣。实乃社稷之福也！”内有姚天君曰：“列位道兄，据贫道论起来，西岐城不过弹丸之地，姜子牙不过浅行之夫，怎经得十绝阵起！只小弟略施小术，把姜子牙处死，军中无主，西岐自然瓦解。常言‘蛇无头

而不行，军无主而则乱。又何必区区与之较胜负哉？闻太师曰：“道兄若有奇功妙术，使姜尚自死，又不张弓持矢，不致军士涂炭，此幸之幸也。敢问如何治法？”姚天君曰：“不动声色，二十一日自然命绝。子牙纵是脱骨神仙，超凡佛祖，也难逃躲。”闻太师大喜，更问详细。姚斌附太师耳曰：“须如此如此，自然命绝。又何劳众道兄费心。”闻太师喜不自胜，对众道友曰：“今日姚兄施大法力，为我闻仲治死姜尚，尚死，诸将自然瓦解，功成至易。真所谓樽俎折冲，谈笑而下西岐。大抵今皇上洪福齐天，致感动列位道兄扶助。”众人曰：“此功让姚贤弟行之，总为闻兄，何言劳逸。”姚天君让过众人，随入“落魂阵”内，筑一土台，设一香案，台上扎一草人；草人身上写“姜尚”的名字；草人头上点三盏灯，足下点七盏灯，上三盏名为催魂灯，下七盏名为促魄灯。姚天君在其中，披发仗剑，步罡念咒于台前，发符用印于空中，一日拜三次。连拜了三四日，就把子牙拜的颠三倒四，坐卧不安。

不说姚天君行法，且说子牙坐在相府与诸将商议破阵之策，默默不言，半筹无画。杨戩在侧，见姜丞相或惊或怪，无策无谋，容貌比前大不相同，心下便自疑惑：“难道丞相曾在玉虚门下出身，今膺重寄，况上天垂象，应运而兴，岂是小可；难道就无计破此十阵，便自颠倒如此！其实不解。”杨戩甚是忧虑。又过七八日，姚天君在阵中把子牙拜吊了一魂二魄。子牙在相府，心烦意躁，进退不宁，十分不爽利，整日不理军情，慵懒常眠。众将、门徒俱不解是何缘故，也有疑无策破阵者，也有疑深思静摄者。不说相府众人猜疑不一。

又过十四五日，姚天君将子牙精魂气魄，又拜去了二魂四魄。子牙在府，不时憨睡，鼻息如雷。且说哪吒、杨戩与众大弟子商议曰：“方今兵临城下，阵摆多时，师叔全不以军情为

重，只是憨睡，此中必有缘故。”杨戩曰：“据愚下观丞相所为，恁般颠倒，连日如在醉梦之间；似此动作，不像前番，似有人暗算之意。不然，丞相学道昆仑，能知五行之术，善察阴阳祸福之机，安有昏迷如是，置大事项若不理者！其中定有说话。”众人齐曰：“必有缘故。我等同入卧室，请上殿来，商议破敌之事，看是如何。”众人至内室前，问内侍人等：“丞相何在？”左右侍儿应曰：“丞相浓睡未醒。”众人命侍儿请丞相至殿上议事。侍儿忙入室请子牙，出得内室，门外武吉上前告曰：“老师每日安寝，不顾军国重务，关系甚大，将士忧心，恳求老师速理军情，以安周土。”子牙只得勉强出来，升了殿。众将上前，议论军前等事。子牙只是不言不语。如痴如醉。忽然一阵风响，哪吒没奈何，来试试子牙阴阳如何。哪吒曰：“师叔在上：此风甚是凶恶，不知主何凶吉？”子牙掐指一算，答曰：“今日正该刮风，原无别事。”众人不敢抵触。

看官：此时子牙被姚天君拜去了魂魄，心中模糊，阴阳差错了，故曰“该刮风”，如何知道祸福。当日众人也无可奈何，只得各散。言休烦絮，不觉又过了二十日。姚天君把子牙二魂六魄俱已拜去了，止有得一魂一魄，其日竟拜出泥丸宫，子牙已死在相府。众弟子与门下诸将官，连武王驾至相府，俱环立而泣。武王亦泣而言曰：“相父为国勤劳，不曾受享安康，一旦致此，于心何忍，言之痛心！”众将听武王之言，不觉大痛。杨戩含泪，将子牙身上摸一摸，只见心口还热，忙来启武王曰：“不要忙，丞相胸前还热，料不能就死。且停在卧榻。”

不言众将在府中慌乱。单言子牙一魂一魄，飘飘荡荡，杳杳冥冥，竟往封神台来。时有清福神迎迓，见子牙是魂魄，清福神柏鉴知道天意，忙将子牙魂魄轻轻的推出封神台来。但子牙原是有根行的人，一心不忘昆仑，那魂魄出了封神台，随风

飘飘荡荡，如絮飞腾，径至昆仑山来。适有南极仙翁闲游山下，采芝炼药，猛见子牙魂魄渺渺而来，南极仙翁仔细观看，方知是子牙的魂魄。仙翁大惊曰：“子牙绝矣！”慌忙赶上前，一把绰住了魂魄，装在葫芦里面，塞住了葫芦口，径进玉虚宫，启掌教老师。才进得宫门，后面有人叫曰：“南极仙翁不要走！”仙翁及至回头看时，原来是太华山云霄洞赤精子。仙翁曰：“道友那里来？”赤精子曰：“闲居无事，特来会你游海岛，适山岳，访仙境之高明野士，看其着棋闲耍，如何？”仙翁曰：“今日不得闲。”赤精子曰：“如今止了讲，你我正得闲。他日若还开讲，你我俱不得闲矣。今日反说是不得闲，兄乃欺我。”仙翁曰：“我有要紧事，不得陪兄，岂为不得闲之说。”赤精子曰：“吾知你的事：姜子牙魂魄不能入窍之说，再无他意。”仙翁曰：“你何以知之？”赤精子曰：“适来言语，原是戏你。我正为了牙魂魄赶来。我因先到西岐山，封神台上见清福神柏鉴，说：‘子牙魂魄方才至此，被我推出，今游昆仑山去了。’故此特地赶来。方才见你进宫，故意问你。今子牙魂魄果在何处？”仙翁曰：“适间闲游崖前，只见子牙魂魄飘荡而至，及仔细观看方知；今已被吾装在葫芦内，要启老师知之，不意足至。”赤精子曰：“多大事情，惊动教主。你将葫芦拿来与我，待吾去救子牙走一番。”仙翁把葫芦付与赤精子。赤精子心慌意急，借土遁离了昆仑，霎时来至西岐，到了相府前，有杨戩接住，拜倒在地，口称：“师伯今日驾临，想是为师叔而来。”赤精子答曰：“然也。快为通报！”杨戩入内，报与武王。武王亲自出迎。赤精子至银安殿，对武王打个稽首。武王竟以师礼待之，尊于上坐。赤精子曰：“贫道此来，特为子牙下山。如今子牙死在那里？”武王同众将士引赤精子进了内榻。赤精子见子牙合目不言，仰面而卧。赤精子曰：“贤王不

必悲啼，毋得惊慌，只令他魂魄还体，自然无事。”赤精子同武王复至殿上。武王请问曰：“道长，相父不绝，还是用何药饵？”赤精子曰：“不必用药，自有妙用。”杨戩在傍问曰：“几时救得？”赤精子曰：“只消至三更时，子牙自然回生。”众人俱各欢喜。不觉至晚，已到三更。杨戩来请，赤精子整顿衣袍，起身出城。只见十阵内黑气迷天，阴云布合，悲风飒飒，冷雾飘飘，有无限鬼哭神嚎，竟无底止。赤精子见此阵十分险恶，用手一指，足下先现两朵白莲花，为护身根本，后将麻鞋踏定莲花，轻轻起在空中。正是仙家妙用。怎见得，有诗为证：

道人足下白莲花，顶上祥光五色呈。
只为神仙犯杀戒，“落魂阵”内去留名。

话说赤精子站在空中，见十阵好生凶恶，杀气贯于天界，黑雾罩于岐山。赤精子正自，只见“落魂阵”内姚斌在那里披发仗剑，步罡踏斗于雷门；又见草人顶上一盏灯，昏昏惨惨，足下一盏灯，半灭半明。姚斌把令牌一击，那灯往下一灭，一魂一魄在葫芦中一进；幸葫芦口儿塞住，焉能迸得出来。姚天君连拜数拜，其灯不灭。大抵灯不灭，魂不绝。姚斌不觉心中焦躁，把令牌一拍，大呼曰：“二魂六魄已至，一魂一魄为何不归！”不言姚天君发怒连拜。且说赤精子在空中，见姚斌方拜下去，把足下二莲花往下一坐，来抢草人。不意姚斌拜起抬头，看见有人落将下来，乃是赤精子。姚斌曰：“赤精子，原来你敢入吾‘落魂阵’抢姜尚之魂！”忙将一把黑砂望上一洒。赤精子慌忙疾走；饶着走的快，把足下二朵莲花落在阵里。赤精子几乎失陷落魂阵中；急忙驾遁，进了西岐。杨戩接住，见赤精子面色恍惚，喘息不定。杨戩曰：“老师可曾救回魂魄？”

赤精子摇头连曰：“好利害！好利害！‘落魂阵’几乎连我陷于里面！饶我走得快，犹把我足下二朵白莲花打落在阵中。”武王闻说，大哭曰：“若如此言，相父不能回生矣！”赤精子曰：“贤王不必忧虑，料是无妨。此不过系子牙灾殃，如此迟滞，贫道如今往个所在去来。”武王曰：“老师往那里去？”赤精子曰：“吾去就来。你们不可走动，好生看待子牙。”分付已毕，赤精子离了西岐，脚踏祥光，借土遁来至昆仑山。不一时，有南极仙翁出玉虚宫而来，见赤精子至，忙问：“子牙魂魄可曾回？”赤精子把前事说了一遍，“借重道兄，启师尊，问个端的，怎生救得子牙？”仙翁听说，入宫至宝座下，行礼毕，把子牙事细细陈说一番。元始曰：“吾虽掌此大教，事体尚有疑难。你叫赤精子可去八景宫见大老爷，便知始末。”仙翁领命出宫来，对赤精子曰：“老师分付：你可往八景宫去参谒大老爷，便知端的，”赤精子辞了南极仙翁，驾祥云往玄都而来。不一时已到仙山。此处乃大罗宫玄都洞，是老子所居之地；内有八景宫，仙境异常，令人把玩不暇。有诗为证，诗曰：

仙峰巅险，峻峻崔嵬。坡生瑞草，地长灵芝。
根连地秀，顶接天齐。青松绿柳，紫菊红梅。
碧桃银杏，火枣交梨。仙翁判画，隐者围棋。
群仙谈道，静讲玄机。闻经怪兽，听法狐狸。
彪熊剪尾，豹舞猿啼。龙吟虎啸，翠落莺飞。
犀牛望月，海马声嘶。
异禽多变化，仙鸟世间稀。
孔雀谈经句，仙童玉笛吹。
怪松盘古顶，宝树映沙堤。
山高红日近，涧阔水流低。

清幽仙境院，风景胜瑶池。
此间无限景，世上少人知。

话说赤精子至玄都洞，见上面一联云：

道判混元，曾见太极两仪生四象。
鸿濛传法，又将胡人西度出函关。

赤精子在玄都洞外，不敢擅入。等候一会，只见玄都大法师出宫外，看见赤精子，问曰：“道友到此，有甚么大事？”赤精子打稽首，口称：“道兄，今无甚事，也不敢擅入。只因姜子牙魂魄游荡的事”细说一番，“特奉师命，来见老爷。敢烦通报。”玄都大法师听说，忙入宫，至蒲团前行礼，启曰：“赤精子宫门外听候法旨。”老子曰：“招他进来。”赤精子入宫，倒身下拜：“弟子愿老师万寿无疆！”老子曰：“你等犯了此劫，‘落魂阵’姜尚有愆，吾之宝‘落魂阵’亦遭此厄，都是天数。汝等谨受法戒。”叫玄都大法师：“取太极图来。”付与赤精子。“将吾此图如此行去，自然可救姜尚。你速去罢。”赤精子得了太极图，离了大罗宫，一时来至西岐。武王闻说赤精子回来，与众将迎迓至殿前。武王忙问曰：“老师那里去来？”赤精子曰：“今日方救得子牙。”众将听说，不觉大喜。杨戩曰：“老师，还到甚时候？”赤精子曰：“也到三更时分。”诸弟子专专等至三更来请，赤精子随即起身。出城行至十阵门前，捏土成遁，驾在空中，只见姚天君还在那里拜伏。

赤精子将老君太极图打散抖开，此图乃老君劈地开天，分清理浊，定地、水、火、风，包罗万象之宝。化了一座金桥，

五色毫光，照耀山河大地，护持着赤精子往下一坠，一手正抓住草人，望空就走。姚天君忽见赤精子二进“落魂阵”来，大叫曰：“好赤精子！你又来抢我草人！甚是可恶！”忙将一斗黑砂望上一泼。赤精子叫一声：“不好！”把左手一放，将太极图落在阵里，被姚天君所得。且说赤精子虽把草人抓出阵来，反把太极图失了，吓得魂不附体，面如金纸，喘息不定，在土遁内，几乎失利；落下遁光，将草人放下，把葫芦取出，收了子牙二魂六魄，装在葫芦里面，往相府前而来。只见众弟子正在此等候。远远望见赤精子忻然而来，杨戩上前请问曰：“老师！师叔魂魄可曾取得来么？”赤精子曰：“子牙事虽完了，吾将掌教大老爷的寄宝失在‘落魂阵’，吾未免有陷身之祸！”众将同进相府。武王闻得取子牙魂魄已至，不觉大喜。赤精子至子牙卧榻，将子牙头发分开，用葫芦口合住子牙法丸宫，连把葫芦敲了三四下，其魂魄依旧入窍。少时，子牙睁开眼，口称：“好睡！”急至看时，卧榻前武王、赤精子、众门人。子牙跃身而起。武王曰：“若非此位老师费心，焉得相父今生再面！”这会子牙方才醒悟，便问：“道兄何以知之，而救不才也？”赤精子把“十绝阵内有一‘落魂阵’，姚斌将你魂魄拜入草人，腹内止得一魂一魄，天不绝你，魂游昆仑，我为你赶入玉虚宫，讨你魂魄；复入大罗宫，蒙掌教大老爷赐太极图救你；不意失在‘落魂阵’中。”子牙听毕，自悔根行甚浅，不能俱知始末，“太极图乃玄妙之珍，今已误陷，奈何？”赤精子曰：“子牙且调养身体，待平复后，共议破阵之策。”武王回驾。子牙调养数日，方才全愈。

翌日升殿，赤精子与诸人共议破阵之法。赤精子曰：“此阵乃左道傍门，不知深奥。既有真命，自然安妥。”言未毕，杨戩启子牙：“二仙山麻姑洞黄龙真人到此。”子牙迎接至银

安殿，行礼毕，分宾主坐下。子牙曰：“道兄今到此，有何事见谕？”黄龙真人曰：“特来西岐，共破十绝阵。方今吾等犯了杀戒，轻重有分；众道友咫尺即来。此处凡俗不便，贫道先至，与子牙议论。可在西门外，搭一芦篷席殿，结彩悬花，以便三山五岳道友齐来，可以安歇。不然，有亵众圣，甚非尊贤之理。”子牙传令：“着南宫适、武吉起造芒篷，安放席殿。”又命杨戩：“在相府门首，但有众老师至，随即通报。”赤精子对子牙曰：“吾等不必在此商议，候造篷工完，篷上议事可也。”话非一日，武吉来报工完。子牙同二位道友、众门人，都出城来听用，止留武成王掌府事。话说子牙上了芦篷，铺氍毹地，悬花结彩，专候诸道友来至。大抵武王为应天顺人，仙圣自不绝而来。先来的是。

九仙山桃园洞广成子，
太华山云霄洞赤精子，
二仙山麻姑洞黄龙真人，
狭龙山飞云洞惧留孙，后入释成佛，
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，
崆峒山元阳洞灵宝大法师，
五龙山云霄洞文殊广法天尊，后成文殊菩萨，
九功山白鹤洞普贤真人，后成普贤菩萨，
普陀山落伽洞慈航道人，后成观世音大士，
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，
金庭山玉屋洞道行天尊，
青峰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。

子牙径往迎接，上篷坐下。内有广成子曰：“众位道友，

今日前来，兴废可知，真假自辨。子牙公几时破十绝阵？吾等听从指教。”子牙听得此言，魂不附体，欠身言曰：“列位道兄，料不才不过四十年毫末之功，岂能破得此十绝阵！乞列位道兄怜姜尚才疏学浅，生民涂炭，将土水火，敢烦那一位道兄，与吾代理，解君臣之忧烦，黎庶之倒悬，真社稷生民之福矣。姜尚不胜幸甚！”广成子曰：“吾等自身难保无虞，虽有所学，不能克敌此左道之术。”彼此互相推让。正说间，只见半空中有鹿鸣，异香满地，遍处氤氲。不知是谁来至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五回 燃灯议破十绝阵

诗曰：

“天绝阵”中多猛烈，若逢“地烈”更难堪。
秦完凑数皆天定，袁角遭诛是性贪。
雷火烧残今已两，捆仙缚去不成三。
区区十阵成何济，赢得“封神榜”上谈。

话说众人正议破阵主将，彼此推让，只见空中来了一位道人，跨鹿乘云，香风袭袭。怎见得他相貌稀奇，形容古怪？真是仙人班首，佛祖源流。有诗为证：

一天瑞彩光摇曳，五色祥云飞不彻。
鹿鸣空内九皋声，紫芝色秀千层叶。
中间现出真人相，古怪容颜原自别。
神舞虹霓透汉霄，腰悬宝录无生灭。
灵鹫山下号燃灯，时赴蟠桃添寿域。

众仙知是灵鹫山圆觉洞燃灯道人，齐下篷来，迎接上篷，行礼坐下。燃灯曰：“众道友先至，贫道来迟，幸勿以此介意。方今十绝阵甚是凶恶，不知以何人为主？”子牙欠身打躬曰：

“专候老师指教。”燃灯曰：“吾此来，实与子牙代劳，执掌符印；二则众友有厄，特来解释，三则了吾念头。子牙公请了！可将符印交与我。”子牙与众人俱大喜曰：“道长之言，甚是不谬。”随将印符拜送燃灯。燃灯受印符，谢过众道友，方打点议破十阵之事，正是：

雷部正神施猛力，神仙杀戒也难逃。

话说燃灯道人安排破阵之策，不觉心上咨嗟：“此一劫必损吾十友。”

且说闻太师在营中请十天君上帐，坐而问曰：“十阵可曾完全？”秦完曰：“完已多时。可着人下战书，知会早早成功，以便班师。”闻太师忙修书，命劝忠往子牙处来下战书。有哪吒见邓忠来至，便问曰：“有何事至此？”劝忠答曰：“来下战书。”哪吒报与子牙：“邓忠下书。”子牙命：“接上来。”书曰：

“征西大元戎太师闻仲书奉丞相姜子牙麾下：古云：‘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’今无故造反，是得罪于天下，为天下所共弃者也。屡奉天讨，不行悔罪，反恣肆强暴，杀害王师，致辱朝廷，罪亦罔赦。今摆此十绝阵已完，与尔共决胜负。特着邓忠将书通会，可准定日期，候尔破阵。战书到日，即此批宣。”

子牙看罢书，原书批回：“三日后会战。”邓忠回见太师，‘三日后会阵。’闻太师乃在大营中设席，款待十天君，大吹大擂饮酒。饮至三更，出中军帐，猛见周家芦篷里众道人顶上

现出庆云端彩，或金灯贝叶，瓔珞垂珠，似檐前滴水，涓涓不断。十天君惊曰：“昆仑山诸人到了！”众皆骇异，各归本阵，自去留心。不觉便是三日。

那日早晨，成汤营里砲响，喊声齐起，闻太师出营，在辕门口，左右分开队伍，乃邓、辛、张、陶四将；十阵主各安方向而立。只见西岐芦篷里，隐隐幡飘，霭霭瑞气，两边摆三山五岳门人。只见头一对是哪吒、黄天化出来；二对是杨戩、雷震子；三对是韩毒龙、薛恶虎；四对是金吒、木吒。怎见得，有诗为证：

玉磬金钟声两分，西岐城下吐祥云。
从今大破十绝阵，雷祖英名万载闻。

话说燃灯掌握元戎，领众仙下篷，步行排班，缓缓而行。只见赤精子对广成子；太乙真人对灵宝大法师；道德真君对惧留孙；文殊广法天尊对普贤真人；慈航道人 against 黄龙真人；玉鼎真人对道行天尊；十二代上仙，齐齐整整摆出；当中梅花鹿上坐燃灯道人；赤精子击金钟；广成子击玉磬。只见“天绝阵”内一声钟响，阵门开处，两杆幡摇，见一道人，怎生模样：面如蓝靛，发似硃砂，骑黄斑鹿出阵。但见：

莲子箍，头上着；绛绡衣，绣白鹤。手持四楞黄金铙，暗带擒仙玄妙索。荡三山，游五岳，金鳌岛内烧丹药。只因烦恼共嗔痴，不在高山受快乐。

且说“天绝阵”内秦天君飞出阵来。燃灯道人看左右，暗思：“并无一个在劫先破此阵之人……”正话说了，

忽然空中一阵风声飘飘，落下一位仙家，乃玉虚宫第五位门人邓华是也；拎一根方天画戟。见众道人，打个稽首，曰：“吾奉师命，特来破‘天绝阵’。”燃灯点首自思曰：“数定在先，怎逃此厄！”尚未回言，只见秦天君大呼曰：“玉虚教下谁来见吾此阵？”邓华向前言曰：“秦完慢来，不必恃强，自肆猖獗！”秦完曰：“你是何人，敢出大言？”邓华曰：“业障！你连我也认不得了！吾乃玉虚门下邓华是也。”秦完曰：“你敢来会我此阵否？”邓华曰：“既奉敕下山，怎肯空回！”提画戟就刺。秦完催鹿相还，步鹿交加，杀在“天绝阵”前，怎见得：

这一个轻移道步：那一个兜转黄斑。轻移道步，展动描金五色幡；兜转黄斑，金铜使开龙摆尾。这一个道心退后恶心生；那一个那顾长生真妙诀。这一个蓝脸上杀光直透三千丈，那一个粉脸上恶气冲破五云端。一个是雷部天君施威仗勇；一个是日宫神圣气概轩昂。正是：封神台上标名客，怎免诛身戮体灾。

话说秦天君与邓华战未及三五回合，空丢一铜，往阵内就走。邓华随后赶来；见秦完走进阵门去了，邓华也赶入阵内。秦天君见邓华赶急，上了板台，台上有几案，案上有三首幡。秦天君将幡执在手，左右连转数转，将幡往下一掷，雷声交作，只见邓华昏昏惨惨，不知南北西东，倒在地下。秦完下板台，将邓华取了首级，拎出阵来，大呼曰：“昆仑教下，谁敢再观吾‘天绝阵’也！”燃灯看见邓华首级，不觉咨嗟：“可怜数年道行，今日结果！”又见秦完复来叫阵，乃命文殊广法天尊先破此阵，燃灯分付：“务要小心！”文殊曰：“知道。领法

牒。”作歌出曰：

“欲试锋芒敢惮劳，凌霄宝匣玉龙号。
手中紫气三千丈，顶上凌云百尺高。
金阙晓临谈道德，玉京时去种蟠桃。
奉师法旨离仙府，也到红尘走一遭。”

文殊广法天尊问曰：“秦完，你截教无拘无束，原自快乐；为何摆此‘天绝阵’陷害生灵。我今既来破阵，必开杀戒。非是我等灭却慈悲，无非了此前因。你等勿自后悔！”秦完大笑曰：“你等是闲乐神仙，怎的也来受此苦恼。你也不知吾所练阵中无尽无穷之妙。非我逼你，是你等自取大厄！”文殊广法天尊笑曰：“也不知是谁取绝命之愆！”秦完大怒，执铜就打。天尊道：“善哉！”将剑挡架招隔。未及数合，秦完败走进阵。天尊赶到“天绝阵”门首，见里面飒飒寒雾，萧萧悲风，也自迟疑不敢擅入；只听得后面金钟响处，只得要进阵去。天尊把手往下一指，平地有两朵白莲而出。天尊足踏二莲，飘飘而进。秦天君大叫曰：“文殊广法天尊！纵你开口有金莲，垂手有白光，也出不得吾‘天绝阵’也！”天尊笑曰：“此何难哉！”把口一张，有斗大一朵金莲喷出；左手五指里有五道白光垂地倒往上卷；白光顶上有一朵莲花；花上有五盏金灯引路。且说秦完将三首幡，如前施展，只见文殊广法天尊顶上有庆云升起，五色毫光内有纓络垂珠挂将下来，手托七宝金莲，现了化身。怎见得：

悟得灵台体自殊，自由自在法难拘。
三花久已朝元海，纓络垂丝顶上珠。

话说秦天君把幡摇了数十摇，也播不动广法天尊。天尊在光里言曰：“秦完！贫道今日放不得你，要完吾杀戒！”把遁龙桩望空中一撒，将秦天君遁住了。此桩按三才，上下有三圈，将秦完缚得逼直。广法天尊对昆仑打下稽首曰：“弟子今日开此杀戒！”将宝剑一劈，取了秦完首级，拎将出“天绝阵”来。闻太师在墨麒麟上，一见秦完被斩，大叫一声：“气杀老夫！”催动坐骑，大叫：“文殊休走！吾来也！”天尊不理。麒麟来得甚急，似一阵黑烟滚来。怎见得，后人有诗赞曰：

怒气凌空怎按摩，一心只要动干戈。
休言此阵无赢日，纵有奇谋俱自讹。

且说燃灯后面黄龙真人乘鹤飞来，阻住闻太师，曰：“秦完‘天绝阵’坏吾邓华师弟，想秦完身亡，足以相敌。今十阵方才破一，还有九阵未见雌雄；原是斗法，不必恃强。你且暂退！”

只听得“地烈阵”一声钟响，赵江在梅花鹿上作歌而出：

“妙妙妙中妙，玄玄玄更玄。
动言俱演道，默语是神仙。
在掌如珠异，当空似月圆。
功成归物外，直入大罗天。”

赵天君大呼曰：“广法天尊既破了‘天绝阵’，谁敢会我‘地烈阵’么？”冲杀而来。燃灯道人命韩毒龙：“破‘地烈阵’走一遭。”韩毒龙跃身而出，大呼曰：“不可乱行！吾来也！”赵天君问曰：“你是何人，敢来见我？”韩毒龙曰：“

道行天尊门下，奉燃灯师父法旨，特来破你‘地烈阵’。赵江笑曰：“你不过毫末道行，怎敢来破吾阵，空丧性命！”提手中剑飞来直取。韩毒龙手中剑赴面交还。剑来剑架，犹如紫电飞空，一似寒冰出谷。战有五六回合，赵江挥一剑，望阵内败走。韩毒龙随后跟来。赶至阵中，赵天君上了板台，将五方幡摇动，四下里怪云卷起，一声雷鸣，上有火罩，上下交攻，雷火齐发。可怜韩毒龙，不一时身体成为齑粉。一道灵魂往封神台来，有清福神祇引进去了。且说赵天君复上梅花鹿，出阵大呼：“阐教道友，别着个有道行的来见此阵，毋得使根行浅薄之人至此枉丧性命！谁敢再会吾此阵？”燃灯道人曰：“惧留孙去走一番。”惧留孙领命，作歌而来：

“交光日月炼金英，二粒灵珠透宝明。
摆动乾坤知道力，逃移生死见功成。
逍遥四海留踪迹，归在玄都立姓名。
直上五云云路稳，紫鸾硃鹤自来迎。”

惧留孙跃步而出，见赵天君纵鹿而来。怎生妆束，但见：

碧玉冠，一点红；翡翠袍，花一丛。丝绦结就乾坤样，足不常登两朵云。太阿剑，现七星，诛龙虎，斩妖精。九龙岛内真灵士，要与成汤立大功。

惧留孙曰：“赵江，你乃截教之仙，与吾辈大不相同，立心险恶，如何摆此恶阵，逆天行事！休言你胸中道术，只怕你封神台上难逃目下之灾！”赵天君大怒，提剑飞来直取。惧留孙执剑赴面交还。未及数合，依前走入阵内。惧留孙随后赶至

阵前，不敢轻进；只听得后有钟声催响，只得入阵。赵天君已上板台，将五方幡如前运用。惧留孙见势不好，先把天门开了，现出庆云保护其身，然后取捆仙绳，命黄巾力士将赵江拿在芦篷，听候指挥。但见：

金光出手万仙惊，一道英风透体生。

“地烈阵”中施妙法，平空拎去上芦篷。

话说惧留孙将捆仙绳命黄巾力士拎往芦篷下一摔，把赵江跌的三昧火七窍中喷出，遂破了“地烈阵”。惧留孙徐徐而回。闻太师又见破了“地烈阵”，赵江被擒，在墨麒麟背上，声若巨雷，大叫曰：“惧留孙莫走！吾来也！”时有玉鼎真人曰：“闻兄不必这等。我辈奉玉虚宫符命下世，身惹红尘，来破十阵；才破两阵，尚有八阵未见明白。况原言过斗法，何劳声色，非道中之高明也。”把闻太师说得默默无言。燃灯道人命：“暂且回去。”闻太师亦进老营，请八阵主帅，议曰：“今方破二阵，反伤二位道友，使我闻仲心下实是不忍！”董天君曰：“事有定数。既到其间，亦不容收拾。如今把吾‘风吼阵’定成大功。”与闻太师共议，不题。

且说燃灯道人回至篷上，惧留孙将赵江提在篷下，来启燃灯。燃灯曰：“将赵江吊在芦篷上。”众仙启燃灯道人：“‘风吼阵’明日可破么？”燃灯道：“破不得。这‘风吼阵’非世间风也。此风乃地、水、火之风。若一运动之时，风内有万刀齐至，何以抵当？须得先借得定风珠，治住了风，然后此阵方能得破。”众位道友曰：“那里去借定风珠？”内有灵宝大法师曰：“吾有一道友，在九鼎铁叉山八宝云光洞，度厄真人有定风珠。弟子修书，可以借得。子牙差文官一员，武将一员，

速去借珠；‘风吼阵’自然可破。”子牙忙差散宜生、晁田文武二名，星夜往九鼎铁叉山八宝云光洞来取定风珠。二人离了西岐，迳往大道。非止一日，渡了黄河。又过数日，行到九鼎铁叉山。怎见得：

嵯峨矗矗，峻险巍巍。嵯峨矗矗冲霄汉；峻险巍巍碧碍空。怪石乱堆如坐虎，苍松斜挂似飞龙。岭上鸟啼娇韵美，崖前梅放异香浓。涧水潺潺流出冷，巅云黯黯过来凶。又见飘飘雾，凜凜风，咆哮饿虎吼山中。寒鸦拣树无栖处，野鹿寻窝没定踪。可叹行人难进步，皱眉愁脸把头蒙。

话说宜生、晁田二骑上山，至洞门下马，只见有一童子出洞。宜生曰：“师兄，请烦通报老师：西周差官散宜生求见。”童子进里面去；少时出来道：“请。”宜生进洞，见一道人坐于蒲团之上。宜生行礼，将书呈上。道人看书毕，对宜生曰：“先生此来，为借定风珠。此时群仙聚集，会破十绝阵，皆是定数；我也不得不允。况有灵宝师兄华札。只是一路去须要小心，不可失误！”随将一颗定风珠付与宜生。

宜生谢了道人，慌忙下山。同晁田上马，扬鞭急走，不顾颠危跋涉。沿黄河走了两日，却无渡船。宜生对晁田曰：“前日来，到处有渡船；如今却无渡船者何也？”只见前面有一人来。晁田问曰：“过路的汉子，此处如何竟无渡口？”行人答曰：“官人不知：近日新来两个恶人，力大无穷，把黄河渡口俱被他赶个罄尽。离此五里，留个渡口，都要从他那里过，尽他捐勒渡河钱。人不敢拗他，要多少就是多少。”宜生听说：“有如此事，数日就有变更！”速马前行，果见两个大汉，

也不撑船，只用木筏，将两条绳子，左边上筏，右边拽过去；右边上筏，左边拽过来。宜生心下也甚是惊骇：“果然力大；且是爽利。”心忙意急，等晁田来同渡。只见晁田马至面前，他认得是方弼、方相兄弟二人，在此盘河。晁田曰：“方将军！”方弼看时，认得是晁田。方弼曰：“晁兄，你往那里去来？”晁田曰：“烦你渡吾过河。”方弼随将筏牌同宜生、晁田渡过黄河上岸。方相、方弼相见，叙其旧日之好。方弼问曰：“晁兄往那里去来？”晁田将取定风珠之事说了一遍。方弼又问：“此位是何人？”晁田曰：“此是西岐上大夫散宜生。”方弼曰：“你乃纣臣，为甚事同他走？”晁田曰：“纣王失政，吾已归顺武王。如今闻太师征伐西岐，摆下十绝阵。今要破‘风吼阵’，借此定风珠来。今日有幸得遇你昆玉。”方弼自思：“昔日反了朝歌，得罪纣王，一向流落；今日得定风珠抢去，将功赎罪，却不是好，我兄弟还可复职。”因问曰：“散大夫，怎么样的就叫做定风珠？借吾一看，以长见识。”宜生见方弼渡他过河，况是晁田认得，忙忙取出来递与方弼。方弼打开看过了，把包儿往腰里面一塞，“此珠当作过河船资。”遂不答语，径往正南大路去了。晁田不敢拦阻。方弼、方相身高三丈有余，力大无穷，怎敢惹他！把宜生吓的魂飞魄散，大哭曰：“此来跋涉数千里途程，今一旦被他抢去，怎生是好！将何面见姜丞相诸人！”抽身往黄河中要跳。晁田把宜生抱住，曰：“大夫不要性急。吾等死不足惜，但姜丞相命我二人取此珠破‘风吼阵’，急如风火；不幸被他劫去。吾等死于黄河，姜丞相不知信音，有误国家大事，是不忠也；中途被劫，是不智也。我和你慨然见姜丞相，报知所以，令他别作良图。宁死刀下，庶几少减此不忠、不智之罪。你我如今不明不白死了，两下担误，其罪更甚。”宜生叹曰：“谁知此处遭殃！”二人上马往

前，加鞭急走。

行不过十五里，只见前面两杆旗幡，飞出山口；后听粮车之声。宜生马至跟前，看见是武成王黄飞虎催粮过此。宜生下马，武成王下骑，曰：“大夫往那里来？”宜生哭拜在地。黄飞虎答礼，问晁田曰：“散大夫有甚事，这等悲泣？”宜生把取定风珠，渡黄河遇方弼抢去的事说了一番。黄飞虎曰：“几时劫去？”宜生曰：“去而不远。”飞虎曰：“不妨。吾与大夫取来。你们在此略等片时。”飞虎上了神牛，此骑两头见日，走八百里。撒开辔头，赶不多时，已自赶上。只见兄弟二人在前面晃晃荡荡而行。黄千岁大叫曰：“方弼、方相慢行！”方弼回头，见是武成王黄飞虎，多年不见，忙在道傍跪下，问武成王曰：“千岁哪里去？”飞虎大喝曰：“你为何把散宜生定风珠都抢了来？”方弼曰：“他与我作过渡钱，谁抢他的？”飞虎曰：“快拿来与我！”方相双手献与黄飞虎。飞虎曰：“你二人一向在那里？”方弼曰：“自别大王，我弟兄盘河过日子，苦不堪言。”飞虎曰：“我弃了成汤，今归周国。武王真乃圣主，仁德如尧、舜；三分天下，已有二分。会闻太师在西岐征伐，屡战不能取胜。你既无所归，不若同我归顺武王御前，亦不失封侯之位。不然，辜负你弟兄本领。”方弼曰：“大王若肯提拔，乃愚兄弟再生之恩矣，有何不可。”飞虎曰：“既如此，随吾来。”二人随着武成王，飞骑而来，霎时即至。宜生、晁田见方家弟兄跟着而来，吓的魂不附体。武成王下骑，将定风珠付与宜生，曰：“你二位先行，吾带方弼、方相后来。”且说宜生、晁田星夜赶至西岐篷下，来见子牙。子牙问：“取定风珠的事如何？”宜生把渡黄河被劫之事说了一遍。子牙大喝：“宜生！倘然是此珠，若是国玺，也被中途抢去了！且带罪暂退！”子牙将定风珠上篷，献与燃灯道人。众仙曰：“既

有此珠，明日可破‘风吼阵’。”不知胜负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六回 广成子破金光阵

诗曰：

仙佛从来少怨尤，只因烦恼惹闲愁，
恃强自弃千年业，用暴须拼万劫修。
几度看来悲往事，从前思省为谁仇。
可怜羽化封神日，俱作南柯梦里游。

话说燃灯道人次日与十二弟子排班下逢，将金钟、玉磬频敲，一齐出阵。只见成汤营里一声砲响，闻太师乘骑早至辕门，看子牙破“风吼阵”。董天君作歌而来：骑八叉鹿，提两口太阿剑。歌曰：

“得到清平有甚忧，丹炉乾马配神牛。
从来看破纷纷乱，一点灵台只自由。”

话说董天君鹿走如飞，阵前高叫。燃灯观左右无人可先入“风吼阵”；忽然见黄飞虎领方弼、方相来见子牙，禀曰：“末将催粮，收此二将，乃纣王驾下镇殿大将军方弼、方相兄弟二人。”子牙大喜。猛然间，燃灯道人看见两个大汉，问子牙曰：“此是何人？”子牙曰：“黄飞虎新收二将，乃是方弼、方相。

”燃灯叹曰：“天数已定，万物难逃！就命方弼破‘风吼阵’，走一遭。”子牙遂令方弼破“风吼阵”。可怜！方弼不过是俗子凡夫，那里知道其中幻术，便应声：“愿往！”持戟拽步如飞，走至阵前。董天君见一大汉，高三丈有余，面如重枣，一部落腮髭髯，四只眼睛，甚是凶恶。董天君看罢，着实骇然，怎见得，有赞为证。赞曰：

三叉冠，乌云荡漾；铁掩心，砌就龙鳞。翠蓝袍，团花灿烂；画杆戟，烈烈征云。四目生光真显耀，脸如重枣像虾红。一步落腮飘脑后，平生正直最英雄。曾反朝歌保太子，盘河渡口遇宜生。归周末受封官爵，“风吼阵”上见奇功。只因前定垂天象，显道神封久注名。

话说方弼见董天君大呼曰：“妖道慢来！”就是一戟。董天君那里招架得住，只是一合，便往阵里走了。子牙命左右擂鼓。方弼耳闻鼓声响，拖戟赶来，至“风吼阵”门前，径冲将进去。他那里知道阵内无穷奥妙。只见董天君上了板台，将黑幡摇动，黑龙卷起，有万千兵刃，杀将下来。只听得一声响，方弼四肢已为数段，跌倒在地。一道灵魂往封神台，清福神柏鉴引进去了。董天君命士卒将方弼尸首拖出阵来。董全催鹿，复到阵前，大呼曰：“玉虚道友！尔等把一凡夫误送性命，汝心安乎！既是高明道德之士，来会吾此阵，便见玉石也。”燃灯乃命慈航道人：“你将定风珠拿去，破此‘风吼阵’。”慈航道人领法旨。乃作歌曰：

“自隐玄都不记春，几回苍海变成尘。

玉京金阙朝元始，紫府丹霞悟妙真。
喜集成成千岁鹤，闲来高卧万年身。
吾今已得长生术，未肯轻传与世人。

话说慈航道人谓董全曰：“道友，吾辈逢此杀戒，尔等最是逍遥，何苦摆此阵势，自取灭亡！当时金押‘封神榜’，你可曾在碧游宫，听你掌教师尊曾说有两句偈言，帖在宫门；‘净诵《黄庭》紧闭洞，如染西土受灾殃！’”董天君曰：“你阐教门下，自倚道术精奇，屡屡将吾辈藐视，我等方才下山。道友，你是为善好乐之客，速回去，再着别个来，休惹苦恼！”慈航曰：“连你一身也顾不来，还要顾我！”董全大怒，执宝剑望慈航直取。慈航架剑，口称：“善哉！”方才用剑相还。来往有三五回合，董天君往阵中便走。慈航道人随后赶来，到得阵门前，亦不敢擅入里面去；只听得脑后钟声频催，乃徐徐而入。只见董天君上了板台，将黑幡摇动，黑风卷起，犹如坏方弼一般。慈航道人顶上有定风珠，此风焉能得至。不知此风不至，刀刃怎么得来。慈航将清净琉璃瓶祭于空中，命黄巾力士将瓶底朝天，瓶口朝地。只见瓶中一道黑气，一声响，将董全吸在瓶中去了。慈航命力士将瓶口转上，带出“风吼阵”来。只见闻太师坐在墨麒麟身上，专听阵中消息。只见慈航道人出来，对闻太师曰：“‘风吼阵’已被吾破矣。”命黄巾力士将瓶倾下来，怎见得，只见：

丝绦道服麻鞋在，浑身皮肉化成脓。

董全一道灵魂往封神台来，清福神柏鉴引进去了。闻太师见而大呼曰：“气杀吾也！”将麒麟磕开，提金鞭冲杀过来。

有黄龙真人乘鹤急止之曰：“闻太师，你十阵方破三阵，何必又动无明，来乱吾班次！”只听得“寒冰阵”主大叫：“闻太师，且不要争先，待吾来也！”乃信口作歌曰：

“玄中奥妙少人知，变化随机事事奇。
九转功成炉内宝，从来应笑世人痴。”

话说闻太师只得立住。那“寒冰阵”内袁天君歌罢，大叫：“阐教门下，谁来会吾此阵？”燃灯道人命道行天尊门徒薛恶虎：“你破‘寒冰阵’走一遭。”薛恶虎领命，提剑蜂拥而来。袁天君见是一个道童，乃曰：“那道童速自退去，着你师父来！”薛恶虎怒曰：“奉命而来，岂有善回之理！”执剑砍来。袁天君大怒，将剑来迎；战有数合，便走入阵内去了。薛恶虎随后赶入阵来。只见袁天君上了板台，用手将黑幡摇动，上有冰山，即似刀山一样，往下磕来；下有冰塊，如狼牙一般，往上凑合。任你是甚么人，汤之即为齑粉。薛恶虎一入其中，只听得一声响，磕成肉泥。一道灵魂径往封神台去了。阵中黑气上升。道行天尊叹曰：“门人两个，今绝于二阵之中！”又见袁天君跨鹿而来，便叫：“你们十二位之内，乃是上仙名士，谁来会吾此阵？乃令此无甚道术之人来送性命！”燃灯道人命普贤真人走一遭。普贤真人作歌而来。歌曰：

“道德根源不敢忘，寒冰看破火消霜。尘心不解
遭魔障，堪伤！眼前咫尺失天堂。”

普贤真人歌罢。袁天君怒气纷纷，持剑而至。普贤真人曰：“袁角，你何苦作孽，摆此恶阵！贫道引来入阵时，一则开吾

杀戒，二则你道行功夫一旦失却，后悔何及！”袁天君大怒，仗剑直取。普贤真人将手中剑架住，口称“善哉！”二人战有三五合，袁角便走入阵中去了。普贤真人随即走进阵来。袁天君上了板台，将黑幡招动，上有冰山一座打将下来。普贤真人用指上放一道白光如线，长出一朵庆云，高有数丈；上有八角；角上乃金灯，纓络垂珠，护持顶上；其冰见金灯自然消化，毫不能伤。有一个时辰，袁天君见其阵已破，方欲抽身；普贤真人用吴钩剑飞来，将袁天君斩于台下。袁角一道灵魂被清福神引进封神台去了。普贤收了云光，大袖迎风，飘飘而出。闻太师又见破了“寒冰阵”，欲为袁角报仇；只见“金光阵”主，乃金光圣母，撒开五点斑豹驹，厉声作歌而来。歌曰：

“真大道，不多言，运用之间恆自然。放开二目
见天元，此即是神仙。”

话说金光圣母骑五点斑豹驹，提飞金剑，大呼曰：“阐教门人谁来破吾‘金光阵’？”燃灯道人看左右无人先破此阵；正没计较，只见空中飘然坠下一位道人，面如傅粉，唇似丹珠。怎见得，有诗为证，诗曰：

道服先天气盖昂，竹冠麻履异寻常。
丝绦腰下飞鸾尾，宝剑锋中起烨光。
全气全神真道士，伏龙伏虎仗仙方。
神藏奇宝钦神鬼，“封神榜”上把名扬。

话说众道人看时，乃是玉虚宫门下萧臻。萧臻对众仙稽首，曰：“吾奉师命下山，特来破‘金光阵’。”只见金光圣母大

呼曰：“阐教门下谁来会吾此阵？”言未毕，萧臻转身曰：“吾来也！”金光圣母不认得萧臻，问曰：“来者是谁？”萧臻笑曰：“你连我也认不得了！吾乃玉虚门下萧臻的便是。”金光圣母曰：“尔有何道行，敢来会吾此阵？”执剑来取。萧臻撒步，赴面交还。二人战未及三五合，金光圣母拔马往阵中飞走。萧臻大叫：“不要去！吾来了！”径赶入金光阵内，至一台下。金光圣母下驹上台，将二十一根杆上吊着镜子，镜子上每面有一套，套住镜子。圣母将绳子拽起，其镜现出，把手一放，明雷响处，振动镜子，连转数次，放出金光，射着萧臻，大叫一声，可怜！正是：

百年道行从今灭，衣袍身体影无踪。

萧臻一道灵魂，清福神柏鉴引进封神台去。金光圣母复上了斑豹驹，走至阵前曰：“萧臻已绝。谁敢会吾此阵？”燃灯道人命广成子：“你去走一遭。”广成子领命，作歌曰：

“有缘得悟本来真，曾在终南遇圣人。
指出长生长古秀，生成玉蕊万年新。
浑身是口难为道，大地飞尘别有春。
吾道了然成一贯，不明一字最艰辛。”

话说金光圣母见广成子飘然而来，大呼曰：“广成子，你也敢会吾此阵？”广成子曰：“此阵有何难破，聊为儿戏耳！”金光圣母大怒，仗剑来取。广成子执剑相迎。战未及三五合，金光圣母转身往阵中走了。广成子随后赶入“金光阵”内，见台前有幡杆二十一根，上有物件挂着。金光圣母上台，将绳子

攥住，拽起套来，现出镜子，发雷振动，金光射将下来。广成子忙将八卦仙衣打开，连头裹定，不见其身。金光总有精奇奥妙，侵不得八卦紫寿衣。有一个时辰，金光不能透入其身，雷声不能振动其形。广成子暗将番天印往八卦仙衣底下打将下来，一声响，把镜子打破了十九面。金光圣母着慌，忙拿两面镜子在手，方欲摇动，急发金光来照广成子；早被广成子复祭番天宝印打来。金光圣母躲不及，正中顶门，脑浆进出。一道灵魂早进封神台去了。广成子破了“金光阵”，方出阵门。闻太师得知金光圣母已死，大叫曰：“广成子休走！吾与金光圣母报仇！”麒麟走动如飞。只见“化血阵”内孙天君大叫曰：“闻兄不必动怒，待吾擒他与金光圣母报仇。”孙天君面如重枣，一部短髯，戴虎头冠，乘黄斑鹿，飞滚而来。燃灯道人顾左右，并无一人去得；偶然见一道人，慌忙而至，与众人打稽首，曰：“众位道兄请了！”燃灯曰：“道者何来？高姓，大名？”道人曰：“衲子乃五夷山白云洞散人乔坤是也。闻十绝阵有‘化血阵’，吾当协助子牙。”言未了，孙天君叫曰：“谁来会吾此阵？”乔坤抖搜精神曰：“吾来了！”仗剑在手，向前问曰：“尔等虽是截教，总是出家人，为何起心不良，摆此恶阵？”孙天君曰：“尔是何人，敢来破我‘化血阵’？快快回去，免遭枉死！”乔坤大怒，骂曰：“孙良，你休夸海口，吾定破尔阵，拿你枭首，号令西岐。”孙天君大怒，纵鹿仗剑来取。乔坤赴面交还。未及数合，孙天君败入阵。乔坤随后赶入阵中。孙天君上台，将一片黑砂往下打来，正中乔坤。正是：

砂沾袍服身为血，化作津津遍地红。

乔坤一道灵魂已进封神台去了。孙天君复出阵前，大呼曰：

“燃灯道友，你着无名下士来破吾阵，枉丧其身！”燃灯命太乙真人：“你去走一遭。”太乙真人作歌而来。歌曰：

“当年有志学长生，今日方知道行精：
运动乾坤颠倒理，转移月日互为明。
苍龙有意归离卧，白虎多情觅坎行。
欲炼九还何处是，震宫雷动望西成。”

太乙真人歌罢。孙天君曰：“道兄，你非是见吾此阵之士。”太乙真人笑曰：“道友休夸大口，吾进此阵如入无人之境耳。”孙天君大怒，催鹿仗剑直取。太乙真人用剑相还。未及三六合，孙天君便往阵中去了。太乙真人听脑后金钟催响，至阵门，将手往下一指，地现两朵青莲。真人脚踏二花，腾腾而入。真人用左手一指，指上放出一道白光，高有一二丈；顶上现一朵庆云，旋在空中，护于顶上。孙天君在台上抓一把黑砂打将下来。其砂方至顶云，如雪见烈焰一般，自灭无踪。孙天君大怒，将一斗黑砂往下一泼。其砂飞扬而去，自灭自消。孙天君见此术不应，抽身逃遁。太乙真人忙将九龙神火罩祭于空中，孙天君合该如此，将身罩住。真人双手一拍，只见现出九条火龙，将罩盘绕，顷刻烧成灰烬。一道灵魂往封神台去了。闻太师在老营外，见太乙真人又破了“化血阵”，大叫曰“太乙真人休回去！吾来了！”只见黄龙真人乘鹤而至，立阻闻太师曰：“大人之语，岂得失信！十阵方才破六，尔且暂回，明日再会。如今不必这等恃强，雌雄自有分定。”闻太师气冲斗牛，神目光辉，须发皆竖。回进老营，忙请四阵主入帐。太师泣对四天君曰：“吾受国恩，官居极品，以身报国，理之当然。今日六友遭殃，吾心何忍！四位请回海岛，待吾与姜尚决一死战，誓

不俱生！”太师道罢，泪如雨下。四天君曰：“闻兄且自宽慰。此是天数。吾等各有主张。”俱回本阵去了。

且说燃灯与太乙真人回至芦篷，默坐不言。子牙打点前后。

话说闻太师独自寻思，无计可施。忽然想起峨嵋山罗浮洞赵公明，心下踌躇：“若得此人来，大事庶几可定。”忙唤吉立、余庆：“好生守营，我往峨嵋山去来。”二人领命。太师随上墨麒麟，挂金鞭，借风云，往罗浮洞来。正是：

神风一阵行千里，方显玄门道术高。

霎时到了峨嵋山罗浮洞。下了麒麟，太师观看其山，其清幽僻净：鹤鹿纷纭，猿猴来往，洞门前悬挂藤萝。太师问：“有人否？”少时有一童子出来，见太师三只眼，问曰：“老爷那里来的？”太师曰：“你师父可在么？”童儿答曰：“在洞里静坐。”太师曰：“你说商都闻太师来访。”童儿进来，见师父报曰：“有闻太师来拜访。”赵公明听说，忙出洞迎接，见闻太师大笑曰：“闻道兄，那一阵风儿吹你到此？你享人间富贵，受用金屋繁华，全不念道门光景，清淡家风！”二人携手进洞，行礼坐下。闻太师长吁一声，未及开言。赵公明问曰：“道兄为何长吁？”闻太师曰：“我闻仲奉诏征西，讨伐叛逆。不意昆仑教下姜尚，善能谋谖，助恶者众，朋党作奸。屡屡失机，无计可施。不得已，往金鳌岛，邀秦完等十友协助，乃摆十绝阵；指望擒获姜尚，孰知今破其六，反损六位道友，无故遭殃，实为可恨！今日自思，无门可投，忝愧到此，烦兄一往。不知道兄尊意如何？”公明曰：“你当时怎不早来？今日之败，乃自取之也。既然如此，兄且先回，吾随后即至。”太师大喜，辞了公明，上骑，借风云回营。不表。且说赵公明唤门徒陈九

公、姚少司：“随我往西岐去。”两个门徒领命。公明打点起身，唤童儿：“好生看守洞府，吾去就来。”带两个门人，借土遁往西岐。正行之间，忽然落下来，是一座高山上。正是：

异景奇花观不尽，分明生就小蓬莱。

赵公明正看山中景致，猛然山脚下一阵狂风大作，卷起灰尘。公明看时，只见一只猛虎来了，笑曰：“此去也无坐骑，跨虎登山，正是好事。”只见那虎剪尾摇头而来。怎见得，有诗为证，诗曰：

咆哮踊跃出深山，几点英雄汗血斑。
利爪如钩心胆壮，钢牙似剑势凶顽。
未曾行处风先动，才作奔腾草自扳。
任是善群应畏服，敢撓威猛等闲间。

许说赵公明见一黑虎而来，喜不自胜：“正用得着你！”掉步向前，将二指伏虎在地，用丝绦套住虎项，跨在虎背上，把虎头一拍；用符印一道画在虎项上。那虎四足就起风云，霎时间来到成汤营，辕门下虎。众军大叫：“虎来了！”陈九公曰：“不妨！乃是家虎。快报与闻太师：赵老爷已至辕门。”太师闻报，忙出营迎迓。二人至中军帐坐下。有四阵主来机见，共谈军务之事。赵公明曰：“四位道兄，如何摆十绝阵，反损了六位道友？此情真是可恨！”正说间，猛然抬头，只见子牙芦蓬上吊着赵江。公明问曰：“那蓬上吊的是谁？”白天君曰：“道兄，那就是‘地烈阵’主赵江。”公明大怒：“岂有此理！三教原来总一般，彼将赵江如此之辱，吾辈体面何存！待吾也

将他的人拿一个来吊着，看他意下如何！”随上虎提鞭。闻太师同四阵主出营，看赵公明来会姜子牙。不知胜负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七回 公明辅佐闻太师

诗曰：

异宝虽多莫炫奇，须知盈满有参差。
西山此际多夸胜，狭路应思失意悲。
跨虎有威终属幻，降龙无术转当时。
堪嗟纣日西山近，无奈匡君欠所思。

话说赵公明乘虎提鞭，出营来大呼曰：“着姜尚快来见我！”哪吒听说，报上篷来：“有一跨虎道者，请师叔答话。”燃灯谓子牙曰：“来者乃峨嵋山罗浮洞赵公明是也。你可见机而作。”子牙领命下篷，乘四不相，左右有哪吒、雷震子、黄天化、杨戩、金、木二吒拥护。只见杏黄旗招展，黑虎上坐一道人。怎见得：

天地玄黄修道德，洪荒宇宙炼元神。
虎龙啸聚风云鼎，乌兔周旋卯酉晨。
五遁三除闲戏耍，移山倒海等闲论。
掌上曾安天地诀，一双草履任游巡。
五气朝元真罕事，三花聚顶自长春。
峨嵋山下声名远，得到罗浮有几人。

话说子牙见公明，向前施礼，口称：“道友是哪一座名山？何处洞府？”公明曰：“吾乃峨嵋山罗浮洞赵公明是也。你破吾道友六阵，倚仗你等道术，坏吾六友，心实痛切！又把赵江高吊芦篷，情俱可恨！姜尚，我知你是玉虚宫门下。我今日下山，必定与你见个高低！”提鞭纵虎来取子牙。子牙仗剑急架忙还。二兽相交。未及数合，公明祭鞭在空中，神光闪烁如电，其实惊人。子牙躲不及，被一鞭打下鞍鞵。哪吒急来，使火尖枪敌住公明。金吒救回姜子牙。子牙被鞭打伤后心，死了。哪吒使开枪法，战未数合，又被公明一鞭打下风火轮来。黄天化看见，催开玉麒麟，使两柄锤抵住公明。又飞起雷震子，展开黄金棍，往下打来。杨戩纵马摇枪，将赵公明裹在垓心。好杀！只杀得：

天昏地惨无光彩，宇宙浑然黑雾迷。

赵公明被三人裹住了。雷震子是上三路，黄天化是中三路，杨戩暗将哮天犬放起，形如白象。怎见得好犬：

仙犬修成号细腰，形如白象势如枭。
铜头铁颈难招架，遭遇凶锋骨亦消。

话说杨戩暗放哮天犬，赵公明不防备，早被哮天犬一口把颈项咬伤，将袍服扯碎，只得拨虎逃归进辕门。闻太师见公明失利，慌忙上前慰劳。赵公明曰：“不妨。”忙将葫芦中仙药取出搽上，即时全愈。不表。

且说子牙被赵公明一鞭打死，抬进相府。武王知子牙打死，忙同文武众官至相府来看子牙；只见子牙面如白纸，合目不言，

不觉点首叹曰：“‘名利’二字，俱成画饼！”着实伤掉。正叹之间，报：“广成子进相府来看子牙。”武王迎接至殿前。武王曰：“道兄，相父已亡，如之奈何？”广成子曰：“不妨。子牙该有此厄。”叫取水一盞。道人取一粒丹，用手捻开，口撬开，将药灌下十二重楼。有一个时辰，子牙大叫一声：“痛杀吾也！”二目睁开，只见武王、广成子俱立于卧榻之前。子牙方知中伤已死。正欲挣起身来致谢，广成子摇手曰：“你好生调理，不要妄动。吾去芦篷照顾，恐赵公明猖獗。”广成子至篷上，回了燃灯的话：“已救回子牙还生，且在城内调养。”不表。

话说赵公明次日上虎，提鞭出营，至篷下，坐名要燃灯答话。哪吒报上篷来。燃灯遂与众道友排班而出；见公明威风凛凛，眼露凶光，非道者气像。燃灯打稽首，对赵公明曰：“道兄请了！”公明回答曰：“道兄，你等欺吾教太甚！吾道你知；你道吾见。你听我道来：

混沌从来不记年，各将妙道补真全。
当时未有星河斗，先有吾党后有天。

道兄，你乃阐教玉虚门下之士；我乃截教门人。你师，我师，总是一师秘授，了道成仙，共为教主。你们把赵江吊在篷上，将吾道貌如灰土。吊他一绳，有你半绳，道理不公。岂不知：

翠竹黄须白笋芽，儒冠道履白莲花。
红花白藕青荷叶，三教元来总一家。”

燃灯答曰：“赵道兄，当时金押‘封神榜’，你可曾在碧游宫？”赵公明曰：“吾岂不知！”燃灯曰：“你既知道，你师曾说神中之姓名，三教内俱有弥封无影，死后见明。尔师言得明明白白，道兄今日至此，乃自昧己心，逆天行事，是道兄自取。吾辈逢此劫数，吉凶未知。吾自天皇修成正果，至今难脱红尘。道兄无束无拘，却要强争名利。你且听我道来：

盘古修来不记年，阴阳二气在先天。
煞中生气肌肤换，精里含精性命团。
玉液丹成真道士，六根清净产胎仙。
扭天拗地心难正，徒费工夫落堑渊。”

赵公明大怒曰：“难道吾不如你，且听我道来：

能使须弥翻转过，又将日月逆周旋。
后来天地生吾后，有甚玄门道德仙！”

赵公明道罢。黄龙真人跨鹤至前，大呼曰：“赵公明，你今日至此，也是‘封神榜’上有名的，合该此处尽绝！”公明大怒，举鞭来取。真人忙将宝剑来迎。鞭剑交加。未及数合，赵公明将缚龙索祭起，把黄龙真人平空拿去。赤精子见拿了黄龙真人，大呼：“赵公明少得无礼！听吾道来：

会得阳仙物外玄，了然得意自忘筌。应知物外长生路，自是逍遥不老仙。铅与汞，产先天，颠倒日月配坤乾。明明指出无生妙，无奈凡心不自捐。”

话说赤精子执剑来取公明。公明鞭法飞腾。来往有三五合，公明取出一物，名曰定海珠，珠有二十四颗。此珠后来兴于释门，化为二十四诸天。公明将此宝祭于空中，有五色毫光。纵然神仙，观之不明，瞧之不见，一刷下来，将赤精子打了一交。赵公明正欲用鞭复打赤精子顶上，有广成子岔步大叫：“少待伤吾道兄！吾来了！”公明见广成子来得凶恶，急忙迎架广成子。两家交兵，未及一合，又祭此珠，将广成子打倒尘埃。道行天尊急来抵住公明。公明连发此宝，打伤五位上仙，玉鼎真人、灵宝大法师五位败回芦蓬。赵公明连胜回营。至中军，闻太师见公明得胜大喜。公明命将黄龙真人也吊在幡杆上。把黄龙真人泥丸宫上用符印压住元神，轻容易不得脱逃。营中闻太师一面分付设酒，四阵主陪饮。

且说燃灯回上芦蓬坐下，五位上仙俱着了伤，面面相觑，默默不语。燃灯问众道友曰：“今日赵公明用的是何物件打伤众位？”灵宝大法师曰：“只知着人甚重，不知是何宝物，看不明切。”五人齐曰：“只见红光闪灼，不知是何物件。”燃灯闻言，甚是不乐；忽然抬头，见黄龙真人吊在幡杆上面，心下越觉不安。众道者叹曰：“是吾辈逢此劫厄不能摆脱。今黄龙真人被如此厄难，我等此心何忍！谁能解他愆尤方好。”玉鼎真人曰：“不妨。至晚间再作处治。”众道友不言。不觉红轮西坠，玉鼎真人唤杨戩曰：“你今夜去把黄龙真人放来。”杨戩听命。至一更时分，化作飞蚁，飞在黄龙真人耳边，悄悄言曰：“师叔，弟子杨戩奉命，特来放老爷。怎么样阳神便出？”真人曰：“你将吾顶上符印去了，吾自得脱。”杨戩将符印揭去。正是：

天门大开阳神出，去了昆仑正果仙。

真人来至芦逢稽首，谢了玉鼎真人。众道人大喜。且说赵公明饮酒半酣，正欢呼大悦，忽邓忠来报：“启老爷：幡上不见了道人了！”赵公明掐指一算，知道是杨戩救去了。公明笑曰：“你今日去了，明日怎逃！”彼时二更席散，各归寝榻。

次日，升中军，赵公明上虎，提鞭，早到篷下，坐名要燃灯答话。燃灯在篷上见公明跨虎而来，谓众道友曰：“你们不必出去，待吾出去会他。”燃灯乘鹿，数门人相随，至于阵前。赵公明曰：“杨戩救了黄龙真人来了，他有变化之功，叫他来见我。”燃灯笑曰：“道友乃斗筭之器，此事非是他能，乃仗武王洪福，姜尚之德耳。”公明大怒曰：“你将此言惑乱军心，甚是可恨！”提鞭就打。燃灯口称：“善哉！”急忙用剑招架。未及数合，公明将定海珠祭起。燃灯借慧眼看时，一派五色毫光，瞧不见是何宝物。看看落将下来，燃灯拨鹿便走；不进芦篷，望西南上去了。公明追将下来，往前赶有多时，至一山坡。松下有二友下棋，一位穿青，一位穿红，正在分局之时，忽听鹿蹄响亮，二人回顾，见是燃灯道人，二人忙问其故？燃灯把赵公明伐西岐事说了一遍。二人曰：“不妨。老师站在一边，待我二人问他。”且说赵公明虎走如飞驰电骤，倏忽而至。二人作歌曰：

“可怜四大属虚名，认破方能脱死生。
慧性犹如天际月，幻身却似水中冰。
拨回关捩头头着，看破虚空物物明。
缺行亏功俱是假，丹炉火起道难成。”

且说赵公明正赶燃灯，听得歌声古怪，定目观之，见二人各穿青、红二色衣袍，脸分黑、白。公明问曰：“尔是何人？”

二人笑曰：“你连我也认不得，还称你是神仙！听我道来：

堪笑公明问我家，我家原住在烟霞。
眉藏火电非闲说，手种金莲岂自夸。
三尺焦桐为活计，一壶美酒是生涯。
骑龙远出游苍海，夜久无人玩物华。

吾乃五夷山散人萧升、曹宝是也。俺弟兄闲对一局，以遣日月。今见燃灯老师被你欺逼太甚，强逆天道，扶假灭真，自不知己罪，反恃强追袭，吾故问你端的。”赵公明大怒：“你好大本领，焉敢如此！”发鞭来打。二道人急以宝剑来迎。鞭来剑去，宛转抽身。未及数合，公明把缚龙索祭起来拿两个道人。萧升一见此索，笑曰：“来得好！”急忙向豹皮囊取出一个金钱，有翅，名曰“落宝金钱”，也祭起空中。只见缚龙索跟着金钱落在地上。曹宝忙将索收了。赵公明见收了此宝，大呼一声：“好妖孽！敢收吾宝！”又取定海珠祭起于空中，只见瑞彩千团打将下来。萧升又发金钱。定海珠随钱而下。曹宝忙忙抢了定海珠。公明见失了定海珠，气得三尸神暴跳，忽祭起神鞭。萧升又发金钱，不知鞭是兵器，不是宝，如何落得！正中萧升顶门，打得脑浆迸出，做一场散淡闲人，只落得封神台上去了。曹宝见道兄已死，欲为萧升报仇。

燃灯在高阜处观之，叹曰：“二人棋局欢笑，岂知为我遭如此之苦！待吾暗助他一臂之力。”忙将乾坤尺祭起去。公明不曾提防，被一尺打得公明几乎坠虎，大呼一声，拨虎往南去了。燃灯近前，下鹿施礼，”深感道兄施术之德。堪怜那一位穿红的道人遭此，吾心不忍！二位是那座名山？何处洞府？高姓？大名？”道者答曰：“贫道乃五夷山散人萧升、曹宝是也；

因闲无事，假此一局遣兴。今遇老师，实为不平之忿；不欺萧兄绝于公明毒手，实为可叹！”燃灯曰：“方才公明祭起二物欲伤二位，贫道见一金钱起去，那物随钱而落，道友忙忙收起，果是何物？”曹宝曰：“吾宝名为‘落宝金钱’，连落公明二物，不知何名。”取出来与燃灯观看。燃灯一见定海珠，鼓掌大呼曰：“今日方见此奇珍，吾道成矣！”曹宝忙问其故。燃灯曰：“此宝名‘定海珠’，自元始已来，此珠曾出现光辉，照耀玄都；后来杳然无闻，不知落于何人之手。今日幸逢道友，收得此宝，贫道不觉心爽神快。”曹宝曰：“老师既欲见此宝，必是有可用之处，老师自当收去。”燃灯曰：“贫道无功，焉敢受此？”曹宝曰：“一物自有一主，既老师可以助道，理当受得。弟子收之无用。”燃灯打稽首，谢了曹宝，二人同往西岐，至芦篷。众道人起身相见。燃灯把遇萧升一事说了一遍。燃灯又对众人曰：“列位道友被赵公明打伤扑跌在地者，乃是‘定海珠’。”众道人方悟。燃灯取出，众人观看，一个个嗟叹不已。

不说燃灯得宝，话说赵公明被打了一乾坤尺，又失了定海珠、缚龙索，回进大营。闻太师接住，问其追燃灯一事。公明长吁一声。闻太师曰：“道兄为何这等？”公明大叫曰：“吾自修行以来，今日失利。正赶燃灯，偶遇二子，名曰萧升、曹宝，将吾缚龙索、定海珠收去。吾自得道，仗此奇珠。今被无名小辈收去，吾心碎矣！”公明曰：“陈九公、姚少司，你好生在此，吾往三仙岛去来。”闻太师曰：“道兄此去速回，免吾翘首。”公明曰：“吾去速回。”遂乘虎驾风云而起，不一时来至三仙岛下虎，至洞府前，咳嗽一声。少时，一童儿出来，“原来是大老爷来了。”忙报与三位娘娘：“大老爷至此。”三位娘娘起身，齐出洞门迎接，口称：“兄长请入里面。”打

稽首坐下。云霄娘娘曰：“大兄至此，是往那里去来？”公明曰：“闻太师伐西岐不能取胜，请我下山，会阐教门人，连胜他几番；后是燃灯道人会我，出口大言，吾将定海珠祭起，燃灯逃遁，吾便追袭。不意赶至中途，偶遇散人萧升、曹宝两个无名下士，把吾二物收去。自思：辟地开天，成了道果，得此二宝，方欲炼性修真，在罗浮洞中以证元始；今一旦落于儿曹之手，心甚不平。特至此间，借金蛟剪也罢，或混元金斗也罢，拿出山去，务要复回此二宝，吾心方安。”云霄娘娘听罢，只是摇头，说道：“大兄，此事不可行。昔日三教共议，金押‘封神榜’，吾等俱在碧游宫。我们截教门人，‘封神榜’上颇多，因此禁止不出洞府，只为此也。吾师有言，‘弥封名姓，当宜谨慎。’宫门又有两句贴在宫外：

紧闭洞门，静诵‘黄庭’三两卷；
身投西土，‘封神榜’上有名人。

如今阐教道友犯了杀戒，吾截教实是逍遥。昔日凤鸣岐山，今生圣主，何必与他争论闲非。大兄，你不该下山。你我只等子牙封过神，才见神仙玉石。大兄请回峨嵋山，待平定封神之日，吾亲自往灵鹫山，问燃灯讨珠还你。若是此时要借金蛟剪、混元金斗，妹子不敢从命。”公明曰：“难道我来借，你也不肯？”云霄娘娘曰：“非是不肯，恐怕一时失了，追悔何及！总来兄请回山，不久封神在迩，何必太急。”公明叹曰：“一家如此，何况他人！”遂起身作辞，欲出洞门，十分怒色。正是：

他人有宝他人用，果然开口告人难。

三位娘娘听公明之言，内在碧霄娘娘要借，奈姐姐云霄不从。且说公明跨虎离洞，行不上一二里，在海面上行，脑后有人叫曰：“赵道兄！”公明回间看时，一位道姑，脚踏风云而至。怎见得，有诗为证，诗曰：

髻挽青丝杀气浮，修真炼性隐山丘。
炉中玄妙超三界，掌上风雷震九州。
十里金城驱黑雾，三仙瑶岛运神飚。
若还触恼仙姑怒，翻倒乾坤不肯休。

赵公明看时，原来是菡芝仙。公明曰：“道友为何相招？”道姑曰：“道兄那里去？”赵公明把伐西岐失了定海珠的事说了一遍，方才问俺妹子借金蛟剪，去复夺定海珠，他坚持不允，故此往别处借些宝贝，再作区处。”菡芝仙曰：“岂有此理！我同道兄回去。一家不借，何况外人！”菡芝仙把公明请将回来，复至洞门下虎。童儿禀三位娘娘：“大老爷又来了。”三位娘娘复出洞来迎接。只见菡芝仙同来入内，行礼坐下。菡芝仙曰：“三位姐姐，道兄乃你三位一脉，为何不立纲纪。难道玉虚宫有道术，吾等就无道术。他既收了道兄二宝，理当为道兄出力。三位姐姐为何不允！这是何故？倘或道兄往别处借了奇珍，复得西岐燃灯之宝，你姊妹面上不好看了。况且至亲一脉，又非别人。今亲妹子不借，何况他人哉！连我八卦炉中炼的一物，也要协助闻兄去，怎的你到不肯！”碧霄娘娘在傍，一力赞助：“姐姐，也罢，把金蛟剪借与长兄去罢。”云霄娘娘听罢，沉吟半晌，无法可处；不得已，取出金蛟剪来。云霄娘娘曰：“大兄，你把金蛟剪拿去，对燃灯说：‘你可把定海珠还我，我便不放金蛟剪；你若不还我宝珠，我便放金蛟剪，’

那时月缺难圆。’他自然把宝珠还你。大兄，千万不可造次行事！我是实言。”公明应诺；接了金蛟剪，离却三仙岛。菡芝仙送公明曰：“吾炉中炼成奇珍，不久亦至。”彼此作谢而别。公明别了菡芝仙，随风云而至成汤大营。旗牌报进营中：“启太师爷：赵老爷到了。”闻太师接入中军坐下。正是：

入门休问荣枯事，观见容颜便得知。

太师问曰：“道兄往那里借宝而来？”公明曰：“往三仙岛吾妹子处，那里借他的金蛟剪来。明日务要复夺吾定海珠。”闻太师大喜，设酒款待，四阵主相陪。当日席散。次早，成汤营中砲响，闻太师上了黑麒麟，左右是邓、辛、张、陶。赵公明跨虎临阵，专请燃灯答话。哪吒报上芦篷。燃灯早知其意。今公明已借金蛟剪来。”谓众道友曰：“赵公明已有金蛟剪，你们不可出去。吾自去见他。”遂上了仙鹿，自临阵前。公明一见燃灯，大呼曰：“你将定海珠还我，万事干休；若不还我，定与你见个雌雄！”燃灯曰：“此珠乃佛门之宝，今见主必定要取。你那左道傍门，岂有福慧压得住他！此珠还是我等了道证果之珍，你也不必妄想。”公明大叫曰：“今日你既无情，我与你月缺难圆！”燃灯道人见公明纵虎冲来，只得催鹿抵架。不觉鹿虎交加，往来数合。赵公明将金蛟剪祭起。不知燃灯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八回 陆压献计射公明

诗曰：

周家开国应天符，何怕区区定海珠。
陆压有书能射影；公明无计庇头颅。
应知幻化多奇干，谁信凶残活独夫。
闻仲扭天原为主，忠肝留向在龙图。

话说公明祭起金蛟剪此剪乃是两条蛟龙，采天地灵气，受日月精华，起在空中，挺折上下，祥云护体，头交头如剪，尾交尾如股，不怕你得道神仙，一闸两段。那时起在空中，往下闸来。燃灯忙弃了梅花鹿，借木遁去了。把梅花鹿一闸两段。公明怒气不息，暂回老营。不题。

且说燃灯逃回芦篷，众仙接着，问金蛟剪的原故。燃灯摇头曰：“好利害！起在空中，如二龙绞结；落下来，利刃一般。我见势不好，预先借木遁走了。可惜把我的梅花鹿一闸两段！”众道人听说，俱各心寒，共议将何法可施。正议间，哪吒上篷来：“启老师：有一道者求见。”燃灯道：“请来。”哪吒下篷对道人曰：“老师有请。”这道人上得篷来，打稽首曰：“列位道兄请了！”燃灯与众道人俱认不得此人。燃灯笑容问曰：“道友是那座名山？何处洞府？”道府曰：“贫道闲游五岳，

闷戏四海，吾乃野人也。吾有歌为证，歌曰：

贫道乃是昆仑客，石桥南畔有旧宅。修行得道混元初，才了长生知顺逆。休夸炉内紫金丹，须知火里焚玉液。跨青鸾，骑白鹤，不去蟠桃飧寿药，不去玄都拜老君，不去玉虚门上诺。三山五岳任我游，海岛蓬莱随意乐。人人称为仙癖，腹内盈虚自有情。陆压散人亲到此，西岐要伏赵公明。

贫道乃西昆仑闲人，姓陆，名压；因为赵公明保假灭真，又借金蛟剪下山，有伤众位道兄。他只知道术无穷，岂晓得玄中更妙？故此贫道特来会他一会。管教他金蛟剪也用不成，他自然休矣。”当日道人默坐无言。

次日，赵公明乘虎，篷前大呼曰：“燃灯，你既有无穷妙道，如何昨日逃回？可速来早决雌雄！”哪吒报上篷来。陆压曰：“贫道自去。”道人下得篷来，径至军前。赵公明忽见一矮道人，带鱼尾冠，大红袍，异相长须，作歌而来，歌曰：

“烟霞深处访玄真，坐向沙头洗幻尘。七情六欲消磨尽，把功名付水流，任逍遥，自在闲身。寻野叟同垂钓，觅骚人共赋吟。乐醕醕别是乾坤。”

赵公明认不得，问曰：“来的道者何人？”陆压曰：“吾有名，是你也认不得我。我也非仙，也非圣，你听我道来。歌曰：

性似浮云意似风，飘流四海不停踪。我在东海观

皓月，或临南海又乘龙。三山虎豹俱骑尽，五岳青鸾足下从。不富贵，不簪缨，玉虚宫里亦无名。玄都观内桃子树，自酌三杯任我行。喜将棋局邀玄友，闷坐山岩听鹿鸣。闲吟诗句惊天地，静里瑶琴乐性情。不识高名空费力，吾今到此绝公明。

贫道乃西昆仑闲人陆压是也。”赵公明大怒：“好妖道！焉敢如此出口伤人，欺吾太甚！”催虎提鞭来取。陆压持剑赴面交还。未及三五合，公明将金蛟剪祭在空中。陆压观之，大呼曰：“来的好！”化一道长虹而去。公明见走了陆压，怒气不息，又见芦篷上燃灯等昂然端坐，公明切齿而回。且说陆压逃归，此非是会公明战，实看公明形容，今日观之罢了。

千年道行随流水，绝在钉头七箭书。

且说陆压回逢，与诸道友相见。燃灯问：“会公明一事如何？”陆压问：“衲子自有处治，此事请子牙公自行。”子牙欠身。陆压揭开花篮，取出一幅书，书写明白，上有符印口诀，”依此而用，可往岐山立一营；营内筑一台。扎一草人；人身上书‘赵公明’三字，头上一盏灯，足下一盏灯。自步罡斗，书符结印焚化，一日三次拜礼，至二十一日之时，贫道自来午时助你，公明自然绝也。”

子牙领命，前往岐山，暗出三千人马，又令南宫适、武吉前去安置。子牙后随军至岐山，南宫适筑起将台，安排停当，扎一草人，依方制度。子牙被发仗剑，脚步罡斗，书符结印，连拜三五日，把赵公明只拜的心如火发，意似油箭，走投无路，帐前走到帐后，抓耳挠腮。闻太师见公明如此不安，心中甚是

不乐，亦无心理论军情。且说“烈焰阵”主白天君进营来，见闻太师，曰：“赵道兄这等无情无绪，恍惚不安，不如且留在营中。吾将‘烈焰阵’去阐教门人。”闻太师欲阻白天，白天君大呼曰：“十阵之内无一阵成功，如今若坐视不理，何日成功！”遂不听太师之言，转身出营，走入“烈焰阵”内。钟声响处，白天君乘鹿大呼于篷下。燃灯同众道人下篷排班，方才出来，未曾站定，只见白天君大叫：“玉虚教下，谁来会吾此阵？”燃灯顾左右，无一人答应。陆压在傍问曰：“此阵何名？”燃灯曰：“此是‘烈焰阵’。”陆压笑曰：“吾去会他一番。”道人笑谈作歌，歌曰：

“烟霞深处远元功，睡醒茅庐日已红。翻身跳出
尘埃境，把功名付转篷。受用些明月清风。人世间，
逃名士；云水中，自在翁；跨青鸾游遍山峰。”

陆压歌罢。白天君曰：“尔是何人？”陆压曰：“你既设此阵，阵内必有玄妙处。我贫道乃是陆压，特来会你。”天君大怒，仗剑来取。陆压用剑相还。未及数合，白天君望阵内便走。陆压不听钟声，随即赶来。白天君下鹿，上台，将三首红幡招展。陆压进阵，见空中火，地下火，三昧火，三火将陆压围裹居中。他不知陆压乃火内之珍，离地之精，三昧之灵。三火攒绕，共在一家，焉能坏得此人。陆压被三火烧有两个时辰，在火内作歌，歌曰：

“燧人曾炼火中阴，三昧攒来用意深。
烈焰空烧吾秘授，何劳白礼费其心？”

白天君听得此言，着心看火内，见陆压精神百倍，手中托着一个葫芦。葫芦内有一线毫光，高三丈有余；上边现出一物，长有七寸，有眉有目；眼中两道白光反罩将下来，钉住了白天君泥丸宫。白天君不觉昏迷，莫知左右。陆压在火内一躬：“请宝贝转身！”那宝物在白光头上一转，白礼首级早已落下尘埃。一道灵魂往封神台上去了。陆压收了葫芦，破了“烈焰阵”，方出阵时，只听后面大呼曰：“陆压休走！吾来也！”“落魂阵”主姚天君跨鹿持铜，面如黄金，海下红髯，巨口獠牙，声如霹雳，如飞电而至。燃灯命子牙曰：“你去唤方相破‘落魂阵’走一遭。”子牙急令方相：“你去破‘落魂阵’，其功不小。”方相应声而出，提方天画戟，飞步出阵曰：“那道人，吾奉将令，特来破你‘落魂阵’！”更不答语，一戟就刺。方相身长力大。姚天君招架不住，掩一铜，望阵内便走。方相耳闻鼓声，随后追来。赶进“落魂阵”内，见姚天君已上板台，把黑砂一把洒将下来。可怜方相那知其中奥妙，大叫一声，顷刻而绝。一道灵魂往封神台去了。姚天君复上鹿出阵，大叫曰：“燃灯道人，你乃名士，为何把一俗子凡夫枉受杀戮？你们可着道德清高之士来会吾此阵。”燃灯命赤精子：“你当去矣。”赤精子领命，提宝剑作歌而来。歌曰：

“何幸今为物外人，都因夙世脱凡尘。
了知生死无差别，开了天门妙莫论。
事事通非事事，神神神彻不神神。
目前总是常生理，海角天涯都是春。”

赤精子歌罢，曰：“姚斌，你前番将姜子牙魂魄拜来，吾二次进你阵中，虽然救出子牙魂魄，今日你又伤方相，殊为可

恨。”姚天君曰：“太极图玄妙也只如此，未免落在吾囊之物。你玉虚门下神通总高不妙。”赤精子曰：“此是天意，该是如此。你今逢绝地，性命难逃，悔之无及。”姚天君大怒，执铜就打。赤精子口称：“善哉！”招架闪躲，未及数合，姚斌便进“落魂阵”去了。赤精子闻后面钟声，随进阵中。这一次乃三次了，岂不知阵中利害，赤精子将顶上用庆云一朵现出，先护其身；将八卦紫寿仙衣明现其身；光华显耀，使黑砂不粘其身，自然安妥。姚天君上台，见赤精子进阵，忙将一斗黑砂往下一泼。赤精子上有庆云，下有仙衣，黑砂不能侵犯。姚天君大怒，见此术不应，随欲下台，复来战争。不防赤精子暗将阴阳镜望姚斌劈面一晃。姚天君便撞下台来。赤精子对东昆仑打稽首曰：“弟子开了杀戒！”提剑取了首级。姚斌一道灵魂往封神台去了。赤精子破了“落魂阵”，取回太极图，送还玄都洞。

且言闻太师因赵公明如此，心下不乐，懒理军情，不知二阵主又失了机。太师闻报，破了两阵，只急得三尸神暴跳，七窍内生烟，顿足叹曰：“不期今日吾累诸友遭此灾厄！”忙请二阵主张、王两位天君。太师泣而言曰：“不幸奉命征讨，累诸位道兄受此无辜之灾。吾受国恩，理当如此；众道友却是为何遭此惨毒，使闻仲心中如何得安！”又见赵公明昏乱，不知军务，只是睡卧，尝闻鼻息之声。古云“神仙不寝”，乃是清净六根，如何今日六七日只是昏睡！且不说汤营乱纷纷计议不一。且说子牙拜掉了赵公明元神散而不归，但神仙以元神为主，游八极，任逍遥，今一旦被子牙拜去，不觉昏沉，只是要睡。闻太师心下甚是着忙。自思：“赵道兄为何只是睡而不醒，必有凶兆！”闻太师愈觉郁郁不乐。且说子牙在岐山拜了半月，赵公明越觉昏沉，睡而不醒人事。太师入内帐，见公明鼻息如

雷，用手推而问曰：“道兄，你乃仙体，为何只是酣睡？”公明答曰：“我并不曾睡。”二阵主见公明颠倒，谓太师曰：“闻兄，据我等观赵道兄光景，不是好事，想有人暗算他的，取金钱一卦，便知何故。”闻太师曰：“此言有理。”便忙排香案，亲自拈香，搜求八卦。闻太师大惊曰：“术士陆压将钉头七箭书，在西岐山要射杀赵道兄，这事如何处？”王天君问：“既是陆压如此，吾辈须往西岐山，抢了他的书来，方能解得此厄。”太师曰：“不可。他既有此意，必有准备，只可暗行，不可明取。若是明取，反为不利。”闻太师入后营，见赵公明，曰：“道兄，你有何说？”公明曰：“闻兄，你有何说？”太师曰：“原来术士陆压将钉头七箭书射你。”公明闻得此言，大惊曰：“道兄，我为你下山，你当如何解救我？”闻太师这一会神魂飘荡，心乱如麻，一时间走投无路。张天君曰：“不必闻兄着急，今晚命陈九公、姚少司二人借土遁暗往岐山，抢了此书来，大事方才可定。”大主大喜。正是：

天意已归真命主，何劳太师暗安排。

话说陈九公二位徒弟去抢箭书。不表。

且说燃灯与众门人静坐，各运元神。陆压忽然心血来潮，道人不语，掐指一算，早解其意。陆压曰：“众位道兄，闻仲已察出原由，今着他二门人去岐山，抢此箭书。箭书抢去，吾等无生。快遣能士报知子牙，须加防备，方保无虞。”燃灯随遣杨戩、哪吒二人：“速往岐山去报子牙。”哪吒登风火轮先行；杨戩在后。风火轮去而且快，杨戩的马慢便迟。且说闻太师着赵公明二位徒弟陈九公、姚少司去岐山，抢钉头七箭书。二人领命，速往岐山来。时已是二更，二人驾着土遁，在空中

果见子牙披发仗剑，步罡踏斗于台前，书符念咒而发遣，正一拜下去，早被二人往下一坐，抓了箭书，似风云而去。子牙听见响，急抬头看时，案上早不见了箭书。子牙不知何故，自己沉吟。正忧虑之间，忽见哪吒来至。南宫适报入中军。子牙急令进来，问其原故。哪吒曰：“奉陆压道者命，说有闻太师遣人来抢箭书。此书若是抢去，一概无生。今着弟子来报，令师叔预先防御。”子牙听罢，大惊曰：“方才吾正行法术，听见一声响，便不见了箭书，原来如此。你快去抢回来！”哪吒领令，出得营来，登风火轮便起，来赶此书。不表。且说杨戩马徐徐行至，未及数里，只见一阵风来，甚是古怪。怎见得好风：

咕噜噜如同虎吼，滑喇喇猛兽咆哮。
扬尘播土逞英豪，搅海翻江华岳倒。
损林木如同劈砍，响时节花草齐凋。
催云卷雾岂相饶，无影无形真个巧。

杨戩见其风来得异怪，想必是抢了箭书来。杨戩下马，忙将土草抓一把，望空中一洒，喝一声：“疾！”坐在一边。正是先天秘术，道妙无穷，保真命之主，而随时响应。且说陈九公、姚少司二人抢了书来大喜，见前面是老营，落下土遁来。见邓忠巡外营，忙然报入。二人进营，见闻太师在中军帐坐定。二人上前回话。太师问曰：“你等抢书一事如何？”二人回曰：“奉命去抢书，姜子牙正行法术，等他拜下去，被弟子坐遁，将书抢回。”太师大喜，问二人：“将书拿上来。”二人将书献上。太师接书一看，放于袖内，便曰：“你们后边去回复你师父。”二人转身往后营正走，只听得脑后一声雷响，急回头不见大营，二人站在空地之上。二人如痴如醉。正疑之间，见

一人白马长枪，大呼曰：“还吾书来！”陈九公、姚少司大怒，四口剑来取。杨戩枪大蟒一般。夤夜交兵，只杀的天惨地昏，枪剑之声，不能断绝。正战之际，只见空中风火轮响，哪吒听得兵器交加，落下轮来，摇枪来战。陈九公、姚少司那里是杨戩敌手，况又有接战之人。哪吒奋勇，一枪把姚少司刺死；杨戩把陈九公胁下一枪，二人灵魂俱往封神台去了。杨戩问哪吒曰：“岐山一事如何？”哪吒曰：“师叔已被抢了书去，着吾来赶。”杨戩曰：“方才见二人驾土遁，风声古怪，吾想必是抢了书来；吾随设一谋，仗武王洪福，把书诓设过来；又得道兄协助，可喜二人俱死。”

杨戩与哪吒复往岐山，来见子牙。二人行至岐山，天色已明。有武吉报入营中。子牙正纳闷时，只见来报：“杨戩、哪吒来见。”子牙命入中军，问其抢书一节，杨戩把诓设一事，说与子牙。子牙奖谕杨戩曰：“智勇双全，奇功万古！”又谕哪吒：“协助英雄，赤心辅国。”杨戩将书献与子牙，二人回芦篷。不表。且说子牙日夜用意堤防，惊心提胆，又恐来抢。

且说闻太师等抢书回来报喜，等得第二日巳时，不见二人回来；又令辛环去打听消息。少时辛环来报：“启太师：陈九公、姚少司不知何故，死在中途。”太师拍案大叫曰：“二人已死，其书必不能返！”捶胸跌足，大哭于中军。只见二阵主进营，来见太师，见如此悲痛，忙问其故。太师把前事说了一遍，二天君不语，同进后营，来见赵公明。公明鼻息之声如雷。三位来至榻前，太师垂泪叫曰：“赵道兄，”公明睁目见闻太师来至，就问抢书一事。太师实对公明说曰：“陈九公、姚少司俱死。”赵公明将身坐起，二目圆睁，大呼曰：“罢了！悔吾早不听吾妹之言，果有丧身之祸！”公明只吓得浑身汗出，无计可施。公明叹曰：“想吾在天皇时得道，修成玉肌仙体，

岂知今日遭殃，反被陆压而死。真是可怜！闻兄，料吾不能再生，今追悔莫及！但我死之后，你将金蛟剪连吾袍服包住，用丝绦缚定。我死，必定云霄诸妹来看吾之尸骸。你把金蛟剪连袍服递与他。吾三位妹妹见吾袍服，如见亲兄！”道罢，泪流满面，猛然一声大叫曰：“云霄妹子！悔不听你之言，致有今日之祸！”言罢，不觉哽咽，不能言语。闻太师见赵公明这等苦切，心如刀绞，只气的怒发冲冠，钢牙剉碎。当有“红水阵”主王变见如此伤心，忙出老营，将“红水阵”排开，径至篷下，大呼曰：“玉虚门下谁来会吾‘红水阵’也？”哪吒、杨戩才在篷上，回燃灯、陆压的话，又听得“红水阵”开了，燃灯只得领班下篷，众弟子分开左右，只见王天君乘鹿而来，好凶恶。怎见得？有诗为证：

“一字青纱头上盖，腹内玄机无比赛。
红水阵中显其能，修炼惹下诛身债。”

话说燃灯命：“曹道友！你去破阵走一遭。”曹宝曰：“既为真命之主，安能推辞？”忙提宝剑出阵，大叫：“王变慢来！”王天君认得是曹宝散人，王变曰：“曹兄！你乃闲人，此处与你无干，为何也来受此杀机？”曹宝曰：“察情断事，你们扶假灭真，不知天意有在，何必执拗。想赵公明不顺天时，今一旦自讨其死，十阵之间，已破八九，可见天心有数。”王天君大怒，仗剑来取；曹宝剑架来迎，步鹿相交，未及数合，王变往阵中就走。曹宝随后跟来，赶入阵中，王天君上台，将一葫芦水往下一泼，葫芦振破，红水平地涌来。一点粘身，四股化为血水。曹宝被水粘身，可怜只剩道服丝绦在，四股皮肉化为津，一道灵魂往封神台去了。王天君复乘鹿出阵大呼曰：

“燃灯甚无道理，无辜断送闲人。玉虚门下高明者甚多，谁敢来会吾此阵？”燃灯命道德真君：“你去破此阵。”不知胜负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九回 武王失陷红沙阵

诗曰：

一煞真元万事休，无为无作更无忧。
心中白璧人难会，世上黄金我不求。
石畔溪声谈梵语，涧边山色咽寒流。
有时七里滩头坐，新月垂江作钓钩。

话说道德真君领燃灯命，作罢歌，提剑而来。真君曰：“王变，你等不谙天时，指望扭转乾坤，逆天行事，只待丧身，噬脐何及。今尔等十阵已破八九，尚不悔悟，犹然恃强狂逞！”王天君听得道德真君如此之语，大怒，仗剑来取。道德真君剑架忙还。来往数合，王变进本阵去了。道德真君闻金钟击响，随后赶进阵中。王变上台，也将葫芦如前一样打将下来，只见红水满地。真君把袖一抖，落下一瓣莲花；道德真君双脚踏在莲花瓣上。任凭红水上下翻腾，道德真君只是不理。王天君又拿一葫芦打下来。真君顶上现出庆云，遮盖上面，无水粘身；下面红水不能粘其步履，如一片莲舟相似。正是：

一叶莲舟能解厄，方知阐教有高人。

道德真君脚踏莲舟，有一个时辰。王变情知此阵不能成功，方欲抽身逃走；道德真君忙取五火七禽扇一扇。此扇有空中火、石中火、木中火、三昧火、人间火，五火合成此宝；扇有凤凰翅，有青鸾翅，有大鹏翅，有孔雀翅，有白鹤翅，有鸿鹄翅，有枭鸟翅；七禽翎上有符印，有秘诀。后人有诗单道此扇好处，有诗为证：

五火奇珍号七翎，授人初出乘离荧。
逢山怪石成灰烬，遇海煎乾少露冷。
克木克金为第一，焚梁焚栋暂无停。
王变纵有神仙体，遇扇扇时即灭形。

道德真君把七禽扇照王变一扇。王变大叫一声，化一阵红灰，径进封神台去了。道德真君破了“红水阵”。燃灯回芦篷静坐。且说张天君报入中军：“启太师‘红水阵’又被西周破了。闻太师因赵公明有钉头七箭书事，郁郁不乐，纳闷心头，不曾理论军情；又听得破了一阵，更添愁闷。”

且说子牙在岐山拜了二十日，七篇书已拜完；明日二十一日，要绝公明，心下其欢喜。再说赵公明卧于后营，闻太师坐于榻前看守。公明曰：“闻兄，吾与你止会今日。明日午时，吾命已休！”太师听罢，泣而言曰：“吾累道兄遭此不测之殃，使我心如刀割！”张天君进营来看赵公明，正是有力无处使，只恨钉头七箭书。把一个大罗神仙只拜得如俗子病夫一般，可怜讲甚么五行遁术，说不起倒海移山，只落得一场虚话！大家相看流泪。

且说子牙至二十一日巳牌时分，武吉来报：“陆压老爷来了。”子牙出营迎接，入帐行礼。序坐毕，陆压曰：“恭喜！

恭喜！赵公明定绝今日！且又破了‘红水库’，可谓十分之喜！”子牙深谢陆压：“若非道兄法力无边，焉得公明绝命。”陆压笑吟吟揭开花篮，取出小小一张桑枝弓，三只桃枝箭，递与子牙，“今日午时初刻，用此箭射之。”子牙曰：“领命。”二人在帐中等至午时，不觉阴阳官来报：“午时牌！”子牙净手，拈弓，搭箭。陆压曰：“先中左目。”子牙依命，先中左目。——这西岐山发箭射草人，成汤营里赵公明大叫一声。把左眼闭了。闻太师心如刀割，一把抱住公明，泪流满面，哭声甚惨。子牙在岐山，二箭射右目，三箭劈心一箭，三箭射了草人。公明死于成汤营里。有诗为证：

悟道原须灭去尘，尘心不了怎成真。
至今空却罗浮洞，封受金龙如意神。

闻太师见公明死于非命，放声大哭；用棺椁盛殓，停于后营。邓、辛、张、陶四将心惊胆战，“周营有这样高人，如何与他对敌！”营内只因死了公明，彼此惊乱，行伍不整且言子牙同邓、辛、张、陶四将相见，俱说：“若不是陆压兄之术，焉能使公明如此命绝！”燃灯甚是称羨。

且说张天君开了“红沙阵”，里面连催钟响，燃灯听见，谓子牙曰：“此‘红沙阵’乃一大恶阵，必须要一福人方保无虞。若无福人去破此阵，必须大损。”子牙曰：“老师用谁为福人？”燃灯曰：“若破‘红沙阵’，须是当今圣主方可。若是别人，凶多吉少。”子牙曰：“当今天子体先王仁德，不善武事，怎破得此阵？”燃灯曰：“事不宜迟，速请武王，吾自有处。”子牙着武吉请武王。少时，武王至篷下。子牙迎迓上篷。武王见众道人下拜。众道人答礼相还。武王曰：“列位老

师相招，有何分付？”燃灯曰：“方今十阵已破九阵，止得一‘红沙阵’，须得至尊亲破，方保无虞。但不知贤王可肯去否？”武王曰：“列位道长此来，俱为西土祸乱不安，而发此侧隐。今日用孤，安敢不去。”燃灯大喜，“请王解带，宽袍。”武王依其言，摘带，脱袍。燃灯用中指在武王前后胸中用符印一道，完毕，请武王穿袍，又将一符印塞在武王蟠龙冠内。燃灯又命哪吒、雷震子保武王下篷。只见“红沙阵”内有两位道人，戴鱼尾冠，面如冻绿，颌下赤髯，提两口剑，作歌而来。歌曰：

截教传来悟者稀，玄中大妙有天机；
先成炉内黄金粉，后炼无穷白玉霏。
红沙数片人心落，黑雾瀰漫胆骨飞。
今朝若会龙虎地，便是神仙绝魄归。”

“红沙阵”主张绍大呼曰：“玉虚门下谁来会吾此阵？”只见风火轮上哪吒提火尖枪而来。又见雷震子保有一人，戴蟠龙冠，身穿黄服。张绍曰：“来者是谁？”哪吒答曰：“此吾之真主武王是也。”武王见张天君狰狞恶状，凶暴猖獗，唬得战兢兢，坐不住马鞍鞍上。张天君纵开梅花鹿，仗剑来取。哪吒登开风火轮，摇枪赴面交还。未及数合，张天君往本阵便走。哪吒、雷震子保定武王径入“红沙阵”中。张天君见三人赶来，忙上台，抓一片红沙往下劈面打来。武王被红沙打中前胸，连人带马撞下坑去。哪吒踏住风火轮就升起空中。张绍又发三片沙打将下来，也把哪吒连轮打下坑内。雷震子见事不好，欲起风雷翅，又被红沙数片打翻下坑。故此“红沙阵”困住了武王三人。且说燃灯同子牙见“红沙阵”内一股黑气往上冲来，燃灯曰：“武王虽是有厄，然百日可解。”子牙问其详细：“武

王怎不见出阵来？”燃灯曰：“武王、雷震子、哪吒三个俱该受困此阵。”子牙慌问：“老师，几时回来？”燃灯曰：“百日方能出得此厄。”子牙听罢，顿足叹曰：“武王乃仁德之君，如何受得百日之苦，那时若有差讹，奈何？”燃灯曰：“不妨。天命有在，周主洪福，自保无事，子牙何必着忙，暂且回篷，自有道理。”子牙进城，报入宫中。太姬、大姬二后忙令众兄弟进相府来问。子牙曰：“当今不代，只有百日灾难，自保无虞。”子牙出城，复上篷见众道友，闲谈道法。不题。

话表张天君进宫对闻太师曰：“武王、雷震子、哪吒俱陷‘红沙阵’内。”闻太师口虽庆喜，心中只是不乐。止为公明混闷而死。张天君阵内，每日常把红沙洒在武王身上，如同刀刃一般。多亏前后符印护持其体，真命福人，焉能得绝。

且不说张绍困住武王；只说申公豹跨虎往三仙岛来报信与云霄娘娘姊妹三人。及至洞门，光景与别处大不相同。怎见得：

烟霞袅袅，松柏森森。烟霞袅袅瑞盈门，松柏森森青绕户。桥踏枯槎木，峰巔绕薜萝，鸟衔红蕊来云壑，鹿践芳丛上石苔。那门前时催花发，风送香浮，临堤绿柳转黄鹂，傍岸夭桃翻粉蝶。虽然别是洞天景，胜似蓬莱阆苑佳。

话说申公豹行至洞中下虎，问：“里面有人否？”少时，一女童出来，认得申公豹，便问：“老师往那里来？”公豹曰：“报你师父，说我来访。”童儿进洞，“后娘娘：申老爷来访。”娘娘道：“请来。”申公豹入内相见，稽首坐下。云霄娘娘问曰：“道兄何来？”公豹曰：“特为令兄的事来。”云霄娘娘曰：“吾兄有甚么事敢烦道兄？”申公豹笑曰：“赵道兄被姜尚钉头七箭书射死岐山，你们还不知道。”只见琼霄、碧霄听罢，顿足曰：“不料吾兄死于姜尚之手，实为痛心！”放声大哭。申公豹在傍又曰：“令兄把你金蛟剪借下山，一功未成，

反被他人所害。临危对闻太师说：‘我死之后，吾妹必定来取金剪。你多拜上三位妹子：吾悔不听云霄之言，反入罗网之厄。见吾道服，丝绦，如见我亲身一般！’言之痛心，说之酸鼻！可怜千年勤劳修炼一场，岂知死于无赖之手！真是切骨之仇！”云霄娘娘曰：“吾师有言：‘截教门中不许下山；如下山者，‘封神榜’上定是有名。’故此天数已定。吾兄不听师言，故此难脱此厄。”琼霄曰：“姐姐，你实是无情！不为吾兄出力，故有此言。我姊妹三人就是‘封神榜’上有名也罢，吾定去看吾兄骸骨，不负同胞。”

琼霄、碧霄娘娘怒气冲冲，不由分说，琼霄忙乘鸿鹄，碧霄乘花翎鸟出洞。云霄娘娘暗思：“吾妹妹此去，必定用混元金斗乱拿玉虚门人，反为不美。惹出事来，怎生得好！吾当亲去执掌，还可在。”娘娘分付女童：“好生看守洞府，我去就来。”娘娘跨青鸾，也出洞府；见碧霄、琼霄飘飘跨异鸟而来。云霄娘娘大叫曰：“妹妹慢行！吾也来了！”二位娘娘道：“姐姐，你往那里去？”云霄曰：“我见你们不谙事礼，恐怕多事，同你去，见机而作，不可造次。”三人同行，只见后面有人呼曰：“三位姐姐慢行！吾也来了！”云霄回头看时原来是菡芝仙妹子。问道：“你从那里来？”菡芝仙曰：“同你往西岐去。”娘娘大喜。才待前行，又有人来叫曰：“少待！吾来也！”及看时，乃彩云仙子，打稽首曰：“四位姐姐往西岐去；方才遇着申公豹约我同行，正要往闻道兄那里去，恰好遇着大家同行。”五位女仙往西岐来，倾刻，驾遁光即时而至。正是：

群仙顶上天门闭，九曲黄河大难来。

话说五位仙姑来至营门，命旗门官通报。旗门官报入中军。闻太师出营迎请至帐门，打稽首坐下。云霄曰：“前日吾兄被太师请下罗浮洞来，不料被姜尚射死。我姊妹特来收吾兄骸骨。如今却在那里？烦太师指示。”闻太师悲咽泣诉，泪雨如珠，曰：“道兄赵公明不幸遭萧升、曹宝收了定海珠去。他往道友洞府借了金蛟剪来，就会燃灯；交战时便祭此剪。燃灯逃遁。其坐下一鹿闸为两段。次日有一野人陆压会令兄，又祭此箭。陆压化作长虹而走。然后两下不曾会战。数日来，西岐山姜尚立坛行术，咒诅令兄，被吾算出。彼时令兄有二门人陈九公、姚少司，令他去抢钉头七箭书，又被哪吒杀死。令兄对吾道：‘悔不听吾妹云霄之言，果有今日之苦。’他将金蛟剪用道服包定，留与三位道友，见服如见公明。”

闻太师道罢，放声掩面大哭。五位道姑齐动悲声。太师起身，忙取袍服所包金蛟剪放于案上。三位娘娘展开，睹物伤情，泪不能干。琼霄切齿，碧霄面发通红，动子无明三昧。碧霄曰：“吾兄棺椁在那里？”太师曰：“在后营。”琼霄曰：“吾去看来。”云霄娘娘止曰：“吾兄既死，何必又看？”碧霄曰：“既来了，看看何妨？”二位娘娘就走，云霄只得同行。来到后营，三位娘娘见了棺木，揭开一看，见公明二目血水流津，心窝里流血，不得大怒。琼霄大叫一声，几乎气倒。碧霄含怒曰：“姐姐不必着急，我们拿住他，也射他三箭，报此仇恨！”云霄曰：“不管姜尚事，是野人陆压，弄这样邪术！一则也是吾兄数尽，二则邪术倾生，吾等只拿陆压，也射他三箭，就完此恨。”又见‘红沙阵’。主张天君进营，与五位仙姑相见。太师设席与众位共饮数杯。次日，五位道姑出营。闻太师掠阵；又命邓、辛、张、陶护卫前后。云霄乘鸾来至篷下，大呼曰：“传与陆压，早来会吾！”左右忙报上篷来：“有五位道姑欲

请陆老爷答话。”陆压起身曰：“贫道一往。”提剑在手，迎风大袖飘扬而来。云霄娘娘观看，陆压虽是野人，真有些仙风道骨。怎见得：

双抓髻，云分瑞彩；水合袍，紧束丝绦。仙风道骨气逍遥，腹内无穷玄妙。四海野人陆压，五岳到处名高。学成异术广，懒去赴蟠桃。

云霄对二妹曰：“此人名为闲士，腹内必有胸襟。看他到了面前怎样言语，便知他学识浅深。”陆压徐徐而至，念几句歌词而来：

“白云深处诵《黄庭》，洞口清风足下生。无为世界清虚境，脱尘缘万事轻。叹无极天地也无名。袍袖展，乾坤大；杖头挑，日月明。只有一粒丹成。”

陆压歌罢，见云霄打个稽首。琼霄曰：“你是散人陆压否？”陆压答曰：“然也。”琼霄曰：“你为何射死吾兄赵公明？”陆压答曰：“三位道友肯容吾一言，吾便当说；不容吾言，任你所为。”云霄曰：“你且道来！”陆压曰：“修道之士，皆从理悟；岂仗逆行。故正者成仙，邪者堕落。吾自从天皇悟道，见过了多少逆顺。历代以来，从善归宗，自成正果。岂意赵公明不守顺，专行逆，助灭纲败纪之君，杀戮无辜百姓，天怒民怨。且仗自己道术，不顾别人修持。此是只知有己，不知有人，便是逆天。从古来逆天者亡，吾今即是天差杀此逆士，又何怨于我！吾观道友，此地居不久，此处乃兵山火海，怎立其身？若久居之，恐失长生之路。吾不失忌讳，冒昧上陈。”云霄沉

吟，良久不语。琼霄大喝曰：“好孽障！焉敢将此虚谬之言，簧惑众听！射死吾兄，反将利口强辩！料你毫末之道，有何能处。”琼霄娘娘怒冲霄汉，仗剑来取。陆压剑架忙迎。未及数合，碧霄将混元金斗望空祭起。陆压怎逃此斗之厄！有诗为证：

此斗开天长出来，内藏天地按三才。

碧游宫里亲传授，阐教门人尽受灾。

碧霄娘娘把混元金斗祭于空中，陆压看见，却待逃走；其如此宝利害，只听得一声响，将陆压拿去，望成汤老营一摔。陆压总有玄妙之功，也摔得昏昏默默。碧霄娘娘亲自动手，捆绑起来；把陆压泥丸宫用符印镇住，绑在幡杆上；与闻太师曰：“他会射吾兄，今番我来射他！”传长箭手，令五百名军来射。箭发如雨，那箭射在陆压身上；一会儿，那箭连箭杆与箭头都成灰末。众军卒大惊。闻太师观之，无不骇异。云霄娘娘看见如此，碧霄曰：“这妖道将何异术来惑我等！”忙祭金蛟剪。陆压看见，叫声：“吾去也！”化道长虹，径自走了；来到篷来，见众位道友。燃灯问曰：“混元金斗把道友拿去，如何得返？”陆压曰：“他将箭来射吾，欲与其兄报仇。他不知我根脚；那箭射在我身上，箭咫尺成为灰末。复放金蛟剪时，吾自来矣。”燃灯曰：“公道术精奇，真个可羡！”陆压曰：“贫道今日暂别，不日再会。”不表。

且说次日，云霄共五位道姑齐出来会子牙。子牙随带领诸门人，乘了四不相，众弟子分左右。子牙定睛，看云霄跨青鸾。怎见得：

云髻双蟠道德清，红袍白鹤顶珠缨，
丝绦束定乾坤结，足下麻鞋瑞彩生。
劈地开天成道行，三仙岛内炼真形。

六气三尸俱抛尽，咫尺青鸾离玉京。

话说子牙乘骑向前，打稽首曰：“五位道友请了！”云霄曰：“姜子牙，吾居三仙岛，是清闲之士，不管人间是非；只因你将吾兄赵公明用钉头七箭书射死。他有何罪，你下此绝情，实为可恶！你虽是陆压所使，但杀人之兄，人亦杀其兄，我等不得不问罪与你。况你乃毫末道行，何足为论。就是燃灯道人知吾姊妹三人，他也不敢欺忤我。”子牙曰：“道友此言差矣！非是我等寻事作非，乃是令兄自取惹事。此是天数如此，终不可逃。既逢绝地，怎免灾殃！令兄师命不遵，要往西岐，是自取死。”琼霄大怒曰：“既杀吾亲兄，还借言天数，吾与你杀兄之仇，如何以巧言遮饰！不要走，吃吾一剑！”把鸿鹄鸟催开双翅，将宝剑飞来直取。子牙手中剑急架相还。只见黄天化纵玉麒麟，使两柄银锤冲杀过来。杨戩走马摇枪，飞来截杀。这壁厢碧怒发如雷，“气杀我也！”把花翎鸟二翅飞腾。云霄把青鸾飞开，也来助战。彩云仙子把葫芦中戮目珠抓在手中，要打黄天化下麒麟。不知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回 三姑计摆黄河阵

诗曰：

黄河恶阵按三才，此劫神仙尽受灾。
九九曲中藏造化，三三湾内隐风雷。
谩言阆苑修真客，谁道灵台结圣胎。
遇此总教重换骨，方知左道不堪媒。

话说彩云仙子把戮目珠望黄天化劈面打来，此珠专伤人目。黄天化不及提防，被打伤二目，翻下玉麒麟。有金吒速救回去。子牙把打神鞭祭起，正中云霄，吊下青鸾。有碧霄急来救时，杨戬又放起哮天犬，把碧霄肩膀上一口，连皮带服扯了一塊下来。且言菡芝仙见势不好，把风袋打开，好风！怎见得，有诗为证，诗曰：

能吹天地暗，善刮宇宙昏。
裂石崩山倒，人逢命不存。

菡芝仙放出黑风。子牙急睁眼看时，又被彩云仙子一戮目珠打伤眼目，几乎落骑。琼霄发剑冲杀，幸得杨戬前后救护，方保无虞。子牙走回芦篷，闭目不睁。燃灯下篷看时，乃知戮

目珠伤了；忙取凡药疗治，一时而愈。子牙与黄天化眼目好了。黄天化切齿咬牙，终是怀恨，欲报此珠之仇。

且说云霄被打神鞭打重了；碧霄被哮天犬咬了。三位娘娘曰：“吾到不肯伤你，你今番坏吾！罢，罢，罢！妹子，莫言他玉虚门下人，你就是我师伯，也顾不得了！”正是：

不施奥妙无穷术，那显仙传秘授功。

话说云霄服了丹药，谓闻太师曰：“把你营中大汉子选六百名来与吾，有用处。”太师令吉立去，即时选了六百大汉前来听用。云霄三位娘娘同二位道姑往后营，用白土画成图式；何处起，何处止。内藏先天秘密，生死机关；外按九宫八卦，出入门户，连环进退，井井有条。人虽不过六百，其中玄妙不啻百万之师。纵是神仙入此，则神消魄散。其阵，众人也演习半月有期，方才走熟。那一日，云霄进营来见闻太师，曰：“今日吾阵已成，请道兄看吾会玉虚门下弟子。”太师问曰：“不识此阵有何玄孙？”云霄曰：“此阵内按三才，包藏天地之妙；中有惑仙丹，闭仙诀，能失仙之神，消仙之魄，陷仙之形，损仙之气，丧神仙之原本，损神仙之肢体。神仙入此而成凡，凡人入此而即绝。九曲曲中无直，曲尽造化之奇，挟尽神仙之秘。任他三教圣人，遭此亦难逃脱。”太师闻说大喜，传令：“左右，起兵出营！”闻太师上了墨麒麟，四将分于左右。五位道姑齐至篷前，大呼曰：“左右探事的，传与姜子牙，着他亲自出来答话。”探事的报上篷来：“汤营有众女将讨战。”子牙传令，命众门人排班出来。云霄曰：“姜子牙，若论二教门下，俱会五行之术。倒海移山，你我俱会。今我有一阵，请你看。你若破得此阵，我等尽归西岐，不敢与你拒敌。你若破

不得此阵，吾定为我兄报仇。”杨戩曰：“道兄，我等同师叔看阵，你不可乘机暗放奇宝暗器伤我等。”云霄曰：“你是何人？”杨戩答曰：“我是玉泉山金霞洞主玉鼎真人门下杨戩是也。”碧霄曰：“我闻得你有八九元功，变化莫测。我只看你今日也用变化来破此阵，我断不像你等暗用哮天犬而伤人也。快去看了阵来，再赌胜负！”杨戩等各忍怒气，保着子牙来看阵图。及至到了一阵，门上悬有小小一牌，上书“九曲黄河阵”。士卒不多，只有五六百名。旗幡五色。怎见得，有赞为证，赞曰：

阵排天地，势摆黄河。阴风飒飒气侵人，黑雾弥漫迷日月。悠悠荡荡，杳杳冥冥。惨气冲霄，阴霾彻地。任你千载修持成画饼；损神丧气，虽逃万劫艰辛俱失脚。正所谓：神仙难到，尽消去顶上三花；那怕你佛祖厄来，也消了胸中五气。逢此阵劫数难逃；遇他时真人怎躲？

话言姜子牙看罢此阵，回见云霄。云霄曰：“子牙，你识此阵么？”子牙曰：“道友，明明书写在上，何必又言识与不识也。”碧霄大喝杨戩曰：“你今日再放哮天犬来！”杨戩倚了胸襟，仗了道术，催马摇枪来取。琼霄在鸿鹄鸟上执剑来迎。未及数合，云霄娘娘祭起混元金斗。杨戩不知此斗利害，只见一道金光，把杨戩吸在里面，往“黄河阵”里一摔。不怕你：

七十二变俱无用，怎脱“黄河阵”内灾！

却说金吒见拿了杨戩，大喝曰：“将何左道拿吾道兄！”

仗剑来取。琼霄持宝剑来迎。金吒祭起捆龙桩。云霄笑曰：“此小物也！”托金斗在手，用中指一指，捆龙桩落在斗中。二起金斗，把金吒拿去，摔入“黄河阵”中。正是此斗：

装尽乾坤并四海，任他宝物尽收藏。

话说木吒见拿了兄长去，大呼曰：“那妖妇将何妖术敢欺吾兄！”这女童狼行虎跳，仗剑且凶，望琼霄一剑劈来。琼霄急架忙迎。未及三合，木吒把肩膀一摇，吴钩剑起在空中。琼霄一见，笑曰：“莫道吴钩不是宝，吴钩是宝也难伤吾！”云霄用手一招，宝剑落在斗中。云霄再祭金斗，木吒躲不及，一道金光，装将去了，也摔在“黄河阵”中。云霄大怒，把青鸾一纵二翅飞来，直取子牙。子牙见拿了三位门人去，心下惊恐，急架云霄剑时，未及数合，云霄把混元金斗祭起来拿子牙。子牙忙将杏黄旗招展。旗现金花，把金斗敌住在空中，只是乱翻，不得落将下来。子牙败回芦篷，来见燃灯等。燃灯曰：“此宝乃是混元金斗。这一番方是众位道友逢此一场劫数。你们神仙之体有些不祥。入此阵内，根深者不妨，根浅者只怕有些失利。”

且说云霄娘娘回进中营。闻太师见一日擒了三人入阵，太师问云霄曰：“此阵内拿去的玉虚门人怎生发落？”云霄曰：“等我会了燃灯之面，自有道理。”闻太师营中设席款待。张天君“红沙阵”困着三人，又见云霄这等异阵成功，闻太师爽怀乐意。正是：

屡胜西岐重重喜，只怕苍天不顺情。

且说闻太师欢饮而散。次日，五位道姑齐至篷前，坐名请

燃灯答话。燃灯同众道人排班而出。云霄见燃灯坐鹿而出。怎见得，有赞为证，赞曰：

双抓髻，乾坤二色，阜道服，白鹤飞云。仙丰亻
并道骨，霞彩现当身。顶上灵光千丈远，包罗万象胸
襟。九返金丹全不讲，修成圣体彻灵明。灵鹫山上客，
元觉道燃灯。

且说燃灯见云霄，打稽首，曰：“道友请了！”云霄曰：“燃灯道人，今日你我会哉，决定是非。吾摆此阵，请你来看阵。只因你教下门人将吾道污蔑太甚，吾故此才有念头。如今月缺难圆。你门下有甚高明之士，谁来会吾此阵？”燃灯笑曰：“道友此言差矣！金押‘封神榜’，你亲自在宫，岂不知循环之理，从来造化，复始周流。赵公明定就如此，本无仙体之缘，该有如此之劫。”琼霄曰：“姐姐既设此阵，又何必与他讲甚么道德。待吾拿他，看他有何术相抵！”琼霄娘娘在鸿鹄鸟上仗剑飞来。这壁厢恼了众门下。内有一道人作歌曰：

“高卧白云山下，明月清风无价。壶中玄奥，静
里乾坤大。夕阳看破霞，树头数晚鸦。花阴柳下，笑
笑逢人话；剩水残山，行行到处家。凭咱茅屋任生涯，
从他金阶玉露滑。”

赫精子歌罢，大呼曰：“少出大言！琼霄道友，你今日到此，也免不得‘封神榜’上有名。”轻移道步，执剑而来。琼霄听产，脸上变了两朵桃花，仗剑直取。步鸟飞腾，未及数合，云霄把混元金斗望上祭起，一道金光，如电射目，将赤精子拿

住，望“黄河阵”内一摔，跌在里面，如醉如痴，即时把顶上泥丸宫闭塞了。可怜千年功行，坐中辛苦，只因一千五百年逢此大劫，乃遇此斗，装入阵中，总是神仙也没用了。广成子见琼霄如此逞凶，大叫：“云霄休小看吾辈，有辱阐道之仙，自恃碧游宫左道！”云霄见广成子来，忙催青鸾，上前问曰：“广成子，莫说你是玉虚宫头一位击金钟首仙，若逢吾宝，也难脱厄。”广成子笑曰：“吾已犯戒，怎脱脱厄？定就前因，怎违天命。今监杀戒，虽悔何及！”仗剑来取。云霄执剑相迎。碧霄又祭金斗。只见金斗显耀，目观不明，也将广成子拿入“黄河阵”内。如赤精子一样相同，不必烦叙。此混元金斗，正应玉虚门下徒众该削顶上三花；天数如此，自然随时而至，总把玉虚门人俱拿入“黄河阵”，闭了天门，失了道果。只等子牙封过神，再修正果，返本還元。此是天数。话说云霄将混元金斗拿文殊广法天尊，拿普贤真人，拿慈航道人、道德真君，拿清微教主太乙真人，拿灵宝大法师，拿惧留孙，拿黄龙真人：把十二弟子俱拿入阵中；止剩的燃灯与子牙。且说云霄娘娘又倚金斗之功，无穷妙法，大呼曰：“月缺今日难圆，作恶到底！燃灯道人，今番你也难逃！”又祭混元金斗来擒燃灯。燃灯见事不好，借土遁化清风而去。三位娘娘见燃灯走了，暂归老营。闻太师见“黄河阵”内拿了玉虚许多门人，十分喜悦，设席贺功。云霄娘娘虽是饮酒而散，静默自思：“事已做成，怎把玉虚门下许多门人困于阵中，此事不好处，使吾今日进退两难。”

且说燃灯逃回篷上，只见子牙上篷相见，坐下。子牙曰：“不料众道兄俱被困于‘黄河阵’中，凶吉不知如何？”燃灯曰：“虽是不妨，可惜了一场功夫虚用了。如今我贫道只得往玉虚宫走一遭。子牙，你在此好生看守，料众道友不得损身。”燃灯彼时离了西岐，驾土遁而行，霎时来至昆仑山麒麟崖；落

下遁光，行至宫前，又见白鹤童兒看守九龙沉香辇。燃灯向前问童兒曰：“掌教师尊往那里去？”白鹤童兒口称：“老师，老爷驾往西岐，你速回去焚香静室，迎鸾接驾。”燃灯听罢，火速忙回至篷到，见子牙独坐，燃灯曰：“子牙公，快焚香结彩，老爷驾临！”子牙忙净洁其身，秉香道傍，迎迓鸾輿。只见霭霭香烟，氤氲遍地。怎见得，有歌为证，歌曰：

混沌从来道德奇，全凭玄理立玄机。太极两仪并四象，天开于子任为之，地丑人寅吾掌教，“黄庭”两卷度群迷。玉京金阙传徒众，火种金莲是我为。六根清静除烦恼，玄中妙法少人知。二指降龙能伏虎，目运祥光天地移。顶上庆云三万丈，遍身霞绕彩云飞。闲骑逍遥四不相，默坐觉檀九龙车。飞来异兽为扶手，喜托三宝玉如意。白鹤青鸾前引道，后随丹凤舞仙衣，羽扇分开云雾隐，左右仙童玉笛吹，黄巾力士听敕命，香烟滚滚众仙随。阐道法扬真教主，元始天尊离玉池。

话说燃灯、子牙听见半空中仙乐，一派嘹亮之音，燃灯秉香，轺道伏地曰：“弟子不知大驾来临，有失远迎，望乞恕罪。”元始天尊落了沉香辇。南极仙翁执羽扇随后而行。燃灯、子牙请天尊上芦篷，倒身下拜。天尊开言曰：“尔等平身。”子牙复俯伏启曰：“三仙岛摆‘黄河阵’，众弟子俱有陷身之厄，求老师大发慈悲，普行救拔。”元始曰：天数已定，自莫能解，何必你言。”元始默言静坐。燃灯、子牙侍于左右。至子时分，天尊顶上现庆云，有一亩田大；上放五色毫光，金灯万盏，点点落下，如檐前滴水不断。且说云霄在阵中，猛见庆云现出，云霄谓二妹子曰：“师伯至矣！妹子，我当初不肯下山，你二

人坚执不从。我一时动了无明，偶设此阵，把玉虚门人俱陷在里面，使我又不好放他，又不好坏他。今番师伯又来，怎好相见，真为掣肘！”琼霄曰：“姐姐此言差矣！他又不是吾师，尊他为上，不过看吾师之面。我不是他教下门人，任凭我为，如何怕他？”碧霄曰：“我们见他，尊他。他无声色，以礼相待；他如有自尊之念，我们那认他甚么师伯！既为敌国，如何逊礼。今此阵既已摆了，说不得了，如何怕得许多！”话说元始天尊次日清晨命南极仙翁：“将沉香辇收拾，吾既来此，须进‘黄河阵’走一遭。”燃灯引道，子牙随后，下篷行至阵前。白鹤童儿大呼曰：“三仙岛云霄快来接驾！”只见云霄等三人出阵，道傍久立，口称：“师伯，弟子甚是无礼，望乞恕罪！”元始曰：“三位设此阵，乃我门下该当如此。只是一件，你师尚不敢妄为，尔等何苦不守清规，逆天行事，自取违教之律！尔等且进阵去，我自进来。”三位娘娘先自进阵，上了八卦台，看元始进来如何。且说天尊拍着飞来椅，径进阵来；沉香辇下四脚离地二尺许高，祥云托定，瑞彩飞腾。天尊进得阵来，慧眼垂光，见十二弟子横睡直躺，闭目不睁。天尊叹曰：“只因三尸不斩，六气未吞，空用工夫千载！”天尊道心慈悲，看罢方欲出阵。八卦台上彩云仙子见天尊回身，抓一把戮目珠打来。怎见得，有诗为证，诗曰：

奇珠出手焰光生，灿烂飞腾太没情。
只说暗伤元始祖，谁知此宝一时倾。

话说元始天尊看罢“黄河阵”方欲出阵，彩云仙子将戮目珠从后面打来。那珠未到天尊跟前，已化作灰尘飞去。云霄见而失色。且说元始出阵，上篷坐下。燃灯曰：“老师进阵内，

众道友如何？”元始曰：“三花削去，闭了天门，已成俗体，即是凡夫。”燃灯又曰：“方才老师入阵，如何不破此阵，将众道友提援出来，大发慈悲。”元始笑曰：“此教虽是贫道掌，尚有师长，必当请问过道兄，方才可行”。言未毕，听空中鹿鸣之声，元始曰：“八景宫道兄来矣。”忙下篷迎迓。怎见得，有诗为证，诗曰：

鸿濛剖破玄黄景，又在人间治五行。
度得轩辕升白昼，函关施法道常明。

话说老子乘牛从空而降，元始远迓，大笑曰：“为周家八百年事业，有劳道兄驾临！”老子曰：“不得自来。”燃灯明香引道上篷，玄都大法师随后。燃灯参拜，子牙叩首毕，二位天尊坐下。老子曰：“三仙童子设一‘黄河阵’，吾教下门下俱厄于此，你可曾去看？”元始曰：“贫道先进去看过，正应垂象，故候道兄。”老子曰：“你就破了罢，又何必等我？”二位天尊默坐不言。且说三位娘娘在阵，又见老子顶上现一坐玲珑塔于空中，毫光五色，隐现于上。云霄谓二妹曰：“玄都大老爷也来了，怎生得好？”碧霄娘道：“姐姐，各教所授，那里管他！今日他再来，吾不得昨日那样待他，那里怕他？”云霄摇头，“此事不好。”琼霄曰：“但他进此阵，就放金蛟剪，再祭混元金斗，何必惧他？”且说次日，老子谓元始曰：“今日破了‘黄河阵’早回，红尘不可久居。”元始曰：“道兄之言是矣。”命南极仙翁收拾香辇；老子上了板角青牛，燃灯引道，遍地氤氲，异香覆道，满脸红霞。行至“黄河阵”前，玄都大法师大呼曰：“三仙姑快来接驾！”里面一声钟响，三位姑娘出阵，立而不拜。老子曰：“你等不守清规，敢行忤慢！

尔师见吾且躬身稽首，你焉敢无状！”碧霄曰：“吾拜截教主，不知有玄都。上不尊，下不敬，礼之常耳。”玄都大法师大喝曰：“这畜生好胆大，出言触犯天颜！快进阵！”三位娘娘转身入阵。老子把牛领进阵来。元始沉香辇也进了阵。白鹤童儿在后，齐进“黄河阵”来。不知三位姑娘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一回 子牙劫营破闻仲

诗曰：

昔日行兵夸首相，今逢时数念应差。
风雷阵设如奔浪，龙虎营排似落花。
纵有“黄河”成个事，其如苍赤更堪嗟。
劝君莫待临龙地，同向灵台玩物华。

话说二位天尊进阵。老子见众门人似醉而未醒，沉沉酣睡，呼吸有鼻息之声。又见八卦台上有四五个五体不全之人，老子叹曰：“可惜千载功行，一旦俱成画饼！”且说琼霄见老子进阵来观望，便放起金蛟剪去。那剪在空中挺折如剪，头交头，尾交尾，落将下来。老子在牛背上看见金蛟剪落下来，把袖口望上一迎，那剪子如芥子落于大海之中，毫无动静。碧霄又把混元金斗祭起；老子把风火蒲团往空中一丢，唤黄巾力士：“将此斗带上玉虚宫去！”三位娘娘大呼曰：“罢了！收吾之宝，岂肯干休！”三位齐下台来，仗剑飞来直取。难道天尊与他动手，老子将乾坤图抖开，命黄巾力士：“将云霄裹去了，压在麒麟崖下！”力士得旨，将图裹去。不题。且言琼霄仗剑而来。元始命白鹤童子把三宝玉如意祭在空中，正中琼霄顶上，打开天灵。一道灵魂往封神台去了。碧霄大呼曰：“道德千年，一

旦被你等所伤，诚为枉修功行！”用一口飞剑来取元始天尊，被白鹤童子一如意，把飞剑打落尘埃。元始袖中取一盒，揭开盖，丢起空中，把碧霄连人带鸟装在盒内；不一会化为血水。一道灵魂也往封神台去了。有诗为证：

修道千年岛内成，殷勤日夜炼无明。
无端排下“黄河阵”，气化清风损七情。

话说三位娘娘已绝。菡芝仙同彩云仙子还在八卦台上，看二位天尊。元始既破“黄河阵”，众弟子都睡在地上。老子用中指一指，地下雷鸣一声，众弟子猛然惊醒；连杨戩、金木二吒齐齐跃起，拜伏在地。老子乘牛转出，回至篷上。众门人拜毕。元始天尊曰：“今日诸弟子削了顶上三花，消了胸中五气，遭逢劫数，自是难逃。况今姜尚有四九之惊，尔等要往来相佐，再赐尔等纵地金光法，可日行数千里。”又问：“尔等镇洞之宝？”“俱装在混元金斗内。”命：“取来还你等。如今留南极仙翁破‘红沙阵’，我同道兄暂回玉虚宫。白鹤童子，陪你师父同回。”遂命“返驾”。众门人排班送二位天尊回驾。

且说彩云仙子怒气不息。菡芝仙见破了“黄河阵”，退老营来见闻太师，太师已知阵破，玉虚门人都救回去了，心下十分不安，忙具表遣官往朝歌求救；又发火牌，调三山关总兵官邓九公往麾下听用。

且说燃灯在篷上与众道者默坐。南极仙翁打点破“红沙阵”。子牙到九十九日上，来见燃灯，口称：“老师，明日正该破阵。”次日，众仙步行排班，南极仙翁同白鹤童儿至阵前，大呼曰：“吾师来去‘红沙阵’主！”张天君从阵里出来，甚是凶恶，跨鹿提剑，杀奔前来。抬头见是南极仙翁，张绍曰：“

道兄，你是为善最乐之士，亦非破阵之流，此阵只怕你：

可惜修就神仙体，若遇红沙顷刻休 ！”

话说南极仙翁曰：“张绍，你不必多言。此阵今日该是我破。料你也不能久立于阳世。”张天君大怒，纵鹿冲来，把剑往仙翁顶上就劈。傍有白鹤童子将三宝玉如意赴面交还。来往未及数合，张天君掩一剑，望阵中就走。白鹤童子随后跟来。南极仙翁同入阵内。张绍下鹿，上台，把红沙抓了数片，望仙翁打来。南极仙翁将五火七翎扇把红沙一扇，红沙一去，影迹无踪。张天君掇起一斗红沙望下一泼。仙翁把扇子连扇数扇，其沙去无影向。南极仙翁曰：“张绍今日难逃此厄 ！”张绍欲待逃遁，早被白鹤童子祭起玉如意，正中张绍后心，打翻跌下台来。白鹤童子手起一剑，即时血染衣襟。正是：

未曾破阵先数定，怎脱封神台下来。

且说南极仙翁破了“红沙阵”，白鹤童子见三穴内有人。南极仙翁发一雷，惊动哪吒、雷震子，俱将身一跃，睁开眼看见南极仙翁，知是昆仑山师尊来救护。哪吒急来扶武王，武王已是死了。坐下逍遥马，百日都坏了。燃灯在外面见破了“红沙阵”，子牙催骑入阵，来看武王时，已是死了。子牙哭声不止。燃灯曰：“不妨。前日入阵时，有三道符印护其前后心体；武王该有百日之灾，吾自有处治。”命雷震子背负武王尸骸，放在篷下，用水沐浴。燃灯将一粒丹药用水研化，灌入武王口内。有两个时辰，武王睁眼观看，方知回生；见子牙众门人立于左右，王曰：“孤今日又见相父也 ！”子牙差左右听用官，

送武王回宫。

且说燃灯与众道者曰：“列位道友，贫道今破十阵，与子牙代劳已完，众位各归府。只留广成子，你去桃花岭阻闻仲，不许他进佳梦关；又留赤精子，你去燕山阻闻仲，不许他进五关。二位速去！又留慈航道人在此，以下请回。”众道人方才出篷欲去，忽云中子至。燃灯请上篷，打稽首曰：“列位道兄请了！”众道者曰：“云中子乃福德之仙也，今不犯‘黄河阵’，真乃大福之士。”云中子曰：“奉敕炼通天神火柱，绝龙岭等候闻太师。”燃灯曰：“你速去，不可迟。”云中子去了。燃灯把印剑交与子牙。燃灯曰：“我贫道也往绝龙岭，助云中子一臂之力。吾今去也！”止留慈航同子牙在篷子。子牙传令：“把麾下众将调来。”南宫适等齐至篷前，见姜子牙行礼毕，立于两傍。子牙传：“明日开队，与闻太师共决雌雄。”众将得令。不题。

且说闻太师见十绝阵俱破，只等朝歌救兵；又望三山关邓九公来助；与彩云仙子、菡芝仙共议。二仙曰：“不料三仙遭厄，两位师伯下山，故有今日之挫。把吾截教不如灰草。”闻太师长吁一声。忽听得周营砲响，喊声大震，来报曰：“姜子牙请太师答话。”闻太师大怒曰：“吾不速拿姜尚报仇，誓不俱生！”遂遣邓、辛、张、陶，分于左右；二女仙齐出辕门。太师跨墨麒麟，如烟火而来。子牙曰：“闻太师，你征战三年有余，雌雄未见。你如今再摆十绝阵否？”传令：“把吊着的赵江斩了！”武吉把赵江斩在阵前。闻太师大叫一声，提鞭冲杀过来。有黄天化催开玉麒麟，用两柄银锤挡住闻太师。菡芝仙在辕门，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，纵步举宝剑，来助闻太师。这壁厢杨戩纵马摇枪，前来敌住了菡芝仙。彩云仙子见杨戩敌住了菡芝仙，仗剑冲杀过来。哪咤大喝一声：“休冲吾阵！”

”脚登风火轮，战住了彩云仙子。邓、辛、张、陶四将齐出。这壁厢武成王黄飞虎、南宫适、武吉、辛甲四将来迎。两家这场大战：

咚咚擂战鼓，五色幡摇飞霞舞，长弓硬弩护辕门，铁壁铜墙齐队伍。大师九云冠上火焰生；黄天化金锁甲上霞光吐。女仙是大海波中戏水龙；杨戩似万仞山前争食虎。搜搜刀举，好似金睛怪兽吐征云；愧愧长枪，一似匹角蛟龙争戏水。鞭来锤架，银花响亮迸寒光；枪去剑迎，玉焰生风飘瑞雪。刀劈甲，甲中刀，如同山前猛虎斗狻猊；枪刺盔，盔中枪，一个深潭玉龙降水兽。使斧的天边皓月皎光辉；使铜的万道长虹飞紫电。使枪的紫气照长空，使刀的庆云离顶上。有

诗为证：

大战一场力不加，亡人死者乱如麻。
只有君王安社稷，不辨贤愚血染沙。

且说子牙大战闻太师。菡芝仙把风袋抖开，一阵黑风卷起。不知慈航道人有定风珠，随取珠将风定住，风不能出。子牙忙祭起打神鞭，正中菡芝仙顶护，打得脑浆进出，死于非命。一道灵魂往封神台去了。彩云仙子听得阵后有响声，回头看时，早被哪吒一枪，刺中肩甲，倒翻在地；后加一枪，结果了性命，也往封神台去了。武成王大战张节，黄飞虎枪法如神，大吼一声，把张节一枪刺于马下。一灵也往封神台去了。闻太师力战黄天化，又见折了三人，无心恋战，掩一鞭，暂回老营。止有

邓忠、辛环、陶荣三将，见今日又损了张节，四将中少了一人，十分不悦。

且言子牙全胜回兵，慈航作辞回山。子牙进城，升银安殿，传令：“众将用过午饭，上殿听点。”众将领令。子牙进内室，写柬贴，只至午未未初，银安殿上打聚将鼓响，众将上殿，参谒听令。子牙令黄天化领柬贴、令箭；又命哪吒领柬贴、令箭；雷震子也领柬贴、令箭：“你们三路行，只须如此如此。”子牙令：“黄飞虎等领兵五千冲左哨；南宫适等领兵五千冲右哨。”又令：“金吒、木吒、龙须虎冲辕门；四贤、八俊随于后队接应。辛甲、辛免、太颠、闾天、祁恭、尹籍领三千人马，大呼曰：‘归顺西岐有德之君，坐享安康；扶助成汤无道之主，灭伦绝纪。早归周地，不致身亡！’先散开成汤人马，以孤其势。大功只在今晚可成。”又令：“杨戩领三千人马，先烧彼之粮草。彼军不战自乱。你如烧了粮草，截战后，再往绝龙岭助雷震子成功。”杨戩领令去讫。正是：

挖下战坑擒虎豹，满天张网等蛟龙。

不表子牙前来劫营，且言闻太师损兵折将，在帐中独坐无言。猛然当中神目看见，西岐一股杀气直冲中军，太师笑曰：“姜尚今日得胜，乘机劫吾大寨。”急令：“邓忠、陶荣在左哨；辛环在右哨；吉立、余庆领长箭手守后营粮草。吾在中军，看谁进辕门！”太师准备夜战。当时天晚，日落西山。将近一鼓时分，子牙把众将调出，四面攻营。人马暗暗到了成汤大辕门，左右有灯笼为号，一声信炮，三军呐喊，鼓声大振，杀声齐起。怎见得这场夜战：

征云笼四野，杀气锁长空。天昏地暗交兵，雾惨云愁厮杀。初时战斗，灯笼火把相迎；次后交攻，剑戟枪刀乱刺。离宫不朗，左右军卒乱奔；坎地无光，前后将兵不正。昏昏沉沉，月朦胧，不辨谁家宇宙；渺渺漫漫，灯惨淡，难分那个乾坤。征云紧护，拚命士卒往来相持；战鼓忙敲，舍死将军纷纷对敌。东西混战，剑戟交加；南北相持，旌旗掩映。狼烟火砲，似雷声霹雳惊天；虎节龙旗，如闪电翻腾上下。摇旗小校，黄昏里战战兢兢；擂鼓儿郎，如履冰俱难措手。周兵勇猛，纣卒奔逃。只见：滔滔流血坑渠满，叠叠横尸数里平。

有诗为证：

劫营功业妙无穷，三路冲营建大功。
只为武王洪福广，名垂青史美姜公。

话说子牙督前军，冲开了七层围子，呐一声喊，杀进大辕门。闻太师忙上了黑麒麟，提鞭冲来，大呼曰：“姜尚，今番与你定个雌雄！”提鞭来取。子牙仗剑交还。金吒在左，木吒在右，龙须虎发手放出石头打将来，如飞蝗骤雨。成汤军卒如何招架得开，多是着伤。闻太师酣战在中军。黄飞虎杀进左营，有邓忠、陶荣大喝曰：“黄飞虎慢来！”黄家父子兵把二将困在左营。邓忠抖精神，使开板斧，陶荣显本事，双铜忙轮，二将大战在左营。南宫适冲进右营，只见辛环中叫：“南宫适休走！”把肉翅飞起。西岐数将战住辛环。灯球火把，照耀如同白昼。黄昏厮杀，黑夜交兵，惨惨阴风，咚咚战鼓。

闻太师正征战之间，子牙祭起打神鞭。闻太师当中神目看见，疾忙躲时，早中左肩臂。龙须虎发石乱打，三军驻扎不定；大队一乱，周兵呐喊，四面围裹上来。闻太师如何抵挡得住。黄飞虎有四子黄天祥等，年少勇猛，势不可当，展枪如龙摆尾，转换似蟒翻身。陶荣躲不及，早被一枪刺于马下。邓忠挡不住，只得败走。辛环见周兵势甚大，不敢恋战，知锋锐已挫，料不能取胜；又见后营火起，杨戩烧了粮草，军兵一乱，势不可解。只见火焰冲天，金蛇乱舞，周军锣鸣鼓响只杀得鬼哭神号。闻太师大兵已败，又听得周兵四处大叫曰：“西岐圣主，天命维新。纣王无道，陷害万民。你等何不投西岐受享安康！何苦用力而为独夫，自取灭亡！”成汤军士在西岐日久，又见八百诸侯归周者甚众，兵乱不由主将，呐一声喊，走了一半。闻太师有力也无处使，有法也无处用。只见归降者漫散而去，不降者且战且走。且说周兵趕杀成汤败卒，怎见得：

趕上將連衣剝甲，逞著勢順手奪槍。銅敲鼻凹，
錘打當胸。銅敲鼻凹，打的眉眼張開；錘打當胸，洞
見心肝肺腑。連肩拽背著刀傷，肚腹分崩遭斧剁。錘
打的利害，槍刺的無情。著箭的穿袍透鎧，遇彈子鼻
凹流紅。逢叉俱喪魄，遇鞭碎天靈。愁云慘慘黯天關，
急急逃兵尋活路。

闻太师兵败，且战且走。辛环飞在空中，保护太师，邓忠催住后队。一夜败有七十余里，至岐山脚下。子牙鸣金收队。正是：

三军踊跃欢声悦，姜相成功奏凯还。

话说闻太师败至岐山，收住败残人马，点视，止三万有余。太师又见折了陶荣，心中闷闷不语。邓忠曰：“太师如今兵回那里？”闻太师问：“此处往那里去？”辛环曰：“此处往佳梦关去。”太师道：“就往佳梦关去。”催动人马前进。可怜兵败将亡，其威甚挫，着实没兴。一路上人人叹息，个个吁嗟。人马正行间，只见桃花岭上一道黄幡，幡下有一道人，乃是广成子。闻太师向前问曰：“广成子，你在此有甚么事？”广成子答曰：“特为你，在此待候多时。你今违天逆命，助恶灭仁，致损生灵，害陷忠良，是你自取。我今在此，也不与你为仇，只不许你过桃花岭。任凭你往别处去便罢。”闻太师大怒曰：“吾今不幸，兵败将亡；敢欺吾太甚！”催开黑麒麟，提鞭就打。广成子撒步向前，用宝剑急架相还。未及三五合，广成子取番天印祭于空中。太师一见，知印利害，拨转麒麟望西便走。邓忠跟着太师退回。辛环曰：“太师方才怎的怕他，便自退兵？”太师曰：“广成子番天印，吾等招架不住。若中此印，倘或无生，如何是好！且自避他。只如今不得过此岭，却往那里去？”邓忠曰：“不若进五关往燕山去。”太师只得调转人马，往燕山大路而来。太师晓行夜住，不一日，人马行至燕山。猛然抬头，见太华山上竖一首黄幡，赤精子立于幡下。太师催麒麟至前。赤精子曰：“来者乃闻太师。你不必往此燕山去。此处非汝行之地。吾奉燃灯命，在此阻你，不许你进五关。原是那里来，还是那里去。”太师只气得三尸魂暴躁，七窍内生烟，大呼曰：“赤精子，吾乃是截教门人，总是一道，何得欺吾太甚！我虽兵败，拚得一死，定与你做一场，岂肯擅自干休！”将麒麟一夹，四蹄登开，使开金鞭，神光灿烂。赤精子抖动麻鞋，挥开宝剑，鞭剑相交。未及五七合，赤精子取阴阳镜出来。不知闻太师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二回 绝龙岭闻仲归天

诗曰：

几回奏捷建奇功，纣主荒淫幸女红。
入国已无封谏表，到山应有泪江枫。
岂知魂梦烽烟绝，且听哀猿夜月空。
纵有丹心成往事，年年杜宇泣东风。

话说闻太师见赤精子拿出阴阳镜，把麒麟一磕，跳出圈子外，往燕山下退去。赤精子也不来赶。太师气得面黄气喘，默默无言。辛环曰：“太师，两条路既不容行，不若还往黄花山，进青龙关去罢。”太师沉吟良久，曰：“吾非不能遁回朝歌见天子，再整大兵，以图恢复。只人马累赘，岂可舍此身行。”只得把人马调回，往青龙关大路而行。未及半日，见前边一枝人马驻扎咽喉之处。闻太师传令：“安营，不意前有伏兵。”营不曾安定，只听得一声砲响，两杆红旗展动，哪吒脚踏风火轮，捻火尖枪，大呼曰：“闻太师休想回去！此处乃是你归天之地！”太师大怒，急得三只眼中射出金光，骂曰：“姜尚欺吾太甚！此处埋伏着不堪小辈，欺藐天朝大臣！”提鞭，纵麒麟飞来直取。哪吒火尖枪急架相还。鞭枪并举，一场大战。只见：

阴霾迷四野，冷气逼三阳。这壁厢旌旗耀彩，反令日月无光；那壁厢戈戟腾辉，致使儿郎丧胆。金鞭叱咤闪威风；神枪出没施妙用。闻太师忠心；三太子赤胆。只杀得空中无鸟过，山内虎狼奔，飞沙走石乾坤黑，播土扬尘宇宙昏。

话说闻太师与邓忠、辛环、吉立、余庆把哪吒裹在垓心。哪吒那里惧他，使开一条枪，怎见得利害，有赞为证，赞曰：

枪是邠州铁，炼成一段钢，落在能工手，造成丈八长。刺虎穿胸连树倒，降魔锋利似秋霜，大将逢之翻下马，冲营躡阵士俱亡。展放光芒天地暗，吐吞寒雾日无光。

哪吒抖擞神威，酣战五将，大叫一声，把吉立刺于马下；忙把风火轮登出阵来，取乾坤圈祭在空中，正中邓忠肩甲，翻下鞍鞚，被哪吒复一枪，结果了性命，二道灵魂俱往封神台去了。闻太师见又折了邓忠、吉立二将，十分懊恼，不觉失措，无心恋战，夺路而走。哪吒大杀一阵，截断后面一半人马，“愿降者免死！”众兵齐告曰：“愿归明主。”哪吒得获全胜，回西岐报功。不表。

且说闻太师兵败前行，至晚点扎残兵，不足万余人。太师升帐坐下，愧赧无地。自思曰：“吾自征伐，未尝挫锐。今日西征，致有片甲无存之辱。”辛环在侧曰：“太师且请宽慰，‘胜负乃兵家之常’，何必挂心。俟回朝再整大队人马，以复此仇未迟。太师还当自己保重。”次日，起人马望黄花山进发。行至巳牌时候，猛见前面红旗招展，号炮喧天，见一将金甲红

袍，坐玉麒麟上，使两柄银锤，刺斜而来，大乎曰：“奉姜丞相令，等候多时！今兵败将亡，眼见独力难支，天命已定。此处不降，更待何时！”闻太师见黄天化阻住去路，大怒，骂曰：“好反叛逆贼，敢出此言欺吾！”催开墨麒麟，单鞭力战。黄天化鞭锤相架，战在山前。但见：

两阵鸣锣击鼓，三军呐喊摇旗。红幡招展振天雷，
画戟轻翻豹尾。这一个舍命冲锋扶社稷；那一个拚生
惯战定华夷。不是你生我死不相离，只杀得日月无光
天地迷。

话说二人交锋，约有二三十合，有辛环气冲牛斗，余庆怒发冲冠，二将来助太师。黄天化见二将来助战，把玉麒麟跳出阵外就走。余庆不知好歹，随后追来。黄天化挂下双锤，取火龙标回首一标，打下落马而死。一魂进封神台去了。辛环见余庆落马，大叫一声：“吾来了！”肉翅飞来，锤钻往顶上打来，辛环是上三路，黄天化锤是短兵器，招架上三路不好挡抵，把玉麒麟跳出圈子就走。这玉麒麟乃是道德真君坐骑，足有风去，速如飞电。辛环不见机，赶来。被黄天化将攒心钉发出，正中肉翅。辛环在空中吊将下来。闻太师见辛环失利，忙催动残兵，望东南败走。黄天化连胜二阵，也不追赶，领兵回西岐报功去了。

且言闻太师见后无袭兵，领人马徐徐而行；又见折了余庆，辛环带伤，太师十分不乐，一路上思前想后。人马行至晚间，有一座高山在前，但见山景凄凉，太师坐下，不觉兜底上心，自己吟诗嗟叹。诗曰：

”回首青山两泪垂，三军凄惨更堪悲。
当时只道旋师返，今日方知败卒疲。
可恨天时难预料，堪嗟人事竟何之！
眼前颠倒浑如梦，为国丹心总不移。”

话说闻太师作罢诗，神思不宁。三军造饭，辛环整理，次日回兵。将至二更，只听得山顶上响声大振，砲发如雷。闻太师出帐观看，见山上是姜子牙同武王在马上饮酒，左右诸将用手指曰：“山下闻太师败兵在此。”太师听说，性如烈火，上了黑麒麟，提鞭杀上山来。只见一声雷响，一人也不见了。闻太师乃是神目，左右观看，又不见影迹。太师咬牙深恨，立骑寻思。忽然山下一声砲响，人马势如云集，围困山下，只叫：“休走了闻太师！”太师大怒，催骑杀下山来；及自至山下，一军一卒俱无。太师喘息不定，方欲算卜，又见山顶上大砲响，子牙与武王拍手大笑而言曰：“闻太师今日之败，把数年英雄尽丧于此，有何面目再返朝歌！”闻太师厉声大骂：“姬发匹夫，焉敢如此！”纵骑复杀上山来。将至半山凹里，猛然飞起雷震子。好凶恶！怎见得，有诗为证，诗曰：

两翅飞腾起怪风，发红脸靛势如熊。
终南秘授神仙术，辅佐姬周立大功。

闻太师只顾山上，未防山凹里飞起雷震子，一棍照闻太师打来。太师措手不及，叫声：“不好！”将身一闪，让个空。不防那金棍正中黑麒麟师后胯上，打得此兽竟为两段。太师跌下地来，随借土遁去了。辛环大呼曰：“雷震子不要走！吾来了！”肉翅飞起，来战雷震子。不防杨戩暗祭哮天犬，一口把

辛环的腿咬住了。雷震子一棍，正打着辛环顶门，死于非命。也往封神台去了。雷震子获功回西岐去了。且说闻太师失了坐骑，自思：“不好归国。想吾三十万人马西征，大战三年有余，不料失机，止存败残人马数千，致有片甲无存之诮。连吾坐骑俱死，门人、副将俱绝……”又见辛环已死，只影单形。太师落下土遁，默坐沉吟；半晌，迎天叹曰：“天绝成汤！当今失政，致天心不顺，民怨日生。臣空有赤胆忠心，无能回其万一。此岂臣下征伐不用心之罪也！”太师坐到天明，复起身招集败残士卒，迤逦而行。又无粮草，士卒疲敝之甚，俱有饥色。猛然见一村舍，有簇人家。太师沉吟，饥不可行，乃命士卒：“向前去借他一顿饭，你等充饥。”众人向前观看，果然好个所在。怎见得，有赞为证赞曰：

竹篱密密，茅屋重重。参天野树迎门，曲水溪桥映户。道傍杨柳绿依依，园内花开香馥馥。夕照西沉，处处山林喧鸟雀；晚烟出灶，条条道径转牛羊。正是那：食饱鸡豚眠屋角，醉酣邻叟唱歌来。

话说军士来至庄前，问：“里面有人么？”忽然走出一位老叟，见是些残败军卒，忙问：“众位至小庄有何公干？”士卒曰：“吾等非是别人，乃是跟成汤闻太师老爷，因奉敕伐周，与姜尚交兵，失机而回；借你一饭充饥，后必有补。”那老人听罢，忙道：“快请太师老爷来。”众军士回去，禀太师曰：“前有一老人，专请老爷。”太师只得缓步行至庄前。老人忙倒身下拜，口称：“太师，小民有失迎迓，望乞恕罪。”太师亦以礼相答。老人忙躬身迎请太师里面坐。太师进里面坐下。老人急收拾饭，摆将出来。闻太师用了一餐，方收拾饭与众士

卒吃了。歇宿一宵。次日，太师辞老叟，问曰：“你们姓甚么？昨日搅扰你家，久后好来谢你。”老人曰：“小民姓李，名吉。”闻太师分付左右记了。离了此间，同些士卒望青龙关大路而来，不觉迷踪失径。太师命军士站住，观看东、南、西、北。忽听林中伐木之声，见一樵人。太师忙令士卒，向前问那樵子。士卒向前问曰：“樵子，借问你一声。”樵子弃斧在地，上前躬身，口称：“列位有何事呼唤？”士卒曰：“我等是奉敕征西的；如今要往青龙关去。借问那条路近些？”樵子用手一指，“往西南上不过十五里，过白鹤墩，乃是青龙关大路。”士卒谢了樵子，来报与闻太师，太师命众人往西行，迤迤望前而走。不知这樵子，乃是杨戩变化的，指引闻太师往绝龙岭来。且说闻太师行有二十里，看看至绝龙岭，好险峻！但见：

巍巍峻岭，崒崒峰峦。溪深涧陡，石梁桥天生险恶，壁峭崖悬。虎头石长就雄威，奇松怪柏若龙蟠，碧落丹枫如翠盖。云迷雾阵，山巅直透九重霄；瀑布奔流，瀑一泻千百里。真个是鸦雀难飞，漫道是行人避迹；烟岚障目，采药仙童怕险。荆榛塞野，打柴樵子难行；胡羊野马似穿梭，狡兔山牛如布阵。正是：草迷四野有精灵，奇险惊人多恶兽。

话说闻太师行至绝龙岭，方欲进岭，见山势险峻，心下甚是疑惑；猛抬头见一道人，穿水合道服，认得是终南山玉柱洞云中子。闻太师慌忙上前问曰：“道兄在此何干？”云中子曰：“贫道奉燃灯命，在此等兄多时。此处是绝龙岭，你逢绝地，何不归降？”闻太师大笑曰：“云中子！你把我闻仲当作稚子婴儿，怎言吾逢绝地，以此欺吾？你莫非五行之术，在道通知；

你今如此戏我，看你有何法治我？”云中子曰：“你敢到这个所在来！”太师就行，云中子用手发雷，平地下长出八根通天神火柱，高有叁丈馀长，圆有丈馀，按八卦方位，乾坎艮震巽离坤兑。闻太师站在当中大呼曰：“你有何术用此柱困我？”云中子发手雷鸣，将此柱震开，每一根柱内，现出四十九条火龙，烈焰飞腾。闻太师大笑曰：“离地之精，人人会遁，火中之术，个个皆能，此术焉能欺吾？”掬定避火诀，太师站於里面，怎见得好火？有赞为证：

此火非同凡体，叁家会合成功。
英雄独占离地，运同九转旋风。
炼成通中火柱，内藏数条神龙。
口内喷烟吐焰，爪牙动处通红。
苦海煮乾到底，逢山烧得石空。
遇木即成灰烬，逢金化作长虹。
燧人初出定位，木里生来无踪。
石中电火稀奇宝，三昧金光透九重。
在天为日通明帝，在地生烟活编氓。
在人五藏为心主，火内玄功大不同。
饶君就是神仙体，遇我离逃眼下倾。

话说闻太师掬定避火诀，站於中间，在火内大呼曰：“云中子！你的道术也只如此，吾不久居，吾去也。”往上一升，驾遁光就走。不知云中子预将燃灯道人紫金钵盂磕住，浑如一盖盖定，闻太师那里得知，往上一冲，把九霄烈冠撞落尘埃，青丝发俱披下，太师大叫一声，跌将下来。云中子在外面发雷，四处有霹雳之声，火势凶猛，可怜成汤首相，为国捐躯，一道

灵魂往封神台来，有清福神，用百灵幡来引太师。太师忠心不灭，一点真灵，借风迳至朝歌，来见纣王，申诉此情。

此时纣王正坐鹿台与妲己饮酒，不觉一阵昏沈，伏几而卧，忽见太师立於傍边谏曰：“老臣奉敕西征，屡战失利，枉劳无功，今已绝於西土。愿陛下勤修仁政，求贤辅国，毋肆荒淫，浊乱朝政，毋以祖宗社稷为不足重，人言不足信，天命不足畏，力反前愆，庶可挽回。老臣欲再诉深情，恐难进封神台耳，臣去也。”

迳往封神台来，柏鉴引进其魂，安於台内。且说纣王猛然惊醒曰：“怪哉！异哉！”妲己曰：“陛下有何惊异？”纣王把梦中事说了一遍，妲己曰：“梦由心作，贱妾常闻陛下忧虑闻太师西征，故此有这个惊兆，料闻太师岂是失机之士。”纣王曰：“御妻之言是矣。”随时就放下心怀。且说子牙收兵，众门人都来报功。云中子收了神火柱，与燃灯二人回山去不表。

再讲申公豹知闻太师绝龙岭身亡，深恨子牙；往五岳三山寻找仙客，伐西岐为闻太师报仇。一日游至夹龙山飞云洞，跨虎飞来，忽见山崖上一小童跳耍，申公豹下虎来看此童儿，却是一个矮子，身不过四尺，面如土色。申公豹曰：“那童儿你是那家的？”土行孙见一道人叫他，上前施礼曰：“老师那里来？”申公豹曰：“我往海岛来。”土行孙曰：“老师是截教是阐教？”公豹曰：“阐教。”土行孙曰：“是吾师叔。”申公豹曰：“你师是谁，你叫甚名字？”土行孙答曰：“我师父是惧留孙，弟子叫做土行孙。”申公豹又曰：“你学艺多少年了？”土行孙答曰：“学艺百载。”申公豹摇头曰：“我看你不能了道成仙，只好修个人间富贵。”土行孙问曰：“怎样是人间富贵？”申公豹曰：“据我看你，只好披蟒腰玉，受享君王富贵。”土行孙曰：“怎能得够？”申公豹曰：“你肯下山，

我修书荐你，咫尺成功。”土行孙曰：“老师指我往那里去？”申公豹曰：“荐你往三山关邓九公处去，大事可成。”土行孙谢曰：“若得寸进，感恩非浅。”申公豹曰：“你胸中有基本事。”土行孙曰：“弟子善能地行千里。”

申公豹曰：“你试行我看。”土行孙把身子一扭，即时不见，道人大喜。忽见土行孙往土里钻出来，公豹问曰：“你师父有困仙绳，你要去，带下两根去也成的功。”土行孙曰：“吾知道了。”土行孙盗了师父惧留孙的困仙绳，玉壶丹药，迳往三山关来。不知胜负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三回 邓九公奉敕西征

诗曰：

渭水滔滔日夜流，西岐征战几时休。
漫言虎豹才离穴，又见貔貅树敌楼。
修德每愁糜白骨，荒淫反自咏金瓯。
岂知天意多颠倒，取次干戈不断头。

话说申公豹说反了土行孙下山，他又往各处去了。

且说当日绝龙岭逃回军士进汜水关，报与韩荣，说知闻太师死于绝龙岭，随修表报进朝歌。有微子看报，忙进偏殿，见纣王行礼称“臣”。王曰：“朕无旨，皇伯有何奏章？”微子把闻太师的事奏启一遍。纣王大惊：“孤数日前，恍惚之中明明见闻太师在鹿台奏朕，言在绝龙岭失利；今日果然如此！”纣王着实伤感。王问左右文武曰：“太师新亡，点那一员官，定要把姜尚拿解朝歌，与太师报仇。”众官共议未决；有上大夫金胜出班奏曰：“三山关总兵官邓九公，前日大破南伯侯鄂顺，屡建大功；若破西岐，非此人不克成功。”纣王传旨：“速发白旄、黄钺，得专征伐。差官即往，星夜不许停留。”使命官王贞，持诏往三山关来，一路上马行如箭，心去如飞，秋光正好，和暖堪行。怎见得：

千山水落芦花碎，几树风扬红叶醉。路途烟雨故人稀，黄菊芬菲山色丽，水寒荷破人憔悴。白蘋红蓼满江干，落霞孤鹜长空坠。依稀黯淡野云飞，玄鸟云，宾鸿至，嘹嘹唳唳惊人寐。

话说天使所过府、州、县、司，不止一日。其日到了三山关，驿内安歇。次日，到邓九公帅府前。邓九公同诸将等焚香接旨，开读。诏曰：

“天子征伐，原为诛逆救民。大将专阃外之寄，正代天行拯溺之权。兹尔元戎邓九公，累功三山关，严出入之防，边烽无警；退鄂顺之反叛，奏捷甚速；懋绩大焉。今姬发不道，纳亡招叛，大肆猖獗。朕累勤问罪之师。彼反抗军而树敌；致王师累辱，大损国威，深为不法，朕心恶之。特敕尔前去，用心料理，相机进剿；务擒首恶，解阙献俘，以正国典。朕决不惜茅土，以酬有功。尔其钦哉，毋负朕托重至意。故兹尔诏。”

邓九公读毕，待天使，等交代。王贞曰：“新总兵孔宣就到。”不一日，孔宣已到。邓九公交代完毕，点将祭旗，次日起兵。忽报：“有一矮子来下书。”邓九公令进帅府。见来人身不过四五尺长，至滴水檐前行礼，将书呈上。邓九公拆书，观看来书，知申公豹所荐，乃是“土行孙效劳麾下”。邓九公见土行孙人物不好：“欲待不留，恐申道友见怪；若要用他，不成规矩。”沉吟良久：“也罢，把他催粮应付三军。”邓九公曰：“土行孙，既申道兄荐你，吾不敢负命。后军粮草缺少，

用你为五军督粮使。”命太鸾为正印先行；子邓秀为副印先行；赵升、孙焰红为救应使；随带女孩儿邓婵玉，随军征伐。邓元帅调人马离了三山关，往西进发。一路上旗幡荡荡，杀气腾腾。怎见得：

三军踊跃，将士熊罴。征云并杀气相浮，剑戟共旗幡耀日。人雄如猛虎，马骤似飞龙。弓弯银汉月，箭穿虎狼牙，袍铠鲜明如绣簇，喊声大振若山崩。鞭梢施号令，浑如开放三月桃花；马摆闪銮铃，恍似摇绽九秋金菊。威风凛凛，人人咬碎口中牙；杀气腾腾，个个睁圆眉下眼。真如猛虎出山林，恰似天王离北阙。

话说邓九公人马在路，也行有个月。一日来到西岐。哨探马报入中军：“启元帅：前面乃西岐东门，请令定夺。”邓九公传令：“安营。”怎见得：

营安八卦，幡列五方。左右摆攒簇簇军兵；前后排密密层层将佐。拐子马紧挨鹿角；连珠砲密护中军。正是：刀枪白映三冬雪，砲响声高二月雷。邓九公安了行营，放砲呐喊。

且说西岐子牙自从破了闻太师，天下诸侯响应。忽探马报入相府：“三山关邓九公人马驻扎东门。”子牙闻报，谓诸将曰：“邓九公其人如何？”黄飞虎在侧，启曰：“邓九公，将才也。”子牙笑曰：“将才好破，左道难破。”且言邓九公次日传令：“那员战将先往西岐见头阵走遭？”帐下先行官太鸾应声：“愿往。”调本部人马出营，排开阵势，立马横刀，大

呼搦战。探事马报入相府：“有将请战。”子牙问左右：“谁见头阵？”有南宫适领令，提刀上马，呐喊摇旗，冲出城来；见对阵一将，面如活蟹，海下黄须，坐乌骓马。怎见得，有赞为证：

顶上金冠飞双凤，连环宝甲三锁控。
腰缠玉带如团花，手执钢刀寒光迸。
锦囊暗带七星锤，鞍鞅又把龙泉纵。
大将逢时命即倾，旗开拱手诸侯重。
三山关内大先行，四海闻名心胆痛。

话说南宫适大呼曰：“来者何人？”太鸾答曰：“吾乃三山关总兵邓麾下，正印先行太鸾是也；今奉敕西征讨贼。尔等不守臣节，招纳叛亡，无故造反，恃强肆暴，坏朝廷之大臣，藐天朝之使命，殊为可恨。特命六师，剿除叛恶。尔等可下马受缚，解往朝歌，尽成汤之大法，免生民之倒悬。如再执迷，悔之无及。”南宫适笑曰：“太鸾，你知闻太师、魔家四将、张桂芳等只落得焚身，斩首，片甲不归。料尔等米粒之珠，吐光不大；绳翅飞腾，去而不远。速速早回。免遭屠戮。”太鸾大怒，催开紫骝，手中刀飞来直取。南宫适纵骑，合扇刀急架相还。两马相交，一场大战。来往冲突，擂破花腔战鼓，摇碎锦绣旗幡。来来往往，有三十回合。南宫适马上逞英雄，展开刀势，抖擞精神，倍加气力。太鸾怒发，环眼双睁，把合扇刀卖一个破绽，叫声：“着！”一刀劈将下来。南宫适因小觑了太鸾，不曾在意，见一刀落将下来，南宫适着忙，叫声：“不好！”将身急闪过，那刀把护肩甲吞头削去半边，绒绳割断数肘，把南宫适唬得魂飞天外，大败进城。太鸾赶杀周兵，得

胜回营，见邓九公，曰：“今逢南宫适大战，被末将刀劈护肩甲吞头，不能枭首，请令定夺。”邓九公曰：“首功居上；虽不能斩南宫适之首，已挫周将之锐。”且说南宫适进城，至相府，回见子牙，具言失利，几乎丧师辱命。子牙曰：“胜败军家之常，为将务要见机，进则可以成功，退则可以保守无虞，此乃为将之急务也。”次日邓九公传令，调五方队伍，大壮军威，砲声如雷，三军踊跃，喊杀振天，来至城下，请姜子牙答话。探子马报入相府。子牙分付辛甲：“先调大队人马出城，吾亲会邓九公。”西岐连珠砲响，两扇门开，一簇人马踊出。邓九公定睛观看，只见两杆大红旗，飘飘而出，引一队人马，分为前队；有穿红周将压住阵脚。怎见得人马雄伟，有诗为证，诗曰：

旗分离位列前锋，硃雀迎头百事凶。
铁骑横排冲阵将，果然人马似蛟龙。

二声号砲，又见两杆青旗，飞扬而出，引一队人马，立于左队；有穿青周将压住阵脚。怎见得人马鹰扬，有诗为证，诗曰：

青龙旗展震宫旋，短剑长矛次第先。
更有冲锋窝里砲，追风须用火攻前。

三声砲响，只见两杆白旗，飘扬而出。引一队人马，立于右队；有穿白周将压住阵脚。怎见得人马勇猛，有诗为证，诗曰：

旗分兑位虎为头，戈戟森森列敌楼。
硬弩强弓遮战士，中藏遁甲鬼神愁。

邓九公对诸将曰：“姜尚用兵，真个纪律严明，甚得形势之分，果有将才。”再看时，又见两杆皂旗，飞舞而出，引一队人马，立于后队；有穿黑周将压住阵脚。怎见得人马齐整，有诗为证，诗曰：

坎宫玄武黑旗幡，鞭铜抓锤衬铁鞦。
左右救应为第一，鸣金击鼓任频敲。

又见中央摆列杏黄旗在前，引着一大队人马，攒簇五方八卦旗幡，众门人一对对排雁翅而出；有二十四员战将，俱是金盔，金甲，红袍，画戟，左右分十二骑；中间四不相上，端坐子牙，甚是气概轩昂，兵威严肃。怎见得，有诗为证，诗曰：

中央戊己号中军，宝纛旗开五色云。
十二牙门排将士，元戎大帅此中分。

话说邓九公看子牙兵按五方而出，左右顾盼，进退舒徐，纪律严肃，井井有条，兵威甚整，真堂堂之阵，正正之旗，不觉点首嗟叹：“果然话不虚传！无怪先来将士损兵折将，真劲敌也！”乃纵马向前言曰：“姜子牙请了！”子牙欠身答曰：“邓元帅，卑职少礼。”邓九公曰：“姬发不道，大肆猖獗。你乃是昆仑山明士，为何不知人臣之礼，恃强叛国，大败纲常，招亡结党，法纪安在！及至天子震怒，兴师问罪，尚敢逆天拒敌，尔必有大败之愆；不守国规，自有戮身之苦。今天兵到日，

急早下马急缚，以免满城生灵涂炭。如抗吾言，那时城破被擒，玉石碎焚，悔之晚矣。”子牙笑曰：“邓将军，你这篇言词，真如痴人说梦。今天下归周，人心效顺，即数次主帅，俱兵亡将掳，片甲无回。今将军将不过十员，兵不足二十万，真如群羊斗虎，以卵击石，未有不败者也。依吾愚见，不若速回兵马，转达天听，言姬周并未有不臣之心，各安边境，真是美事。若是执迷不悟，恐蹈闻太师之辙，那时噬脐何及！”邓九公大怒，谓诸将曰：“似此卖面编篱小人，敢触犯天朝元宰，不杀此村夫，怎消此恨！”纵马舞刀，飞来直取。子牙左有武成王黄飞虎催开五色神牛，大呼：“邓九公不得无礼！”邓九公见黄飞虎，大骂曰：“好反贼！敢来见吾！”二骑交加，刀枪并举。黄飞虎枪法如龙；邓九公刀法似虎。二将相交，一场大战。怎见得，有赞为证：

二将恃强无比赛，各守名利夸能会：一个赤铜刀
举荡人魂；一个银鳞枪飞惊鬼怪。一个冲营斩将势无
伦；一个捉虎擒龙谁敢对。生来一对恶凶神，大战西
岐争世界。

话说邓九公战住黄飞虎。左哨哪吒见黄飞虎战邓九公不下，忍不得登开风火轮，摇枪助战。成汤营中邓九公长子邓秀纵马冲来；这壁厢黄天化催开玉麒麟截战。太鸾舞刀冲来；武吉摇枪抵住。赵升使方天戟杀来；这里太颠挡住。成汤营孙焰红冲杀过来；有黄天禄接住。两家混战，好杀！只杀得天昏地暗，旭日无光，喙录录战鼓忙敲，咕叮当两家兵器。怎见得，有赋为证，赋曰：

二家混战，士卒奔腾。冲开队伍势如龙，砍倒旗幡雄似虎。兵对兵，将对将，各分头目使深机；枪迎枪，箭迎箭，两下交逢乘不意。你往我来，遭着兵刃命随倾；顾后瞻前，错了心神身不保。只杀得征云黯淡，两家将佐眼难明；那里知怪雾弥漫，报效儿郎寻队伍。正是：英雄恶战不寻常，棋逢敌手难分解。

话说两家大战西岐城下。哪吒用开火尖枪，助黄飞虎协战邓九公。九公原是战将，抖搜神威，展开大刀，精神加倍。哪吒见邓九公勇猛，暗取乾坤圈打来，正中九公左臂上，打了个带断皮开，几乎坠马。周兵见哪吒得胜，呐了一声喊，杀奔过来。太颠不妨赵升把口一张，喷出数尺火来，烧得焦头烂额，险些儿落马。两家混战一场，各自收兵。且说九公败进大营，声唤不止，痛疼难禁，昼夜不安。且言子牙进城，回至相府，见太颠带伤，命去调养。不表。

且言邓九公在营，昼夜不安。有女婵玉见父着伤，心下十分懊恼。次日，问过父安，禀：“爹爹且自调理，待女孩儿为父亲报仇。邓九公曰：“吾儿须要仔细。”小姐随点本部人马，至城下请战。子牙坐在银安殿，正与众将议事，忽报：“成汤营有一女将讨战。”子牙听报，沉吟半晌。傍有武成王言曰：“丞相千场大战未尝忧惧；今闻一女将，为何沉吟不决？”子牙曰：“用兵有三忌：道人，陀头，妇女。此三等人非是左道，定有邪术。彼仗邪术，恐将士不提防，误被所伤，深为利害。”哪吒应声出曰：“弟子愿往。”子牙分付：“小心！”哪吒领命，上了风火轮，出得城来，果见一女将滚马而至。怎见得，有赞为证，赞曰：

红罗包凤髻，绣带扣潇湘。一瓣红蕖挑宝钿，更现得金莲窄窄；两湾翠黛拂秋波，越觉得玉溜沉沉。娇姿袅娜，慵拈针指好轮刀；玉手菁葱，懒傍妆台骑劣马。桃脸通红，羞答答通名问姓，玉粳微狠，娇怯怯夺利争名。漫道佳人多猛烈，只因父子出营来。

有诗为证，诗曰：

甲冑无双貌出奇，娇羞袅娜更多姿。
只因误落凡尘里，致使先行得结缡。

哪吒大呼曰：“女将慢来！”邓婵玉问曰：“来将是谁？”哪吒答曰：“吾乃是姜丞相麾下哪吒是也。你乃五体不全妇女，焉敢阵前使勇！况你系深闺弱质，不守家教，露面抛头，不识羞愧。料你总会兵机，也难逃吾之手；还不回营，另换有名上将出来。”婵玉大怒：“你就是伤吾父亲仇人，今日受吾一刀！”切齿面红，纵马使双刀来取。哪吒火尖枪急架相还。二将往来，战未数合，邓婵玉想：“吾先下手为强。”把马一拨，掩一刀就走，“吾不及你！”哪吒点头叹曰：“果然是个女子，不耐大战。”竟往下赶来。赶未及三五射之地，邓婵玉扭颈回头，见哪吒赶来，挂下刀，取五光石掌在手中，回手一下，正中哪吒脸上。正是：

发手五光出掌内，纵是仙凡也皱眉。

话说邓婵玉回手一石，正打中哪吒面上，只打得傅粉脸青紫，鼻眼皆平，败回相府。子牙看见哪吒面上着伤，乃问其故。

哪吒曰：“弟子与女将邓婵玉战未数合，那贱人就走；弟子赶去，要拿他成功；不防他回首一道光华，却是一塊石头，正中脸上，打得如此狼狈。”子牙曰：“追赶必要小心。”傍有黄天化言曰：“为将之道：身临战场，务要眼观四处，耳听八方。难道你一塊石头也不会招架，被他打伤；今恐土星打断，就破了相，一生俱是不好。”把哪吒气得怒冲牛斗，今日失机着伤，又被黄天化一场取笑。

且说邓婵玉进营，见父亲回话，说打伤哪吒一事。邓九公闻言虽是欢喜，其如疼痛难禁。次日，邓婵玉复来搦战。探马报入相府。子牙曰：“谁去走一遭？”黄天化曰：“弟子愿往。”子牙曰：“须是仔细。”天化领令，上了玉麒麟，出城列阵。邓婵玉马走如飞，上前问曰：“来将何名？”黄天化曰：“吾乃开国武成王长男黄天化是也。你这贱人，可是昨日将石打伤吾道兄哪吒？是你么？不要走！”举锤就打。女将双刀劈面来迎。二人锤刀交架，未及数合，拨马就走。邓婵玉声叫曰：“黄天化，你敢来赶来？”天化在坐骑上思想：“吾若不赶他，恐哪吒笑话我。”只得催开坐骑，往前赶来。邓婵玉闻脑后有声，挂下双刀，回手一石。黄天化急待闪时，已打在脸上，比哪吒分外打得狠，掩面遽回，进相府来回令。子牙见黄天化脸着重伤，仍问其故：“你如何不提防？”天化曰：“那贱人回马就是一石，故此未及防备。”子牙曰：“且养伤痕。”哪吒在后，听得黄天化失机，从后走出言曰：“为将要眼观四处，耳听八方。你连一女将如何也失手与他，被他打断山根，一百年还是晦气！”黄天化大怒曰：“你为何还我此言！我出于无心，你为何记其小忿！”哪吒亦怒：“你如何昨日辱我！”彼此争论，被子牙一声喝：“你两个为国，何必如此！”二人各自负愧，退入后寨。不题。

且说邓婵玉得胜回营，见父亲，言：“打了黄天化，败进城去了。”邓九公虽见连日得胜，但臂膊疼痛，度日如年。次日，邓婵玉又来城下请战。探马报入相府曰：“有婵玉在城下搦战。”子牙曰：“谁去走遭？”杨戩在傍，对龙须虎曰：“此女用石打人，师兄可往；吾当掠阵。”龙须虎曰：“弟子愿往；杨戩压阵。”子牙许之。二人出城。邓婵玉一见城里跳出一个东西来，自不曾见的。怎见得，有诗为证：

发石如飞实可夸，龙生一种产灵芽。
运成云水归周主，炼出奇形助子牙。
手似鹰隼足似虎，身如鱼滑鬓如虾。
“封神榜”上无名姓，徒建奇功与帝家。

话说邓婵玉见城内跳出个古怪东西来，唬得魂不附体，问曰：“来的甚么东西？”龙须虎大怒：“好贱人！吾乃姜丞相门徒龙须虎便是。”婵玉又问：“你来做甚么？”龙须虎曰：“今奉吾师之命，特来擒你。”邓婵玉不知龙须虎发手有石，只见龙须虎把手一放，照着邓婵玉打来，有磨盘大小的石头；两只手齐放，便如飞蝗一般，只打得遍地灰土迸起，甚如霹雳之声。婵玉马上自思：“此石来得利害！若不仔细，便打了马也是不好。”拨回马就走。龙须虎赶来。婵玉回头一看，见龙须虎赶来，婵玉回手一石打来。龙须虎见石头打来，把头往下一躲，颈子长，弯将过来，正中颈子窝儿骨，把龙须虎打的扭着颈子跑。婵玉复又一石，龙须虎独足难立，打了一交。邓婵玉勒转马来，要取龙须虎首级。不知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四回 土行孙立功显耀

诗曰：

“征西将士有奇才，缩地能令浊土开。
劫寨偷营如掣电，飞书走檄若轰雷。
贪趋相府几亡命，恐失佳期被所媒。
总是君明天自爱，英谋奇略尽成灰。”

话说杨戩见邓婵玉回马飞来要杀龙须虎，杨戩大呼曰：“少待伤吾师兄！”马走如飞，摇枪来刺。婵玉只得架枪。两马相交，未及数合，婵玉便走。杨戩随后赶来。婵玉又发一石，正中杨戩，打的脸上火星迸出，往下愈赶得紧了，他不知杨戩有无限腾挪变化。婵玉见马势赶得甚急，忙发一石，又中杨戩脸上，只当不知。婵玉正是着忙，杨戩祭起哮天犬，把邓婵玉颈子上一口，连皮带肉咬去了一块。婵玉负痛难忍，几乎落马，大败进营，叫痛不止。邓九公又见女儿着伤，心下十分不爽，纳闷在帐，切齿深恨哪吒。且说杨戩救了龙须虎，回见子牙。子牙见龙须虎又着石伤，虽然杨戩哮天犬伤了邓婵玉，子牙心上也自不悦。

当日邓九公父子着伤，日夜煎熬。四将在营商议：“今主帅带伤，不能取胜西岐，奈何？”正议论间，报：“有督粮官

土行孙等令。”内帐传出：“令来。”土行孙上帐，不见主帅，问其原故，太鸾备言其事。土行孙进帐来，见邓九公问安。九公说：“被哪吒打伤肩臂，筋断骨折，不能全愈；今奉旨来征西岐，谁知如此！”土行孙曰：“主将之伤不难，未将有药。”忙取葫芦里一粒金丹，用水研开，将鸟翎搽上，真如甘露沁心，立时止痛。土行孙又听得帐后有妇女娇怯悲惨之声，土行孙问曰：“里面是何人呻吟？”九公曰：“是吾女婵玉，也被着伤。”土行孙又取出一粒金丹，如前取水研开，扶出小姐，用药敷上，立时止痛，邓九公大喜；至晚，帐内摆酒待土行孙，众将共饮。土行孙请问邓九公：“与姜子牙见了几阵？”九公曰：“屡战不能取胜。”土行孙笑曰：“当时主将肯用吾征时，如今平服西岐多时了。”九公暗想：“此人必定有些本事。他无有道术，申公豹决不荐他。也罢，不若把他改作正印先行。”彼时酒散。次早升帐，九公谓太鸾曰：“将军今把先行印让土行孙挂了，使他早能成功，回师奏凯，共享皇家天禄，无使迁延日月，何如？”太鸾曰：“主帅将令，未将怎敢有违？况土行孙早能建功，岂不是美事。情愿让位。”忙将正印交代。土行孙当时挂印施威，领本部人马，杀奔西岐城下，厉声大呼曰：“只叫哪吒出来答话！”子牙正与诸将商议，忽报：“汤营有将搦战，坐名要哪吒答话。”子牙命哪吒出城。哪吒登风火轮来至阵前，只管瞧，不见将官，只管望营里看。土行孙其身止高四尺有余，哪吒不曾往下看。土行孙叫曰：“来者何人？”哪吒方往下一看，原来是个矮子，身子不过四尺，拖一根宾铁棍。哪吒问曰：“你是甚么人，敢来大张声势？”土行孙曰：“吾乃邓元帅麾下先行官土行孙是也。”哪吒曰：“你来作何事？”土行孙曰：“奉令特来擒你。”哪吒大笑不止，把枪往下一戳，土行孙把棍往上迎来。哪吒登风火轮，使开枪，展不

开手。土行孙矮，只是前后跳，把哪吒杀出一身汗来。土行孙战了一回，跳出圈子，大叫曰：“哪吒！你长我矮，你不好发手，我不好用功。你下轮来，见个输赢。”哪吒想一想：“这矮匹夫自来取死。”哪吒从其言，忙下轮来，把枪来挑。土行孙身子矮子，钻将过去，把哪吒腿上打了一棍。哪吒急待转身，土行孙又往后面，又把哪吒胯子上又打两棍。哪吒急了，才要用乾坤圈打他，不防土行孙祭起捆仙绳，一声响，把哪吒平空拿了去，望辕门下一掷，把哪吒缚定，怎能得脱此厄，正是：

飞龙洞里仙绳妙，不怕莲花变化身。

话说土行孙得胜回营，见邓九公回报：“生擒哪吒。”邓九公令：“来。”只见军卒把哪吒抬来，放在丹墀下。邓九公问曰：“如何这等拿法？”土行孙曰：“各有秘传。”邓九公想一想，意欲斩首，但思：“奉诏征西，今获大将，解往朝歌，使天子裁决，更尊天子之威，亦显边戎元戎之勇。”传令：“将哪吒拘于后营。”令军政司上土行孙首功。营中治酒庆功。

且说服马进相府，报说哪吒被擒一事。子牙惊问探马：“如何擒去？”掠阵官启曰：“只见一道金光，就平空的拿去了。”子牙沉吟：“又是甚么异人来了？”心下郁郁不乐。次日，报：“土行孙请战。”子牙曰：“何人会土行孙？”阶下黄天化应声而出：“愿往。”子牙许之。天化上了玉麒麟，出城看土行孙，大喝曰：“你这缩头畜生，焉敢伤吾道兄！”手中锤分顶门打来。土行孙宾铁棍左右来迎。锤打棍，寒风凛凛；棍进锤，杀气腾腾。战未及数合，土行孙盗了惧留孙师父捆仙绳，在这里乱拿人，不知好歹，又祭起捆仙绳，将黄天化拿了；如哪吒一样，也拘在后营。哪吒一见黄天化也如此拿将进来，就

把黄天化激得三尸神暴跳，大呼曰：“吾等不幸，又遭如此陷身！”哪吒曰：“师兄不必着急。命该绝地，急也无用；命若该生，且自宁耐。”话说子牙又闻得拿了黄天化，子牙大惊，心下不乐。相府两边乱腾腾的议论。不表。

且言土行孙得了两功，邓元帅治酒庆贺，夜饮至二更，土行孙酒后狂谈，自恃道术，夸张曰：“元帅若早用末将，子牙已擒，武王早缚，成功多时矣。”邓九公见土行孙连胜两阵，擒拿二将，如此深信其言。酒至三更，众将各回寝帐。独土行孙还吃酒。九公失言曰：“土将军，你若早破西岐，吾将弱女赘公为婿。”土行孙听得此言，满心欢喜，一夜踌躇不睡。

且言次日邓九公令土行孙：“早早立功，旋师奏凯，朝贺天子，共享千锺。”土行孙领命，排开阵势，坐名要姜子牙答话。报马报进相府来。子牙随即出城，众将在两边，见土行孙跳跃而来，大呼曰：“姜子牙，你乃昆仑之高士，吾特来擒你，可早早下马受缚，无得使我费手。”众将官那里把他放在眼里，齐声大笑。子牙曰：“观你形貌，不入衣冠之内，有何能，敢来擒吾？”土行孙不由分说，将铁棍劈面打来。子牙用剑架隔，只是捞不着他。如此往来，未及三五合，土行孙祭起捆仙绳，子牙怎逃此厄，捆下马来。土行孙士卒来拿，这边将官甚多，齐奋勇冲出，一声喊，把子牙抢进城去了。惟有杨戩在后面，看见金光一道，其光正而不邪，叹曰：“又有些古怪！”

且说众将抢了子牙进相府，来解此绳解不开，用刀割此绳，且陷在肉里，愈弄愈紧。子牙曰：“不可用刀割。”早已惊动武王，亲自进相府来看，问相父安；看见子牙这等光景，武王垂泪言曰：“孤不知得有何罪，天子屡年征伐，竟无宁宇，民受倒悬，军遭杀戮，将逢陷阱，如之奈何！相父今又如此受苦，使孤日夜惶悚不安！”杨戩在傍，仔细看这绳子，却似捆仙绳，

自己沉吟：“必是此宝。”正虑之间，忽报：“有一道童要见丞相。”子牙道：“请进来。”原来是白鹤童子，至殿前见子牙，口称：“师叔，老爷法牒，送符印将此绳解去。”童儿把符印在绳头上，用手一指，那绳即时落将下来。子牙忙顿着昆仑，拜谢老师慈悯。白鹤童子回宫。不表。

且说杨戩对子牙曰：“此绳是捆仙绳。”子牙曰：“岂有此理！难道惧留孙反来害我，决无此说！”正疑惑之间。次日，土行孙又来请战。杨戩应声而出：“弟子愿往。”子牙分付：“小心！”杨戩领令上马，提枪出得城来。土行孙曰：“你何人？”杨戩道：“你将何术捆吾师叔？不要走！”摇枪来取。土行孙发棍来迎。枪棍交加。杨戩先自留心看他端的。未及五七合，土行孙祭捆仙绳来拿杨戩，只见光华灿烂，杨戩已被拿了。土行孙令士卒抬着杨戩，才到辕门，一声响，抬塌了，吊在地下，及至看时，乃是一塊石头。众人大惊。土行孙亲眼观见，心甚惊疑。正沉吟不语，只见杨戩大呼曰：“好匹夫！焉敢以此术惑吾！”摇枪来取。土行孙只得复身迎战。两家杀得长短不一。杨戩急把哮天犬祭在空中。土行孙看见，将身子一扭，即时不见。杨戩观看，便骇然大惊曰：“成汤营里若有此人，西岐必不能取胜。”凝思半晌，面有忧色。回进相府，来进子牙。看见杨戩这等面色，问其故。杨戩曰：“西岐又添一患。土行孙善有地行之术，奈何！这到不可不防。这事是件没有遮拦的。若是他暗进城来，怎能准备！”子牙曰：“有这样事？”杨戩曰：“他前日拿师叔，据弟子看，定是捆仙绳。今日弟子被他捆着，我留心着意，仔细定睛，还是捆仙绳，分毫不差。待弟子往夹龙山飞龙洞去探问一番，何如？”子牙曰：“此虑甚远，且防他目下进城。”杨戩亦不敢再说。

且说土行孙回营来见邓九公，问曰：“今日胜了何人？”

土行孙把擒杨戩之事说了一遍。九公曰：“但愿早破西岐，旋师奏凯，不负将军得此大功也。”土行孙暗想：“不然今夜进城，杀了武王，诛了姜尚，眼下成功，早成姻眷，多少是好！”土行孙上帐言曰：“元帅不必忧心，未将今夜进西岐，杀了武王、姜尚，找二人首级回来，进朝报功；西岐无首，自然瓦解。”九公曰：“怎得入城？”土行孙曰：“昔日吾师传我有地行之术，可行千里。如进城，有何难事？”邓九公大喜，治酒与土将军驾功，晚间进西岐，行刺武王、子牙。不表。

且言子牙在府，虑土行孙之事，忽然一阵怪风刮来，甚是利害。怎见得，有赞为证：

淅淅萧萧，飘飘荡荡。淅淅萧萧飞落叶，飘飘荡荡卷浮云。松柏遭摧折，波涛尽搅浑。山鸟难栖，海鱼颠倒。东西铺阁，难保门窗脱落；前后屋舍，怎分户牖倾欹。真是：无踪无影惊人胆，助怪藏妖出洞门。

子牙在银安殿下，见大风一阵，刮得来，响一声，把宝纛幡一折两段。子牙大惊；忙取香案，焚香炉内，将八卦搜求吉凶。子牙铺下金钱，便知就里，大惊拍案曰：“不好！”命左右：“忙传请武王驾至相府！”众门人慌问其故。子牙曰：“杨戩之言大是有理！方才风过甚凶，主土行孙今晚进城行刺。”命：“府前大门悬三面镜子，大殿上悬五面镜子，今晚众将不要散去，俱在府内严备看守，须弓上弦，刀出鞘，以备不虞。”少时，诸将披执上殿。只见门官报入：“武王驾至。”子牙忙率众将接驾至殿内，行礼毕。武王曰：“相父请孤，有何见谕？”子牙曰：“老臣今日训练众将六韬，特请大王筵宴。”武王大喜：“难得相父如此勤劳，孤不胜感激。只愿兵戈宁息，与

相父共享安康也。”子牙忙令左右安排筵席，侍武王饮宴；只是谈笑军国重务，不敢说土行孙行刺一节。

且说邓九公饮酒至晚，时至初更。土行孙辞邓九公、众将，打点进西岐城。邓九公与众将立起，看土行孙把身子一扭，杳然无迹无踪。邓九公抚掌大笑曰：“天子洪福，又有这等高人辅国，何愁祸乱不平！”且说土行孙进了西岐，到处找寻。来至子牙相府，只见众将弓上弦，刀出鞘，侍立两傍。土行孙在下面立等，不得其便，只得伺候。且说杨戩上殿来，对子牙悄悄道了几句；子牙许之。子牙先把武王安在密室，着四将保驾。子牙自坐殿上，运用元神，保护自己。不题。

且言土行孙在下面入等，不能下手，心中焦躁起来，自思：“也罢！我且往宫里杀了武王，再来杀姜子牙不迟。”土行孙离了相府，来寻皇城，未步数步，忽然一派笙簧之音，猛抬头看时，已是宫内。只见武王同嫔妃奏乐饮宴。土行孙见了大喜。正所谓：

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用功夫。

话说土行孙喜不自胜，轻轻衬在底下等候。只见武王曰：“且止音乐。况今兵临城下，军民离乱，收了筵席，且回宫安寝。”两边宫人随驾入宫。武王命众宫人各散，自同宫妃解衣安寝；不一时，已有鼻息之声。土行孙把身子钻将上来，此时红灯未灭，举室通明。行孙提刀在手，上了龙床，揭起帐幔，搭上金钩，武王合眼朦胧，酣然熟睡。土行孙只一刀，把武王割下头来，往床下一掷。只见宫妃尚闭目，鼾睡不醒。土行孙看见妃子脸似桃花，异香扑鼻，不觉动了欲心，乃大喝一声：“你何人，兀自熟睡？”那女子醒来，惊问曰：“汝何人，

夤夜至此？”土行孙曰：“吾非别人，乃成汤营中先行官土行孙是也。武王已被吾所杀。尔欲生乎，欲死乎？”宫妃曰：“我乃女流，害之无益，可怜赦妾一命，其恩非浅。若不弃贱妾貌丑，收为婢妾，得侍将军左右，铭德五内，不敢有忘。”土行孙原是一位神祇，怎忘爱欲，心中大喜：“也罢，若是你心中情愿，与我暂效鱼水之欢，我便赦你。”女子听说，满面堆下笑来，百般应诺。土行孙不觉情逸，随解衣上床，往被里一钻，神魂飘荡，用手正欲抱搂女子，只见那女人双手反把土行孙搂住一束，土行孙气儿也叹不过来，叫道：“美人，略松着些！”那女子大喝一声：“好匹夫！你把吾当谁！”叫左右：“拿住了土行孙！”三军呐喊，锣鼓齐鸣。土行孙及至看时，原来是杨戩。土行孙赤条条的，不能展挣，已被杨戩擒住。此是杨戩智擒土行孙。杨戩将土行孙夹着走，不放他沿着地；若是沿着地，他就走了。土行孙自己不好看相，只是闭着眼。且说子牙在银安殿，只闻金鼓大作，杀声振地，问左右：“那里杀声？”只见门官报进相府：“启丞相：杨戩智擒了土行孙。”子牙大喜。杨戩夹着土行孙在府前听令。子牙传令：“进来。”杨戩把土行孙赤条条的夹到檐前来。子牙一见，便问杨戩曰：“拿将成功，这是如何光景？”杨戩夹着土行孙答曰：“这人善能地行之术，若放了他，沿了地就走了。”子牙传令：“拿出去斩了！”杨戩领令，方出府；子牙批行刑箭出。杨戩方转换手来用刀，土行孙往下一挣，杨戩急抢时，土行孙沿土去了。杨戩面面相觑，来回子牙曰：“弟子只因换手斩他，被他挣脱，沿土去了。”子牙听说，默然不语。此时丞相府吵嚷一夜。不表。

且说土行孙得生，回至内营，悄悄的换了衣裳，来至营门听令。邓九公传令：“令来。”土行孙至帐前。邓九公问曰：

“将军昨晚至西岐，功业如何？”土行孙曰：“子牙防守严紧，分毫不能下手，故此守至天明空回。”邓九公不知所以原故，也自罢了。且说杨戩上殿，来见子牙曰：“弟子往仙山洞府，访问土行孙是如何出处，将捆仙绳问个下落。”子牙曰：“你此去，又恐土行孙行刺；你不可迟误，事机要紧！”杨戩曰：“弟子知道。”杨戩领令，离了西岐，往夹龙山来，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五回 土行孙归伏西岐

诗曰：

藏身匿影总无良，水到渠成为甚忙。
背却天真贪爱欲，有违师训逐疆场。
百千伎俩终归正，八九元功自异常。
两国始终成好合，认由月老定鸾凰。

话说杨戩借土遁往夹龙山来，正驾遁光，风声雾色，不觉飘飘荡荡落将下来，乃是一座好山。但见：

山顶嵯峨摩斗柄，树梢仿佛接云霄。青烟堆里，
时闻谷口猿啼；乱翠阴中，每听松间鹤唳。啸风山魁，
立溪边戏弄樵夫；成器狐狸，坐崖畔惊张猎户。八面
崔嵬，四围险峻。古怪乔松盘翠岭，搓研老树挂藤萝。
绿水清流，阵阵异香忻馥馥；巅峰彩色，飘飘隐现白
云飞。时见大虫来往，每闻山鸟声鸣。巋鹿成群，穿
荆棘往来跳跃；玄猿出入，盘溪涧摘果攀桃。伫立草
坡一望，并无人走；行来深凹，俱是采药仙童。不是
凡尘行乐地，赛过蓬莱第一峰。

话说杨戩落下土遁来，见一座山，真实罕见。往前一望，两边俱是古木乔松，路径幽深，杳然难觅。行过数十步，只见一座桥梁。杨戩过了桥，又见碧瓦雕檐，金钉硃户，上悬一扁：“青鸾斗阙”。杨戩观美不尽，甚是清幽，不觉立在松阴之下，看玩景致。只见硃红门开，鸾鸣鹤唳之声；又见数对仙童，各执旗幡羽扇；当中有一位道姑，身穿大红白鹤绛绡衣，徐徐而来；左右分八位女童，香风袅袅，彩瑞翩翩。怎见得，有赞为证：

鱼尾金冠霞彩飞，身穿白鹤绛绡衣。
蕊宫玉阙曾生长，自幼瑶池养息机。
只因劝酒蟠桃会，误犯天条谪翠微。
“青鸾斗阙”权修摄，再上灵霄启故扉。

话说杨戩隐在松林之内，不好出来，只得待他过去，方好起身。只见道姑问左右童：“是那里有闲人隐在林内？走去看来。”有一女童儿往林中来，杨戩迎上前去，口称：“道兄，方才误入此山，弟子乃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门下杨戩是也；今奉姜子牙命，往夹龙山去探机密事，不意驾土遁误落于此。望道兄转达娘娘，我弟子不好上前请罪。”女童出林见道姑，把杨戩的言语一一回复了。道姑曰：“既是玉鼎真人门下，请来相见。”杨戩只得上前施礼。道姑曰：“杨戩，你往那里去，今到此处？”杨戩曰：“因土行孙同邓九公伐西岐，他有地行之术，前日险些被他伤了武王与姜子牙；如今访其根由，觅其实迹，设法擒他。不知误落此山，失于回避。”道姑曰：“土行孙乃惧留孙门人，你请他师父下山，大事可定。你回西岐，多拜上姜子牙。你速回去。”杨戩躬身问曰：“请娘娘尊姓，

大名？回西岐好言娘娘圣德。”道姑曰：“吾非别人，乃昊天上帝亲女，瑶池金母所生。只因那年蟠桃会，该我奉酒，有失规矩，误犯清戒，将我谪贬凤凰山青鸾斗阙。吾乃龙吉公主是也。”杨戩躬身，辞了公主，借土遁而行；未及盞茶时候，又落在低泽之旁。杨戩偏生要行此遁，为何又落，只见泽中微微风起：

扬尘播土，倒树摧林。海浪如山耸，浑波万叠侵。
乾坤昏惨惨，日月暗沉沉。一阵摇松如虎啸，忽然吼
树似龙吟。万窍怒号天噎气，飞沙走石乱伤人。

话说杨戩见狂风大作，雾暗天愁，泽中旋起二三丈水头。猛然开处，见一怪物，口似血盆，牙如钢剑，大叫一声：“那里生人气？”跳上岸来，两手捻叉来取。杨戩笑曰：“好孽障！怎敢如此！”手中枪急架相还。未及数合，杨戩发手，用五雷诀，一声响，霹雳交加，那精灵抽身就走。杨戩随后赶来。往前跳至一山脚下，有斗大一个石穴，那妖精往里面钻了去。杨戩笑曰：“是别人不进来；遇我，凭你有多大一个所在，我也走走！”喝声：“疾！”随跟进石穴中来。只见里边黑暗不明。杨戩借三昧火眼，现出光华，照耀如同白昼。原来里面也大，只是一个尽头路。观看左右，并无一物，只见闪闪灼灼，一口三尖两刃刀，又有一包袱扎在上面。杨戩连刀带出来，把包袱打开一看，是一件淡黄袍。怎见得，有赞为证：

淡鹅黄，铜钱厚；骨突云，霞光透。属戊己，按
中央。黄邓邓，大花袍。浑身上下金光照。

杨戩将袍抖开，穿在身上，不长不短；把刀和枪扎在一处，收了黄袍，方欲起身，只听的后面大呼曰：“拿住盗袍的贼！”杨戩回头，见两个童儿赶来。杨戩立而问曰：“那童子，那个盗袍？”童子曰：“是你。”杨戩大喝一声：“吾盗你的袍？把你这孽障！吾修道多年，岂犯贼盗！”二童子曰：“你是谁？”杨戩曰：“吾乃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门下杨戩是也。”二童听罢，倒身下拜：“弟子不知老师到，有失迎迓。”杨戩曰：“二童子果是何人？”童子曰：“弟子乃五夷山金毛童子是也。”杨戩曰：“你既拜吾为师，你先往西岐去，见姜丞相，你说我往夹龙山去了。”金毛童子曰：“倘姜丞相不纳，如何？”杨戩曰：“你将此枪连刀袍都带去，自然无事。”二童辞了师父，借水遁往西岐来了。正是：

玄门自有神仙诀，脚踏风云咫尺来。

话说金毛童子至西岐，寻至相府前，对门官曰：“你报丞相，说有二人求见。”门官进来启丞相：“有二道童求见。”子牙命：“来。”二童入见子牙，倒身下拜。”弟子乃杨戩门徒金毛童子是也。家师中途相遇，为得刀袍，故先着弟子来。师父往夹龙山去了。特来谒叩老爷。”子牙曰：“杨戩又得门人，深为可喜。”留在本府听用。不题。

且说杨戩架土遁至夹龙山飞龙洞，径进洞，见了惧留孙下拜，口称：“师伯。”惧留孙忙答礼曰：“你来做什么？”杨戩道：“师伯可曾不见了捆仙绳？”惧留孙慌忙站起曰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杨戩曰：“有个土行孙同邓九公来征伐西岐，用的是捆仙绳，将子牙师叔的门人拿入汤营，被弟子看破；特来奉请师伯。”惧留孙听得，怒曰：“好畜生！你敢私自下山，

盗吾宝贝，害吾不浅！杨戩，你且先回西岐，我随后就来。”杨戩离了高山，回到西岐，至府前，入见子牙。子牙问曰：“可是捆仙绳？”杨戩把收金毛童子事，误入青鸾斗阙；见惧留孙的事说了一遍。子牙曰：“可喜你又得了门下！”杨戩曰：“前缘有定，今得刀袍，无非赖师叔之大德，主上之洪福耳。”且言惧留孙分付童子：“看守洞门，候我去西岐走一遭。”童子领命。不题。

道人驾纵地金光法来至西岐。左右报与子牙：“惧留孙仙师来至。”子牙迎出府来。二人携手至殿，行礼坐下。子牙曰：“高徒累胜吾军，我又不知；后被杨戩看破，只得请道兄一顾，以完道兄昔日助燃灯道兄之雅。末弟不胜幸甚！”惧留孙曰：“自从我来破十绝阵回去，自未曾检点此宝；岂知是这畜生盗在这里作怪！不妨，须得如此如此，顷刻擒获。”子牙大喜。次日，子牙独自乘四不相往成汤辕门前后，观看邓九公的大营，若探视之状。只见巡营探子报入中军：“启元帅：姜丞相乘骑在辕门私探，不知何故。”邓九公曰：“姜子牙善能攻守，晓畅兵机，不可不防。”旁有土行孙大喜曰：“元帅放心，待吾擒来，今日成功。”土行孙暗暗走出辕门，大呼曰：“姜尚！你私探吾营，是自送死期，不要走！”举手中棍照头打来。子牙仗手中剑急架来迎。未及三合，子牙拨转四不相就走。土行孙随后赶来，祭起捆仙绳，又来拿子牙。他不知惧留孙驾着金光法隐在空中，只管接他的。土行孙意在拿子牙，早奏功回朝，要与邓婵玉成亲。此正是爱欲迷人，真性自昧。只顾拿人，不知省视前后一路；只是祭起捆仙绳，不见落下来，也不思忖。只顾赶子牙，不上一里，把绳子都用完了；随手一摸，只至没有了，方才惊骇。土行孙见势头不好，站立不赶。子牙勒转四不相，大呼曰：“土行孙敢至此再战三合否？”土行孙大怒，

拖棍赶来。才转过城垣，只见惧留孙曰：“土行孙那里去！”土行孙抬头，见是师父，就往地下一钻。惧留孙用手一指，“不要走！”只见那一块土比铁还硬，钻不下去。惧留孙赶上一把，抓住顶瓜皮，用捆仙绳四马攒蹄捆了，拎着他进西岐城来。众将知道擒了土行孙，齐至府前来看。道人把土行孙放在地下。杨戩曰：“师伯仔细，莫又走了他！”惧留孙曰：“有吾在此，不妨。”复问土行孙曰：“你这畜生！我自破十绝阵回去，此捆仙绳我一向不曾检点，谁知被你盗出。你实说，是谁人唆使？”土行孙曰：“老师来破十绝阵，弟子闲耍高山，遇逢一道人跨虎而来，问弟子叫甚名字，弟子说名与他。弟子也随问他；他说是阐教门人申公豹。他看我不能了道成仙，只好受人间富贵。他教我往闻太师行营成功。弟子不肯。他荐我往三山关邓九公麾下建功。师父，弟子一时迷惑，但富贵人人所欲，贫贱人人所恶，弟子动了个贪痴念头，故此盗了老师捆仙绳，两葫芦丹药，走下尘寰。望老师道心无处不慈悲，饶了弟子罢！”子牙在旁曰：“道兄，似这等畜生，坏了吾教，速速斩讫报来！”惧留孙曰：“若论无知冒犯，理当斩首。但有一说：此人子牙公后有用他处，可助西岐一臂之力。”子牙曰：“道兄传他地行之术，他心毒恶，暗进城垣，行刺武王与我，赖皇天庇佑，风折旗幡，把吾惊觉，算有吉凶，着实防备，方使我君臣无虞，若是毫厘差迟，道兄也有干系。此事还多亏杨戩设法擒获，又被他狡猾走了。这样东西，留他作甚！”子牙说罢，惧留孙大惊，忙下殿来大喝曰：“畜生！你进城行刺武王，行刺你师叔，那时幸而无虞；若是差迟，罪系于我。”土行孙曰：“我实告师尊：弟子随邓九公征伐西岐，一次仗师父捆仙绳拿了哪吒，二次擒了黄天化，三次将师叔拿了。邓元帅与弟子贺功，见我屡拿有名之士，将女许我，欲赘为婿；被他催逼弟子，弟子不

得已，仗地行之术，故有此举。怎敢在师父跟前有一句虚语！”惧留孙低头连想，默算一回，不觉嗟叹。子牙曰：“道兄为何嗟叹？”惧留孙曰：“子牙公，方才贫道卜算，这畜生与那女子该有系足之缘。前生分定，事非偶然。若得一人作伐，方可全美。若此女来至，其父不久也是周臣。”子牙曰：“吾与邓九公乃是敌国之雠，怎能得全此事？”惧留孙曰：“武王洪福，乃有道之君。天数已定，不怕不能完全。只是选一能言之士，前往汤营说合，不怕不成。”子牙低头沉思良久曰：“须得散宜生去走一遭方可。”惧留孙曰：“既如此，事不宜迟。”子牙命左右：“去请上大夫散宜生来商议。”命：“放了土行孙。”不一时，上大夫散宜生来至，行礼毕。子牙曰：“今邓九公有女邓婵玉，原系邓九公亲许土行孙为妻。今烦大夫至汤营作伐，乞为委曲周旋，务在必成，如此如此，方可。”散宜生领命出城。不表。且说邓九公在营，悬望土行孙回来，只见一去，竟无影响；令探马打听多时，回报：“闻得土行孙被子牙拿进城去了。”邓九公大惊曰：“此人捉去，西岐如何能克！”心下十分不乐。

只见散宜生来与土行孙议亲。不知吉凶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六回 子牙设计收九公

诗曰：

姻缘前定果天然，须信红丝足下牵。
敌国不妨成好合，仇雠应自得翩联。
子牙妙计真难及，鸾使奇谋枉用编。
总是天机难预料，纣王无福镇乾坤。

话说散宜生出城，来至汤营，对旗门官曰：“辕门将校，报与你邓元帅得知：岐周差上大夫散宜生有事求见。”军政官报进中军：“启元帅：岐周差上大夫有事求见。”邓九公曰：“吾与他为敌国，为何差人来见我！必定来说词，岂可容他进营，惑乱军心。你与他说：‘两国正当争占之秋，相见不便。’”军正官出营，回复散宜生。宜生曰：“两国相争，不阻来使。相见何妨？吾此来奉姜丞相命，有事面决，非可传闻。再烦通报。”军政官只得又进营来，把散宜生言语对九公诉说一遍。九公沉吟。傍有正印先行官太鸾上前言曰：“元帅乘此机会放他进来，随机应变，看他如何说，亦可就中取事，有何不可？”九公曰：“此说亦自有理。”命左右：“请他进来。”旗门官出辕门，对散宜生曰：“元帅有请。”散大夫下马，走进辕门，进了三层鹿角，行至滴水檐前。邓九公迎下来。散宜生鞠躬，

口称：“元帅！”九公曰：“大夫降临，有失迎候。”彼此逊让行礼。后人诗单赞子牙妙计，诗曰：

子牙妙算世无论，学贯天人泣鬼神。
纵使九公称敌国，蓝桥也自结姻亲。

话说二人逊至中军，分宾主坐下。邓九公曰：“大夫，你与我今为敌国，未决雌雄，彼此各为其主，岂得徇私妄议。大夫今日见谕，公则公言之，私则私言之，不必效舌剑唇枪，徒劳往返耳。予心如铁石，有死而已，断不为浮言所摇。”散宜生笑曰：“吾与公既为敌国，安敢造次请见。只有一件大事，特来请一明示，无他耳。昨因拿有一将，系是元帅门婿；于盘问中，道及斯意。吾丞相不忍骤加极刑，以割人间恩爱，故命宜生亲至辕门，特请尊裁。”邓九公听说，不觉大惊曰：“谁为吾婿，为姜丞相所擒？”散宜生说：“元帅不必故推，令婿乃土行孙也。”邓九公听说，不觉面皮通红，心中大怒，厉声言曰：“大夫在上：吾只有一女，乳名婵玉，幼而丧母。吾爱惜不啻掌上之珠，岂得轻意许人。今虽及笄，所求者固众，吾自视皆非佳婿。而土行孙何人，妄有此说也！”散宜生曰：“元帅暂行息怒，听不才拜禀：古人相女配夫，原不专在门第。今土行孙亦不是无名小辈，彼原是夹龙山飞龙洞惧留孙门下高弟，因申公豹与姜子牙有隙，故说土行孙下山，来助元帅征伐西岐。昨日他师父下山，捉获土行孙在城，因穷其所事。彼言所以，虽为申公豹所惑，次为元帅以令爱相许，有此一段姻缘，彼因倾心为元帅而暗进岐城行刺，欲速成功，良有以也。昨已被擒，仗辜不枉。但彼再三哀求姜丞相、彼之师尊惧留孙曰：‘为此一段姻缘，死不瞑目。’之语。即姜丞相与他师尊俱不

肯赦，只予在傍劝慰：岂得以彼一时之过，而断送人间好事哉！因劝姜丞相暂且留人。宜生不辞劳顿，特谒元帅，恳求俯赐人间好事，曲成儿女恩情，此亦元帅天地父母之心。故宜生不避斧钺，特见尊颜，以求裁示。倘元帅果有此事，姜丞相仍将土行孙送还元帅，以遂姻亲，再决雌雄耳。并无他说。”邓九公曰：“大夫不知，此土行孙妄语耳。行孙乃申公豹所荐，为吾先行，不过一牙门裨将。吾何得骤以一女许之哉。彼不过借此为偷生之计，以辱吾女耳。大夫不可轻信。”宜生曰：“元帅也不必固却。此事必有他故。难道土行孙平白兴此一番言语，其中定有委曲。想是元帅或于酒后赏功之际，怜才惜技之时，或以一言安慰其心，彼便妄认为实，作此痴想耳。”九公被散宜生此一句话，买出九公一腔心事。九公不觉答道：“大夫斯言，大是明见！当时土行孙被申公豹荐在吾麾下，吾亦不甚重彼；初为副先行督粮使者，后因太鸾失利，彼恃其能，改为正先行官。首阵擒了哪吒，次擒黄天化，三次擒了姜子牙，被岐周众将抢回。土行孙进营，吾见彼累次出军获胜，治酒与彼驾功，以尽朝廷奖赏功臣至意。及至饮酒中间，彼曰：‘元帅在上：若是早用末将为先行，吾取西岐多时矣。’那时吾酒后失口，许之曰：‘你若取了西岐，吾将婵玉赘你为婿。’一来是奖励彼竭力为公，早完王事；今彼既已被擒，安得又妄以此言为口实，令大夫往返哉？”散宜生笑曰：“元帅此言差矣。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况且婚姻之事，人之大伦，如何作为儿戏之谈？前日元帅言之，土行孙信之；土行孙又言之，天下共信之；传与中外，人人共信，正所谓‘路上行人人口似碑’。将以为元帅相女配夫，谁信元帅权宜之术，为国家行此不得已之深衷也。徒使令爱千金之躯作为话柄，闺中美秀竟作口谈。万一不曲全此事，徒使令爱有白头之叹。吾窃为元帅借之！今

元帅为汤之大臣，天下三尺之童无不奉命；若一旦而如此，吾不知所税驾矣。乞元帅裁之。”邓九公被散宜生一番言语说得默默沉思，无言可答。内见太鸾上前，附耳说：“……如此如此，亦是第一妙计。”邓九公听太鸾之言，回嗔作喜曰：“大夫之言深属有理，未将无不听命。只小女因先妻早丧，幼而失教，予虽一时承命，未知小女肯听此言。俟予将此意与小女商确，再令人至城中回复。”散宜生只得告辞。邓九公送至营门而别。

散宜生进城，将邓九公言语从头至尾说了一遍。子牙大笑曰：“邓九公此计，怎么瞒得我过！”俱留孙亦笑曰：“且看如何来说。”子牙曰：“动劳散大夫，俟九公人来，再为商议。”宜生退去。不表。

且说邓九公与太鸾曰：“适才虽是暂允，此事毕竟当如何处置？”太鸾曰：“元帅明日可差一能言之士，说，‘昨日元帅至后营，与小姐商议，小姐已自听允；只是两边敌国，恐无足取信，是必姜丞相亲自至汤营纳聘，小姐方肯听信。’子牙如不来便罢，再为之计；若是他肯亲自来纳聘，彼必无带重兵自卫之理，如此，只一匹夫可擒耳。若是他带有将佐，元帅可出辕门迎接，至中军用酒筵赚开他手下众将，预先埋伏下骁勇将士，俟酒席中击杯为号，擒之如囊中之物。西岐若无子牙，则不攻自破矣。”九公闻说大喜：“先行之言，真神出鬼没之机！只是能言快语之人，临机应变之士，吾知非先行不可。乞烦先行明日亲往，则大事可成。”太鸾曰：“若元帅不以未将为不才，鸾愿往周营叫子牙亲至中军，不劳苦争恶战，早早奏凯回军。”九公大喜。一宿晚景不题。

次日，邓九公升帐，命太鸾进西岐说亲。太鸾辞别九公出营，至西岐城下，对守门官将曰：“吾是先行官太鸾；奉邓元

帅命，欲见姜丞相。烦为通报。”守城官至相府，报与姜丞相曰：“城下有汤营先行官太鸾求见，请令定夺。”子牙听罢，对惧留孙曰：“大事成矣。”惧留孙亦自暗喜。子牙对左右曰：“速与我请来。”守门官同军校至城下，开了城门，对太鸾曰：“丞相有请。”太鸾忙忙进城，行至相府下马。左右通报：“太鸾进府。”子牙与惧留孙降阶而接。太鸾控背躬身言曰：“丞相在上：末将不过马前一卒，礼当叩见；岂敢当丞相如此过爱？”子牙曰：“彼此二国，俱系宾主，将军不必过谦。”太鸾再四逊谢，方敢就坐。彼此温慰毕。子牙以言挑之曰：“前者因惧道兄将土行孙擒获，当欲斩首；彼因再四哀求，言邓元帅曾有牵红之约，乞我少缓须臾之死，故此着散大夫至邓元帅中军，问其的确。倘元帅果有此言，自当以土行孙放回，以遂彼儿女之情，人间恩爱耳。幸蒙元帅见诺，俟议定回我。今将军赐顾，元帅必有教我。”太鸾欠身答曰：“蒙丞相下问，末将敢不上陈。今特奉主帅之命，多拜上丞相，不及写书；但主帅乃一时酒后所许，不意土行孙被获，竟以此事倡明，主帅亦不敢辞。但主帅此女，自幼失母，主帅爱惜如珠。况此事须要成礼；后日乃吉日良辰，意俗散大夫同丞相亲率土行孙入赘，以珍重其事，主帅方有体面，然后再面议军国之事。不识丞相允否？”子牙曰：“我知邓元帅乃忠信之士，但几次天子有征伐之师至此，皆不由分诉，俱以强力相加；只我周这一段忠君爱国之心，并无背逆之意，不能见谅于天子之前，言之欲涕。今天假其便，有此姻缘，庶几将我等一腔心事可以上达天子，表白于天下也。我等后日，亲送土行孙至邓元帅行营，吃贺喜筵席。乞将军善言道达，姜尚感激不尽！”太鸾逊谢。子牙遂厚款太鸾而别。

太鸾出得城来，至营门前等令。左右报入营中：“有先行

官等令。”邓九公命：“令来。”太鸾至中军。九公问曰：“其事如何？”太鸾将姜子牙应允后日亲来言语，诉说一遍。邓九公以手加额曰：“天子洪福，彼自来送死！”太鸾曰：“虽然大事已成，但防备不可不谨。”邓九公分付：“选有力量军士三百人，各藏短刀利刃，埋伏帐外，听击杯为号，左右齐出；不论子牙众将，一顿刀剁为肉酱！”众将士得令而退。命赵升领一枝人马，埋伏营左；候中军砲响，杀出接应。又命孙焰红领一枝人马，埋伏营右；候中军砲响，杀出接应。又命太鸾与子邓秀在辕门赚住众将。又分付后营小姐邓婵玉领一枝人马，为三路救应使。邓九公分付停当，专候后日行事。左右将佐俱去安排。不表。

且说子牙送太鸾出府归，与惧留孙商议曰：“必须……如此如此，大事可成。”光阴迅速，不觉就是第三日。先一日，子牙命：“杨戩变化，暗随吾身。”杨戩得令。子牙命选精力壮卒五十名，装作抬礼脚夫；辛甲、辛免、太颠、閤天，四贤、八俊等充作左右应接之人，俱各藏暗兵利刃。又命雷震子领一枝人马，抢他左哨，杀入中军接应。再命南宫适领一枝人怀，抢彼右哨，杀入中军接应。金吒、木吒、龙须虎统领大队人马，救应抢亲。子牙俱分付暗暗出营埋伏。不表。怎见得，有诗为证，诗曰：

汤营此日瑞筵开，专等鹰扬大将来。
孰意子牙筹画定，中军砲响抢乔才。

用说邓九公其日与女婵玉商议曰：“今日子牙送土行孙入赘，原是赚子牙出城，擒彼成功。吾与诸将分割已定；你可将掩心甲紧束，以备抢将接应。”其女应允。邓九公升帐，分付

铺氍搭彩，俟候子牙。不题。

且说子牙其日使诸将装扮停当，乃命土行孙至前听令。子牙曰：“你同至汤营，看吾号砲一响，你便进后营抢邓小姐，要紧！”土行孙得令。子牙等至午时，命散宜生先行，子牙方出了城，望汤营进发。宜生先至辕门。太鸾接着，报于九公。九公降阶，至辕门迎接散大夫。宜生曰：“前蒙金诺，今姜丞相已亲自压礼，同令婿至此；故将令下官先来通报。”邓九公曰：“动烦大夫往返，尚容申谢。我等在此立等，如何？”宜生曰：“恐惊动元帅不便。”邓九公曰：“不妨。”彼此等候良久，邓九公远远望见子牙乘四不相，带领脚夫一行不上五六十人，并无甲冑兵刃。九公看罢，不觉暗喜。只见子牙同众人行至辕门。子牙见邓九公同太鸾、散宜生俱立候，子牙慌忙下骑。邓九公迎上前来，打躬曰：“丞相大驾降临，不才未得远接，望乞恕罪。”子牙忙答礼曰：“元帅盛德，姜尚久仰芳誉，无缘未得执鞭；今幸天缘，得罄委曲，姜尚不胜幸甚！”只见惧留孙同土行孙上前行礼。九公问子牙曰：“此位是谁？”子牙曰：“此是土行孙师父惧留孙也。”邓九公忙致款曲曰：“久仰仙名，未曾拜识；今幸降临，足慰夙昔。”惧留孙亦称谢毕。彼此逊让，进得辕门。子牙睁睛观看，只见肆筵设席，结彩悬花，极其华美。怎见得，有诗为证，诗曰：

结彩悬花气象新，麝兰香霭衬重茵。
展开孔雀千年瑞，色映芙蓉万谷春。
金鼓两傍藏杀气，笙箫一派郁荆榛。
孰知天间归周主，十万貔貅化鬼燐。

话说子牙正看筵席，猛见两边杀气上冲，子牙已知就里，

便与土行孙众将丢个眼色；众人已解其意，俱衬上帐来。邓九公与子牙诸人行礼毕。子牙命左右：“抬上礼来。”邓九公方才接礼单看玩，只见辛甲暗将信香取出，忙将抬盒内大砲燃着。一声砲响，恍若地塌山崩。邓九公吃了一惊，及至看时，只见脚夫一拥而前，各取出暗藏兵器，杀上帐来。邓九公措手不及，只得望后就跑。太鸾与邓秀见势不谐，也往后逃走，只见四下伏兵尽起，喊声振天。土行孙绰了兵器，望后营来抢邓婵玉小姐。子牙与众人俱各抢上马骑，各执兵刃厮杀。那三百名刀斧手如何抵当得住。及至邓九公等上得马出来迎战时，营已乱了。赵升闻砲，自左营杀来接应，孙焰红听得砲响，从右营杀来接应；俱被辛甲、辛免等分投截杀。邓婵玉方欲前来接应，又被土行孙敌住，彼此混战。不意雷震子、南宫适两枝人马从左右两边裹来。成汤人马反在居中，首尾受敌，如何抵得住；后面金吒、木吒等大队人马掩杀上来。邓九公见势不好，败阵而走；军卒自相践踏，死者不计其数。邓婵玉见父亲与与众将败下阵走，也虚闪一刀，往正南上逃走。土行孙知婵玉善于发石伤人，遂用捆仙绳祭起，将婵玉捆了，跌下马来，被土行孙上前绰住，先擒进西岐城去了。子牙与众将追杀邓九公有五十余里，方鸣金收军进城。邓九公与子邓秀并太鸾、赵升等直至岐山下方才收集败残人马，查点军卒，见没了小姐，不觉伤感。指望擒拿子牙，孰知反中奸计，追悔无及。只得暂扎住营寨。不表。

且说子牙与惧留孙大获全胜，进城，升银安殿坐下。诸将报功毕。子牙对惧留孙曰：“命土行孙乘今日吉日良时，与邓小姐成亲，何如？”惧留孙曰：“贫道亦是此意。时不宜迟。”子牙命土行孙：“你将邓婵玉带至后房，乘今日好日子，成就你夫妇美事。明日我另有说话。”土行孙领命。子牙又命侍儿：“搀邓小姐到后面，安置新房内去，好生伏侍。”邓小姐娇羞

无那，含泪不语；被左右侍兒挟持往后房去了。子牙命诸将吃贺喜酒席。不题。且说邓小姐搀至香房，土行孙上前迎接。婊玉一见土行孙笑容可掬，便自措身无地，泪雨如倾，默默不语。土行孙又百般安慰。婊玉不觉怒起，骂曰：“无知匹夫，卖主救荣！你是何等之人，敢妄自如此？”土行孙陪着笑脸答曰：“小姐虽千金之躯，不才亦非无名之辈，也不辱没了你。况小姐曾受我疗疾之恩，又是你尊翁泰山亲许与我，俟行刺武王回兵，将小姐入赘。人所共知。且前日散大夫先进营与尊翁面订，今日行聘入赘，丞相犹恐尊翁推托，故略施小计，成比姻缘。小姐何苦固执？”婊玉曰：“我父亲许散宜生之言，原是赚姜丞相之计，不意误中奸谋，落在彀中，有死而已。”土行孙曰：“小姐差矣！别的好做口头话，夫妻可是暂许得的？古人一言为定，岂可失信。况我等俱是阐教门人，只因误听申公豹唆使，故投尊翁帐下以图报效；昨被吾师下山，擒进西岐，责吾暗进西城行刺武王、姜丞相，有辱阐教，背本忘师，逆天助恶，欲斩吾首，以正军法，吾哀告师尊，姜丞相定欲行刑；吾只得把初次擒哪吒、黄天化，尊翁泰山晚间饮酒将小姐许我，俟旋师命吾入赘，我只因欲就亲事之心急，不得已方暗进西岐。吾师与姜丞相听得斯言，掐指一算，乃曰：‘此子该与邓小姐有红丝系足之缘，后来俱是周朝一殿之臣。’因此赦吾之罪，命散大夫作伐。小姐，你想：若非天缘，尊翁怎么肯？小姐焉能到此？况今纣王无道，天下叛离，累伐西岐，不过魔家四将、闻太师、十洲三岛仙皆自取灭亡，不能得志，天意可知，顺逆已见。又何况尊翁区区一旅之师哉！古云：‘良禽相木而栖，贤臣择主而仕’。小姐今自固执，三军已知土行孙成亲。小姐纵冰清玉洁，谁人信哉。小姐请自三思！”邓婊玉被土行孙一席话说得低头不语。土行孙见小姐略有回心之意，又近前促之曰：

“小姐自思，你是香闺艳质，天上奇葩；不才乃夹龙山门徒，相隔不啻天渊。今日何得与小姐觐体相亲，情同夙觐？”便欲上前，强牵其衣。小姐见此光景，不觉粉面通红，以手拒之曰：“事虽如此，岂得用强！候我明日请命与父亲，再成亲不迟。”土行孙此时情兴已迫，按捺不住，上前一把搂定。小姐抵死拒住。土行孙曰：“良时吉日，何必苦推，有误佳期。”竟将一手去解其衣。小姐双手推托，彼此扭作一堆。小姐终是女流，如何敌得土行孙过。不一时，满面流汗，喘吁气急，手已酸软。土行孙乘隙将右手插入里衣。婵玉及至以手挡抵，不觉其带已断。及将双手揩住里衣，其力愈怯。土行孙得空，以手一抱暖玉温香，已贴满胸怀。檀口香腮，轻轻紧搵。小姐娇羞无主，将脸左右闪赚不得，流泪满面曰：“如是恃强，定死不从！”土行孙那里肯放，死死压住。彼此推扭，又有一个时辰。土行孙见小姐终是不肯顺从，乃给之曰：“小姐既是如此，我也不敢用强，只恐小姐明日见了尊翁变卦，无以为信耳。”小姐忙曰：“我此身已属将军，安有变卦之理。只将军肯怜我，容见过父亲，庶成我之节；若我是有负初心，定不逢好死。”土行孙曰：“既然如此，贤妻请起。”土行孙将一手搂抱其颈，轻轻扶起。邓婵玉以为真心放他起来，不曾提防，将身起时，便用一手推开土行孙之手。土行孙乘机将双手插入小姐腰里，抱紧了一拎，腰已松了，里衣径往下一卸。邓婵玉被土行孙所算，及落手相持时，已被双肩隔住手，如何下得来！小姐展挣不住，不得已言曰：“将军薄幸！既是夫妻，如何哄我？”土行孙曰：“若不如此，贤妻又要千推万阻。”小姐惟闭目不言，娇羞满面，任土行孙解带脱衣。二人扶入锦被，婵玉对土行孙曰：“贱妾系香闺幼稚，不识云雨，乞将军怜护。”土行孙曰：“小姐娇香艳质，不才饮德久矣，安敢狂逞。”正是：翡翠衾中，

初试海棠新血；鸳鸯枕上，漫飘桂蕊奇香。彼此温存，交相慕恋，极人间之乐，无过此时矣。后人诗单道子牙妙计，成就二人美满前程。诗曰：

妙算神机说子牙，运筹帷幄更无差。
百年好事今朝合，莫把红丝孟浪夸。

话说土行孙与邓婵玉成就夫妻。一夜晚景已过。次日，夫妻二人起来，梳洗已毕。土行孙曰：“我二人可至前殿，叩谢姜丞相与我师尊抚育成就之恩。”婵玉曰：“此事固当要谢；但我父亲昨日不知败于何地，岂有父子事两国之理！乞将军以此意通达于姜丞相得知，作何区处，方何两全。”土行孙曰：“贤妻之言是也。伺上殿时，就讲此事。”话犹未了，只见子牙升殿，众将上殿参谒毕。土行孙与邓婵玉夫妻二人上前叩谢。子牙曰：“邓婵玉今属周臣，尔父尚抗拒不服。我欲发兵前去擒剿，但你系他骨肉至亲，当如何区处？”土行孙前曰：“婵玉适才正为此事与弟子商议。恳求师叔开恻隐之心，设一计策，两全之美。此师叔莫大之恩也。”子牙曰：“此事也不难。若婵玉果有真心为国，只消得亲自去说他父亲归周，有何难处。但不知婵玉可肯去否？”邓婵玉上前跪而言曰：“丞相在上：贱妾既已归周，岂敢又蓄两意。早晨婵玉已欲自往说父亲降周，惟恐丞相不肯信妾真情，致生疑虑。若丞相肯命妾说父归降，自不劳张弓设箭，妾父自为周臣耳。”子牙曰：“我断不疑小姐反复。只恐汝父不肯归周，又生事端耳。今小姐既欲亲往，吾拨军校随去。”婵玉拜谢子牙，领兵卒出城，望岐山前来。不表。

且说邓九公收集残兵，驻扎一夜；至次日升帐，其子邓秀、

太鸾、赵升、孙焰红侍立。九公曰：“吾自行兵以来，未尝遭此大辱；今又失吾爱女，不知死生，正是羊触藩篱，进退两难，奈何，奈何！”太鸾曰：“元帅可差官赍表进朝告急，一面探听小姐下落。”正迟疑间，左右报曰：“小姐领一枝人马，打西周旗号，至辕门等令。”太鸾等惊愕不定。邓九公曰：“令来。”左右开了辕门，婊玉下马，进辕门来，至中军，双膝跪下。邓九公看见如此行径，慌立起问曰：“我儿这是如何说？”婊玉不觉流泪言曰：“孩儿不敢说。”邓九公曰：“你有甚么冤屈？站起来说无妨。”婊玉曰：“孩儿系深闺幼女，此事俱是父亲失言，弄巧成拙。父亲平空将我许了土行孙，勾引姜子牙做出这番事来，将我擒入西岐，强逼为婚。如今追悔何及！”邓九公听得此言，唬得魂飞天外，半晌无言。婊玉又进言曰：“孩儿今已失身为土行孙妻子，欲保全爹爹一身之祸，不得不来说明。今纣王无道，天下分崩。三分天下，有二归周。其天意人心，不卜可知。纵有闻太师、魔家四将与十洲三岛真仙，俱皆灭亡。顺逆之道明甚。今孩儿不孝，归顺西岐，不得不以利害与父亲言之。父亲今以爱女轻许敌国，姜子牙亲进汤营行礼，父亲虽是赚辞，谁肯信之！父亲况且失师辱国，归商自有显戮。孩儿乃奉父命归适良人，自非私奔桑濮之地，父亲亦无罪孩儿之处。父亲若肯依孩儿之见，归顺西周，改邪归正，择主而仕；不但骨肉可以保全，实是弃暗投明，从顺弃逆，天下无不忻悦。”九公被女儿一番言语说得大是有理，自己沉思：“欲奋勇行师，众寡莫敌；欲收军还国，事属嫌疑……”沉吟半晌，对婊玉曰：“我儿，你是我爱女，我怎的舍得你！只得天意如此。但我羞入西岐，屈膝与子牙耳。如之奈何。”婊玉曰：“这有何难！姜丞相虚心下士，并无骄矜。父亲果真降周，孩儿愿先去说明，令子牙迎接。九公见婊玉如此说，命婊

玉先行，邓九公领众军归顺西岐。不题。

且说邓婵玉先至西岐城，入相府，对子牙将上项事诉说一遍。子牙大喜。命左右：“排队伍出城，迎接邓元帅。”左右闻命，俱城执迎接里余之地，已见邓九公军卒来至。子牙曰：“元帅请了！”九公连在马上欠背躬身曰：“末将才疏智浅，致蒙谴责，理之当然。今已纳降，望丞相恕罪。”子牙忙勒骑向前，携九公手，并辔而言曰：“今将军既知顺逆，弃暗投明，俱是一殿之臣，何得又分彼此。况令爱又归吾门下师侄，吾又何敢嫌将军哉。”九公不胜感激。二人叙至相府下马，进银安殿，重整筵席，同诸将饮庆贺酒一宿。不题。次日，见武王，朝贺毕。

且不言邓九公归周，只见探马报入汜水关，韩荣听得邓九公纳降，将女私配敌国，韩荣飞报至朝歌。有上大夫张谦看本，见此报大惊，忙进内打听，皇上在摘星楼，只得上楼启奏。左右见上大夫进疏，慌忙奏曰：“启陛下：今有上大夫张谦候旨。”纣王听说，命：“宣上楼来。”张谦闻命上楼，至滴水檐前拜毕。纣王曰：“朕无旨宣卿，卿有何奏章？就此批宣。”张谦俯伏奏曰：“今有汜水关韩荣进有奏章，臣不敢隐匿；虽触龙怒，臣就死无辞。”纣王听说，命当驾官：“即将韩荣本拿来朕看。”张谦忙将韩荣本展于纣王龙案之上。纣王看未完，不觉大怒曰：“邓九公受朕大恩，今一日归降叛贼，情殊可恨！待朕升殿，与臣共议，定拿此一班叛臣，明正伊罪，方泄朕恨！”张谦只得退下楼来，候天子临轩。只见九间殿上，钟鼓齐鸣。众官闻知，忙至朝房伺候。须臾，孔雀屏开，纣王驾临，登宝座传旨：“命众卿面议。”众文武齐至御前，俯伏候旨。纣王曰：“今邓九公奉诏征西，不但不能伐叛奏捷，反将己女私婚敌国，归降逆贼，罪在不赦；除擒拿逆臣家属外，必将逆臣拿

获，以正国法。卿等有何良策，以彰国之常刑？”纣王言未毕，有中谏大夫飞廉出班奏曰：“臣观西岐抗礼拒敌，罪在不赦。然征伐大将，得胜者或有捷报御前，失利者惧罪即归伏西土，何日能奏捷音也。依臣愚见，必用至亲骨肉之臣征伐，庶无二者之虞；且与国同为休戚，自无不奏捷者。”纣王曰：“君臣父子，总系至戚，又何分彼此哉？”飞廉奏曰：“臣保一人，征伐西岐，姜尚可擒，大功可奏。”纣王曰：“卿保何人？”飞廉奏曰：“要克西岐，非冀州侯苏护不可。一为陛下国戚；二为诸侯之长，凡事无有不用力者。”纣王闻言大悦：“卿言甚善。”即令军政官：“速发黄旄、白钺。”使命赍诏前往冀州。

不知胜负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七回 冀州侯苏护伐西岐

诗曰：

苏侯有意欲归周，纣主江山似浪浮。
红日已随山后卸，落花空逐水东流。
人情久欲投明圣，世局翻为急浪舟。
贵戚亲臣皆已散，独夫犹自卧红楼。

话说天使离了朝歌，前往冀州，一路无词，翌日来到冀州馆驿安下。次日，报至苏侯府内。苏侯即至馆驿接旨。焚香拜毕，展诏开读，诏曰：

“朕闻征讨之命，皆出于天子；闾外之寄，实出于元戎。建立功勋，威镇海内，皆臣子分内事也。兹西岐姬发肆行不道，抗拒王师，情殊可恨。特敕尔冀州侯苏护，总督六师，前往征伐；必擒获渠魁，殄灭祸乱。俟旋师奏捷，朕不惜茅土以待有功。尔其勩哉！特诏。”

话说苏侯开读旨意毕，心中大喜；管待天使，赍送程费，打发天使起程。苏侯暗谢天地曰：“今日吾方得洗一身之冤，

以谢天下。”忙令后厅治酒，与子全忠、夫人杨氏共饮，曰：“我不幸生女妲己，进上朝歌。谁想这贱人尽违父母之训，无端作孽，迷惑纣王，无所不为；使天下诸侯衔恨于我。今武王仁德播于天下，三分有二尽归于西周。不意昏君反命吾征伐。吾得遂生平之愿。我明日意欲将满门良眷带在行营，至西岐归降周王，共享太平；然后会合诸侯，共伐无道，使我苏护不得遗笑于诸侯，受饥于后世，亦不失丈夫之所为耳。”夫人大喜：“将军之言甚善；正是我母子之心。”且说次日殿上鼓响，众将军参见。苏护曰：“天子敕下，命吾西征。众将整备起行。”众将得令，整点十万人马，即日祭宝纛旗，收拾起兵；同先行官赵丙、孙子羽、陈光、五军救应使郑伦，即日离了冀州，军威甚是雄伟。怎见得，有赞为证，赞曰：

杀气征云起，金锣鼓又鸣。幡幢遮瑞日，剑戟鬼神惊。平空生雾彩，遍地长愁云。闪翻银叶甲，拨转卓雕弓。人似离山虎，马如出水龙。头盔生灿烂，铠甲砌龙鳞。离了冀州界，西土去安营。

苏侯行兵，非止一日。有探马报入中军：“前是西岐城下。”苏侯传令：“安营结寨。”升帐坐下。众将参谒，立起帅旗。

且说子牙在相府，收四万诸侯本，请武王伐纣。忽报马入府：“启老爷：冀州侯苏护来代西岐。”子牙问黄飞虎曰：“久闻此人善能用兵，黄将军必知其人，请言其概。”黄飞虎曰：“苏护秉性刚直，不似谄媚无骨之夫；名为国戚，与纣王有隙，一向要归周，时常有书至末将处。此人若来，必定归周，再无疑惑。”子牙闻言大悦。且说苏侯三日未来请战。黄飞虎上殿见子牙，曰：“苏侯按兵不动，待末将探他一阵，便知端的。”

子牙许之。飞虎领令，上了五色神牛，出得城来，一声砲响，立于辕门，大呼曰：“请苏侯答话！”探马报入中军。苏侯令先行官见阵。赵丙领令，上马提方天戟，径出辕门；认的是武成王黄飞虎。赵丙曰：“黄飞虎，你身为国戚，不思报本，无故造反，致起祸端，使生民涂炭，历年征讨不息。今奉旨特来擒你；尚不下马受缚，犹自支吾！”摇戟刺来。黄飞虎将枪架住，对赵丙曰：“你好好回去，请你主将出来答话，吾自有道理。你何必自逞其强也！”赵丙大怒：“既奉命来擒你报功，岂得犹以语言支吾！”又一戟刺将来。黄飞虎大怒：“好大胆匹夫！焉敢连刺吾两戟！”催开神牛，手中枪赴面交还。牛马相交，枪戟并举。怎见得：

二将阵前势无比，拨开牛马定生死。这一个钢枪摇动鬼神愁；那一个画戟展开分彼此。一来一往势不休，你生我活谁能已。从来恶战不寻常，搅海翻江无底止。

话说黄飞虎大战赵丙，二十回合，被飞虎生擒活捉，拿解相府，来见子牙。报入府中。子牙令飞虎进见：“将军出阵，胜负若何？”飞虎曰：“生擒赵丙，听令定夺。”子牙命：“推来。”士卒将赵丙拥至殿前，赵丙立而不跪。子牙曰：“既已被擒，尚何得抗礼？”赵丙曰：“奉命征讨，指望成功；不幸被擒，唯死而已，何必多言！”子牙传令：“暂且囚于禁中。”

且说苏侯闻报，赵丙被擒，低首不语。只见郑伦在傍曰：“君侯在上：黄飞虎自恃强暴，待明日拿来，解往朝歌，免致生灵涂炭。”次日，郑伦上了火眼金睛兽，提了降魔杵，往城下请战。左右报入相府。子牙令：“黄将军出阵走一遭。”飞

虎领令出城，见一员战将，面如紫枣，十分枭恶；骑着火眼金眼兽。怎见得，有诗为证。诗曰：

道术精奇别样妆，降魔宝杵世无双。
忠肝义胆堪称诵，无奈昏君酒色荒。

话说飞虎大呼曰：“来者何人？”郑伦曰：“吾乃苏侯麾下郑伦是也。黄飞虎，你这叛贼！为你屡年征伐，百姓遭殃。今天兵到日，尚不免戈伏诛，意欲何为？”飞虎曰：“郑伦，你且回去；请你主将出来，吾自有说话。你若是不知机变，如赵丙自投陷身之祸！”郑伦大怒，抡杵就打。黄飞虎手中枪急架相还。二兽相交，枪杵并举，两家大战三十回合。郑伦把杵一摆，他有三千乌鸦兵走动，行如长蛇之势。郑伦窍中两道白光往鼻子里出来。“哼”的一声响，黄将军正是：

见白光三魂即散，听声响撞下鞍鞅。

乌鸦兵用挠钩搭住，一踊上前，拿翻，剥了衣甲，绳缠索绑。飞虎上了绳子，二目方睁。飞虎点首曰：“今日之擒，如同做梦一般，真是心中不服！”郑伦掌得胜鼓回营，来见苏侯，入帐报功：“今日生擒反叛黄飞虎至辕门，请令发落。”苏侯令：“推来。”小校将飞虎推至帐前。飞虎曰：“今被邪术受擒，愿请一死，以报国恩。”苏侯曰：“本当斩首，且监候，留解朝歌，请天子定罪。”左右将黄飞虎送下后营。

且说报马报入相府，言黄飞虎被擒。子牙大惊曰：“如何擒去？”掠阵官启曰：“苏侯麾下有一郑伦，与武成王正战之间，只见他鼻子里放出一道白光，黄将军便坠骑被他拿去。”

子牙心下十分不乐：“又是左道之术！”只见黄天化在傍，听见父亲被擒，恨不得平吞了郑伦。当日晚间不题。

次日，天化上帐，请令出阵，以探父亲消息。子牙许之。天化领令，上了玉麒麟，出城请战。探马报入营中：“有将请战。”苏侯曰：“谁去见阵走一遭？”郑伦答曰：“愿往。”上了金睛兽，砲声响处，来至阵前。黄天化曰：“尔乃是郑伦？擒武成王者是你？不要走，吃吾一锤！”一似流星闪烁光辉，呼呼风响。郑伦忙将杵劈面相还。二将交兵，未及十合。郑伦见天化腰束着丝绦，是个道家之士，“若不先下手，恐反遭其害。”把杵望空中一摆，乌鸦兵齐至，如长蛇一般。郑伦鼻窍中一道白光吐出，如钟鸣一样。天化看见白光出窍，耳听其声，坐不住玉麒麟，翻身落骑。乌鸦兵依旧把天化绑缚起来。急自睁开眼，不知其身已受绑缚。郑伦又擒黄天化进营来见。郑伦曰：“末将擒黄天化已至辕门等令。”苏侯令：“推至中军。”见天化眼光暴露，威风凛凛，一表非俗，立而不跪。苏侯也命监在后营。黄天化入后营，看见父亲监禁在此，大呼曰：“爹爹！我父子遭妖术成擒，心中甚是不服！”飞虎曰：“虽是如此，当思报国。”按下黄家父子，且说探马报入相府：“黄飞化又被擒去。”子牙大惊：“黄将军说苏侯有意归周，不料擒他父子！”子牙心中纳闷。且说郑伦捉了二将，军威甚盛。次日又来请战。探马报入相府。子牙急令：“何人走遭？”言未毕，土行孙答曰：“弟子归周，寸功未立，愿去走一遭，探其虚实，何如？”子牙许之。土行孙方领令出府；傍有邓婵玉上前告曰：“末将父子蒙恩，当得掠阵。”子牙并许之。郑伦听得城内砲响，见两扇门开，旗幡磨动，见一女将飞来。怎见得，有诗为证，诗曰：

此女生来锦织成，腰肢一搦体轻盈。
西岐山下归明主，留得芳名照汗青。

话说郑伦见城内女将飞马而来，不曾看见土行孙出来。土行孙生得矮小，郑伦只看了前面，未曾照看面前。土行孙大呼曰：“那匹夫！你看那里？”郑伦往下一看，见是个矮子。郑伦笑曰：“你那矮子，来此做甚么？”土行孙曰：“吾奉姜丞相将令，特来擒尔！”郑伦复大笑曰：“看你这厮，形似婴孩，乳毛未退；敢出大言，自来送死！”土行孙听见骂他甚是卑微，大叫：“好匹夫！焉敢辱我！”使开铁棍，一滚而来，就打金睛兽的蹄子。郑伦急用杵来迎架，只是捞不着。大抵郑伦坐的高，土行孙身子矮小，故此往下打费力。几个回合，把郑伦挣了一身汗，反不好用力，心里焦躁起来，把杵一幌，那乌鸦兵飞走而来。土行孙不知那里帐，郑伦把鼻子里白光喷出，“哼”然有声。土行孙眼看耳听，魂魄尽散，一交跌在地上。乌鸦兵把土行孙拿下，绑将起来。土行孙睁开眼，见浑身上了绳子，道声：“噫！到有趣！”土行孙绑着，看着邓婵玉走马大呼曰：“匹夫不必逞凶擒将！”把刀飞来直取。郑伦手中杵劈面打来。婵玉未及数合，拨马就走。郑伦不赶。佳人挂下刀，取五光石，侧坐鞍鞦，回手一石。正是：

从来暗器最伤人，自古妇人为更毒。

郑伦“哎呀！”的一声，面上着伤，败回营中来见苏侯。苏侯曰：“郑伦，你失机了？”郑伦答曰：“拿了一个矮子，才待回营；不意有一员女将来战，未及数合，回马就走，末将不曾赶他，他便回手一石，急自躲时，面上已着了伤。如今那

个矮子拿在辕门听令。”苏侯传令：“推将进来。”众将卒将土行孙簇拥推至帐下。苏侯曰：“这样将官，拿他何用！推出去斩了！”土行孙曰：“且不要斩，我回去说个信来。”苏侯笑曰：“这是个呆子！推出斩了！”土行孙曰：“你不肯，我就跑了。”众人大笑。正是：

仙家秘授真奇妙，迎风一幌影无踪。

众人一见大惊，忙至帐前来，禀启元帅：“方才将矮子推出辕门，他把身子一扭就不见了。”苏侯叹曰：“西岐异人甚多，无怪屡次征伐，俱是片甲不回，无能取胜。”差叹不已。郑伦在榜只是切齿；自己用丹药敷贴，欲报一石之恨。次日，郑伦又来请战，坐名要女将。邓婵玉就要出马。子牙曰：“不可。他此来必有深意。”哪吒应曰：“弟子愿往。”子牙许之。哪吒上了风火轮，出城大呼曰：“来者可是郑伦？”郑伦答曰：“然也。”哪吒不答话，登轮就杀。郑伦急用杵相还。轮兽交兵。怎见得，有赞为证，赞曰：

哪吒怒发气吞牛；郑伦恶性展双眸。火尖枪摆喷云雾；宝杵施开转捷稠。这一个倾心辅佐周王驾；那一个有意能分纣主忧。二将大战西岐地，海沸江翻神鬼愁。

话说郑伦大战哪吒，恐哪吒先下手，把杵一摆，乌雅兵如长蛇阵一般，都拿着挠钩套索前来等着。哪吒看见，心下着忙。只见郑伦对着哪吒一声“哼！”哪吒无魂魄，怎能跌得下轮来。郑伦见用此术不能响应，大惊曰：“吾师秘授，随时响应，今

日如何不验？”又将白光吐出鼻子窍中。哪吒见头一次不验，第二次就不理他。郑伦着忙，连哼第三次。哪吒笑曰：“你这匹夫害的是甚么病？只管哼！”郑伦大怒，把杵劈头乱打。又战三十回合，哪吒把乾坤圈祭在空中，一圈打将下来。郑伦难逃此厄，正中其背；只打得筋断骨折，几乎坠骑，败回行营。哪吒得胜，回来见子牙，将”郑伦……如此如彼被乾坤圈打伤，败回去……”说了一遍。子牙大喜，上了哪吒功。不表。

且说苏侯在中军，闻郑伦失机来见；苏侯见郑伦着伤，站立不住，其实难当。苏侯借此要说郑伦，乃慰之曰：“郑伦，观此天命有在，何必强为！前闻天下诸侯归周，俱欲共伐无道，只闻太师屡欲扭转天心，故此俱遭屠戮，实生民之难。我今奉敕征讨，你得功莫非暂时侥幸耳。吾见你着此重伤，心下甚是不忍。我与你名为主副之将，实有手足之情。今见天下纷纷，刀兵未息，此乃国家不祥，人心、天命可知。昔尧帝之子丹朱不肖，尧崩，天下不归丹朱而归于舜。舜之子商均亦不肖，舜崩，天下不归商均而归于禹。方今世乱如麻，真假可见，从来天运循环，无往不复。今主上失德，暴虐乱常，天下分崩，黯然气象，莫非天意也。我观你遭此重伤，是上天警醒你我耳。我思：‘顺天者昌，逆天者亡。’不若归周，共享安康，以伐无道。此正天心人意，不卜可知。你意下如何？”郑伦闻言，正色大呼曰：“君侯此言差矣！天下诸侯归周，君侯不比诸侯，乃是国戚；国亡与亡，国存与存。今君侯受纣王莫大之恩，娘娘享宫闱之宠，今一旦负国，为之不义。今国事艰难，不思报效，而欲归反叛，为之不仁。郑伦切为君侯不取也！若为国捐生，舍身报主，不惜血肉之躯以死自誓，乃郑伦忠君之愿，其他非所知也。”苏护曰：“将军之言虽是，古云：‘良禽择木而栖，贤臣择主而事。’古人有行之不损令名者，伊尹是也。

黄飞虎官居王位，今主上失德，有乖天意，人心思乱，故舍纣而归周。邓九公见武王、子牙以德行仁，知其必昌，纣王无道，知其必亡，亦舍纣而从周。所以人要见机，顺时行事，不失为智。你不可执迷，恐后悔无及。”郑伦曰：“君侯既有归周之心，我决然不顺从于反贼。待我早间死后，君侯早上归周；我午后死，君侯午后归周。我忠心不改，此颈可断，心不可污！”转身回帐，调养伤痕。不题。

且说苏侯退帐，沉思良久，命苏全忠后帐治酒。一鼓时分，命全忠往后营，把黄飞虎父子放了，请到帐前。苏护下拜请罪，言曰：“末将有意归周久矣。”黄飞虎忙答拜曰：“今蒙盛德，感赐再生。前闻君侯意欲归周，使我心怀渴望，喜如雀跃，故末将才至营前，欲会君侯，问其虚实耳。不期被郑伦所擒，有辱君命。今蒙开其生路，有何分付，愚父子惟命是从。”苏护曰：“不才久欲归周，不能得便。今奉敕西征，实欲乘机归顺。怎奈偏将郑伦坚执不允。我将言语开说上古顺逆有归之语，他只是不从。今特设此酒，请大王、公子少叙心曲，以赎不才冒渎之罪。”飞虎曰：“君侯既肯归顺，宜当速行。虽然郑伦执拗，只可用计除之。大丈夫先立功业，共扶明主，垂名竹帛，岂得区区效匹夫匹妇这小忠小谅哉！”酒至三更，苏护起身言曰：“大王、贤公子，出后粮门，回见姜丞相，把不才心事呈与丞相，以知吾之心腹也。”遂送黄飞虎父子回城。飞虎至城下叫门，城上听得是武成王，不敢夤夜开门，来报子牙。子牙听得是三更天气，报：“黄飞虎回来。”忙传令：“开城门。”少时，飞虎至相府，来见子牙。子牙曰：“黄将军被奸恶所获，为何夤夜而归？”黄飞虎把苏护心欲归周所以，一一说了一遍，“……只是郑伦把持，不得遂其初心。再等一两日，他自有处治。”不表飞虎回城，且说苏侯父子不得归周，作何商议。

苏全忠曰：“不若乘郑伦身着重伤，修书一封，打入城中，知会子牙前来劫营，将郑伦生擒进城，看他归顺不归顺，任姜丞相处治。孩儿与爹爹早得归周，恐后致生疑惑。”苏护曰：“此计虽好，只是郑伦也是个好人的，必须周全得他方好。”全忠曰：“只是不好伤他性命便了。”苏护大喜：“明日准行。”父子计较停当，来日行事。有诗为证，诗曰：

苏护有意欲归周，怎奈门官不肯投。
只是子牙该有厄，西岐传染病无休。

话说郑伦被哪吒打伤肩背，虽有丹药，只是不好；一夜声唤，睡卧不宁，又思：“主将心意归周，恨不能即报国恩，以遂其忠悃。其如凡事不能就绪，如之奈何！”且说苏护次日升帐，打点行计，忽听得把辕门官旗报入中军：“有一道人，三只眼，穿大红袍，要见老爷。”苏护不是道家出身，不知道门尊大，便叫：“今来。”左右出辕门，报与道人。道人听得叫“令来”，不曾说个“请”字，心下郁郁不乐；欲待不讲营去，恐辜负了申公豹之命。道人自思：“且进营去，看他何如。”只得忍气吞声进营，来至中军。苏侯见道人来，不知何事。道人见苏侯曰：“贫道稽首了！”苏侯亦还礼毕，问曰：“道者今到此间，有何见谕？”道者曰：“贫道特来相助老将军，共破西岐，擒反贼，以解天子。”苏侯曰：“道者住居那里？从何处而来？”道人答曰：“吾从海岛而来。有诗为证，诗曰：

弱水行来不用船，周游天下妙无端。
阳神出窍人难见，水虎牵来事更玄。
九龙岛内经修炼，截教门中我最先。

若问衲子名何姓？吕岳声名四海传。”

话说道人作罢诗，对苏护曰：“衲子乃九龙岛声名山炼气士是也，姓吕，名岳；乃申公豹请我来助老将军。将军何必见疑乎？”苏侯欠身请坐。吕道人也不谦让，就上坐了。只听得郑伦声唤曰：“痛杀吾也！”吕道人问：“是何人叫苦？”苏侯暗想：“把郑伦扶出来，诓他一诓。”苏侯答曰：“是五军大将郑伦，被西岐将官打伤了，故此叫苦。”吕道人曰：“且扶他出来，待吾看看何如？”左右把郑伦扶将出来。吕道人一看，笑曰：“此是乾坤圈打的，不妨，待吾救你。”豹皮囊中取出一个葫芦，倒出一粒丹药，用水研开，敷于上面，如甘露泌心一般，即时全愈。郑伦今得重伤全愈，正是：

猛虎又生双胁翅，蛟龙依旧海中来。

郑伦伤痕全愈，遂拜吕岳为师。吕道人曰：“你既拜吾为师，助你成功便了。”帐中静坐，不语三日。苏侯叹曰：“正要行计，又被道人所阻，深为可恨！”且说郑伦见吕岳不出去见阵，上帐启曰：“老师既为成汤，弟子听候老师法旨，可见阵会会姜子牙。”吕岳曰：“吾有四位门人未曾来至，但他们一来，管取你克了西岐，助你成功。”又过数日，来了四位道人，至辕门，问左右曰：“里边可有一吕道长么？烦为通报：有四门人来见。”军政官报入中军：“启老爷：有四位道人要见老爷。”吕岳曰：“是吾门人来也。”着郑伦出辕门来请。郑伦至辕门，见四道者脸分青、黄、赤、黑，或挽抓髻，或戴道巾，或似陀头，穿青、红、黄、皂，身俱长一丈六七尺，行如虎狼，眼露睛光，甚是凶恶。郑伦欠背躬身曰：“老师有请。”

四位道人也不谦让，迳至帐前，见吕道人行礼毕，口称：“老师。”两边站立。吕岳问曰：“为何来迟？”内有一穿青者答曰：“因攻伐之物未曾制完，故此来迟。”吕岳谓四门人曰：“这郑伦乃新拜吾为师的，亦是你等兄弟。”郑伦从新又与四人见礼毕。郑伦欠身请问曰：“四位师兄高姓大名？”岳用手指着一位曰：“此位姓周，名信；此位姓李，名奇；此位姓硃，名天麟；此位姓杨，名文辉。”郑伦也通了名姓，遂治酒管待，饮至二鼓方散。次日，苏侯升帐，又见来了四位道者，心下十分不悦，懊恼在心。吕岳曰：“今日你四人谁往西岐走一遭？”内有一道者曰：“弟子愿往。”吕岳许之。那道人抖搜精神，自恃胸中道术，出营步行，来会西岐。不知凶吉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八回 子牙西岐逢吕岳

诗曰：

疫痢瘟癘几遍灾，子牙端是有奇才，
匡扶社稷开基域，保护黔黎脱祸胎。
劫运方来神鬼哭，兵戈时至士民哀。
何年得遂清平日，祥霭氤氲万岁台。

话说周信提剑来城下请战。报入相府：“有一道人请战。”子牙闻知连日未曾会战，“今日竟有道人，此来必竟又是异人。”便问：“谁去走一遭？”有金吒欠身而言曰：“弟子愿往。”子牙许之。金吒出城，偶见一个道者，生的十分凶恶。怎见得，有诗为证：

发似硃砂脸带绿，獠牙上下金精目。
道袍青色势狰狞，足下麻鞋云雾簇。
手提宝剑电光生，胸藏妙诀神鬼哭。
行瘟使者降西岐，正是东方甲乙木。

话说金吒问曰：“道者何人？”周信答曰：“吾乃九龙岛炼气士周信是也；闻尔等仗昆仑之术，灭吾截教，情殊可恨！”

今日下山，定然与你等见一高下，以定雌雄。”绰步执剑来取。金吒用剑急架相还。未及数合，周信抽身便走。金吒随即赶来。周信揭开袍服，取出一髻，转身对金吒连敲三四下。金吒把头摇了两摇，即时面如金纸，走回相府声唤，只叫：“头疼杀我！”子牙问其详细，金吒把赶周信事说了一遍，子牙不语。金吒在相府，昼夜叫苦。且说次日，又报进相府：“又有一道人请战。”子牙问左右：“谁去见阵走一遭？”傍有木吒曰：“弟子愿往。”木吒出城，见一道人，挽双抓髻，穿淡黄服，面如满月，三柳长髯。怎见得，有诗为证，诗曰：

面如满月眼如珠，淡黄袍服绣花禽。
丝绦上下飘瑞彩，腹内玄机海样深。
五行道术般般会，洒豆成兵件件精。
兑地行瘟号使者，正属西方庚辛金。

话说木吒大喝曰：“你是何人，敢将左道邪术困吾兄长，使他头疼？想就是你了！”李奇曰：“非也。那是吾道兄周信。吾乃吕祖门人李奇是也。”木吒大怒：“都是一班左道邪党！”轻移大步，执剑当空来取李奇。李奇手中剑劈面交还。二人步战之间，剑分上下，要赌雌雄：一个是肉身成圣的木吒，施威仗勇；一个是瘟部内有名的恶煞，展开凶光。往来未及五七回合，李奇便走。木吒随后赶来。二人步行，赶不上一射之地，李奇取出一幡，拿在手中，对木吒连摇数摇。木吒打了一个寒噤，不去追赶。李奇也全然不理，径进大营去了。且说木吒一会儿面如白纸，浑身上如火燎，心中似油煎，解开袍服，赤身来见子牙，只叫：“不好了！”子牙大惊，急问：“怎的这等回来？”木吒跌倒在地，口喷白沫，身似炭火。子牙命扶往后

房。子牙问掠阵官：“木吒如何这样回来？”掠阵官把木吒追赶，摇幡之事说了一遍。子牙不知其故，“此又是左道之术！”心中甚是纳闷。

且说李奇进营，回见吕岳。道人问曰：“今日会何人？”李奇曰：“今日会木吒，弟子用法幡一展，无不响应，因此得胜，回见尊师。”吕岳大悦，心中乐甚，乃作一歌，歌曰：

“不负玄门诀，工夫修炼来。
炉中分好歹，火内辨三才。
阴阳定左右，符印最奇哉。
仙人逢此术，难免杀身灾。”

吕岳作罢歌，郑伦在傍，口称：“老师，二日成功，未见擒人捉将；方才闻老师作歌最奇，甚是欢乐，其中必有妙用，请示其详。”吕岳曰：“你不知吾门人所用之物俱有玄功，只略展动了，他自然绝命，何劳持刀用剑杀他。”郑伦听说，赞叹不已。次日，吕岳令硃天麟：“今日你去走一遭，也是你下山一场。”硃天麟领法旨，提剑至城下，大呼曰：“着西岐能者会吾！”有探事的报入相府。子牙双眉不展，问左右曰：“谁去走一遭？”傍有雷震子曰：“弟子愿去。”子牙许之。雷震子出城，见一道人生的凶恶。怎见得，有诗为证，诗曰：

巾上斜飘百合纓，面如紫枣眼如铃。
身穿红服如喷火，足下麻鞋似水晶。
丝绦结就阴阳扣，宝剑挥开神鬼惊。
行瘟部内居离位，正按南方火丙丁。

话说雷震子大呼曰：“来的妖人，仗何邪术，敢困吾二位道兄也！” 硃天麟笑曰：“你自恃狰狞古怪，发此大言，谁来怕你。谅你也不知我是谁，吾乃九龙岛硃天麟的便是。你通名来，也是我会你一番。” 雷震子笑曰：“谅尔不过一草芥之夫，焉能有甚道术。” 雷震子把风雷翅分开，飞起空中，使起黄金棍，劈头就打。硃天麟手中剑急架相还。二人相交，未及数合，大抵雷震子在空中使开黄金棍，往下打将来，硃天麟如何招架得住，只得就走。雷震子方才要赶，硃天麟将剑往雷震子一指，雷震子在空中驾不住风雷二翅，响一声落将下来，便往西岐城内跳将进来，走至相府。子牙一见走来之势不好，子牙出席，急问雷震子曰：“你为何如此？” 雷震子不言，只是把头摇，一交跌倒在地。子牙仔细定睛，看不出他蹊跷原故，心中十分不乐，命抬进后厅调息。子牙纳闷。

且说硃天麟回见吕岳，言如法治雷震子，无不应声而倒。吕道人大悦。次日，又着杨文辉来城下请战。左右报入相府：“今日又是一位道人搦战。” 子牙闻报，心下踌躇：“一日换一个道者，莫非又是十绝阵之故事？” 子牙心中疑惑。只见龙须虎要去见阵。子牙许之。须虎出城，见一道人面如紫草，发似钢针，头戴鱼尾金冠，身穿皂服，飞步而来。怎见得，有诗为证，诗曰：

顶上金冠排鱼尾，面如紫草眼光炜。
丝绦彩结扣连环，宝剑砍开天地髓。
草履斜登寒雾生，胸藏秘诀多文斐。
封神台上有他名，正按坎宫壬癸水。

话说龙须虎见道人，大呼曰：“来者何人？” 杨文辉一见

大惊，看龙须虎形相古怪稀奇，问曰：“通个名来。”友须虎曰：“吾乃姜子牙门人龙须虎是也。”杨文辉大怒，仗剑来取。龙须虎发手有石，只管打将下来。杨文辉不敢久战，掩一剑便走。龙须虎随后赶来。杨光辉取出一条鞭，对着龙须虎一顿转。龙须虎忽的跳将回去，发着石头，尽行力气打进西岐，直打到相府，又打上银安殿来。子牙忙着两边军将：“快与吾拿下去！”众将官用钩连枪钩倒在地，捆将起来。龙须虎口中喷出白沫，朝着天，睁着眼，只不作声。子牙无计可施，不知就理。这个是瘟部中四个行瘟使者，头一位周信按东方使者，用的磬名曰：“头疼磬”；第二位李奇按西方使者，用的幡名曰“发躁幡”；第三位硃天麟按南方使者，用的剑名曰“昏迷剑”；第四位杨方辉按北方使者，用的鞭名曰：“散瘟鞭”；故此瘟部之内先着四个行瘟使者，先会门人，此乃子牙一灾又至。姜子牙那里知道？子牙正在府中，谓杨戩曰：“吾师言三十六路伐西岐，算将来有三十路矣。今又逢此道者，把吾四个门人困住，声叫痛苦，使我心下不忍，如何是好？将奈之何？”正议间，忽门旗官报曰：“有一三只眼道人请丞相答话。”哪吒、杨戩在傍曰：“今连战五日，一日换一个，不知他营中有多少截教门人？师叔会他，便知端的。”子牙传令：“摆队伍出城。”砲声响亮，两扇门开，左右列兴周灭纣英雄，前后立玉虚门下。且说吕岳见子牙出城，兵势严整，果然比别人不同。正是：

果然纪律分严整，不亚当年风后强。

话说子牙见黄幡脚下有一道人，穿大红袍服，面如蓝靛，发似硃砂，三目圆睁，骑金眼驼，手提宝剑，大呼曰：“来者可是姜子牙么？”子牙答曰：“然也。”子牙曰：“道兄是那

座名山？何处仙府？今往西岐屡败吾门下，道兄何所见而为？今纣主无道，周室兴仁，天下共见；从来人心归顺真主，道兄何必强为！常言‘顺天者存，逆天者亡’。今我周凤鸣岐山，英雄间出，似不卜可知。道兄又何得逆天而行其己意哉。况道兄在道门久炼，岂不知‘封神榜’乃三教圣人所主，非吾一己之私。今我奉玉虚符命，扶助真主，不过完天地之劫数，成气运之迁移。今道兄既屡得胜，不过一时侥幸成功，若是劫数来临，自有破你之术者。道兄不得恃强，无贻伊戚。”吕岳曰：“吾乃九龙岛炼气之士，名为吕岳。只因你等恃阐教门人，侮我截教，吾故令四个门人略略使你知道。今日特来会你一会，共决雌雄。只是你死日甚近，幸无追悔！你听我道来：

截教门中我最先，玄中妙诀许多言。
五行道术寻常事，驾雾腾云只等闲。
腹内离龙并坎虎，捉来一处自熬煎。
炼就纯阳乾健体，九转还丹把寿延。
八极神游真自在，逍遥任意大罗天。
今日降临西岐地，早早投戈免罪愆。”

吕岳道罢，子牙笑曰：“据道兄所谈，不过如峨嵋山赵公明，三仙岛云霄、琼霄、碧霄之道，一旦俱成画饼，料道兄此来，不过自取杀身之祸耳。”吕岳大怒，骂曰：“姜尚，你有什么能，敢发如此恶言？”纵开金眼驼，执手中剑，飞来直取。子牙剑急架忙迎。杨戩在傍，纵马摇刀飞来，大呼曰：“师叔，弟子来也！”杨戩不分好歹，照顶上剁来。吕岳手中剑架刀融剑。哪吒登开风火轮，使开火尖枪，冲杀过来。黄天化在旗门脚下，忍不住心头火起：“虽然是苏侯放归吾父子，难道我不

如他们？只要成功，顾不得了！”催开玉麒麟，杀将过来，把吕岳围在当中。

且言旗门下郑伦看见黄天化杀将过来，“呀”的一声，几乎坠于兽下，长吁叹曰：“谁知我为纣王擒将立功，元来主将有意归周，反将黄家父子放回去了。”郑伦自思：“这番捉住，即时打死，绝其他念。”急催开金睛兽，大呼“黄天化”曰：“吾来也！”天化见了仇人，拨转麒麟，双锤并起，力战郑伦。哪吒见黄天化敌住了郑伦，恐怕有失，忙登回风火轮，把枪劈心就刺郑伦，大叫曰：“黄公子，你去拿吕岳，吾来杀此匹夫！”郑伦曾被哪吒乾坤圈打过一次，大抵心下十分怕他，纵战俱是不济，先是留心着意，防哪吒动手。且说子牙见杨戩使刀敌住吕岳，又见黄天化助力，土行孙也提宾铁棍滚将进来。邓婵玉在辕门下看战。吕岳见周将有增，随将身手摇动，三百六十骨节，霎时现出三头六臂，一只手执形天印，一只手擎住瘟疫钟，一只手持定形瘟幡，一只手执住止瘟剑，双手使剑，现出青脸獠牙。子牙见了吕岳现如此形相，心下十分惧怕。杨戩见子牙怯战，忙将马走出圈子外，命金毛童子拿金丸在手，拽满扣儿，一金丸正打中吕岳肩臂。黄天化见杨戩成功，把玉麒麟跳远了，回手一火龙标，把吕岳腿上打了一标。子牙见吕岳着伤，祭起打神鞭，这一鞭正中吕岳，响一声，坠下金眼驼来，借土遁去了。郑伦见吕岳失机，不能取胜，心下一慌，被哪吒一枪正中肩背，几乎闪下兽来，败进辕门。子牙不赶，鸣金回兵。

且说苏侯父子在辕门见吕岳失机着了重伤，郑伦也着了伤，心中大悦：“这匹夫该当如此！”吕岳回营进中军帐坐定，被打神鞭打的三昧火从窍中而出。四门人来问老师曰：“今日不意老师反被他取了胜。”吕岳曰：“不妨，吾自有道理。”随

将葫芦中取药自啖，仍复笑曰：“姜尚，你虽然取胜一时，你怎逃灭一城生灵之祸！”郑伦着伤，吕岳又将药救之。吕岳至一更时，分命四门人，每一人拿一葫芦瘟丹，借五形遁进西岐城，吕岳乘了金眼驼，也在当中，把瘟丹用手抓着，往城中按东、西、南、北，洒至三更方回。不表。且说西岐城中那知此丹俱入井泉河道之中，人家起来，必用水火为急济之物，大家小户，天子文武，士庶人等，凡吃水者，满城尽遭此厄。不一二日，一城中烟火全无，街道上并无人走。皇城人声寂静，止闻有声唤之音；相府内众门人也逢此难。内有二人不遭此殃，哪吒乃莲花化身，杨戬有元功变化。做此二人见满城如此，二人心下十分着慌。哪吒进内庭看武王；杨戬在相府照顾，又不时要上城看守。二人计议：“城中止有二人，若是吕岳加兵攻打，如之奈何？”杨戬曰：“不妨。武王乃圣明之君，其福不小；师叔该有这场苦楚，定有高明之士来佐。”不言二人在城上商议，且说吕岳散了瘟丹，次日在帐前对苏侯等言曰：“我今一日与汝等成功，不用张弓只箭，六七日之内，西岐一郡生灵尽皆死绝。尔等速速奏凯回兵，不负我下山一遭。”郑伦曰：“连日西岐不见城上有人。”吕岳曰：“一郡众生尽逢大劫，不久身亡。”郑伦曰：“既西岐城人民俱遭困厄，何不调一枝人马杀进城中，剪草除根？”吕岳曰：“也使得。”郑伦欣然领了苏侯令，调出马来，方出汤营。且说杨戬在城上看见郑伦调兵出营，哪吒着慌，问杨戬曰：“人马杀来，我你二人焉能挡抵大众人马？”杨戬曰：“不要忙，吾自有退兵之策。”杨戬连忙把土与草抓了两把，望空中一洒，喝声：“疾！”西岐城上尽是彪躯大汉，往来耀武。郑伦抬头看时，见城上人马反比前不相同，故此不敢攻城，有诗为证，诗曰：

杨戬视机妙术奇，吕岳空自费心机。
武王洪福包天地，应合姜公遇难时。

话说郑伦见西岐城上人马轩昂骁勇，不敢进兵，徐徐退进营来；见吕岳言曰：“城上有人”之事，不表。

且说杨戬虽用此术，只过一时三刻，只救眼下之急，不能常久。哪吒正忧烦，听的空中鹤唳之声，元来是黄龙真人跨鹤而来，落在城上。哪吒、杨戬下拜，口称：“老师。”真人曰：“你师父可曾来？”杨戬答曰：“家师不曾来。”黄龙真人至相府来看子牙，又入内庭看过武王，复出皇城，上了城，玉鼎真人方驾纵地金光法而至。黄龙真人曰：“道兄为何来迟？”玉鼎真人曰：“我借金光纵地，故此来迟。今吕岳将此异术治此一郡，众生遭逢大厄。今着杨戬速往火云洞，见三圣大师，速取丹药，可救此愆。”杨戬领师命，径往火云洞来。正是：

足踏五行生雾彩，周游天下只须臾。

话说杨戬借土遁来至火云洞。此处云生八处，雾起四方，挺生秀柏，屈曲苍松，真好所在！怎见得：

巨镇东南，中天胜岳。芙蓉峰龙耸，紫盖岭巍峨。
百草含香味，炉烟鹤唳踪。上有玉虚，硃陆之灵台。
舜巡、禹禱，玉简金书。楼阁飞青鸾，亭台隐紫雾。
地设名山雄宇宙，天开仙境透三清。几树桃梅花正放，
满山瑶草色皆舒。龙潜涧底，虎伏崖前。幽鸟如诉语，
驯鹿近人行。白鹤伴云栖老桧，青鸾丹凤向阳鸣。火
云福地真仙境，金阙仁慈治世公。

话说杨戩不敢擅入：伺候多时，只见一童儿出洞府，杨戩上前稽首曰：“师兄，弟子乃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门徒杨戩；今奉师命，特到此处，参谒三圣老爷。借师兄转达一声。”童儿曰：“你可知道三圣人是谁？如何以老爷相称？”杨戩欠身曰：“弟子不知。”童子曰：“你不知，不怪你。此三圣乃天地、人三皇帝主。”杨戩曰：“多感师兄指教，其实弟子不知。”童儿进洞府，少时出来，曰：“三位皇爷命你相见。”杨戩进洞府，见三位圣人：当中一位，顶生二角；左边一位，披叶盖肩，腰围虎豹之皮；右边一位，身穿帝服。杨戩不敢践越阶次，只得倒身下拜，言曰：“弟子杨戩奉玉鼎真人之命，今为西岐武王因吕岳助苏护征伐其他，不知用何道术，将一郡生民尽是卧床不起，呻吟不绝，昼夜无宁，武王命在旦夕，姜尚死在须臾。弟子奉师命，特恳金容，大发慈悲，救援无辜生灵，实乃再造洪恩，德如渊海！”杨戩诉罢。当中一位圣人乃伏羲皇帝，谓左边神农曰：“想吾辈为君，和八卦，定礼乐，并无祸乱。方今商运当衰，干戈四起，想武王德业日盛，纣恶贯盈，以周伐纣，此是天数。但申公豹扭转天心，助恶为虐，邀请左道，大是可恨。御弟不可辞劳，转济周功，不负有德之业。”神农答曰：“皇兄此言有理。”忙起身入后，取了丹药，付与杨戩，曰：“此丹三粒；一粒救武王宫眷，一粒救子牙诸多门人，一粒用水化开，用杨枝细洒西城。凡有此疾者，名为传染之疫。”杨戩叩首在地，拜谢出洞。神农复叫杨戩，分付曰：“你且站住。”神农出的洞府，住紫芝崖来，寻了一遍，忽然拔起一草，递与杨戩：“你将此宝带回人间，可治传染之疾。若凡世间众生遭此苦厄，先取此草服之，其疾自愈。”杨戩接草，跪而启曰：“此草何名？留传人间急济寒疫。恳乞明示。”神农道：“你听我有偈为证，偈曰：

此草生来盖世无，紫芝崖下用功夫。
常桑曾说玄中妙，寒门发表是柴胡。”

话说杨戩得了柴胡草并丹药，离了火云洞，径往西岐而来；早至城上，见师父回话。玉鼎真人问：“取丹药一事如何？”杨戩把神农分付的言语，细细说了一遍。玉鼎真人依法而行，将三粒丹如法制度。果然好丹药！正是：

圣主洪福无边远，吕岳何须枉用心！

话说吕岳在营过了七八日，对众门人曰：“西岐人民想已尽绝。”苏侯在中军听得吕道人之言，心下十分不乐。又过了数日，苏侯暗出大营，来看西岐城上，只见幡幢依旧，往来不断人行；看哪吒精神抖擞，杨戩气概轩昂，心下大悦：“吕岳之言不过愚惑吾等耳。可将言语灭他一番。”遂进中军对吕岳曰：“老师言西岐人民尽绝，如今反有人马往来，战将威武，此事不实了。老师将何法处之？不可以前言为戏。”吕岳闻言，立身曰：“岂有此理！”苏侯曰：“此不才适才经目看将来的，岂敢造次乱言。”吕岳就出营一看，果然如此；掐指一算，不觉失声大叫曰：“原来玉鼎真人往火云洞借了丹药，以救此一城生灵之厄！”忙命四门人郑伦：“你可每门调三千人马，乘他身弱无力支持，杀进城中，尽行屠戮。”郑伦领命，来问苏侯调人马破西岐。苏侯情知吕岳不能破子牙，遂将一万二千人马调出。周信领三千往东门杀来；李奇领三千往西门杀来；硃天麟领三千往南门杀来；杨文辉领三千同吕岳往北门杀来。郑伦在城外打点进城。且说哪吒在城上看见成汤营里发出人马，杀奔城前，忙见黄龙真人曰：“城内空虚，止有四人，焉能护

持得来？”黄龙真人曰：“不妨。”命杨戩：“你去东门迎敌，开门让他进来，吾自有道理。哪吒，你在西门，也是如此。玉鼎真人，你在南门。我贫道在北门。把他诓进城来，我自有处治。”且说吕岳把四个门人点出来取西岐城，不知胜负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

第五十九回 殷洪下山收四将

诗曰：

纣王极恶已无恩，安得延绵及子孙；
非是申公能反国，只因天意绝商门。
收来四将皆逢劫，自遇三灾若返魂。
涂炭一场成个事，封神台上泣啼痕。

话说周信领三千人马杀至城下，一声响，冲开东门，往城里杀来。喧天金鼓，喊声大振。杨戩见人马俱进了城，把三尖刀一摆，大呼：“周信！是尔自来取死，不要走，吃吾一刀！”周信大怒，执剑飞来直取。杨戩的刀赴面交还。话分四路：李奇领三千人马杀进西门；有哪吒截住厮杀。硃天麟领人马杀进南门；有玉鼎真人截住去路。杨文辉同吕岳杀进北门；只见黄龙真人跨鹤，大喝一声：“吕岳慢来！你斯敌擅入西岐，真如鱼游釜中，鸟投网里，自取其死！”吕岳一见是黄龙真人，笑曰：“你有什么能，敢出此大言？”将手中剑来取真人，真人忙用剑遮架。正是：

神仙杀戒相逢日，只得将身向火焰。

黄龙真人用双剑来迎。吕岳在金眼驼上，现出三头六臂，大显神通。一位是了道真仙，一位是瘟部鼻祖。不说吕岳在北门，且说东门杨戩战周信，未及数合，杨戩恐人马进满，杀戮城中百姓，随将哮天犬祭在空中，把周信夹颈子上一口咬住不放。周信欲待挣时，早被杨戩一刀挥为两段。一道灵魂往封神台去了。杨戩大杀成汤人马，三军逃出城外，各顾性命。杨戩往中央来接应。且说哪吒在两门与李奇大战，交锋未及数合，李奇非哪吒敌手，被哪吒乾坤圈打倒在地，肋下复了一枪，一灵也往封神台去了。玉鼎真人在南门战硃天麟，杨戩走马接应。只见哪吒杀了李奇，登风火轮赶杀士卒，势如猛虎，三军逃窜。吕岳战黄龙真人，真人不能敌，且败往正中央来。杨文辉大呼：“拿住黄龙真人！”哪吒听见三军呐喊，振动山川，急来看时，见吕岳三头六臂，追赶黄龙真人。哪吒大叫曰：“吕岳不要恃勇！吾来了！”把枪斜刺里杀来。吕岳手中剑架枪大战。哪吒正战，杨戩马到，使开三尖刀，如电光耀目。玉鼎真人祭起斩仙剑，诛了硃天麟，又来助杨戩、哪吒来战吕岳。西岐城内止有吕岳、杨文辉二人。

且说子牙坐在银安殿，其疾方愈，未能全妥。左右站立几个门人：雷震子、金吒、木吒、龙须虎、黄天化、土行孙。只听的喊声振地，锣鼓齐鸣。子牙慌问；众门人俱曰：“不知。”傍有雷震子深恨吕岳，“待弟子看来。”把风雷翅飞起空中一看，知是吕岳杀进城来，忙转身报于子牙：“吕岳欺敌，杀入城来。”金吒、木吒、黄天化闻言，恨吕岳深入骨髓，五人喊声大叫：“今日不杀吕岳，怎肯干休！”齐出相府。子牙阻拦不住。吕岳正战之间，只见金吒大呼曰：“兄弟！不可走了吕岳！”忙把遁龙桩祭在空中。吕岳见此宝落将下来，忙将金眼驼拍一下，那驼四足就起风云，方欲起去，不防木吒将吴钩剑

祭起砍来。吕岳躲不及，被剑卸下一只膀臂，负痛逃走。杨文辉见势不好，亦随师败下阵去。且说众门人等回见子牙。黄龙真人同玉鼎真人曰：“子牙放心，此子今日之败，再不敢正眼觑西岐了。吾等暂回山岳，至拜将吉辰，再来拜贺。”二仙回山。不表。且说郑伦在城外，见败残人马来报：“启爷知道：吕老爷失机走了。”郑伦低首无语，回营见苏侯。苏侯暗喜曰：“今日方显真命圣主。”俱各无语。

且说那日吕岳同门人败走，来至一山，心下十分惊惧；下了坐骑，倚权靠石，少憩片时，对杨文辉曰：“今日之败，大辱吾九龙岛声名。如今往那里去觅一道友来，以报吾今日之恨？”话犹未了，听得脑后有人唱道情而来，歌曰：

“烟霞深处隐吾躯，修炼天皇访道机。一点真元
无破漏，拖白虎，过桥西。易消磨天地须臾。人称我
全真客，伴龙虎守茅芦，过几世固守男兒。”

吕岳听罢，回头一看，见一人非俗非道，头戴一顶盔，身穿道服，手执降魔杵，徐徐而来。吕岳立身言曰：“来的道者是谁？”其人答曰：“吾非别人，乃金庭山玉屋洞道行天尊门下韦护是也；今奉师命下山，佐师叔子牙，东进五关灭纣。今先往西岐，擒拿吕岳，以为进见之功。”杨文辉闻言大怒，大喝一声曰：“你这厮好大胆，敢说欺心大话！”纵步执剑，来取韦护。韦护笑曰：“事有凑巧，原来此处正与吕岳相逢！”二人轻移虎步，大杀山前。只三五回合，韦护祭起降魔杵。怎见得好宝贝，有诗为证，诗曰：

曾经煅炼炉中火，制就降魔杵一根。

护法沙门多有道，文辉遇此绝真魂。

话说此宝拿在手中，轻如灰草；打在人身上，重似泰山。杨文辉见此宝落将下来，方要脱身，怎免此厄，正中顶上。可怜打的脑浆迸出。一道灵魂进封神台去了。吕岳又见折了门人，心中大怒，大喝曰：“好孽障！敢如此大胆，欺侮于我！”拎手中剑，飞来直取。韦护展开杵，变化无穷。一个是护三教法门全真；一个是第三部瘟部正神。两家来往，有五七回合，韦护又祭起宝杵。吕岳观之，料不能破此宝，随借土遁，化黄光而去。韦护见走了吕岳，收了降魔杵，往往西岐来；早至相府。门官通报：“有一道人求见。”子牙听得是道者，忙道：“请来。”韦护至檐前，倒身下拜，口称：“师叔，弟子是金庭山玉屋洞道行天尊门下韦护是也；今奉师命，来佐师叔，共辅西岐。弟子中途曾遇吕岳，两下交锋，被弟子用降魔杵打死了一个道者，不知何名；单走了吕岳。”子牙闻言大悦。

且说吕岳回往九龙岛，炼瘟癘伞。不表。

且说苏侯被郑伦拒住，不肯归周，心下十分不乐。自思：“屡屡得罪与子牙，如何是好？”且不言苏护纳闷。

话分两处，且言太华山云霄洞赤精子，只因削了顶上三花，潜消胸中五气，闲坐于洞中，保养天元。只见有玉虚宫白鹤童子持札而至。赤精子接见。白鹤童儿开读御札。谢恩毕，方知姜子牙金台拜将，“请师叔西岐接驾。”赤精子打发白鹤童儿回宫。忽然见门人殷洪在傍，道人曰：“徒弟，你今在此，非是了道成仙之人。如今武王乃仁圣之君，有事于天下，伐罪吊民。你姜师叔合当封拜，东进五关，会诸侯于孟津，灭独夫于牧野。你可即下山，助子牙一臂之力。只是你有一件事掣肘。”殷洪曰：“老师，弟子在何事掣肘？”赤精子曰：“你乃是纣

王亲子，你决不肯佐周。”殷洪闻言，将口中玉钉一挫，二目圆睁：“老师在上：弟子虽是纣王亲子，我与妲己有百世之仇。父不慈，子不孝。他听妲己之言，剖吾母之目，烙吾母二手，在西宫死于非命。弟子时时饮恨，刻刻痛心。怎能得此机会拿住妲己，以报我母沉冤，弟子虽死无恨！”赤精子听罢大悦：“你虽有此意，不可把念头改了。”殷洪曰：“弟子怎敢有负师命？”道人忙取紫绶仙衣、阴阳镜、水火锋，拿在手中，曰：“殷洪，你若是东进时，倘过佳梦关，有一火灵圣母，他有金霞冠戴在头上，放金霞三四十丈，罩着他一身，他看得见你，你看不见他。你穿此紫绶仙衣，可救你刀剑之灾。”又取阴阳镜付与殷洪：“徒弟，此镜半边红，半边白；把红的一晃，便是生路；把白的一晃，便是死路。水火锋可以随身护体。你不可迟留，快收拾去罢！吾不久也至西岐。”

殷洪收拾，辞了师父下山。赤精子暗想：“我为子牙，故将洞中之宝尽付与殷洪去了。他终是纣王之子，倘若中途心变，如之奈何？那时节反为不美。”赤精子忙叫：“殷洪！你且回来。”殷洪曰：“弟子既去，老师又令弟子回来，有何分付？”赤精子曰：“吾把此宝俱付与你，切不可忘师之言，保纣伐周。”殷洪曰：“弟子若无老师救上高山，死已多时；岂能望有今日！弟子怎敢背师言而忘之理！”赤精子曰：“从来人面是心非，如何保得到底！你须是对我发个誓来。”殷洪随口应曰：“弟子若有他意，四肢俱成飞灰！”赤精子曰：“出口有愿。你便去罢！”且说殷洪离了洞府，借土遁往西岐而来。正是：

神仙道术非凡术，足踏风云按五行。

话说殷洪架土遁正行，不觉落将下来。一座古古怪怪的高

山，好凶险！怎见得，有诗为证，诗曰：

顶巅松柏接云青，石壁荆榛挂野藤。
万丈崔嵬峰岭峻，千层峭险壑崖深。
苍苔碧藓铺阴石；古桧高槐结大林。
林深处处听幽鸟，石磊层层见虎行。
涧内水流如泻玉，路傍花落似堆金。
山势险恶难移步，十步全无半步平。
狐狸麋鹿成双走，野兽玄猿作对吟。
黄梅熟杏真堪食，野草闲花不识名。

话说殷洪看罢山景，只见茂林中一声锣响，殷洪见有一人，面如亮漆，海下红髯，两道黄眉，眼如金钲，皂袍乌马，穿一付金锁甲，用两条银装铜，滚上山来，大叱一声，如同雷鸣，问道：“你是那里道童，敢探吾之巢穴？”劈头就打一铜。殷洪忙将水火锋急架忙迎。步马交还。山下又有一人大呼曰：“长兄，我来了！”那人戴虎磕脑，面如赤枣，海下长须，用驼龙枪，骑黄膘马，双战殷洪。殷洪怎敌得过二人，心中暗想：“吾师曾分付，阴阳镜按人生死，今日试他一试。”殷洪把阴阳镜拿在手中，把一边白的对着二人一晃。那二人坐不住鞍鞅，撞下尘埃。殷洪大喜。只见山下又有二人上山来，更是凶恶。一人面如黄金，短发虬须，穿大红，披银甲，坐白马，用大刀，真是勇猛。殷洪心下甚怯，把镜子对他一晃，那人又跌下鞍鞅。后面一人见殷洪这等道术，滚鞍下马，跪而告曰：“望仙长大发慈悲，赦免三人罪愆！”殷洪曰：“吾非仙长，乃纣王殿下洪殷是也。”那人听罢，叩头在地，曰：“小人不知千岁驾临，吾兄亦不知，万望饶恕。”殷洪曰：“吾与你非是敌国，再决

不害他。”将阴阳镜把红的半边对三人一晃。三人齐醒回来，跃身而起，大叫曰：“好妖道！敢欺侮我等！”傍立一人大呼曰：“长兄，不可造次！此乃是殷殿下也。”三人听罢，倒身下拜，口称：“千岁！”殷洪曰：“请问四位，高姓大名？”内一个应曰：“某等在此二龙山黄峰岭啸聚绿林，未将姓庞，名弘；此人姓刘，名甫；此人姓苟，名章；此人姓毕，名环。”殷洪曰：“观尔四人，一表非俗，真是当世英雄。何不随我往西岐去助武王伐纣，如何？”刘甫曰：“殿下乃成汤胄胤，反不佐成汤而助周武者何也？”殷洪曰：“纣王虽是吾父，奈他绝灭彝伦，有失君道，为天下所共弃。吾故顺天而行，不敢违逆。你此山如今有多少人马？”庞弘答曰：“此山有三千人马。”殷洪曰：“既是如此，你们同吾往西岐，不失人臣之位。”四人答曰：“若千岁提携，乃贵神所照，敢不如命。”四将随将三千人马改作官兵，打西岐号色，放火烧了山寨，离了高山。一路上正是：

杀气冲空人马进，这场异事又来侵。

话说人马非止一日，行在中途，忽见一道人跨虎而来。众人大叫：“虎来了！”道人曰：“不妨，此虎乃是家虎，不敢伤人。烦你报与殷殿下，说有一道者要见。”军士报至马前曰：“启千岁：有一道人要见。”殷洪原是道人出身，命左右：“住了人马，请来相见。”少时，见一道者飘然而来，白面长须，上帐见殷洪打个稽首。殷洪亦以师礼而待。殷洪问曰：“道长高姓？”道人曰：“你师与吾一教，俱是玉虚门下。”殷洪欠身，口称：“师叔。”二人坐下。殷洪问：“师叔高姓？大名？今日至此，有何见谕？”道人曰：“吾乃是申公豹也。你如今

往那里去？”殷洪曰：“奉师命往西岐，助武王伐纣。”道人正色言曰：“岂有此理！纣王是你甚么人？”洪曰：“是弟子之父。”道人大喝一声曰：“世间岂有子助他人，反伐父亲之理！”殷洪曰：“纣王无道，天下叛之。今以天之所顺，行天之罚，天必顺之；虽有孝子慈孙，不能改其愆尤。”申公豹笑曰：“你乃愚迷之人，执一之夫，不知大义。你乃成汤苗裔，虽纣王无道，无子伐父之理。况百年之后，谁为继嗣之人？你倒不思社稷为重；听何人之言，杵逆灭伦，为天下万世之不肖，未有苦殿下之甚者！你今助武王伐纣，倘有不测，一则宗庙被他人之所坏，社稷被他人之所有。你久后死于九泉之下，将何颜相见你始祖哉？”殷洪被申公豹一篇言语说动其心，低首不语，默默无言；半晌，言曰：“老师之言虽则有理，我曾对吾师发咒，立意来助武王。”申公豹曰：“你发何咒？”殷洪曰：“我发誓说：如不助武王伐纣，四肢俱成飞灰。”申公豹笑曰：“此乃牙疼咒耳！世间岂有血肉成为飞灰之理。你依吾之言，改过念头，竟去伐周，久后必成大业，庶几不负祖宗庙社之灵，与我一片真心耳。”殷洪彼时听了申公豹之言，把赤精子之语丢了脑后。申公豹曰：“如今西岐有冀州侯苏护征伐。你此去与他合兵一处，我再与你请一高人来，助你成功。”殷洪曰：“苏护女妲己将吾母害了，我怎肯与仇人之父共居！”申公豹笑曰：“怪人须在腹，相见有何妨。”你成了天下，任你将他怎么去报母之恨，何必在一时自失机会。”殷洪欠身谢曰：“老师之言大是有理。”申公豹说反了殷洪，跨虎而去。正是：

堪恨申公多饶舌，殷洪难免这灾逆。

且说殷洪改了西周号色，打着成汤字号，一日到了西岐，

果见苏侯大营扎在城下。殷洪命庞弘去令苏侯来见。庞弘不知就里，随上马到营前，大呼曰：“殷千岁驾临，令冀州侯去见！”有探事马报入中军：“启君侯：营外有殷殿下兵到，如今来令君侯去见。”苏侯听罢，沉吟曰：“天子殿下久已湮没，如何又有殿下？况吾奉敕征讨，身为大将，谁敢令我去见？”因分付旗门官曰：“你且将来人令来。”军政司来令庞弘。庞弘随至中军。苏侯见庞弘生的凶恶，相貌跷蹊，便问来者曰：“你是那里来的兵？是那个殿下命你来至此？”庞弘答曰：“此是二殿下之令，命末将来令老将军。”苏侯听罢，沉吟曰：“当时有殷郊、殷洪绑在绞头桩上，被风刮不见了，那里又有一个二殿下殷洪也？”傍有郑伦启曰：“君侯听禀：当时既有被风刮去之异，此时就有一个不可解之理。想必当初被那一位神仙收去。今见天下纷纷，刀兵四起，特来扶助家国，亦未可知。君侯且到他行营，看其真假，便知端的。”苏侯从其言，随出大营，来至辕门。庞弘进营回覆殷洪曰：“苏护在辕门等令。”殷洪听得，命左右：“今来。”苏侯、郑伦至中军行礼，欠身打躬曰：“末将甲冑在身，不能全礼。请问殿下是成汤那一枝宗派？”殷洪曰：“孤乃当今嫡派次子殷洪。只因父王失政，把吾弟兄绑在绞头桩，欲待行刑，天不亡我，有海岛高人将吾提拔。故今日下山，助你成功，又何必问我？”郑伦听罢，以手加额曰：“以今日之遇，正见社稷之福！”殷洪令苏护合兵一处。殷洪进营升帐，就问：“连日可曾与武王会兵以分胜负？”苏侯把前后大战一一说了一遍。殷洪在帐内，改换王服。次日领众将出营请战。有报马报入相府：“启丞相：外有殷殿下请战。”子牙曰：“成汤少嗣，焉能又有殿下提兵？”傍有黄飞虎曰：“当时殷郊、殷洪绑在绞头桩上，被风刮去，想必今日回来。末将认的他，待吾出去，便知真假。”黄飞虎领出

城，有子黄天化压阵。黄天禄、天爵、天祥父子五人齐出城。黄飞虎在坐骑上，见殷洪王服，左右摆着庞、刘、苟、毕四将，后有郑伦为左右护卫使，真好刘整！看殷洪出马，怎见得，有诗为证，诗曰：

束发金冠火焰生，连环铠甲长征云。
红袍上面团龙现，腰束挡兵走兽裙。
紫绶仙衣为内衬，暗挂稀奇水火锋。
拿人捉将阴阳镜，腹内安藏秘五行。
坐下走阵逍遥马，手提方天戟一根。
龙凤幡上书金字，成汤殿下是殷洪。

话说黄飞虎出马言曰：“来者何人？”殷洪离飞虎十年有余，不想飞虎归了西岐，一时也想不到。殷洪答曰：“吾乃当今次殿下殷洪是也。你何人，敢行叛乱？今奉敕征西，早早下骑受缚，不必我费心。莫说西岐姜尚乃昆仑门下之人，若是恼了我，连你西岐寸草不留，定行灭绝！”黄飞虎听说，答曰：“殿下，吾非别人，乃开国武成王黄飞虎是也。”殿下暗想：“此处难道也有个黄飞虎？”殷洪把一纵，摇戟来取。黄飞虎催神牛，手中枪急架来迎。牛马相交，枪戟并举。这一场大战，不知胜负如何，且听下加分解。

第六十回 马元下山助殷洪

诗曰：

玄门久炼紫真宫，暴虐无端性更残。
五戾贪痴成恶孽，三花善果属欺瞒。
纣王帝业桑林晚，周武军威瑞雪寒。
堪叹马元成佛去，西岐犹自怯心剌。

话说黄飞虎大战殷洪，二骑交锋，枪戟上下，来往相交，约有二十回合。黄飞虎枪法如风驰电掣，往来如飞，抢入怀中。殷洪招架不住。只见庞弘走马来助；这壁厢黄天禄纵马摇枪，敌住庞弘。刘甫舞刀飞来；黄天爵也来接住厮杀。苟章见众将助战，也冲杀过来；黄天祥年方十四岁，大呼曰：“少待！吾来！”枪马抢出，大战苟章。毕环走马，使铜杀来。黄天化举双锤接杀。且说殷洪敌不住黄飞虎，把戟一掩就走。黄飞虎赶来。殷洪取出阴阳镜，把白光一晃。黄飞虎滚下马来。早被郑伦杀出阵前，把黄飞虎抢将过去了。黄天化见父亲坠马，弃了毕环，赶来救父。殷洪见黄天化坐的是玉麒麟，知是道德之士，恐被他所算，忙取出镜子，如前一晃。黄天化跌下鞍鞦，也被擒了。苟章欺黄天祥年幼，不以为意，被天祥一枪，正中左腿，败回行营。殷洪一阵擒二将，掌得胜鼓回营。且说黄家父子五

个出城，到擒了两个去，止剩三个回来，进相府泣报子牙。子牙大惊，问其原故。天爵等将“镜子一晃，即便拿人”，诉了一遍。子牙十分不悦。只见殷洪回至营中，令：“把擒来二将抬来。”殷洪明明卖弄他的道术，把镜子取出来，用红的半边一晃。黄家父子睁开二目，见身上已被绳索捆住；及推至帐前，黄天化只气得三尸神暴跳，七窍内生烟。黄飞虎曰：“你不是二殿下？”殷洪喝曰：“你怎见得我不是？”黄飞虎曰：“你既是二殿下，你岂不认得我武成王黄飞虎？当年你可记得我在十里亭前放你，午门前救你？”殷洪听罢，“呀”的一声：“你原来就是大恩人黄将军！”殷洪忙下帐，亲解其缚；又令放了黄天化。殷洪曰：“你为何降周？”黄飞虎欠身打躬曰：“殿下在上：臣愧不可言。纣王无道，因欺臣妻，故弃暗投明，归投周主。况今三分天下，有二归周；天下八百诸侯无不臣服。纣王有十大罪，得罪天下，醢戮大臣，炮烙正士，剖贤之心，杀妻戮子，荒淫不道，沉湎酒色，峻宇雕梁，广兴土木，天愁民怨，天下皆不愿与之俱生，此殿下所知者也。今蒙殿下释吾父子，乃莫大之恩。”郑伦在傍，急止之曰：“殿下不可轻释黄家父子，恐此一回去，又助恶为衅，乞殿下察之。”殷洪笑曰：“黄将军昔日救我弟兄二命，今日理当报之。今放过一番，二次擒之，当正国法。”叫左右：“取衣甲还他。”殷洪曰：“黄将军，今日之恩吾已报过了；以后并无他说。再有相逢，幸为留意，毋得自遗伊戚！”黄飞虎感谢出营。正是：

昔日施恩今报德，从来万载不生尘。

且说殷洪放回黄家父子，回至城下，放进城来，到相府谒见子牙。子牙大悦；问其故：“将军被获，怎能得复脱此厄？”

黄飞虎把上件事说了一遍。子牙大喜：“正所谓‘天相吉人’。”话说郑伦见放了黄家父子，心中不悦，对殷洪曰：“殿下，这番再擒来，切不可轻易处治。他前番被臣擒来，彼又私自逃回。这次切宜斟酌。”殷洪曰：“他救我，我理当报他。料他也走不出吾之手。”

次日，殷洪领众将来城下，坐名请子牙答话。探马报入相府。子牙对诸门人曰：“今日会殷洪，须是看他怎样个镜子。”传令：“排队伍。”砲声响亮，旗幡招展出城，对子马各分左右，诸门人雁翅排开。殷洪在马上把画戟指定，言曰：“姜尚为何造反？你也曾为商臣，一旦辜恩，情殊可恨！”子牙欠身曰：“殿下此言差矣！为君者上行而下效，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虽令不从。其所令反其所好，民孰肯信之！纣王无道，民愁天怨，天下皆与为仇，天下共叛之，岂西周故逆王命哉。今天下归周，天下共信之，殿下又何必逆天强为，恐有后悔！”殷洪大喝曰：“谁与我把姜尚擒了！”左队内庞弘大叱一声，走马滚临阵前，用两条银装铜冲杀过来。哪吒登风火轮，摇枪战住。刘甫出马来战；又有黄天化接住厮杀。毕环助战；又有杨戩拦住厮杀。且说苏侯同子苏全忠在辕门，看殷洪走马来战姜子牙，子牙仗剑来迎。怎见得这场恶杀：

扑咚咚陈皮鼓响，血沥沥旗磨碌砂。檠榔马上叫活拿，便把人参捉下。暗里防风鬼箭，乌头便撞飞抓。好杀！只杀得附子染黄沙，都为那地黄天子驾。

话说两家锣鸣鼓响，惊天动地，喊杀之声，地沸天翻。且说子牙同殷洪未及三四合，祭打神鞭来打殷洪。不知殷洪内衬紫绶仙衣，此鞭打在身上，只当不知。子牙忙收了打神鞭。哪

吒战庞弘，忙祭起乾坤圈，一圈将庞弘打下马去，复胁下一枪刺死。殷洪见刺杀庞弘，大叫曰：“好匹夫！伤吾大将！”弃了子牙，忙来战哪吒。戟枪并举，杀在虎穴。却说杨戩战毕环，未及数合，杨戩放出哮天犬，将毕环咬了一口，毕环负疼，把头一缩，凑手不及，被杨戩复上一刀，可怜死于非命。二人俱进封神台去了。殷洪战住哪吒，忙取阴阳镜照着哪吒一晃。哪吒不知那里帐，见殷洪拿镜子照他晃。不知哪吒乃莲花化身，不系精血之体，怎晃的他死？殷洪连晃数晃，全无应验。殷洪着忙，只得又战。彼时杨戩看见殷洪拿着阴阳镜，慌忙对子牙曰：“师叔快退后！殷洪拿的是阴阳镜。方才弟子见打神鞭虽打殷洪，不曾着重，此必有暗宝护身。如今又将此宝来晃哪吒，幸哪吒非血肉之躯，自是无恙。”子牙听说，忙命邓婵玉暗助哪吒一石，以襄成功。婵玉听说，把马一纵，将五光石掌在手上，望殷洪打来。正是：

发手石来真可羨，殷洪怎免面皮青。

殷洪与哪吒大战局中，不防邓婵玉一石打来，及至着伤，打得头青眼肿，“哎哟”一声，拨骑就走。哪吒刺斜里一枪，劈胸刺来，亏杀了紫绶仙衣，枪尖也不曾刺入分毫。哪吒大惊，不敢追袭。子牙掌得胜鼓进城。殷洪败回大营，面上青肿，切齿深恨姜尚：“若不报今日之耻，非大丈夫之所为也！”

且说杨戩在银安殿启子牙曰：“方才弟子临阵，见殷洪所掌，实是阴阳镜。今日若不是哪吒，定然坏了几人。弟子往太华山去走一遭，见赤精子师伯，看他如何说。”子牙沉吟半晌，方许前去。杨戩离了西岐，借土遁到太华山来，随风而至。来到高山，收了遁术，径进云霄洞来。赤精子见杨戩进洞，问曰：

“杨戩，你到此有何说话？”杨戩行礼，口称：“师伯，弟子来见，来借阴阳镜与姜师叔，暂破成汤大将，随即奉上。”赤精子曰：“前日殷洪带下山去，找使他助子牙伐纣，难道他不说有宝在身？”杨戩曰：“弟子单为殷洪而来。此殷洪不曾归周，如今反伐西岐。”道人听罢，顿足叹曰：“吾错用其人！将一洞珍宝尽付殷洪。岂知这畜生反生祸乱！”赤精子命杨戩：“你且先回，我随后就至。”杨戩辞了赤精子，借土遁回西岐，进相府，来见子牙。子牙问曰：“你往太华山见你师伯如何说？”杨戩曰：“果是师伯的徒弟殷洪。师伯随后就来。”子牙心下焦闷。过了三日，门官报入殿前：“赤精子老爷到了。”子牙忙迎出府前。二人携手上殿。赤精子曰：“子牙公，贫道得罪！吾使殷洪下山，助你同进五关，使这畜生得归故土。岂知负我之言，反生祸乱。”子牙曰：“道兄如何把阴阳镜也付与他？”赤精子曰：“贫道将一洞珍宝尽付与殷洪。恐防东进有碍，又把紫绶仙衣与他护身，可避刀兵水火之灾。这孽障不知听何人唆使，中途改了念头。也罢，此时还未至大决裂，我明日使他进西岐赎罪便了。”一宿不表。次日，赤精子出城至营，大呼曰：“辕门将士传进去，着殷洪出来见我。”话说殷洪自败在营，调养伤痕，切齿痛恨，欲报一石之仇。忽军士报：“有一道人，坐名请千岁答话。”殷洪不知是师父前来，随即上马，带刘甫、苟章，一声砲响，齐出辕门。殷洪看见是师父，便自置身无地；欠背打躬，口称：“老师，弟子殷洪甲冑在身，不能全礼。”赤精子曰：“殷洪，你在洞中怎样对我讲？你如今反伐西岐，是何道理？徒弟，开口有愿，出语受之，仔细四肢成为飞灰也！好好下马，随吾进城，以赎前日之罪，庶免飞灰之祸。如不从我之言，那时大难临身，悔无及矣！”殷洪曰：“老师在上，容弟子一言告禀：殷洪乃纣王之子，怎的反助武

王。古云：‘子不言父过。’况敢从反叛而弑父哉。即人神仙佛，不过先完纲常彝伦，方可言其冲举。又云：‘未修仙道，先修人道。人道未完，仙道远矣。’且老师之教弟子，且不论证佛成仙，亦无有教人有逆伦弑父之子。即以此奉告老师，老师当何以教我？”赤精子笑曰：“畜生！纣王逆伦灭纪，惨酷不道，杀忠害长，淫酗无忌。天之绝商久矣，故生武周，继天立极。天心效顺，百姓来从。你之助周，尚可延商家一脉；你若不听吾言，这是大数已定，纣恶贯盈，而遗殃于子孙也。可速速下马，忏悔住愆。吾当与你解释此罪尤也。”殷洪在马上正色言曰：“老师请回。未有师尊教人以不忠不孝之事者。弟子实难从命！俟弟子破了西岐逆孽，再来与老师请罪。”赤精子大怒。“畜生不听师言，敢肆行如此！”仗手中剑飞来直取。殷洪将戟架住，告曰：“老师何苦深为子牙，自害门弟？”赤精子曰：“武王乃是应运圣君，子牙是佐周名世，子何得逆天而行暴横乎！”又把宝剑直砍来。殷洪又架剑，口称：“老师，我与你师生之情，你如今自失骨肉而动声色，你我师生之情何在？若老师必执一偏之见，致动声色，那时不便，可惜前情教弟子一场，成为画饼耳。”道人大骂：“负义匹夫！尚敢巧言！”又一剑砍来。殷洪面红火起：“老师，你偏执己见，我让你三次，吾尽师礼；这一剑吾不让你了！”赤精子大怒，又一剑砍来。殷洪发手，赴面交还。正是：

师徒共战抢剑戟，悔却当初救上山。

话说殷洪回手与师父交兵，已是逆命于天。战未及数合，殷洪把阴阳镜拿出来，欲晃赤精子。赤精子见了，恐有差讹，借纵地金光法走了，进西岐城，来至相府。子牙接住，问其详

细。赤精子从前说了一遍。众门人不服，俱说：“赤老师，你太弱了。岂有徒弟与师尊对持之理！”赤精子无言可对，纳闷厅堂。

且说殷洪见师父也逃遁了，其志自高；正在中军与苏侯共议破西岐之策。忽辕门军士来报：“有一道人求见。”殷洪传令：“请来。”只见营外来一道人，身不满八尺，面如瓜皮，獠牙巨石，身穿大红，颈上带一串念珠，乃是人之顶骨，又挂一金镶瓢，是人半个脑袋，眼、耳、鼻中冒出火焰，如顽蛇吐信一般。殷殿下同诸将观之骇然。那道人上帐，稽首而言曰：“那一位是殷殿下？”殷洪答曰：“吾是殷洪。不知老师那座名山？何处洞府？今到小营，有何事分付？”道人曰：“吾乃骷髅山白骨洞一气仙马元是也；遇申公豹请吾下山助你一臂之力。”殷洪大喜，请马元上帐坐了，“请问老师吃斋，吃荤？”道人曰：“吾乃吃荤。”殷洪传令，军中治酒，管待马元。当晚已过。次日，马元对殷洪曰：“贫道既来相助，今日吾当会姜尚一会。”殷洪感谢。道人出营，至城下，只请姜子牙答话。报马报入府中：“启丞相：城外有一道人请丞相答话。”子牙曰：“吾有三十六路征伐之厄，理当会他。”传令：“排队伍出城。”子牙随带众将、诸门人出得城来。只见对面来一道人，甚是丑恶。怎见得，有诗为证，诗曰：

发似硃砂脸似瓜，金睛凸暴冒红霞。
窍中吐出顽蛇信，上下斜生利刃牙。
大红袍上云光长，金叶冠拴紫玉花。
腰束麻绦太极扣，太阿宝剑手中拿。
封神榜上无名姓，他与西方是一家。

话说子牙至军前，问曰：“道者何名？”马元答曰：“吾乃一气仙马元是也。申公豹请吾下山，来助殷洪，共破逆天大恶。姜尚，休言你阐教高妙，吾特来擒汝，与截教吐气。”子牙曰：“申公豹与吾有隙，殷洪误听彼言，有背师教，逆天行事，助极恶贯盈之主，反伐有道之君。道者既是高明，何得不顺天从人，而反其所事哉。”马元笑曰：“殷洪乃纣王亲子，反说他逆天行事。终不然转助尔等，叛逆其君父，方是顺天应人。姜尚，还亏你是玉虚门下，自称道德之士，据此看来，真满口胡言，无父无君之辈！我不诛你，更待何人！”仗剑跃步砍来。子牙手中剑赴面交还。未及数合，子牙祭打神鞭打将来。马元不是“封神榜”上人，被马元看见，伸手接住鞭，收在豹皮囊里。子牙大惊。正战之间，忽一人走马军前，凤翅盔，金锁甲，大红袍，白玉带，紫骅骝，大喝一声：“丞相，吾来也！”子牙看时，乃秦州运粮官、猛虎大将军武荣。因催粮至此，见城外厮杀，故来助战。一马冲至军前，展刀大战。马元抵武荣这口刀不住，真若山崩地裂，渐渐筋力难支。马元默念咒，道声：“疾！”忽脑后伸出一只手来，五个指头好似五个斗大冬瓜，把武荣抓在空中，望下一摔，一脚躐住大腿，两只手端定一只腿，一撕两塊，血滴滴取出心来，对定子牙、众周将、门人，“噉渣噉渣”，嚼在肚里；大呼曰：“姜尚，捉住你也是这样为例！”把众将吓得魂不附体。马元仗剑，又来搦战。土行孙大呼曰：“马元少待行恶，吾来也！”抡开大棍，就打马元一棍。马元及至看时，是一个矮子。马元笑而问曰：“你来做什么？”土行者曰：“特来拿你。”又是一棍打来。马元大怒：“好孽障！”绰步撩衣，把剑往下就劈，土行孙身子伶俐，展动棍就势已钻在马元身后，拎着铁棍把马元的大腿连腰，打了七八棍；把马元打得骨软筋酥，招架着实费力。怎禁得土

行孙在穴道上打。马元急了，念动真言，伸出那一只神手，抓着土行孙，望下一摔。马元不知土行孙有地行道术，摔在地下，就不见了。马元曰：“想是摔狠了，怎么这厮连影兒也不见了？”正是：

马元不识地行妙，尚将双眼使模糊。

且说邓婵玉在马上见马元将土行孙摔不见了，只管在地上瞧，邓婵玉忙取五光石发手打来。马元未曾提防，脸上被一石头，只打的金光乱冒，“哎呀”一声，把脸一抹，大骂：“是何人暗算打我？”只见杨戩纵马舞刀，直取马元。马元仗剑来战杨戩。杨戩刀势疾如飞电，马元架不住三尖刀，只得又念真言，复现那一只神手，将杨戩抓在空中，往下一摔，也象撕武荣一般，把杨戩心肺取将出来，血滴滴吃了。马元指子牙曰：“今日且饶你多活一夜，明日再来会你。”马元回营。殷洪见马元道术神奇，食人心肺，这等凶猛，心下甚是大悦。掌鼓回营，治酒与大小将校只饮至初更时候。不表。

且说子牙进城至府，自思：“今日见马元这等凶恶，把人心活活的吃了，从来未曾见此等异人。杨戩虽是如此，不知凶吉。”正是放心不下。却说马元同殷殿下饮酒，至二更时分，只见马元双眉紧皱，汗流鼻尖。殷洪曰：“老师为何如此？”马元曰：“腹中有点痛疼。”郑伦答曰：“想必吃了生人心，故此腹中作痛；吃些热酒冲一冲，自然无事。”马元命取热酒来吃了；越吃越疼。马元忽的大叫一声，跌倒在地下乱滚，只叫：“疼杀我也！”腹中咕噜噜的响。郑伦曰：“老师腹中有响声，请往后营方便方便，或然无事，也不见得。”马元只得往后边去了。岂知是杨戩用八九元功，变化腾挪之妙，将一粒

奇丹，使马元泻了三日，泻的马元瘦了一半。且说杨戩回西岐来见子牙，备言前事。子牙大喜。杨戩对子牙曰：“弟子权将一粒丹使马元失其形神，丧其元气，然后再做处治；谅他有六七日不能得出来会战。”正言之间，忽哪吒来报：“文殊广法天尊驾至。”子牙忙迎至银安殿，行礼毕；又见赤精子，稽首坐下。文殊广法天尊曰：“恭喜子牙公，金台拜将，吉期甚近！”子牙曰：“殷洪背师言而助苏护征伐西岐，黎庶不安；又有马元凶顽肆虐；不肖如坐针毡。”文殊广法天尊曰：“子牙公，贫道因闻马元来伐西岐，恐误你三月十五日拜将之辰，故此来收马元。子牙公可以放心。”子牙大喜：“若得道兄相助，姜尚幸甚，国家幸甚！但不知用何策治之？”天尊附子牙耳曰：“如要伏马元，须是……如此如此，自然成功。”子牙忙令杨戩领法旨。杨戩得令，自去策应。正是：

马元今入牢笼计，可见西方有圣人。

话说子牙当日申牌时分，骑四不相，单人独骑，在成汤辕门外若探望样子，用剑指东画西。只见巡哨探马报入中军曰：“禀殿下：有子牙独自一个在营前探听消息。”殷洪问马元曰：“老师，此人今日如此模样，探我行营，有何奸计？”马元曰：“前日误被杨戩这厮，中其奸计，使贫道有失形之累；待吾走去擒来，方消吾恨。”马元出营，见子牙怒起，大叫：“姜尚不要走！吾来了！”绰步上前，仗剑来取。子牙手中剑急架相还。步兽相交，未及数合，子牙拨骑就走。马元只要拿姜子牙的心重，怎肯轻放，随后赶来。不知马元胜负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一回 太极图殷洪绝命

诗曰：

太极图中造化奇，仙凡迥隔少人知。
移来幻化真玄妙，忤过前非亦浪思。
弟子悔盟师莫救，苍天留意地难私。
当时纣恶彰弥极，一木安能挽阿谁。

话说马元追赶子牙，赶了多时，不能赶上。马元自思：“他骑四不相，我倒跟着他跑？今日不赶他，明日再做区处。”子牙见马元不赶，勒回坐骑，大呼曰：“马元！你敢来这平坦之地与我战三合，吾定擒你！”马元笑曰：“料你有什么力量，敢禁我来不赶？”随绰开大步来追。子牙又战三四合，拨骑又走。马元见如此光景，心下大怒，“你敢以诱敌之法惑我！”咬牙切齿赶来，“我今日拿不着你，势不回军！便赶上玉虚宫，也擒了你来。”只管往下赶来。看看至晚，见前面一座山，转过山坡，就不见了子牙。马元见那山甚是险峻。怎见得，有赞为证：

那山真个好山，细看处色斑斑。顶上云飘荡，崖前树影寒。飞鸟睨睨，走兽凶顽。凛凛松千干，挺挺

竹几竿。吼叫是苍狼夺食，咆哮是饿虎争膻。野猿常啸寻鲜果，麋鹿攀花上翠岚。风洒洒，水潺潺，暗闻幽鸟语间关。几处藤萝牵又扯，满溪瑶草杂香兰。磷磷怪石，磊磊峰岩。狐狸成群走，猿猴作对顽。行客正愁多险峻，奈何古道又湾还。

话说马元赶子牙，来至一座高山，又不见了子牙，跑的力尽筋酥；天色又晚了，腿又酸了，马元只得倚松靠石，少憩片时，喘息静坐，存气定神，待明日回营，再做道理。不觉将至二更，只听的山顶砲响。正是：

喊声震地如雷吼，灯球火把满山排。

马元抬头观看，见山顶上姜子牙同着武王在马上传杯，两边将校一片大叫：“今夜马元已落圈套，死无葬身之地！”马元听得大怒，跃身而起，提剑赶上山来。及至山上来看，见火把一晃，不见了子牙。马元睁睛四下里看时，只见山下四面八方，围住山脚，只叫：“不要走了马元！”马元大怒，又赶下山来，又不见了。把马元往来，跑上跑下两头赶，只赶到天明。把马元跑了一夜，甚是艰难辛苦，肚中又饿了；深恨子牙，咬牙切齿，恨不能即时拿子牙方消其恨。自思：“自回营，破了西岐再处。”马元离了高山，往前才走，只听的山凹里有人声唤叫：“疼杀我了！”其声甚是凄楚。马元听得有人声叫喊，急转下山坡，见茂草中睡着一个女子。马元问曰：“你是甚人，在此叫喊？”那女子曰：“老师救命！”马元曰：“你是何人？叫我怎样救你？”妇人答曰：“我是民妇，因回家看亲，中途偶得心气疼，命在旦夕，望老师或在近村人家讨些热汤，搭救

残喘，胜造七级浮屠。倘得重生，恩同再造。”马元曰：“小娘子，此处那里去寻热汤？你终是一死，不若我反化你一斋，实是一举两得。”女子曰：“若救我全生，理当一斋。”马元曰：“不是如此说。我因赶姜子牙，杀了一夜，肚中其实饿了。量你也难活，不若做个人情，化你与我贫道吃了罢。”女人曰：“老师不可说戏话。岂有吃人的理？”马元饿了，那里由分说？赶上去一脚，踏住女人胸膛，一脚踏住女人大腿，把剑割开衣服，现出肚皮。马元忙将剑从肚脐内刺将进去。一腔热血滚将出来。马元用手抄着血，连吃了几口；在女人肚里去摸心吃。左摸右摸捞不着，两只手在肚子里摸，只是一腔热血，并无五脏。马元看了，沉思疑惑。正在那里捞，只见正南上梅花鹿上坐一道人仗剑而来。怎见得，有赞为证，赞曰：

双抓髻，云分靄靄；水合袍，紧束丝绦。仙风道骨任逍遥，腹隐许多玄妙。玉虚宫元始门下，十仙首会赴蟠桃。乘鸾跨鹤在碧云霄，天皇氏修仙养道。

话说马元见文殊广法天尊仗剑而来，忙将双手掣出肚皮，不意肚皮竟长完了，把手长在里面，欲待下女人身子，两只脚也长在女人身上。马元无法可施，莫能挣扎。马元蹲在一堆儿，只叫“老师饶命！”文殊广法天尊举剑才待要斩马元，只听得脑后有人叫曰：“道兄剑下留人！”广法天尊回顾，认不得此人是谁：头挽双髻，身穿道服，面黄微须。道人曰：“稽首了！”广法天尊答礼，口称：“道友何处来？有甚事见谕？”道人曰：“元来道兄认不得我。吾有一律，说出便知端的。诗曰：

大觉金仙不二时，西方妙法祖菩提。

不生不灭三三行，全气全神万万慈。
空寂自然随变化，真如本性任为之。
与天同寿庄严体，历劫明心大法师。

贫道乃西方教下准提道人是也。’封神榜’上无马元名讳；此人根行且重，与吾西方有缘，待贫道把他带上西方，成为正果，亦是道兄慈悲，贫道不二门中之幸也。”广法天尊闻言，满面欢喜，大笑曰：“久仰大法，行教西方，莲花现相，舍利元光，真乃高明之客。贫道谨领尊命。”准提道人向前，摩顶受记曰：“道友可惜五行修炼，枉费功夫！不如随我上西方：八德池边，谈讲三乘大法；七宝林下，任你自在逍遥。”马元连声喏喏。准提谢了广法天尊，又将打神鞭交与广法天尊带与子牙，准提同马元回西方。不表。

且说广法天尊回至相府，子牙接见，问处马元一事如何；广法天尊将准提道人的事详细说了一遍；又将打神鞭付与子牙。赤精子在傍，双眉紧皱，对文殊广法天尊曰：“如今殷洪阻挠逆法，恐误子牙拜将之期，如之奈何？”正话间，忽杨戩报曰：“有慈航师伯来见。”三人闻报，忙出府迎接。慈航道人一见，携手上殿。行礼已毕，子牙问曰：“道兄此来，有何见谕？”慈航曰：“专为殷洪而来。”赤精子闻言大喜，便曰：“道兄将何术治之？”慈航道人问子牙曰：“当时破十绝阵，太极图在么？”子牙答曰：“在此。”慈航曰：“若擒殷洪，须是赤精子道兄将太极图，须……如此如此，方能除得此患。

”赤精子闻言，心中尚有不忍，因子牙拜将日已近，恐误限期，只得如此；乃对子牙曰：“须得公去，方可成功。”

且说殷洪见马元一去无音，心下不乐，对刘甫、苟章曰：“马道长一去，音信杳无，定非吉兆。明日且与姜尚会战，看

是如何，再探马道长消息。”郑伦曰：“不得一场大战，决不能成得大功。”一宿晚景已过。次日早晨，汤营内大砲响亮，杀声大振，殷洪大队人马，出营至城下，大叫曰：“请子牙答话！”左右报入相府。三道者对子牙曰：“今日公出去，我等定助你成功。”子牙不带诸门人，领一枝人马，独自出城，将剑尖指殷洪，大喝曰：“殷洪！你师命不从，今日难免大厄，四肢定成灰飞，悔之晚矣！”殷洪大怒，纵马摇戟来取。子牙手中剑赴面相还。兽马争持，剑戟并举。未及数合，子牙便走，不进城，落荒而逃。殷洪见子牙落荒而走，急忙赶来，随后命刘甫、苟章率众而来。这一回正是：

前边布下天罗网，难免飞灰祸及身。

话说子牙在前边，后随殷洪，过东南，看看到正南上，赤精子看见徒弟赶来，难免此厄，不觉眼中泪落，点头叹曰：“畜生！畜生！今日是你自取此苦。你死后休来怨我。”忙把太极图一抖放开。此图乃包罗万象之宝，化一座金桥。子牙把四不相一纵，上了金桥。殷洪马赶至桥边，见子牙在桥上指殷洪曰：“你赶上桥来，与我见三合否？”殷洪笑曰：“连吾师父在此，吾也不惧；又何怕你之幼术哉。我来了！”把马一拎，那马上了此图。有诗为证，诗曰：

混沌未分盘古出，太极传下两仪来。
四象无穷真变化，殷洪此际丧飞灰。

话说殷洪上了此图，一时不觉杳杳冥冥，心无定见，百事攢来。心想何事，其事即至。殷洪如梦寐一般，心下想：“莫

是有伏兵？”果见伏兵杀来，大杀一阵，就不见了。心下想拿姜子牙；霎时子牙来至，两家又杀一阵。忽然想起朝歌，与父王相会；随即到了朝歌，进了午门，至西宫，见黄娘娘站立，殷洪下拜；忽的又至馨庆宫，又见杨娘娘站立，殷洪口称：“姨母。”杨娘娘不答应。此乃是太极四象，变化无穷之法；心想何物，何物便见；心虑百事，百事即至。只见殷洪左舞右舞，在太极图中如梦如痴。赤精子看看他，师徒之情，数年殷勤，岂知有今日，不觉嗟叹。只见殷洪将到尽头路，又见他生身母亲姜娘娘大叫曰：“殷洪！你看我是谁？”殷洪抬头看时，“呀！元来是母亲姜娘娘！”殷洪不觉失声曰：“母亲！孩儿莫不是与你冥中相会？”姜娘娘曰：“冤家！你不尊师父之言，要保无道而伐有道，又发誓言，开口受刑，出口有愿，当日发誓说四肢成为飞灰，你今日上了太极图，眼下要成灰烬之苦！”殷洪听说，急叫：“母亲救我！”忽然不见了姜娘娘。殷洪慌在一堆。只见赤精子大叫曰：“殷洪！你看我是谁？”殷洪看见师父，泣而告曰：“老师，弟子愿保武王灭纣，望乞救命！”赤精子曰：“此时迟了！你已犯天条，不知见何人叫你改了前盟。”殷洪曰：“弟子因信申公豹之言，故此违了师父之语。望老师慈悲，借得一线之生，怎敢再灭前言！”赤精子尚有留恋之意，只见半空中慈航道人叫曰：“天命如此，岂敢有违。毋得误了他进封神台时辰！”赤精子含悲忍泪，只得将太极图一抖，卷在一处；捻着半晌，复一抖，太极图开了，一阵风，殷洪连人带马，化作飞灰去。一道灵魂进封神台来了。有诗为证，诗曰：

殷洪任信申公豹，要伐西岐显大才。
岂知数到皆如此，魂绕封神台畔哀。

话说赤精子见殷洪成了灰烬，放声哭曰：“太华山再无人养道修真。见吾将门下这样如此，可为疼心！”慈航道人曰：“道兄差矣！马元‘封神榜’上无名，自然有救拔苦恼之人；殷洪事该如此，何必嗟叹。”三位道者复进相府。子牙感谢。三位道人作辞：“贫道只等子牙吉辰，再来饯东征。”三道人别子牙回去。不表。

且言苏侯听得殷洪绝了，又有探马报入营中曰：“禀元帅：殷殿下赶姜子牙，只一道金光就不见了。”郑伦与刘甫、苟章打听，不知所往。且说苏侯暗与子苏全忠商议曰：“我如今暗修书一封，你射进城去，明日请姜丞相劫营，我和你将家眷先进西岐西门，吾等不管他是与非，将郑伦等一齐拿解见姜丞相，以赎前罪。此事不可迟误！”苏全忠曰：“若不是吕岳、殷洪，我等父子进西岐多时矣。”苏侯忙修书，命全忠夤夜将书穿在箭上，射入城中。那日是南宫适巡城，看见箭上有书，知是苏侯的，忙下城，进相府来，将书呈与姜子牙。子牙拆开观看，书曰：

“征西元戎、冀州侯苏护百叩顿首姜丞相麾下：护虽奉敕征讨，心已归周久矣。兵至西岐，急欲投戈麾下，执鞭役使。孰知天违人愿，致有殷洪、马元抗拒，今已授首；惟佐贰郑伦执迷不悟，尚自屡犯天条，获罪如山。护父子自思，非天兵压寨，不能剿强诛逆。今特敬修尺一，望丞相早发大兵，今夜劫营。护父子乘机可将巨恶擒解施行。但愿早归圣主，共伐独夫，洗苏门一身之冤，见护虔诚至意，虽肝脑涂地，护之愿毕矣。谨此上启，苏护九顿。”

话说子牙看书大喜。次日午时发令：“命黄飞虎父子五人作前队；邓九公冲左营；南宫适冲右营；令哪吒压阵。”且说郑伦与刘甫、苟章回见苏护，曰：“不幸殷殿下遭于恶手，如今须得本上朝歌，面君请援，方能成功。”苏护只是口应：“俟明日区处。”诸人散入各帐房去了。苏侯暗暗打点今夜进西岐。不题。郑伦那里知道？正是：

挖下战坑擒虎豹，满天张网等蛟龙。

话说西岐傍晚，将近黄昏时候，三路兵收拾出城埋伏。伺至二更时分，一声砲响，黄飞虎父子兵冲进营来，并无抵挡；左有邓九公，右有南宫适，三路齐进。郑伦急上火眼金睛兽，拎降魔杵往大辕门来，正遇黄家父子五骑，大战在一处，难解难分。邓九公冲左营；刘甫大呼曰：“贼将慢来！”南宫适进右营，正遇苟章，接住厮杀。西岐城开门，发大队人马来接应，只杀得地沸天翻。苏家父子已往西岐城西门进去了。邓九公与刘甫大战，刘甫非九公敌手，被九公一刀砍于马下。南宫适战苟章，展开刀法，苟章招架不住，拨马就走，正遇黄天祥，不及提防，被黄天祥刺斜里一枪挑于马下。二将灵魂已往封神台去了。众将官把一个成汤大营杀的瓦解星散。单剩郑伦力抵众将。不防邓九公从傍边将刀一盖，降魔杵磕定不能起，被九公抓住袍带，拎过鞍鞦，往地上摔。两边士卒将郑伦绳缠索绑，捆将起来。西岐城一夜闹嚷嚷的，直到天明。子牙升了银安殿，聚将鼓响，众将上殿参谒，然后黄飞虎父子回令。邓九公回令：斩刘甫，擒郑伦。南宫适回令：大战苟章败走，遇黄天祥枪刺而绝。又报：“苏护听令。”子牙传令：“请来。”苏家父子进见子牙，方欲行礼，子牙曰：“请起叙话。君侯大德，仁义

素布海内，不是小忠小信之夫，识时务，弃暗投明，审祸福，择主而仕，宁弃菽房之宠，以洗万世污名，真英雄也！不才无不敬羨！”苏护父子答曰：“不才父子多有罪戾，蒙丞相曲赐生全，愧感无地！”彼此逊谢。言毕，子牙传令：“把郑伦推来。”众军校把郑伦蜂拥推至檐前。郑伦立而不跪，睁眼不语，有恨不能吞苏侯之意。子牙曰：“郑伦，谅你有多大本领，屡屡抗拒？今已被擒，何不屈膝求生，尚敢大廷抗礼！”郑伦大喝曰：“无知匹夫！吾与尔身为敌国，恨不得生擒尔等叛逆，解往朝歌，以正国法。今不幸，吾主帅同谋，误被尔擒，有死而已，何必多言！”子牙命左右：“推去斩讫号令！”众军校将郑伦推出相府，只等行刑牌出。只见苏侯向前跪而言曰：“启丞相：郑伦违抗天威，理宜正法；但此人实是忠义，似还是可用之人。况此人胸中奇术，一将难求，望丞相赦其小过，怜而用之，亦古人释怨用仇之意。乞丞相海涵！”子牙扶起苏侯，笑曰：“吾知郑将军忠义，乃可用之人，特激之，使将军说之耳，易于见听。今将军既肯如此，老夫敢不如命。”苏护闻言大喜，领令出府，至郑伦面前。郑伦见苏侯前来，低首不语。苏护曰：“郑将军，你为何执迷而不悟？尝言，识时务者呼为俊杰。今国君无道，天愁民怨，四海分崩，生民涂炭，刀兵不歇，天下无不思叛，正天之欲绝殷商也。今周武以德行仁，推诚待士，泽及无告，民安物阜，三分有一归周，其天意可知。子牙不久东征，吊民伐罪，独夫授首，又谁能挽此愆尤也！将军可速早回头，我与你告过姜丞相，容你纳降，真不失君子见机而作；不然，徒死无益。”郑伦长吁不语。苏护复说曰：“郑将军，非我苦苦劝你，可惜你有大将之才，死非其所。你说‘忠臣不事二君’，今天下诸侯归周，难道都是不忠的？难道武成王黄飞虎、邓九公俱是不忠的？必是君失其道，便不可为

民之父母，而残贼之人称为独夫。今天下叛乱，是纣王自绝于天。况古云：‘良禽择木，贤臣择主。’将军可自三思，毋徒伊戚。天子征伐西岐，其艺术高明之士，经天纬地之才者，至此皆化为乌有，此岂是力为之哉。况子牙门下，多少高明之士，道术精奇之人，岂是草草罢了。郑将军不可执迷，当听吾言，后面有无限受用，不可以小忠小谅而已。”郑伦被苏护一篇言语，说得如梦初觉，如醉方醒，长叹曰：“不才非君侯之言，几误用一番精神。只是吾屡有触犯，恐子牙门下诸将不能相容耳。”苏护曰：“姜丞相量如沧海，何细流之不纳。丞相门下，皆有道之士，何不见容。将军休得错用念头。待我禀过丞相就是。”苏护至殿前打躬曰：“郑伦被末将一番说肯归降，奈彼曾有小过，恐丞相门下诸人不能相容耳。”子牙笑曰：“当日是彼此敌国，各为其主；今肯归降，系是一家，何嫌隙之有。”忙令左右传令：“将郑伦放了，衣冠相见。”少时，郑伦整衣冠，至殿前下拜，曰：“末将逆天，不识时务，致劳丞相筹画；今既被擒，又蒙赦宥，此德此恩，没齿不忘矣！”子牙忙降阶扶起慰之曰：“将军忠讲义胆，不佞识之久矣。但纣王无道，自绝于天，非臣子之不忠心于国也。吾主下贤礼士，将军当安心为国，毋得以嫌隙自疑耳。”郑伦再三拜谢。子牙遂引苏护等至殿内，朝见武王。行礼称臣毕，王曰：“相父有何奏章？”子牙启曰：“冀州侯苏护今已归降，特来朝见。”武王宣苏护上殿，慰曰：“孤守西岐，克尽臣节，未敢逆天行事；不知何故，累辱王师。今卿等即舍纣归孤，暂住西土。孤与卿等当共修臣节，以俟天子修德，再为商议。相父与孤代劳，设宴待之。”子牙领旨。苏侯人马尽行入城，西岐云集群雄。不题。且言汜水关韩荣闻得此报大惊，忙差官修本赴朝歌城来。不知吉凶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二回 张山李锦伐西岐

诗曰：

抢攘兵戈日不宁，生民涂炭自零星。
甘驱苍赤填沟壑，忍令脂膏实羽翎。
战士有心勤国主，彼苍无意固皇局。
只因大劫人多难，致使西岐杀戮腥。

话说差官一路无词，来到朝歌城，至馆驿中歇下。次日，进午门，至文书房。那日是中大夫方景春看本，忽然接着看时，见苏护已降岐周，方景春点首骂曰：“老匹夫！一门尽受天子宠眷，不思报本，今日反降叛逆，真狗彘之不若！”遂抱本入内庭，问侍御官曰：“天子在何处？”左右侍御对曰：“在摘星楼。”方景春竟至楼下候旨。左右启上天子。纣王闻奏，宣上楼，朝贺毕，王曰：“大夫有何奏章？”方景春奏曰：“汜水关总兵官韩荣具本到都城，奏为冀州侯苏护世受椒房之贵，满门叨其恩宠，不思报国，反降叛逆，深负圣恩，法纪安在？具本申奏。臣未敢擅便，请旨定夺。”纣王见奏大惊曰：“苏护乃朕心腹之臣，贵戚之卿，如何一旦反降周助恶，情殊痛恨！大夫暂退，朕自理会。”方景春下楼。纣王宣苏皇后。妲己在御屏后，已听知此事，闻宣，竟至纣王御案前，双膝跪下，两

泪如珠，娇声软语，泣而奏曰：“妾在深宫，荷蒙圣上恩宠，粉骨难消。不知父亲受何人唆使，反降叛逆，罪恶通天，法当族诛，情无可赦。愿陛下斩妲己之首，悬于都城，以谢天下。庶百官万姓知陛下圣明，乾纲在握，守祖宗成法，不私贵幸，正妾之报陛下恩遇之荣，死有余幸矣。”道罢，将香肌伏在纣王膝上，相偎相倚，悲悲泣泣，泪雨如注。纣王见妲己泪流满面，娇啼婉转，真如带雨梨花，啼春娇鸟，纣王见如此态度，更觉动情，用手挽起，口称：“御妻，汝父反朕，你在深宫，如何得知？何罪之有？赐卿平身，毋得自戚，有损花容。纵朕将江山尽失，也与爱卿无干。幸宜自爱。”妲己谢恩。纣王次日升九间殿，聚众文武，曰：“苏侯叛朕归周，情实痛恨！谁与孤代劳伐周，将苏护并叛逆众人拿解朕躬，以正其罪？”班中闪出一员大臣，乃上大夫李定；进前奏曰：“姜尚足智多谋，知人善使，故所到者非败则降，累辱王师，大为不轨。若不择人而用，速正厥罪，则天下诸侯皆观望效尤，何以惩将来！臣举大元戎张山，久于用兵，慎事虑谋，可堪斯任，庶几不辱君命。”纣王闻奏大喜，即命传诏赉发，差官往三山关来。使命离了朝歌，一路上无词。一日到了三山关馆驿歇下。次日传与管关元帅张山同钱保、李锦等来馆驿，接了圣旨，至府堂上焚香案，跪听开读诏敕。

“诏曰：征伐虽在于天子；功成又在阍外元戎。姬发猖獗，大恶难驱，屡战失机，情殊痛恨！朕欲亲往讨贼，百司谏阻。兹尔张山，素有才望。上大夫李定等特荐卿得专征伐。尔其用心料理，克振壮猷，毋负朕倚托之重，俟旋凯之日，朕决不食言，以吝此茅土之赏。尔其钦哉！特诏。”

钦差官读罢诏旨，众官谢恩毕，管待使臣，打发回朝歌。张山等候交代官洪锦，交割事体明白，方好进兵。

一日，洪锦到廷。张山起兵；领人马十万，左右先行乃钱保、李锦；佐贰乃马德、桑元。一路上人喊马嘶，正值初夏天气，风和日暖，梅雨霏霏，真好光景。怎见得，有诗为证：

冉冉绿阴密，风轻燕引雏。
新荷翻沼面，修竹渐扶苏。
芳草连天碧，山花遍地铺。
溪边薄插剑，榴火壮行图。
何时了王事，镇日醉呼卢。

话言张山人马一路晚住晓行，也受了些饥寒渴饮，鞍马奔驰。不一日，来到西岐北门。左右报入行营：“禀元帅：前哨人马已至岐周北门。”张山传令：“安营。”一声砲响，三军呐喊，绞起中军帐来。张山坐定，只见钱保、李锦上帐参谒。钱保曰：“兵行百里，不战自疲，请主将定夺。”张山谓二将曰：“将军之言甚善。姜尚乃智谋之士，不可轻敌。况吾师远来，利在速战。今且暂歇息军士，吾明日自有调用。”二将应诺而退。

且言子牙在西岐，日日与众门人共议拜将之期，命黄飞虎造大红旗帜，不要杂色。黄飞虎曰：“旗号乃三军眼目。旗分五色，原为按五方之位次，使三军知左右前后，进退攻击之法，不得错乱队伍。若纯是一色红旗，则三军不知东南西北，何以知进退趋避之方？犹恐不便。或其中另有妙用？乞丞相一一教之。”子牙笑曰：“将军实不知其故耳。红者火也。今主上所居之地乃是西方；此地原自属金，非借火炼，寒金岂能为之有

用，此正兴周之兆。然于旗上另安号带，须按青、黄、赤、白、黑五色，使三军各自认识，自然不能乱耳。又使敌军一望生疑，莫知其故，自然致败。兵法云：‘疑则生乱。’正此故耳。又何必不可之有？”黄飞虎打躬谢曰：“丞相妙算如神！”子牙又令辛甲造军器。只见天下八百诸侯又表上西岐，请武王伐纣，会兵于孟津。子牙接表，与众将官商议：“恐武王不肯行。”

众人正迟疑间，只见探事官报入相府，来报子牙曰：“成汤有人马在北门安营，主将乃是三山关总兵张山。”子牙听说，忙问邓九公曰：“张山用兵如何？”邓九公曰：“张山原是末将交代官，此人乃一勇之将耳。”正话之时，又报：“有将请战。”子牙传令：“谁去走遭？”邓九公欠身：“末将愿往。”领令出城；见一员战将，如一轮火车，滚至军前。怎见得打扮骁勇，有赞为证，赞曰：

顶上金盔分凤翅，黄金铠挂龙鳞砌。
大红袍上绣团花，丝蛮宝带吞头异。
腰下常悬三尺锋，打阵银锤如猛鹗。
攥山跳涧紫骅骝，斩将钢刀生杀气。
一心分免纣王忧，万古留传在史记。

话说邓九公马至军前，看来者乃是钱保也。邓九公大叫曰：“钱将军，你且回去；请张山出来，吾与他自有话说。”钱保指九公大骂曰：“反贼！纣王有何事负你！朝廷拜你为大将，宠任非轻；不思报本，一旦投降叛逆，真狗彘不若！尚有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间！”邓九公被数语骂得满面通红，亦骂曰：“钱保！料你一匹夫，有何能处，敢出此大言！你比闻太师何如？况他也不过如此。早受吾一刀，免致三军受苦。”言罢，纵马

舞马，直取钱保。钱保手中刀急架相还。二马盘旋，看一场大战，怎见得：

二将坐鞍鞞，征云透九霄。急取壶中箭，忙拔紫金标。这一个兴心安社稷；那一个用意正天朝。这一个千载垂青史；那一个万载把名标。真如一对狻猊斗，不亚翻江两怪蛟。

话说邓九公大战钱保有三十回合，钱保岂邓九公对手，被九公回马力劈于马下，枭首级进城，来见子牙，请令定夺。子牙大悦，记功宴贺。不表。只见败兵报与张山说：“钱保被邓九公枭首级进城去了。”张山闻报大怒。次日，亲临阵前，坐名要邓九公答话。报马报入相府，言：“有将请战，要邓将军答话。”邓九公挺身而出。有女邓婵玉愿随压阵。子牙许之。九公同女出城。张山一见邓九公走马至军前，乃大骂曰：“反贼匹夫！国家有何事亏你，背恩忘义，一旦而事敌国，死有余辜！今不倒戈受缚，尚敢恃强，杀朝廷命官。今日拿匹夫解上朝歌，以正大法。”邓九公曰：“你既为大将，上不知天时，下不谙人事，空生在世，可惜衣冠着体，真乃人中之畜生耳！今纣王贪淫无道，残虐不仁，天下诸侯不归纣而归周，天心人意可见。汝尚欲勉强逆天，是自取辱身之祸，与闻太师等枉送性命耳。可听吾言，下马归周，共伐独夫，拯溺救焚，上顺天心，下酬民愿，自不失封侯之位。若勉强支吾，悔无及矣。”张山大怒，骂曰：“利口匹夫！敢假此无稽之言，惑世诬民，碎尸不足以尽其辜！”摇枪直取。邓九公刀迎面还来，二将相持，一场赌斗。怎见得，有赞为证，赞曰：

轻举擎天手，生死在轮回。往来无定论，叱咤似春雷。一个恨不得平吞你脑袋；一个恨不得活砍你腮。只杀得一个天昏地暗没三才，那时节方才两下分开。

话说邓九公与张山大战三十回合，邓九公战张山不下，邓婵玉在后阵，见父亲刀法渐乱，打马兜回，发手一石，把张山脸上打伤，几乎坠马，败进大营。邓九公父女掌得胜鼓进城，入相府报功。不表。

话言张山失机进营，脸上着伤，心上甚是急躁，切齿深恨。忽报：“营外有一道人求见。”张山传令：“请来。”只见一道人，头挽双髻，背缚一口宝剑，飘然而至中军，打稽首。张山欠身答礼，尊帐中坐下。道人见张山脸上青肿，问曰：“张将军面上为何着伤？”张山曰：“昨日见阵，偶被女将暗算。”道人忙取药饵敷搽，即时全愈。张山忙问：“老师从何处而来？”道人曰：“吾从蓬莱岛而至。贫道乃羽翼仙也。特为将军来助一臂之力。”张山感谢道人。次日，早至城下，请子牙答话。报马报入相府：“城外有一道人请战。”子牙曰：“原该有三十六路征伐西岐，此来已是三十二路，还有四路未曾来至，我少不得要出去。”忙传令：“排五方队伍。”一声砲响，齐出城来。羽翼仙抬头观看，只见两扇门开，纷纷绕绕，俱是穿红着绿狼虎将，攒攒簇簇，尽是敢勇当先骁骑兵。哪吒对黄天化；金吒对木吒；韦护对雷震子；杨戬与众门人左右排列保护；中军武成王压阵；子牙坐四不相，走出阵前。见对面一道者，生的形容古怪，尖嘴缩腮，头挽双髻，徐徐而来。怎见得，有赞为证：

头挽双髻，体貌轻扬。
皂袍麻履，形异寻常。
嘴如鹰鹗，眼露凶光。
葫芦背上，剑佩身藏。
蓬莱怪物，得道无疆。
飞腾万里，时歇沧浪。
名为金翅，绰号禽王。

话说子牙拱手言曰：“道友请了！”羽翼仙曰：“请了。”子牙曰：“道友高姓何名？今日会尚有何事分付？”羽翼仙答曰：“贫道乃蓬莱岛羽翼仙是也。姜子牙，我且问你：你莫非是昆仑门下元始徒弟，你有什么能，对人骂我，欲拔吾翎毛，抽吾筋骨？我与你无涉，你如何这等欺人？”子牙欠身曰：“道友不可错来怪人。我与道友并未曾会过几次，我知道友根底？必有人搬唆，说有甚失礼得罪之处。我与道友未有半面之交，此语从何而来？道友请自三思。”羽翼仙听得此语，低头暗思：“此言大是有理。”乃谓子牙曰：“你话虽有理，只是此语未必无自而来。但说过，你从今百事斟酌，毋得再是如此造次，我与你不得干休。去罢！”子牙方欲勒骑，哪吒听罢大怒：“这泼道焉敢如此放肆，藐视师叔！”登开风火轮，摇枪就刺。羽翼仙笑曰：“元来你仗这些孽障凶顽，敢于欺人！”彻步持剑相交，枪剑并举。黄天化忙催玉麒麟，使双锤，双战道人。雷震子把风雷翅飞起空中，黄金棍往下刷来。土行孙倒拖宾铁棍，来打下三路。杨戩纵马舞三尖刀，前来助战。把羽翼仙围裹垓心。上三路雷震子，中三路哪吒、杨戩、黄天化，下三路土行孙。且说哪吒见羽翼仙了得，先下手祭乾坤圈打来，正中羽翼仙肩甲。道人把眉头一皱，方欲把身逃走，被黄天化回手

一攒心钉，把道人右臂打通；又被土行孙把道人腿上打了数下；杨戩复祭哮天犬把羽翼仙夹颈了一口。羽翼仙四下吃亏，大叫一声，借土遁走了。子牙得胜，众门人相随进城。且说羽翼仙吃了许多的亏，把牙一挫，走进营来。张山接住，口称：“老师今日误中奸计，老师反被他着伤。”道人曰：“不妨，吾不曾防备他，故此着了他的手。”羽翼仙忙将花篮中取出丹药，用水吞下一二粒，即时全愈。羽翼仙谓张山曰：“我念‘慈悲’二字，到不肯伤众生之命；他今日反来伤我，是彼自取杀身之祸。”复对张山曰：“可取些酒来，你我痛饮。至更深时，我叫西岐一郡化为渤海。”张山大喜，忙治酒相款。不表。

却说子牙得胜进府，与诸门人将佐商议。忽一阵风把檐瓦刮下数片来。子牙忙焚香炉中，取金钱在手，占卜吉凶，只见排下卦来，把子牙唬得魂不附体；忙沐浴更衣，望昆仑下拜。拜罢，子牙披发仗剑，移北海之水，救护西岐，把城郭罩住。只见昆仑山玉虚宫元始天尊早知详细，用琉璃瓶中，三光神水，洒向北海水面之上，又命四偈谛神：“把西岐城护定，不可晃动。”正是：

人君福德安天下，元始先差偈谛神。

话说羽翼仙饮至一更时分，命张山收去了酒，出了辕门，现了本像，乃大鹏金翅雕。张开二翅，飞在空中，把天也遮黑了半边。好利害！有赞为证。赞曰：

二翅遮天云雾迷，空中响亮似春雷。
曾扇四海俱见底，吃尽龙王海内鱼。
只因怒发西岐难，还是明君福德齐。

羽翼根深归正道，至今万载把名题。

只见大鹏雕飞在空中望下一看，见西岐城是北海水罩住。羽翼仙不觉失声笑曰：“姜尚可谓腐朽，不知我的利害。我欲稍用些须之力，连四海顷刻扇干，岂在此一海之水！”羽翼仙展两翅，用力连扇有七八十扇。他不知此水有三光神水在上面，越扇越长，不见枯涸。羽翼仙自一更时分直扇到五更天气，那水差不多淹着大鹏雕的脚。这一夜将气力用尽，不能成功；不觉大惊，“若再迟延，恐到天明不好看”，自觉惭愧，不好进营来见张山，一怒飞起来，至一座山洞，甚是清奇。怎见得，有赞为证，赞曰：

高峰掩映，怪石嵯峨。奇花瑶草馨香，红杏碧桃艳丽。崖前古树，霜皮溜雨四十围；门外苍松，黛色参天三千尺。双双野鹤，常来洞口舞清风；对对山禽，每向枝头啼白昼。簇簇黄藤如挂索，行行烟柳似垂金。方塘积水，深穴依山。方塘积水，隐千年未变的蛟龙；深穴依山，生万载得道之仙子。果然不亚玄都府，真是神仙出入门。

话说大鹏雕飞至山洞前，见一道人靠着洞边默坐。羽翼仙寻思：“不若将此道人抓来吃了，以为充饥，再作道理。”大鹏雕方欲扑来，道人用手一指，大鹏雕扑蹋的跌将下地来。道人探眉擦目，言曰：“你好没礼！你为何来伤我？”羽翼仙曰：“实不相瞒，我去伐西岐，腹中饿了，借你充饥，不知道友仙术精奇，得罪了！”道人曰：“你腹中饥了，问吾一声，我自然指你去。你如何就来害我？甚是非礼。也罢，我说与你知道：

离此二百里，有一山，名为紫云崖，有三山五岳，四海道人，俱在那里赴香斋。你速去，恐迟了不便。”大鹏雕谢曰：“承教了。”把二翅飞起，霎时而至，即现仙形。只见高高下下，三五一攒，七八一处，都是四海三山道者赴斋。又见一童儿往来捧东西与众道人吃。羽翼仙曰：“道童请了！贫道是来赴斋的。”那童儿听说，“呀”的一声，答曰：“老师来早些方好，如今没有东西了。”羽翼仙曰：“偏我来就没有东西了？”道童答曰：“来早就有，来迟了，东西已尽与众位师父，安能再有？必至明日方可。”羽翼仙曰：“你拣人布施，我偏要吃！”二人嚷将起来。只见一位穿黄的道人向前问曰：“你为何事在此争论？”童儿曰：“此位师父来迟了，定要吃斋。那里有了？故此闲讲。”那道人曰：“童儿，你看可有面点心否？”童儿答曰：“点心还有；要斋却没有。”羽翼仙曰：“就是点心也罢，快取将来。”那童儿忙把点心拿将来，递与羽翼仙。羽翼仙一连吃了七八十个。那童儿曰：“老师可吃了？”羽翼仙曰：“有，还吃得几个。”童儿又取十数个来。羽翼仙共吃了一百零八个。正是：

妙法无边藏秘诀，今番捉住大鹏雕。

话说羽翼仙吃饱了，谢过斋，复现本像，飞起往西岐来；复从那洞府过，道人还坐在那里，望着大鹏雕把手一指，大鹏雕跌将下来，“哎呀”的一声，“跌断肚肠了！”在满地打滚，只叫：“痛杀我也！”不知大鹏雕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

第六十三回 申公豹说反殷郊

诗曰：

公豹存心至不良，纣王两子丧疆场。
当初致使殷洪反，今日仍教太岁亡。
长舌惹非成个事，巧言招祸作何忙。
虽然天意应如此，何必区区话短长！

话说羽翼仙在地下打滚，只叫：“疼杀我也！”这道人起身，徐徐行至面前，问曰：“你方才去吃斋，为何如此？”大鹏答曰：“我吃了些面点心，腹中作疼。”道人曰：“吃不着，吐了罢。”大鹏当真的去吐，不觉一吐而出，有鸡子大，白光光的，连绵不断，就象一条银索子，将大鹏的心肝锁住。大鹏觉得异样，及至扯时，又扯得心疼。大鹏甚是惊骇，知是不好消息，欲待转身，只见这道人把脸一抹，大喝一声：“我把你这孽障！你认得我么？”这道人乃是灵鹫山元觉洞燃灯道人。道人骂曰：“你这孽障！姜子牙奉玉虚符命，扶助圣主，戡定祸乱，拯溺救焚，吊民伐罪，你为何反起狼心，连我也要吃？你助恶为虐！”命黄巾力士：“把这孽障吊在大松树上，只等姜子牙伐了纣，那时再放你不迟！”大鹏忙哀诉曰：“老师大发慈悲，赦宥弟子！弟子一时愚昧，被傍人唆使；从今知过，

再不敢正眼窥视西岐。”燃灯曰：“你在天皇时得道，如何大运也不知，真假也不识，还听傍人唆使，情真可恨，决难恕饶！”

大鹏再三哀告曰：“可怜我千年功夫，望老师怜悯！”燃灯曰：“你既肯改邪归正，须当拜我为师，我方可放你。”大鹏连忙极口称道曰：“愿拜老爷为师，修归正果。”燃灯曰：“既然如此，待我放你。”用手一指，那一百零八个念珠还依旧吐出腹中。大鹏遂归燃灯道人，往灵鹫山修行。不表。

话分两头，且说九仙山桃园洞广成子只因犯了杀戒，只在洞中静坐，保摄天和，不理外务。忽有白鹤童子奉玉虚符命，言子牙不日金台拜将，命众门人须至西岐山饯别东征。广成子谢恩，打发白鹤童儿回玉虚去了。道人偶想起殷郊：“如今子牙东征，把殷郊打发他下山，佐子牙东进五关，一则可以见他家之故土，一则可以捉妲己报杀母之深仇。”忙问：“殷郊在那里？”殷郊在殿后听师父呼唤，忙至前殿，见师父行礼。广成子曰：“方今武王东征，天下诸侯相会孟津，共伐无道，正你报仇泄恨之日。我如今着你前去，助周作前队，你可去么？”殷郊听罢，口称“老师”曰：“弟子虽是纣王之子，实与妲己为仇。父王反信奸言，诛妻杀子，母死无辜，此恨时时在心，刻刻挂念，不能有忘。今日老师大舍慈悲，发付弟子，敢不前往，以图报效，真空生于天地间也。”广成子曰：“你且去桃源洞外狮子崖前，寻了兵器来，我传你些道术，你好下山。”殷郊听说，忙出洞往狮子崖来寻兵器。只见白石桥那边有一洞。怎见得，有《西江月》为证：

门依双轮日月，照耀一望山川。珠渊金井暖含烟，
更有许多堪羨。叠叠珠楼画阁，凝凝赤壁青田。三春
杨柳九秋莲，兀的洞天罕见。

话说殷郊见石桥南岸有一洞府，兽环硃户，俨若王公第宅。殿下自思：“我从不曾到此，一过桥去，便知端的。”来至洞前，那门虽两扇不推而自开。只见里边有一石几，几上有热气腾腾六七枚豆兒。殷郊拈一个吃了，自觉甘甜香美，非同凡品，“好豆兒，不若一总吃了罢。”刚吃了时，忽然想起：“来寻兵器，如何在此闲玩？”忙出洞来，过了石桥，及至回头，早不见洞府。殿下心疑，不觉浑身骨头响，左边肩头上忽冒出一只手来。殿下着慌，大惊失色。只见右边又是一只。一会儿忽长出三头，六臂，把殷郊只唬得目瞪口呆，半晌无语。只见白云童兒来前叫曰：“师兄，师父有请。”殷郊这会略觉神思清爽，面如蓝靛，发似硃砂，上下獠牙，多生一日，恍恍荡荡，来至洞前。广成子拍掌笑曰：“奇哉！奇哉！仁君有德，天生异人。”命殷郊进洞，至桃园内，广成子传与方天画戟，言曰：“你先下山，前至西岐，我随后就来。”道人取出番天印、落魂钟、雌雄剑付与殷郊。殷郊即时拜辞下山。广成子曰：“徒弟，你且住。我有一事对你说。吾将此宝尽付与你，须是顺天应人，东进五关，辅周武，兴吊民伐罪之师，不可改了念头，心下狐疑，有犯天谴，那时悔之晚矣。”殷郊曰：“老师之言差矣！周武明德圣君，吾父荒淫昏虐，岂得错认，有辜师训。弟子如改前言，当受犁锄之厄。”道人大喜。殷郊拜别师尊。正是：

殿下实心扶圣主，只恐傍人起祸殃。

话说殷郊离了九仙山，借土遁往西岐前来。正行之间，不觉那遁光飘飘，落在一座高山。怎见得好山，有赞为证，赞曰：

冲天占地，转日生云。冲天处尖峰矗矗，占地处远脉迢迢。转日的，乃岭头松郁郁；生云的，乃崖下石磷磷。松郁郁，四时八节常青；石磷磷，万年千载不改。林中每听夜猿啼，涧内常见妖蟒过。山禽声咽咽，走兽吼呼呼。山麋山鹿，成双作对纷纷走；山鸦山雀，打阵攒群密密飞。山草山花看不尽，山桃山果应时断。虽然崎险不堪行，却是神仙来往处。

话说殷郊才看山巅险峻之处，只听得林内一声锣响，见一人面如蓝靛，发似硃砂，骑红砂马，金甲红袍，三只眼，拎两根狼牙棒，那马如飞奔上山来，见殷郊三头六臂，也是三只眼，大呼曰：“三首者乃是何人，敢来我山前探望？”殷郊答曰：“吾非别人，乃纣王太子殷郊是也。”那人忙下马，拜伏在地，口称：“千岁为何往此白龙山上过？”殷郊曰：“吾奉师命，往西岐去见姜子牙。”话未曾了，又一人带扇云盔，淡黄袍，点钢枪，白龙马，面如傅粉，三绺长髯，也奔上山来，大呼曰：“此是何人？”蓝脸的道：“快来见殷千岁。”那人也是三只眼，滚鞍下马，拜伏在地。二人同曰：“且请千岁上山，至寨中相见。”三人步行至山寨，进了中堂。二人将殷郊扶在正中交椅上，纳头便拜。殷郊忙扶起，问曰：“二位高姓大名？”那蓝脸的应曰：“末将姓温，名良；那白脸的姓马，名善。”殷郊曰：“吾看二位一表非俗，俱负英雄之志，何不同吾往西岐立功，助武王伐纣？”二人曰：“千岁为何反助周灭纣者何也？”殷郊答曰：“商家气数已尽，周家王气正盛，况吾父得十罪于天下，今天下诸侯应天顺人，以有道伐无道，以无德让有德，此理之常，岂吾家故业哉。”温良、马善曰：“千岁兴言及此，真以天地父母为心，乃丈夫之所为，如千岁者鲜矣。”

温良与马善整酒庆喜。殷郊一面分付喽罗改作周兵，放火烧了寨栅，随即起兵。殷郊三人同上了马，离了白龙山，往大路进发，径奔西岐而来。正是：

殷郊有意归周主，只怕苍天不可从。

殷郊正行，喽罗报：“启千岁：有一道人骑虎而来，要见千岁。”殷郊闻报，忙分付左右旗门官，令：“安下人马，请来相见。”道人下虎进帐。殷郊忙迎将下来打躬，口称：“老师从何而来？”道人曰：“吾乃昆仑门下申公豹是也。殿下往那里去？”殷郊曰：“吾奉师命，往西岐投拜姬周，姜师叔不久拜将，助他伐纣。”道人笑曰：“我问你，纣王是你甚么人？”殷郊答曰：“是吾父王。”道人曰：“恰又来！世间那有子助外人而伐父之理！此乃乱伦忤逆之说。你父不久龙归沧海，你原是东宫，自当接成汤之胤，位九五之尊，承帝王之统，岂有反助他人，灭自己社稷，毁自己宗庙，此亘古所未闻者也。且你异日，百年之后，将何面目见成汤诸君于在天之灵哉！我见你身藏奇宝，可安天下，形象可定乾坤，当从吾言，可保自己天下，以诛无道周武，是为长策。”殷郊答曰：“老师之言虽是，奈天数已定，吾父无道，天命人心已离，周主当兴，吾何敢逆天哉！况姜子牙有将相之才，仁德数布于天下，诸侯无不响应。我老师曾分付我下山助姜师叔东进五关，吾何敢有背师言，此事断难从命。”申公豹暗想：“此言犯不动他，也罢，再犯他一场，看他如何。”申公豹又曰：“殷殿下，你言姜尚有德，他的德在那里？”殷郊曰：“姜子牙为人公平正直，礼贤下士，仁义慈祥，乃良心君子，道德丈夫，天下服从，何得小视他。”申公豹曰：“殿下有所不知。吾闻有德不灭人之彝

伦，不戕人之天性，不妄杀无辜，不矜功自伐。殿下之父亲固得罪于天下，可与为仇；殿下之胞弟殷洪，闻说他也下山助周，岂意他欲邀己功，竟将殿下亲弟用太极图化成飞灰，此还是有德之人做的事，无德之人做的事？今殿下忘手足而事仇敌，吾为殿下不取也。”殷郊闻言大惊曰：“老师，此事可真？”道人曰：“天下尽知，难道吾有诳语。实对你说，如今张山现在西岐住割人马，你只问他。如果殷洪无此事，你再进西岐不迟；如有此事，你当为弟报仇。我今与你再请一高人，来助你一臂之力。”申公豹跨虎而去。

殷郊甚是疑惑，只得把人马催动，径往西岐。殷郊一路上沉吟思想：“吾弟与天下无仇，如何将他如此处治，必无此事。若是姜子牙将吾弟果然如此，我与姜尚誓不两立，必定为弟报仇，再图别议。”人马在路，非止一日，来至西岐，果然有一枝人马打商汤旗号在此住割。殷郊令温良前去营里去问：“果是张山否？”话说张山自羽翼仙当晚去后，两日不见回来；差人打探，不得实信。正纳闷间，忽军政官来报：“营外有一大将，口称‘请元帅接千岁大驾’，不知何故，请元帅定夺。”张山闻报，不知其故，沉思：“殿下久已身亡，此处是那里来的？”忙传令：“令来。”军政官出营对来将曰：“元帅令将军相见。”温良进营来见张山，打躬。张山问曰：“将军自何处而来？有何见谕？”温良答曰：“吾奉殷郊千岁令旨，令将军相见。”张山对李锦曰：“殿下久已身亡，如何此处反有殿下？”李锦在傍曰：“只恐是真。元戎可往相见，看其真伪，再做区处。”张山从其言，同李锦出营，来至军前。温良先进营回话，对殷郊曰：“张山到了。”殷郊曰：“令来。”张山进营，见殷郊三首六臂，相貌凶恶；左右立温良、马善，都是三只眼。张山问曰：“启殿下：是成汤那枝宗派？”殷郊曰：

“吾乃当今长殿下殷郊是也。”因将前事诉说一番。张山闻言，不觉大悦，忙行礼，口称：“千岁。”殷郊曰：“你可知道二殿下殷洪的事？”张山答曰：“二千岁因伐西岐，被姜尚用太极图化作飞灰多日矣。”殷郊听罢，大叫一声，昏倒在地。众人扶起。放声大哭曰：“兄弟果死于恶人之手！”跃身而起，将令箭一枝折为两段，曰：“若不杀姜尚，誓与此箭相同！”次日，殷郊亲自出马，坐名只要姜尚出来。报马报入城中，进相府报曰：“城外有殷郊殿下请丞相答话。”子牙传令：“军士排队出城。”砲声响处，西岐门开，一对对英雄似虎，一双双战马如飞，左右列各洞门人。子牙见对营门一人，三首六臂，青面獠牙；左右二骑乃温良、马善，各持兵器。哪吒暗笑：“三人九只眼，多了个半人！”殷郊走马至军前，叫：“姜尚出来见我！”子牙向前曰：“来者何人！”殷郊大喝曰：“吾乃长殿下殷郊是也！你将吾弟殷洪用太极图化作飞灰，此恨如何消歇！”子牙不知其中缘故，应声曰：“彼自取死，与我何干。”殷郊听罢，大叫一声，几乎气绝，大怒曰：“好匹夫！尚说与你无干！”纵马摇戟来取。傍有哪吒登开风火轮，将火尖枪直取殷郊。轮马相交，未及数合，被殷郊一番天印把哪吒打下风火轮来。黄天化见哪吒失机，催开了玉麒麟，使两柄银锤，敌住了殷郊。子牙左右救回哪吒。黄天化不知殷郊有落魂钟。殷郊摇动了钟；黄天化坐不住鞍鞵，跌将下来。张山走马将黄天化拿了。及至上了绳索，黄天化方知被捉。黄飞虎见子被擒，催开五色神牛来战。殷郊也不答话，枪戟并举；又战数合，摇动落魂钟，黄飞虎也撞下神牛，早被马善、温良捉去。杨戩在傍见殷郊祭番天印、摇落魂钟，恐伤了子牙，不当稳便，忙鸣金收回队伍。子牙忙令军士进城，坐在殿上纳闷。杨戩上殿奏曰：“师叔，如今又是一场古怪事出来！”子牙曰：“有

甚古怪？”杨戩曰：“弟子看殷郊打哪吒的是番天印：此宝乃广成子师伯的，如何反把于殷郊？”子牙曰：“难道广成子使他来伐我？”杨戩曰：“殷洪之故事，师叔独忘之乎？”子牙方悟。

且说殷郊将黄家父子拿至中军。黄飞虎细观不是殷郊。殷郊问曰：“你是何人？”黄飞虎曰：“吾乃武成王黄飞虎是也。”殷郊曰：“西岐也有武成王黄飞虎？”张山在傍坐，欠身答曰：“此就是天子殿前黄飞虎；他反了五关，投归周武，为此叛逆，惹下刀兵；今已被擒，天所谓‘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’，是彼自取死耳。”殷郊闻言，忙下帐来，亲解其索，口称：“恩人，昔日若非将军，焉能保其今日。”忙问飞虎曰：“此人是谁？”黄飞虎答曰：“此吾长子黄天化。”殷郊急传令也放了；因对飞虎曰：“昔日将军救吾兄弟二人；今日我放你父子，以报前德。”黄飞虎感谢毕，因问曰：“千岁当时风刮去，却在何处？”殷郊不肯说出根本，恐泄了机密，乃朦胧应曰：“当日乃海岛仙家救我，在山学业；今特下山，来报吾弟之仇。今日吾已报过将军大德；倘后见战，幸为回避。如再被擒，必正国法。”黄家父子告辞出营，至城下叫门。把门军官见是黄家父子，忙开城门放入。父子相进府来见子牙，尽言其事。子牙大喜。次日，探马来报：“有将请战。”子牙问：“谁人去走一遭？”傍有邓九公愿往。子牙许之。邓九公领令出府，上马提刀，开放城门；见一将白马长枪，穿淡黄袍。怎见得：

戴一顶扇云冠，光芒四射；黄花袍，紫气盘旋；
银叶甲，辉煌灿烂；三股绦，身后交加；白龙马追风
赶日；杵臼枪大蟒顽蛇。修行在仙山洞府，成道行有
正无邪。

话说邓九公大呼曰：“来者何人？”马善曰：“吾乃大将马善是也。”邓九公也不通姓名，纵马舞刀，飞来直取。马善枪劈面相迎。两马往还，战有十二三回合，邓九公刀法如神，马善敌不住，被邓九公闪一刀逼开了马善的枪，抓住腰间绦袍，拎过鞍鞵，往下一摔，生擒进城，至相府来见子牙。子牙问曰：“将军胜负如何？”九公曰：“擒了一将，名唤马善；令在府前，候丞相将令。”子牙命：“推来。”少时，将马善推至殿前。那人全不畏惧，立而不跪。子牙曰：“既已被擒，何不屈膝？”马善大笑：“骂曰：‘老匹夫！你乃叛国逆贼。吾既被擒，要杀就杀，何必多言！’”子牙大怒，令：“推出府斩讫报来！”南宫适为监斩官，推至府前，只见行刑箭出，南宫适手起一刀，犹如削菜一般。正是：

钢刀随过随时长，如同切水一般同。

南宫适看见大惊，忙进相府回令曰：“启丞相：异事非常！”子牙问曰：“有甚话说？”南宫适曰：“奉令将马善连斩三刀，这边过刀，那边长完，不知有何幻术，请丞相定夺。”子牙听报大惊，忙同诸将出府来，亲见动手，也是一般。傍有韦护祭起降魔杵打将下来，正中马善顶门，只打的一派金光，就地散开。韦护收回杵，还是人形。众门人大惊，只叫：“古怪！”子牙无计可施，命众门人：“借三昧真火烧这妖物！”傍有哪吒、金木二吒、雷震子、黄天化、韦护，运动三昧真火焚之。马善乘火光一起，大笑曰：“吾去也！”杨戩看见火光中走了马善。子牙心下不乐。各回府中，商议不题。

且言马善走回营来见殷郊，尽言擒去，怎样斩他，怎样放火焚他，“未将借火光而回。”殷郊闻言大喜。子牙在府中沉

思。只见杨戩上殿，对子牙曰：“弟子往九仙山探听虚实，看是如何。二则再往终南山，见云中子师叔，去借照妖鉴来，看马善是甚么东西，方可治之。”子牙许之。杨戩离了西岐，借土遁径往九仙山来；不一时，顷刻已至桃园洞，来见广成子。杨戩行礼，口称：“师叔。”广成子曰：“前日令殷郊下山，到西岐同子牙伐纣，好三首六臂么？候拜将日，再来嘱他。”杨戩曰：“如今殷郊不伐朝歌，反伐西岐，把师叔的番天印打伤了哪吒诸人，横行狂暴。弟子奉子牙之命，特来探其虚实。”广成子闻言，大叫：“这畜生有背师言，定遭不测之祸！但吾把洞内宝珍尽付与他，谁知今日之变。”叫杨戩：“你且先回，我随后就来。”杨戩离了九仙山，径往终南山来，须臾而至；进洞府，见云中子行礼，口称：“师叔，今西岐来了一人，名曰马善，诛斩不得，水火亦不能伤他，不知何物作怪，特借老师照妖鉴一用；俟除此妖邪，即当奉上。”云中子听说，即将宝鉴付与杨戩。杨戩离了终南山，往西岐来，至相府，参谒子牙。子牙问曰：“杨戩，你往九仙山见广成子，此事如何？”杨戩把上项事情一一诉说一遍；又将取照妖鉴来的事亦说了一遍。令：“明日可会马善。”次日，杨戩上马提刀，来营前请战，坐名只要马善出来。探马报入中军。殷郊命马善出营。马善至军前。杨戩暗取宝鉴照之，乃是一点灯头儿在里面晃。杨戩收了宝鉴，纵马舞刀，直取马善。二马相交，刀枪并举。战有二三十回合，杨戩拨马就走。马善不赶，回营来见殷郊回话：“与杨戩交战，那厮败走，未将不去赶他。”殷郊曰：“知己知彼，此是兵家要诀。此行是也。”

且言杨戩回营进府来。子牙问曰：“马善乃何物作怪？”杨戩答曰：“弟子照马善，乃是一点灯头儿，不知详细。”傍有韦护曰：“世间有三处，有三盏灯：玄都洞八景宫有一盏灯；

玉虚宫有一盏灯；灵鹫山有一盏灯。莫非就是此灯作怪？杨道兄可往三处一看，便知端的。”杨戩欣然欲往。子牙许之。杨戩离了西岐，先往玉虚宫而来；驾着土遁而走。正是：

风声响处行千里，一饭功夫至玉虚。

话说杨戩自不曾至昆仑山，今见景致非常，只得玩赏。怎见得：

珍珠玉阁，上界昆仑。谷虚繁地籁，境寂散天香。
青松带雨遮高阁，翠竹依稀两道傍。霞光缥缈，彩色飘飘。珠栏碧槛，画栋雕檐。谈经香满座，静闭月当窗。鸟鸣丹树内，鹤饮石泉傍。四时不谢奇花草，金殿门开射赤光。楼台隐现祥云里，玉磬金钟声韵长。珠帘半卷，炉内烟香。讲动“黄庭”方入圣，万仙总领镇东方。

话说杨戩至麒麟崖，看罢昆仑景致，不敢擅入，立于宫外，等候多时；只见白鹤童子出宫来，杨戩上前施礼，口称：“师兄，弟子杨戩借问老爷面前琉璃灯可曾点着？”白鹤童儿答曰：“点着哩。”杨戩自思：“此处点着，想不是这里，且往灵鹫山去。”彼时离了玉虚，径往灵鹫山来。好快！正是：

架雾腾云仙体轻，玄门须仗五行行。
周游寰宇须臾至，才离昆仑又玉京。

杨戩进元觉洞，倒身下拜，口称：“老师，弟子杨戩拜见。

”燃灯问曰：“你来做甚么？”杨戩答曰：“老爷面前的琉璃灯灭了。”道人抬头看见灯灭了，“呀”的一声，“这孽障走了！”杨戩把上件事说了一遍。燃灯曰：“你先去，我随即就来。”杨戩别了燃灯，借土遁径归西岐，至相府，来见子牙，将至玉虚见燃灯事说了一遍：“燃灯老师随后就来。”子牙大喜。正言之间，门官报：“广成子至。”子牙迎接至殿前。广成子对子牙谢罪曰：“贫道不如有此大变，岂意殷郊反了念头，吾之罪也。待吾出去，招他来见。”广成子随即出城，至营前大呼曰：“传与殷郊，快来见我！”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四回 罗宣火焚西岐城

诗曰：

离宫原是火之精，配合干支在丙丁。
烈石焚山情更恶，流金烁海势偏横。
在天列曜人君畏，入地藏形万姓惊。
不是罗宣能作难，只因西土降仙卿。

话说探马报入中军：“启千岁：有一道人请千岁答话。”殷郊暗想：“莫不是吾师来此？”随即出营，果然是广成子。殷郊在马上欠身言曰：“老师，弟子甲冑在身，不敢叩见。”广成子见殷郊身穿王服，大喝曰：“畜生！不记得山前是怎样话！你今日为何改了念头？”殷郊泣诉曰：“老师在上，听弟子所陈：弟子领命下山，又收了温良、马善；中途遇着申公豹，说弟子保纣伐周，弟子岂肯有负师言。弟子知吾父残虐不仁，肆行无道，固得罪于天下，弟子不敢有违天命；只吾幼弟又得何罪，竟将太极图把他化作飞灰！他与你何仇，遭此惨死！此岂有仁心者所为，此岂以德行仁之主！言之痛心刺骨！老师反欲我事仇，是诚何心！”殷郊言罢，放声大哭。广成子曰：“殷郊，你不知申公豹与子牙有隙，他是诳你之言，不可深信。此事乃汝弟自取，实是天数。”殷郊曰：“早公豹之言固不可

信；吾弟之死，又是天数，终不然是吾弟自走入太极图中去，寻此惨酷极刑。老师说得好笑！今兄存弟亡，实为可惨。老师请回；俟弟子杀了姜尚以报弟仇，再议东征。”广成子曰：“你可记得发下誓言？”殷郊曰：“弟子知道。就受了此厄，死也甘心，决不愿独自偷生！”广成子大怒，喝一声，仗剑来取。殷郊用戟架住：“老师，没来由你为姜尚与弟子变颜，实系偏心；倘一时失礼，不好看相。”广成子又一剑劈来。殷郊曰：“老师何苦为他人不顾自己天性，则老师所谓‘天道、人道’，俱是矫强。”广成子曰：“此是天数，你自不悔悟，违背师言，必有杀身之祸！”复又一剑砍来。殷郊急得满面通红，曰：“你既无情待我，偏执己见，自坏手足，弟子也顾不得了！”乃发手还一戟来。师徒二人战未及四五合，殷郊祭番天印打来。广成子着慌，借纵地金光法逃回西岐至相府。正是：

番天印传殷殿下，岂知今日打师尊。

话言广成子回相府，子牙迎着，见广成子面色不似平日，忙问今日会殷郊详细。广成子曰：“彼被申公豹说反。吾再三苦劝，彼竟不从，是吾怒起，与他交战。那孽障反祭番天印来打我，吾故此回来，再做商议。”子牙不知番天印的利害，正说之间，门官报：“燃灯老爷来至。”二人忙出府迎接。至殿前，燃灯对子牙曰：“连吾的琉璃灯也来寻你一番，俱是天数。”子牙曰：“尚该如此，理当受之。燃灯曰：“殷郊的事大，马善的事小；待吾先收了马善，再做道理。”乃谓子牙曰：“你须得如此如此，方可收服。”子牙俱依此计。次日，子牙单人独骑出城，坐名“只要马善来见我！”左右报马报入中军：“启千岁爷：姜子牙独骑出城，只要马善出战。”

殷郊自思：“昨日吾师出城见我，未曾取胜。今日令子牙单骑出城要马善，必有缘故。且令马善出战，看是何如。”马善得令，拎枪上马，出辕门，也不答话，直取子牙。子牙手中剑赴面相迎。未及数合，子牙也不归营，望东南上逃走。马善不知他的本主等他，随后赶来。未及数射之地，只见柳阴之下立着一个道人，让过子牙，当中阻住，大喝曰：“马善！你可认得我？”马善只推不知，就一枪来刺。燃灯袖内取出琉璃望空中祭起，那琉璃望下掉来。马善抬头看见，及待躲时，燃灯忙令黄巾力士：“可将灯焰带回灵鹫山去。”正是：

仙得道现人形，反本還元归正位。

话言燃灯收了马善，令力士带上灵鹫山去了。不题。

且说探马来报入中军：“启千岁：马善追趕姜尚，只见一阵光华，止有战马，不见了马善。未敢擅专，请令定夺。”殷郊闻报，心下疑惑，随传令：“点砲出营，定与子牙立决雌雄。”只见燃灯收了马善，方回来与广成子共议：“殷郊被申公豹说反，如之奈何？”正说之间，探马报入相府：“有殷殿下请丞相答话。”燃灯曰：“子牙公，你去得。你有杏黄旗，可保其身。”子牙忙传令，同众门人出城。砲声响亮，西岐门开。子牙一骑当先，对殷郊言曰：“殷郊，你负师命，难免犁锄之厄。及早投戈，免得自悔。”殷郊大怒，见了仇人，切齿咬牙，大骂：“匹夫把吾弟化为飞灰，我与你誓不两立！”纵马摇戟，直取子牙。子牙仗剑迎之。戟剑交加，大战龙潭虎穴。且说温良走马来助；这壁厢哪吒登开风火轮接住交兵。两下里只杀得：

黑靄靄云迷白日，闹嚷嚷杀气遮天。枪刀剑戟冒

征烟，阔斧犹如闪电。好勇的成功建业；恃强的努力当先。为明君不怕就死；报国恩欲把身捐。只杀得一团白骨见青天，那时节方才收军罢战。

且说温良祭起白玉环来打哪吒，不知哪吒也有乾坤圈，也祭起来；不知金打玉，打得纷纷粉碎。温良大叫一声：“伤吾之宝，怎肯干休！”又战哪吒。被哪吒一金砖正中后心，打得往前一晃，未曾闪下马来；方欲逃回，不意被杨戩一弹子，穿了肩头，跌下马去，死于非命。殷郊见温良死于马下，忙祭番天印打子牙。子牙展开杏黄旗，便有万道金光，祥云笼罩；又现有千朵白莲，谨护其身；把番天印悬在空中，只是不得下来。子牙随祭打神鞭，正中殷郊后背，翻斤斗落下马去。杨戩急上前欲斩他首级，有张山、李锦二骑抢出，不知殷郊已借土遁去了。子牙竟获全胜进城，燃灯与广成子共议曰：“番天印难治。且子牙拜将已近，恐误吉辰，罪归于你。”广成子告曰：“老师为我设一谋，如何除得此恶？”燃灯曰：“无筹可治，奈何！奈何！”

且说殷郊着伤逃回进营，纳闷郁郁不喜。且说辕门外来一道人，戴鱼尾冠，面如重枣，海下赤髯，红发，三目，穿大红八卦服，骑赤烟驹。道人下骑，叫：“报与殷殿下，吾要见他。”军政官报入中军：“启千岁：外边有一道者求见。”殷郊传令：“请来。”少时，道人行至帐前。殷郊看见，忙降堦接见。道人通身赤色，其形相甚恶。彼此各打稽首。殷殿下忙欠身答曰：“老师可请上坐。”道人亦不谦让，随即坐下。殷郊曰：“老师高姓？大名？何处名山洞府？”道人答曰：“贫道乃火龙岛焰中仙罗宣是也；因申公豹相邀，特来助你一臂之力。”殷郊大悦，治酒款待。道人曰：“吾乃是斋，不用荤。”殷郊

命治素酒相待。不题。一连在军中过了三四日，也不出去会子牙。殷郊问曰：“老师既为我而来，为何数日不会子牙一阵？”道人曰：“我有一道友，他不曾来；若要来时，我与你定然成功，不用殿下费心。”且说那日正坐，辕门官军来报：“有一道者来访。”罗宣与殷郊传令：“请来。”少时，见一道者，黄脸，虬须，身穿皂服，徐步而来。殷郊乃出帐迎接，至帐，行礼尊于上坐。道人坐下。罗宣问曰：“贤弟为何来迟？”道人曰：“因攻战之物未完，故此来迟。”殷郊对道人曰：“请问道长高姓？大名？”道人曰：“吾乃九龙岛炼气士刘环是也。”殷郊传令治酒款待。次早，二位道者出营，来至城下，请子牙答话。探马忙报入相府：“启丞相：有二位道人请丞相爷答话。”子牙随即同众门人出城，排开队伍。只见催阵鼓响，对阵中有一道者，生得甚是凶恶。怎见得：

鱼尾冠，纯然烈焰；大红袍，片片云生。丝绦悬赤色，麻履长红云。剑带星星火，马如赤爪龙。面如血泼紫，钢牙暴出唇。三目光辉观宇宙，火龙岛内有声名。

话说子牙对诸门人曰：“此人一身赤色，连马也是红的！”众弟子曰：“截教门下，古怪者甚多。”话未毕，罗宣一骑马当先，大呼曰：“来者可就是姜子牙？”子牙答曰：“道兄，不才便是。不知道友是何处名山？那里洞府？”罗宣曰：“吾乃火龙岛焰中仙罗宣是也。吾今来会你。只因你倚仗玉虚门下，把吾辈截教甚是耻辱，吾故到此与你见一雌雄，方知二教自有高低，非在于口舌争也。你那左右门人不必向前；料你等不过毫末道行，不足为能。只我与你比个高下。”道罢，把赤烟驹

催开，使两口飞烟剑，来取子牙。子牙手中剑急架相迎。二兽盘旋，未及数合，哪吒登开风火轮，摇枪来刺。罗宣傍有刘环跃步而出，抵住哪吒。大抵子牙的门人多，不由分说，杨戩舞三尖刀冲杀过来；黄天化使开双锤，也来助战；雷震子展开二翅，飞起空中，将金棍刷来；土行孙使动笏铁棍，往下三路也自杀来；韦护绰步，使降魔杵劈头就打；四面八方，围裹上来。罗宣见子牙众门人不分好歹，一涌而上，抵挡不住，忙把三百六十骨节摇动，现出三首六臂，一手执照天印，一手执五龙轮，一手执万鸦壶，一手执万里起云烟，双手使飞烟剑，好利害！怎见得，有赞为证，赞曰：

赤宝丹天降异人，浑身上下烈烟熏，
离宫炼就非凡品，南极熬成迥出群。
火龙岛内修真性，焰气声高气似云。
纯阳自是三昧火，烈石焚金恶煞神。

话说罗宣现了三首六臂，将五龙轮一轮把黄天化打下玉麒麟。早有金、木二吒救回去了。杨戩正欲暗放哮天犬来伤罗宣，不意子牙早祭起打神鞭望空中打来，把罗宣打得几乎翻下赤烟驹来。哪吒战住了刘环，把乾坤圈打来，只打得刘环三昧火冒出，俱大败回营。

张山在辕门观看，见岐周多少门人，祭无穷法宝，一个胜如一个，心中自思：“久后灭纣者必是子牙一辈。”心中甚是不悦。只见罗宣失利回营，张山接住慰功。罗宣曰：“今日不防姜尚打我一鞭，吾险些儿坠下马来。”忙取葫芦中药饵，吞而治之。罗宣对刘环曰：“这也是西岐一群众生该当如此，非我定用此狠毒也。”道人咬牙切齿。正是：

山红土赤须臾了，殿阁楼台化作灰。

话说罗宣在帐内与刘环议曰：“今夜把西岐打发他干干净净，免得费我清心。”刘环道：“他既无情，理当如此。”正是子牙灾难至矣，子牙只知得胜回兵，那知有此一节。不意时至二更，罗宣同刘环借着火遁，乘着赤烟驹，把万里起云烟射进西岐城内。此万里起云烟乃是火箭，乃至射进西岐城内，可怜东、西、南、北，各处火起，相府、皇城，到处生烟。子牙在府内只听的百姓呐喊之声，震动华岳。燃灯已知道了，与广成子出静室看火。不题。怎见得，好火：

黑烟漠漠，红焰腾腾。黑烟漠漠，长空不见半分毫；红焰腾腾，大地有光千里赤。初起时，灼灼金蛇；次后来，千千火堠。罗宣切齿逞雄威，恼了刘环施法力。燥干柴烧烈火性，说甚么燧人钻木；热油门上飘丝，胜似那老子开炉。正是那无情火发，怎禁这有意行凶。不去弭灾，返行助虐。风随火势，焰飞有千丈余高；火逞风威，灰迸上九霄云外。乒乒乓乓，如同阵前砲响；轰轰烈烈，却似锣鼓齐鸣。只烧得男啼女哭叫皇天，抱女携儿无处躲。姜子牙总有妙法不能施；周武王德政天齐难逃避。门人虽有，各自保守其躯；大将英雄，尽是麀跑鼠窜。正是灾来难避无情火，慌坏青鸾斗阙仙。

话说武王听得各处火起，连宫内生烟，武王跪在丹墀，告祈后土、皇天曰：“姬发不道，获罪于天，降此大厄，何累于民？只愿上天将姬发尽户灭绝，不忍万民遭此灾厄。”俯伏在

地，放声大哭。且说罗宣将万鸦壶开了，万只火鸦飞腾入城，口内喷火，翅上生烟；又用数条火龙，把五龙轮架在当中，只见赤烟驹四蹄生烈焰，飞烟宝剑长红光，那有石墙、石壁烧不进去。又有刘环接火，顷刻齐休，画阁雕梁，即时崩倒。正是：

武王有福逢此厄，自有高人灭火时。

话说罗宣正烧西岐，来了凤凰山青鸾斗阙的龙吉公主——乃是昊天上帝亲生，瑶池金母之女；只因有念思凡，贬在凤凰山青鸾斗阙，今见子牙伐纣，也来助一臂之力。正值罗宣来烧西岐，娘娘就假此好见子牙。遂跨青鸾来至。远远的只见火内有千万火鸦。忙叫：“碧云童儿，将雾露乾坤网撒开，往西岐火内一罩。”此宝有相生相克之妙，雾露者乃是真水；水能克火，故此随即熄灭，即时将万只火鸦尽行收去。罗宣正放火乱烧，忽不见火鸦。往前一看，见一道姑，戴鱼尾冠，穿大红绛绡衣。罗宣大呼：“乘鸾者乃是何人，敢灭吾之火？”公主笑曰：“吾乃龙吉公主是也。你有何能，敢动恶意，有逆天心，来害明君，吾特来助阵。你可速回，毋取灭亡之祸。”罗宣大怒，将五龙轮劈面打来。公主笑曰：“我知道你只有这些伎俩。你可尽力发来！”乃忙取四海瓶拿在手中，对着五龙轮；只见一轮竟打在瓶里去了。火龙进入于海内，焉能济事！罗宣大叫一声，把万里起云烟射来。公主又将四海瓶收住去了。刘环大怒，脚踏红焰，仗剑来取。公主把脸一红，将二龙剑望空中一丢。刘环那里经得起，随将刘环斩于火内。罗宣忙现三首六臂，祭照天印打龙吉公主。公主把剑一指，此印落于火内，又将剑丢去。罗宣情知难拒，拨赤烟驹就走。公主再把二龙剑丢起，正中赤烟驹后臀。赤烟驹自倒，将罗宣撞下火来，借火遁而逃。

公主忙施雨露，且救了西岐火焰，好见子牙。怎见得好雨，有赞为证：

潇潇洒洒，密密沉沉。潇潇洒洒，如天边坠落明珠；密密沉沉，似海口倒悬滚浪。初起时，如拳大小；次后来，霏泼盆倾。沟壑水飞千丈玉，涧泉波浪万条银。西岐城内看看满，低凹池塘渐渐平。真是武王有福高明助，倒泻天河往下倾。

话说龙吉公主施雨救灭西岐火焰，满城人民齐声大叫曰：“武王洪福齐天，普施恩泽，吾等皆有命也！”合城大小，欢声震地。一夜天翻地沸，百姓皆不得安生。武王在殿内祈祷，百官带雨问安。子牙在相府，神魂俱不附体。只见燃灯曰：“子牙忧中得吉，就有异人至也。贫道非是不知，吾若是来治此火，异人必不能至。”话言未了，有杨戩报入府来：“启师叔：有龙吉公主来至。”子牙忙降塔迎迓上殿。公主见燃灯、文成子在殿上，公主打稽首，口称：“道兄请了！”子牙忙问燃灯曰：“此位何人？”公主忙答曰：“贫道乃龙吉公主，有罪于天。方才罗宣用火焚烧西岐，贫道今特来此间，用些须小法术，救灭此火，特佐子牙东征，会了诸侯，有功于社稷，可免罪愆，得再回瑶池耳，真不负贫道下山一场。”子牙大喜，忙分付侍儿，打点焚香净室，与公主居住。西岐城内这一场嚷闹，大是利害，乃收拾宫阙府第。不表。

且说罗宣败走下山，喘息不定，倚松靠石，默然沉思：“今日把这些宝贝一旦失与龙吉公主，此恨怎消。”正愁恨时，只听得脑后有人作歌而至。歌曰：

“曾做菜羹寒士，不去奔波朝市。宦情收起，打点林泉事。高山采紫芝，溪边理钓丝。洞中戏耍，闲写‘黄庭’字。把酒醺然，长歌腹内诗。识时，扶王立帝基；知机，罗宣今日危。”

话说罗宣听罢，回头一看，见个大汉，戴扇云盔，穿道服，持戟而至。罗宣问曰：“汝是何人，敢出大言？”其人答曰：“吾乃李靖是也。今日往西岐见姜子牙，东进五关，吾无有进见之功，今日拿你，权敌一功。”罗宣大怒，跃身而起，将宝剑来取。二人交锋。不知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五回 殷郊岐山受犁锄

诗曰：

鼙鼓频催日已西，殷郊此日受犁锄。
翻天有印皆沦落，离地无旗孰可栖。
空负肝肠空自费，浪留名节浪为题。
可怜二子俱如誓，气化清风魂伴泥。

话说李靖大战罗宣，戟剑相交，犹如虎狼之状。李靖祭起按三十三天黄金宝塔，乃大叫曰：“罗宣！今日你难逃此难矣。”罗宣欲待脱身，怎脱此厄，只见此塔落将下来，如何存立！可怜！正是：

封神台上有坐位，道术通天难脱逃。

话说黄金塔落将下来，正打在罗宣顶上，只打得脑浆迸流，一灵已奔封神台去了。李靖收了宝塔，借土遁往西岐，时刻而至。到了相府前，有木吒看见父亲来至，忙报与子牙：“弟子父亲李靖等令。”燃灯对子牙曰：“乃是吾门人；曾为纣之总兵。”子牙闻之大喜，忙令相见毕。且说广成子见殷郊阻兵于此，子牙拜将又近，问燃灯曰：“老师，如今殷郊不得退，如

之奈何？”燃灯曰：“番天印利害；除非取了玄都离地焰光旗，西方取了青莲宝色旗。如今止有了玉虚杏黄旗，殷郊如何伏得他，必先去取了此旗方可。”广成子曰：“弟子愿往玄都，见师伯走一遭。”燃灯曰：“你速去！”广成子借纵地金光法往玄都来，不一时来至八景宫玄都洞。真好景致！怎见得，有赞为证：

金碧辉煌，珠玉灿烂。菁葱婆娑，苍苔欲滴。仙鸾仙鹤成群，白鹿白猿作对。香烟缥缈冲霄汉，彩色氤氲绕碧空。雾隐楼台重叠叠，霞盘殿阁紫阴阴。祥光万道临福也、瑞气千条照洞门。大罗宫内金钏响，八景宫开玉磬鸣。开天辟地神仙府，才是玄都第一重。

说话广成子至玄都洞，不敢擅入，等候半晌，只见玄都大法师出来，广成子上前稽首，口称：“道兄，烦启老师，弟子求见。”玄都大法师至蒲团前启曰：“广成子至此，求见老师。”老子曰：“广成子不必着他进来，他来是要离地焰光旗，你将此旗付与他去罢。”玄都大法师随将旗付与广成子，曰：“老师分付，你去罢，不要进见了。”广成子感谢不尽，将旗高捧，离子玄都，径至西岐，进了相府。子牙接见，拜了焰光旗。广成子又往西方极乐之乡来。纵金光，一日到了西方胜境，比昆仑山大不相同。怎见得，有赞为证，赞曰：

宝焰金光映日明，异香奇彩更微精。
七宝林中无穷景，八德池边落瑞璁。
素品仙花人罕见，笙簧仙乐耳更清。
西方胜界真堪羨，具乃莲花瓣里生。

话说广成子站立多时，见一童子出来，广成子曰：“那童子，烦你通报一声，说广成子相访。”只见童子进去，不一时，童子出来，道：“有请。”广成子见一道人，身高丈六，面皮黄色，头挽抓髻，向前稽首，分宾主坐下。道人曰：“道兄乃玉虚门下，久仰清风，无缘会晤；今幸至此，实三生有缘。”广成子谢曰：“弟子因犯杀戒，今被殷郊阻住子牙拜将日期，今待至此，求借青莲宝色旗，以破殷郊，好佐周王东征。”接引道人曰：“贫道西方乃清净无为，与贵道不同，以花开见我，我见其人，乃莲花之像，非东南两度之客。此旗恐惹红尘，不敢从命。”广成子曰：“道虽二门，其理合一。以人心合天道，岂得有两。南北东西共一家，难分彼此。如今周王是奉玉虚符命，应运而兴，东西南北，总在皇天水土之内。道史怎言西方不与东南之教同。古语云：‘金丹舍利同仁义，三教元来是一家。’”接引道人曰：“道人言虽有理，只是青莲宝色旗染不得红尘。奈何！奈何！”二人正论之间，后边来了一位道人，乃是准提道人；打了稽首，同坐下。准提曰：“道兄此来，欲借青莲宝色旗，西岐山破殷郊；若论起来，此宝借不得。如今不同，亦自有说。”乃对接引道人曰：“前番我曾对道兄言过：东南两度，有三千丈红气冲空，与吾西方有缘；是我八德池中五百年花开之数。西方虽是极乐，其道何日得行于东南；不若借东南大教，兼行吾道，有何不可。况今广成子道兄又来，当得奉命。”接引道人听准提道人之言，随将青莲宝色旗付与广成子。广成子谢了二位道人，离西方望西岐而来。正是：

只为殷郊逢此厄，才往西方走一遭。

话说广成子离了西方，不一日来到西岐，进相府来见燃灯，

将西方先不肯借旗，被准提道人说了方肯的话说了一遍。燃灯曰：“事好了！如今正南用离地焰光旗，东方用青莲宝色旗，中央用杏黄戊己旗，西方少素色云界旗，单让北方与殷交陆，方可治之。”广成子曰：“素色云界旗那里有？”众门人都想，想不起来。广成子不乐。众门人俱退。土行孙来到内里，对妻子邓婵玉说：“平空殷郊伐西岐，费了许多的事，如今还少素色云界旗，不知那里有？”只见龙吉公主在静室中听见，忙起身来问土行孙曰：“素色云界旗是我母亲那里有。此旗一名‘云界’，一名‘聚仙’，但真赴瑶池会，将此旗拽起，群仙俱知道，即来赴瑶池胜会，故曰‘聚仙旗’。此旗，别人去不得，须得南极仙翁方能借得去。”土行孙闻说，忙来至殿前，见燃灯道人，曰：“弟子回内室，与妻子商议，有龙吉公主听见。彼言此旗乃西王母处有，名曰聚仙旗。”燃灯方悟，随命广成子往昆仑山来。广成子纵金光至玉虚宫，立于麒麟崖。等候多时，有南极仙翁出来。广成子把殷郊的事说了一遍。南极仙翁曰：“我知道了。你且回去。”广成子回西岐。不表。

且说南极翁即忙收拾，换了朝服，系了玎珰玉佩，手执朝笏，离了玉虚宫，足踏祥云，飘飘荡荡，鹤驾先行引导。怎见得，有诗为证：

祥云托足上仙行，跨鹤乘鸾上玉京。
福禄并称为寿曜，东南常自驻行旌。

话说南极仙翁来到瑶池，落下云头，见硃门紧闭，玉佩无声，只见瑶池那些光景。甚是稀奇。怎见得，有赞为证，赞曰：

顶摩霄汉，脉插须弥。巧峰排列，怪石参差。悬

崖下瑶草琪花；曲径傍紫芝香蕙。仙猿摘果入桃林，却似火焰烧金；白鹤栖松立枝头，浑如苍烟捧玉。彩凤双双，青鸾对对。彩凤双双，向日一鸣天下端；青鸾对对，迎风跃舞世间稀。又见黄邓邓琉璃瓦叠鸳鸯；明晃晃锦花砖铺玛瑙。东一行，西一行，尽是蕊宫珍阙；南一带，北一带，看不了宝阁琼楼。云光殿上长金霞；聚仙亭下生紫雾。正是：金阙堂中仙乐动，方知紫府是瑶池。

话说南极仙翁俯伏金阶，口称：“小臣南极仙翁奏闻金母：应运圣主，鸣凤岐山，仙临杀戒，垂象上天；因三教并谈，奉玉虚符命，按三百六十五度封神八部，雷、火、瘟、斗，群星列宿。今有玉虚副仙广成子门人殷郊，有负师命，逆天叛乱，杀害生灵，阻挠姜尚不能前往，恐误拜将日期。殷郊发誓，应在西岐而受犁锄之厄。今奉玉虚之命，特恳圣母，恩赐聚仙旗，下至西岐，治殷郊以应愿言。诚惶诚恐，稽首顿首。具疏小臣南极仙翁具奏。”俯伏少时，只听得仙乐一派。怎见得：

玉殿金门两扇开，乐声齐奏下瑶台。
凤衔丹诏离天府，玉敕金书降下来。

话说南极仙翁俯伏玉阶，候降敕旨。只闻乐声隐隐，金门开处，有四对仙女高捧聚仙旗，付与南极仙翁，曰：“敕旨付南极仙翁：周武当有天下；纣王秽德彰闻，应当绝灭；正合天心。今特敕尔聚仙旗前去，以助周邦，毋得延缓。有褻仙宝。速往。钦哉！望阙谢恩。”南极仙翁谢恩毕，离了瑶池。正是：

周主洪基年八百，圣人金阙借旗来。

话说南极仙翁离了瑶池，径至西岐。有杨戩报入相府。广成子焚香接敕，望阙谢恩毕。子牙迎接仙翁至殿中坐下，共言殷郊之事。仙翁曰：“子牙，吉辰将至，你等可速破了殷郊，我暂且告回。”众仙送仙翁回宫。燃灯曰：“今有聚仙旗，可以擒殷郊。只是还少两三位可助成功。”话犹未了，哪吒来报：“赤精子来至。”子牙迎至殿前。广成子曰：“我与道兄一样，遭此不肖弟子。”彼此嗟叹。又报：“文殊广法天尊来至。”见了子牙，口称：“恭喜！”子牙答曰：“何喜可驾？连年征伐无休，日不能安食，夜不得安寝；怎能得静坐蒲团，了悟无生之妙也！”燃灯道：“今日烦文殊道友，可将青莲宝色旗往西岐山震地驻扎；赤精子用离地焰光旗在岐山离地驻扎；中央戊己乃贫道镇守；西方聚仙旗须得武王亲自驻扎。”子牙曰：“这个不妨。”随即请武王至相府。子牙不提起擒殷郊之事，只说是：“请大王往岐山退兵；老臣同往。”武王曰：“相父分付，孤自当亲往。”话说子牙掌聚将鼓，令黄飞虎领令箭，冲张山大辕门；邓九公冲左粮道门；南宫适右粮道门；哪吒、杨戩在左；韦护、雷震子在右；黄天化在后；金木二吒、李靖父子三人掠阵。正是：

计就月中擒玉兔，谋成日里捉金乌。

子牙分付停当，先同武王往岐山，安定西方地位。

且说张山、李锦见营中杀气笼罩，上帐见殷郊，言曰：“千岁，我等驻扎在此，不能取胜，不如且回兵朝歌，再图后举。千岁意下如何？”殷郊曰：“我不曾奉旨而来。待吾修本，先

往朝歌，求援兵来至，料此一城有何难破？”张山曰：“姜尚用兵如神，兼有玉虚门下甚众，亦不是小敌耳。”殷郊曰：“不妨。连吾师也惧吾番天印，何况他人！”三人共议至抵暮。有一更时分，只见黄飞虎带领一枝人马，点炮呐喊，杀进辕门；真是父子兵，一拥而进，不可抵挡。殷郊还不曾睡，只听得杀声大振，忙出帐，上马拎戟，掌起灯笼火把。灯光内只见黄家父子杀进辕门。殷郊大呼曰：“黄飞虎，你敢来劫营，是自取死耳！”黄飞虎曰：“奉将令，不敢有违。”摇枪直取。殷郊手中戟急架忙迎。黄天禄、黄天爵、黄天祥等一裹而上，将殷郊围在垓心。只见邓九公带领副将太鸾、邓秀、赵升、孙焰红冲杀左营；南宫适领辛甲、辛免、太颠、閔天直杀进右营；李锦接住厮杀；张山战住邓九公。哪吒、杨戩抢入中军，来助黄家父子。哪吒的枪只在殷郊前后心窝、两肋内乱刺；杨戩的三尖刀只在殷郊顶上飞来。殷郊见哪吒登轮，先将落魂钟对哪吒一晃。哪吒全然不理。祭番天印打杨戩。杨戩有八九玄功，迎风变化，打不下马来。故此殷郊着忙。夤夜交兵，苦杀了成汤士卒！

只因为主安天下，马死人亡满战场。

话说哪吒祭起一塊金砖，正中殷郊的落魂钟上，只打得霞光万道。殷郊大惊。南宫适斩了李锦，也杀到中营来助战。张山与邓九公大战，不防孙焰红喷出一口烈火，张山面上被火烧伤，邓九公赶上一刀，劈于马下。九公领众将官也冲杀至中军，重重叠叠把殷郊围住，枪刀密匝，剑戟森罗，如铜墙铁壁。殷郊虽然是三首六臂，怎经得起这一群狼虎英雄俱是“封神榜”上恶曜。又经得雷震子飞在空中，使开金棍刷将下来。殷郊见

大营俱乱，张山、李锦皆亡，殷郊见势头不好，把落魄钟对黄天化一晃。黄天化翻下玉麒麟来。殷郊乘此走出阵来，往岐山逃遁。众将官鸣锣擂鼓，追赶三十里方回。黄飞虎督兵进城，俱进相府。候子牙回兵。

且说殷郊杀到天明，止剩有几个残兵败卒。殷郊叹曰：“谁知如此兵败将亡！俺如今且进五关，往朝歌见父借兵，再报今日之恨不迟。”因策马前行。忽见文殊广法天尊站立前面而言曰：“殷郊，今日你要受犁锄之厄！”殷郊欠身，口称：“师叔，弟子今日回朝歌，老师为何阻吾去路？”文殊广法天尊曰：“你入罗网之中，速速下马，可赦你犁锄之苦。”殷郊大怒，纵马摇戟，直取天尊。天尊手中剑急架忙迎。殿下心慌，祭起番天印来。文殊广法天尊忙将青莲宝色旗招展。好宝贝：白气悬空，金光万道，现一粒舍利子。怎见得，有诗为证，诗曰：

万道金光隐上下，三乘玄妙入西方。
要知舍利无穷妙，治得番天印渺茫。

文殊广法天尊展动此宝，只见番天印不能落将下来。殷郊收了印，往南方离地而来。忽见赤精子大呼曰：“殷郊，你有负师言，难免出口发誓之灾！”殷郊情知不杀一场也不得完事，催马摇戟来刺赤精子。赤精子曰：“孽障！你兄弟一般，俱该如此，乃是天数，俱不可逃。”忙用剑架戟。殷郊复祭番天印就打。赤精子展动离地焰光旗。此宝乃玄都宝物，按五行奇珍。怎见得，有诗为证，诗曰：

鸿蒙初判道精微，产在离宫造化机。

今日岐山开展处，殷郊难免血沾衣。

赤精子展开此宝，番天印只在空中乱滚，不得下来。殷郊见如此光景，忙收了印，往中央而来。燃灯道人叫殷郊曰：“你师父有一百张犁锄候你！”殷郊听罢着慌，口称：“老师，弟子不曾得罪与众位师尊，为何各处逼迫？”燃灯曰：“孽障！你发愿对天，出口怎免。”殷郊乃是一位恶神，怎肯干休，便气冲牛斗，直取过来。燃灯口称：“善哉！”将剑架戟。未及三合，殷郊发印就打。燃灯展开了杏黄旗。此宝乃玉虚宫奇珍。怎见得，有诗为证，诗曰：

执掌昆仑按五行，无穷玄法使人惊。
展开万道金光现，致使殷郊性命倾。

殷郊见燃灯展开杏黄旗，就有万朵金莲现出，番天印不得下来，恐被他人收去了，忙收印在手。忽然望见正西上一看，见子牙在龙凤幡下。殷郊大叱一声：“仇人在前，岂可轻放！”纵马摇戟，大呼：“姜尚！吾来也！”武王见一人三首六臂，摇戟而来，武王曰：“謊杀孤家！”子牙曰：“不妨。来者乃殷郊殿下。”武王曰：“即是当今储君，孤当下马拜见。”子牙曰：“今为敌国，岂可轻易相见，老臣自有道理。”武王看：殷郊来得势如山倒一般，滚至面前，也不答话，直一戟刺来有声。子牙剑急架忙迎。只一合，殷郊就祭印打来。子牙急展聚仙旗。此乃瑶池之途，只见氤氲遍地，一派异香，笼罩上面，番天印不得下来。怎见得，有诗为证，诗曰：

五彩祥云天地迷，金光万道吐虹霓。

殷郊空用番天印，咫尺犁锄顶上挤。

子牙见此旗有无穷大法，番天印当作飞灰，子牙把打神鞭祭起来打殷郊。殷郊着忙，抽身望北面走。燃灯远见殷郊已走坎地，发一雷声，四方呐喊，锣鼓刘鸣，杀声大振。殷郊催马向北而走。四面追趕，把殷郊趕得无路可投，往前行山径越窄。殷郊下马步行，又闻后面追兵甚急，对天祝曰：“若吾父王还有天下之福，我这一番天印把此山打一条路径而出，成汤社稷还存；如打不开，吾今休矣。”言罢，把番天印打去。只见响一声，将山打出一条路来。殷郊大喜曰：“成汤天下还不能绝。”便往山路就走。只听得一声砲响，两山头俱是周兵卷上山顶来，后面又有燃灯道人趕来。殷郊见左右前后俱是子牙人马，料不能脱得此难，忙借土遁，往上就走。殷郊的头方冒出山尖，燃灯道人使用手一合，二山头一挤，将殷郊的身子夹在山内，头在山外。不知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六回 洪锦西岐城大战

诗曰：

奇门遁术阵前开，斩将搴旗亦壮哉。
黑焰引魂遮白日，青幡掷地画尘埃。
三山关上多英俊，五气崖前有异才。
不是仙娃能幻化，只因月老作新媒。

话说燃灯合山，挤住殷郊，四路人马齐上山来。武王至山顶上，看见殷郊这等模样，滚鞍下马，跪于尘埃，大呼：“千岁！小臣姬发，奉法克守臣节，并不敢欺君枉上。相父今日令殿下如此，使孤有万年污名。”子牙挽扶武王而言曰：“殷郊违逆天命，大数如此，怎能脱逃。大王要尽人臣之道，行礼以尽主分之德可也。”武王曰：“相父今日把储君夹在山中，大罪俱在我姬发了。望列位老师大开恻隐，怜念姬发，放了殿下罢！”燃灯道人笑曰：“贤王不知天数。殷郊违逆天命，怎能逃脱，大王尽过君臣之礼便罢了。大王又不可逆天行事。”武王两次三番劝止。子牙正色言曰：“老臣不过顺天应人，断不敢逆天而误主公也。”武王含泪，撮土焚香，跪拜在地，称“臣”泣诉曰：“臣非不救殿下，奈众老师要顺守天命，实非臣之罪也。”拜罢，燃灯请武王下山，命广成子推犁上山。广成

子一见殷郊这等如此，不觉落泪。正是：

只因出口犁锄愿，今日西岐怎脱逃。

只见武吉犁了殷郊。殷郊一道灵魂往封神台来；清福神柏鉴用百灵幡来引殷郊。殷郊怨心不服，一阵风径往朝歌城来。纣王正与妲己在鹿台饮酒。好风！怎见得，有赞为证：

刮地遮天暗，愁云照地昏。鹿台如泼墨，一派靛妆成。先刮时扬尘播土，次后来倒树推林。只刮得嫦娥抱定梭罗树，空中仙子怎腾云。吹动昆仑顶上石，卷得江河水浪浑。

话说纣王在鹿台上正饮酒，听得有人来，纣王不觉昏沉。就席而卧。见一人三首六臂，立于御前，口称：“父王，孩儿殷郊为国而受犁锄之厄。父王可修仁政，不失成汤社稷。当任用贤相，速拜元戎，以任内外大事。不然，姜尚不久便欲东行，那时悔之晚矣！孩儿还要诉奏，恐封神台不纳，孩儿去也！”纣王惊醒，口称：“怪哉！”妲己、胡喜妹、王贵人三人共席欠身，忙问曰：“陛下为何口称：‘怪哉’？”纣王把梦中事说了一遍。妲己曰：“梦由心作，陛下勿疑。”纣王乃酒色昏君，见三妖娇态，把盏传杯，遂不在心。

只见汜水关韩荣有本进朝歌告急。其本至文书房，微子看本，看见如些，心下十分不乐，将此本抱入内庭。纣王正在显庆殿。当驾官启奏：“微子候旨。”王曰：“宣。”微子至殿前，行礼毕，将汜水关韩荣报本呈上。纣王展看，见张山奉敕征讨失利，又带着殷郊殿下绝于岐山。纣王看毕大怒，与众臣

曰：“不道姬发自立武王，竟成大逆；屡屡征伐，损将折兵，不见成功。为今之计，可用何卿为将？若不早除，恐为后患。”班内一臣乃中谏大夫李登，进礼称“臣”曰：“今天下不静，刀兵四起，十余载未宁。虽东伯侯姜文焕、南伯侯鄂顺、北伯侯崇黑虎，此三路不过癣疥之疾；独西岐姜尚助姬发而为不道，肆行祸乱，其志不小。论朝歌城内，皆非姜尚之敌手。臣荐三山关总兵官洪锦，才术双全，若得此臣征伐，庶几大事可定。”纣王即传旨，赍敕往三山关，命洪锦得专征伐。使命持诏，径往三山关来。一路无词，一日来至三山关馆驿中安下。次日，洪锦待佐贰官接旨，开读毕，交代官乃是孔宣。不日俟孔宣交代明白，洪锦领十万雄师，离了高关，往西岐进发。好人马！怎见得，有赞为证：

一路上：旌旗迷丽日，杀气乱行云。刀枪寒飒飒，
剑戟冷森森。弓弯秋月样，箭插点寒星。金甲黄邓邓，
银盔似玉钟。锣响惊天地，鼓擂似雷鸣。人是貔貅猛，
马似蛟龙雄。今往西岐去，又送美前程。

话说洪锦一路行来，兵过岐山。哨马报入中军：“人马已至西岐了。”洪锦传令：“安营。”立下寨栅。先行官季康、柏显忠上帐参见。洪锦曰：“今奉敕征讨，尔等各宜尽心为国。姜尚足智多谋，非同小敌，须是谨慎小心，不得造次草率。”二将曰：“谨领台命。”次日，季康领令出营，至西岐城下搦战。探马报入相府。子牙大喜：“三十六路征伐，今日已满，可以打点东征。”忙问曰：“那一员将官去走一遭？”南宫适愿往。子牙许之。

南宫适领命出城，见季康犹如一块乌云而至。南宫适曰：

“来者何人？”季康答曰：“吾乃洪总兵麾下正印官季康是也；今奉敕征伐。尔等叛逆之徒，理当受首辕门，尚敢领兵拒敌，真是无法无君！”南宫适笑曰：“似你这等不堪之类，西岐城也不知杀了百万，又在你这一二人而已！快快回兵，免你一死。”季康大怒，纵马舞刀直取。南宫适手中刀赴面相迎。二将战有三十回合，季康乃左道傍门，念动咒语，顶上现一塊黑云，云中现出一只犬来，把南宫适夹膊子上一口，连袍带甲，扯去半边，几乎被季康刀劈了。南宫适唬得魂不附体，败进城，至相府回话，将咬伤一事诉说了一遍。子牙不乐。只见季康进营，见洪锦，言：“得胜，伤南宫适败进城去了。”洪锦大喜：“头阵胜，阵阵胜。”次日，柏显忠上马，至城下请战。探马报入相府。子牙问：“谁人出马？”有邓九公应曰：“末将愿往。”子牙许之。邓九公开放西岐城，走马至军前，认得是柏显忠，大呼曰：“柏显忠！天下尽归明主，你等今日不降，更待何时？”柏显忠曰：“似你这匹夫，负国大恩，不顾仁义，乃天下不仁不智之狗彘耳！”邓九公大怒，催开坐骑，使开合扇大刀，直取柏显忠。显忠挺枪刺来。二将交锋，如同猛虎摇头，不亚狮子摆尾，只杀的天昏地暗。怎见得，有赞为证：

这一个顶上金盔飘烈焰；那一个黄金甲挂连环套。
这一个猩猩血染大红袍；那一个粉素征袍如白练。这
一个大刀挥如闪电光；那一个长枪恰似龙蛇现。这一
个胭脂马跑鬼神惊；那一个白龙驹走如银鬣。红白二
将似天神，虎斗龙争不真善。

二将大战二三十回合，邓九公乃是有名大将，展开刀如同闪电，势不可当。柏显忠那里是九公敌手，被九公卖个破绽，

手起一刀，把柏显忠挥于马下。邓九公得胜进城，至相府回话：“斩了柏显忠首级报功。”子牙令：“将首级号令城上。”且说洪锦见折了一将，在中军大怒，咬牙切齿，恨不得平吞了西岐。次日，领大队人马，坐名要子牙答话。哨马报入相府。子牙闻报，即时排队出城。砲声响处，西岐门开，一枝人马而出。洪锦看城内兵来，纪律严整，又见左右归周豪杰，一个个胜似虎狼，那三山五岳门人，飘飘然俱有仙风道骨，两傍雁翅排开。宝纛旗下乃开国武成王黄飞虎。子牙坐四不相，穿一身道服，体貌自别。怎见得，有诗为证：

金冠如鱼尾，道服按东方。
丝绦悬水火，麻鞋系玉瑯。
手执三环剑，胸藏百炼钢。
帝王师相品，万载把名扬。

话说洪锦走马至军前，大呼曰：“来者是姜尚么？”子牙答曰：“将军何名？”洪锦曰：“吾乃奉天征讨大元戎洪锦是也。尔等不守臣节，违天作乱，往往拒敌王师，法难轻贷。今奉旨特来征讨尔等，拿解朝歌，以正国法。若知吾利害，早早下骑就擒，可救一郡生灵涂炭。”子牙笑曰：“洪锦，你既是大将，理当知机。天下尽归周主，贤士尽叛独夫；料你不过一泓之水，能济甚事。今诸侯八百齐伐无道，吾不久会兵孟津，吊民伐罪，以救生民涂炭，削平祸乱。汝等急急早降，乃归有道，自不失封侯之位耳。尚敢逆天以助不道，是自取罪戾也。”洪锦大骂：“好老匹夫！焉敢如此肆志乱言！”遂纵马舞刀，冲过阵来。傍有姬叔明大呼曰：“不得猖獗！”催开马，摇枪直取洪锦。二将杀在一堆。姬叔明乃文王第七十二子，这殿下

心性最急，使开枪势如狼虎，约战有三四十合。洪锦乃左道术士出身，他把马一不夹，跳在圈子外面，将一皂旗往下一戳，把刀望上一晃，那旗化作一门，洪锦连人带马径进旗门而去。殿下不知，也把马赶进旗门来。此时洪锦看得见姬叔明；姬叔明看不见洪锦，马头方进旗门，洪锦在旗门里一刀把姬叔明挥于马下。子牙大惊。洪锦收了旗门，依旧现身，大呼曰：“谁来与吾见阵？”傍有邓婵玉走马至军前，大呼：“匹夫！少待恃强！吾来也！”洪锦看见一员女将奔来，金盔金甲，飞临马前。怎见得，有诗为证：

女将生来正幼龄，英风凛凛貌娉婷。
五光宝石飞来妙，辅国安民定太平。

邓婵玉一马冲至阵前。洪锦已不答话，舞刀直取，佳人手中双刀急架忙迎。洪锦暗思：“妇将不可恋战，速斩为上策。”洪锦依然去把皂幡如前用度，也把马走入旗门里面去了，只说邓婵玉赶他。不知婵玉有智，也不来赶，忙取五光石往旗门里一石打来，听得洪锦在旗门内“哎哟”一声，面已着伤，收了旗幡，败回营去了。子牙回兵进府，又见伤了一位殿下，郁郁不爽，纳闷在府。

且言洪锦被五光石打得面上眼肿鼻青，激得只是咬牙，忙用丹药敷贴，一夜全愈。次日，上马亲至城下，坐名只要女将。哨马报入相府，言：“洪锦只要邓婵玉。”子牙无计，只得着人到后面来说。土行孙见人来报，忙对邓婵玉曰：“今日洪锦坐名要你，你切不可进他旗门。”婵玉曰：“我在三山关大战数年，难道左道也不知？我岂有进他旗门去的理。”二人正议论间，时有龙吉公主听见？忙出净室，问曰：“你二人说甚么？”

”土行孙对：“成汤有一大将洪锦，善用幻术，将皂旗一面，化一旗门，殿下姬叔明赶进去，被他一刀送了性命。昨与婊玉交战，他又用皂幡，被他不赶，只一石往里面打去，打伤此贼。他今日定要婊玉出马，故此弟子分付他今日切不可赶他。如若不去，使他说吾西岐无人物。”龙吉公主笑曰：“此乃小术，叫做‘旗门遁’。皂幡为内旗门，白幡为外旗门。既然如此，待吾收之。”土行孙上银安殿，对子牙把龙吉公主的事说了一遍。子牙大喜，忙请公主上殿。公主见子牙，打稽首，曰：“乞借一坐骑，待吾去收此将。”子牙令取五匹桃花驹。龙吉公主独自出马，开了城门，一骑当先。洪锦见女将来至，不是邓婊玉。洪锦问曰：“来者乃是何人？”龙吉公主曰：“你也不必问我。我要说出来，你也不知。你只是下马受死，是你本色。”洪锦大笑，骂曰：“好大胆贼人，焉敢如此！”纵马舞刀来取。公主手中鸾飞剑急架忙迎。二骑交锋。只三四合，洪锦又把内旗门遁使将出来。公主看见，也取出一面白幡，往下一戳，将剑一分，白幡化作一门，公主走马而入，不知所往。洪锦及至看时，不见了女将，大惊，不知外旗门有相生相克之理。龙吉公主从后面赶将出来，公主虽是仙子，终是女流，力气甚少，及举剑望洪锦背上砍来。正中肩甲，洪锦“哎哟”一声，不顾旗门皂幡，往正北上逃走。龙吉公主随后赶来，大叫：“洪锦速速下马受死！吾乃瑶池金母之女，来助武王伐纣。莫说你有道术，便赶你上天入地，也要带了你的首级来！”望前紧赶。洪锦只得舍生奔走。往前久赶，看看赶上，公主又曰：“洪锦莫想今日饶你！吾在姜丞相面前说过，定要斩你方回。”洪锦听罢，心下着忙，身上又痛，自思：“不若下马借土遁逃回，再作区处。”龙吉公主见洪锦借土遁逃走，笑曰：“洪锦这五行之术，随意变化，有何难哉！吾也来！”下马借木遁赶来，

取“木能克土”之意。看看趕至北海，洪锦自思曰：“幸吾有此宝在身，不然怎了？”忙取一物，往海里一丢，那东西见水重生，搅海翻波而来。此物名曰鲸龙。洪锦脚踏鲸龙，奔入海内而去。龙吉公主趕至北海，只见洪锦跨鲸而去。怎见得，有赞为证：

烟波荡荡，巨浪悠悠。烟波荡荡接天河，巨浪悠悠连地脉。潮来汹涌，水浸湾还。潮来汹涌，犹如霹雳吼三春；水浸湾还，却似狂风吹九夏。乘龙福老，往来必定皱眉行；跨鹤仙童，反覆果然忧虑过。近岸无村舍，傍水少渔舟。流卷千层雪，风生六月秋。野禽凭出没，沙鸟任浮沉。眼前无钓客，耳畔只闻鸥。海底鱼游乐，天边鸟过愁。

话言龙吉公主趕至北海，见洪锦跨鲸而逃。公主笑曰：“幸吾离瑶池带得此宝而来。”忙向锦囊中取出一物，也往海里一丢。那宝贝见水，复现原身，滑喇喇分开水势，如泰山一般。此宝名为神鱼奈；原身浮于海面。公主站立于上，仗剑起来。此神奈善降鲸龙。起头鲸龙入海，搅得波浪滔天；次后来神雨奈入海，鲸龙无势。龙吉公主看看趕上，祭起捆龙索，命黄巾力士：“将洪锦速拿往西岐去！”黄巾力士领娘娘法旨，凭空把洪锦拎去，拿往西岐，至相府，往阶下一摔。子牙正与众将官共议军情，只见空中摔下洪锦，子牙大喜。不知洪锦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